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战争赌徒山本五十六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在这场以法西斯轴心为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为另一方的大战中，双方投入的兵力兵器之多、战场波及范围之广、作战样式之新、造成的损失之大、产生的影响之深远都是前所未有的。尽管大战结束近 50 年来，物换星移，事过境迁，但它仍以其恢宏的气势、深刻的内涵、丰富的底蕴，磁铁般吸引着中外众多的军事家、历史学家去探究和著述。由军内外一批学有专长的中青年军事史学工作者撰写的这套《二战八大将帅》丛书就是这方面的又一新作。

战争可谓人类所能参加的最惊险、最激烈、最残酷的较量，而将帅则堪称战争的灵魂。古人曾说，克敌之要在手将得其人。观古今中外历史，王朝之嬗变，国家之兴亡，莫不与将帅之优劣有关。当然，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战争的性质，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然而，将帅作为战争（或战役）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其作用也是决不容忽视的。可以说，无卓越之将帅，即不能创彪炳之功业，无优秀之指挥，则不能获辉煌之胜果。所以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孙子说；“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法国的拿破仑亦说：“攻略高卢者，非罗马之军队，而系恺撒，震动罗马者，非迦太基之士兵，而系汉尼拔，侵入印度者，非马其顿之军队，而系亚历山大。”将帅之于战争，永远是人们研究和了解战争的重要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法西斯侵略者制造的巨大悲剧。在这场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的空前激烈的大厮杀、大搏斗中，站在前列技坚执锐、角力斗智的是同盟国异彩纷呈的众多将帅。他们或横刀立马、驰骋疆场，或羽扇轻摇、运筹惟幄，导演了一幕幕激越高昂、波澜曲折的活剧，使残酷的战争闪烁出人类智慧与勇气的火花。《二战八大将帅》丛书从中重点选收了苏联的朱可夫和崔可夫、美国的麦克阿瑟和巴顿、英国的蒙哥马利，他们都是二战中的风云人物，是同盟国所依赖的柱石，个个功名显赫。苏联元帅、苏军著名统帅朱可夫多谋善断、胆略过人，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具有组织实施庞大的坦克机械化兵团进攻和防御作战的杰出才能。正如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所说：“朱可夫确实是率领大批军队进行战争的统帅的统帅。”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战时荣任太平洋西南战区总司令，指挥美国陆海空三军力量，实行“蛙跳”战术，直取日军防线纵深地带的主要目标，从澳大利亚经菲律宾一直打到日本国土。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蒙哥马利制订作战计划十分细致彻底，善于稳扎稳打，是一位阵地战大师。巴顿作为坦克进攻作战的行家里手，则是一名“热血豪胆”的沙场老将。这几位将领不仅具有良好的战略战术素养，而且对国家的政治目标也有比较透彻的了解，二者的均衡发展，使他们在夺取一个个战役胜利的同时，能够在战略上高敌一筹、立于不败之地，从而在军事领域达到了光辉的顶点。

当然，这些将帅并不是天生的神灵，从初上战场的新兵到登上军事“金字塔”顶端的著名将帅，他们无不经过了艰苦的磨练和刻苦的学习。朱可夫还在列宁格勒高级骑兵学校时就把事业、职责置于一切之上，房间里地图铺满地板，上面勾画得密密麻麻。他们普遍重视从历史知识中吮吸营养。麦克

阿瑟说：“军事比其他大多数职业更需要依靠前人明智的决断作为制定未来方案的参考。”巴顿则高声宣布：“你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军人，就必须了解历史。”他们对新事物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预见力，能够及时发现和研究武器装备的变化及其对作战方式的影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武器装备的迅猛发展呼唤着作战模式的划时代变革，在各国军事学术界守旧与变革的激烈争执中，这些著名将帅几乎全是敢走新路的勇者。朱可夫反对把坦克作为步兵支援武器的作法，积极主张建立苏军的坦克机械化部队。巴顿则是美军坦克部队的创始人之一。二战初期，他带着强烈的兴趣注视着欧洲战争的发展，如饥似渴地阅读代表当时先进思想的有关人物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指导原则。此外，这些将帅均懂得任何灵巧的现代化武器系统都不能代替受过严格训练、富有经验和作战勇敢的士兵，只有平时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带出一支纪律严明、指挥统一、战斗力强的精锐之师。朱可夫、崔可夫、蒙哥马利、巴顿都以治军严明著称于世。

这套丛书还收入了三位分属于德、日法西斯国家的将领，他们是山本五十六、戈林、隆美尔。这三位将领都是疯狂发动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罪犯，但是他们在战术领域的创造，仍是值得后人研究借鉴的。日本武士山本五十六是日本海军航空兵的缔造者，在偷袭珍珠港时首次把航空母舰编队投入实战，一举开创了世界海战史上的航空打击时代。开战之初，由他率领的日本联合舰队横扫了东南亚和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希特勒的心腹爱将隆美尔，在入侵法国、进军北非和抗登陆于诺曼底中出尽风头，尤其在指挥德军精锐坦克部队鏖兵北非时，他狡诈多变、以少胜多，一度进抵阿拉曼、兵临开罗城，撼动了英国北非防线的中枢神经，成为闻名遇还的“沙漠之狐”。纳粹德国军衔最高的“帝国元帅”戈林，也在组建德国空军并使其密切协同地面部队进行“闪击战”中为希特勒立下汗马功劳。但是，这些将领远不能同上述五位同盟国将领相比，他们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一名出色的战术家，却不是什么战略家。他们缺乏通观全局、深谋远虑的战略才能，一旦在一个战略方向独当一面时便显得力不从心。尤其重要的是，他们都死心塌地地为法西斯、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卖命。他们在战术领域的创造，只是将法西斯的侵略推向顶点。他们的才干不仅没有造福人类，反而阻碍和延缓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他们因此也就成了千古罪人，而且终于不能逃脱失败的命运。

所谓“二战八大将帅”，当然不是说二战将帅仅此八位，或说他们是最显赫的八位。

一些同样或更加著名的将帅，如艾森豪威尔、马歇尔等，只是因为已有传记出版，这套书中未再收入。对已收入的八位，不论是反法西斯的英雄，还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战犯，这套书的作者们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全面展示传主的生平事迹。不仅写他们的军事生涯、重要战绩，而且注意写他们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和恋爱婚姻，揭示出他们成为将帅的人生轨迹；不仅一般地写他们的治军、作战，而且注意从政治上、战略上评价其成败得失，以使读者得到有益的启示。丛书力图融学术性与知识性、哲理性分析与生动的描述为一体，使之读来朗朗上口，引人入胜。

当前的世界正处于大变动时期。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有可能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然而，世界还远非伊甸园，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仍然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一切为祖国的安

宁、人民的幸福立志从戎的热血青年，一切即将成为将帅或立志成为将帅的指战员都应该读读这套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希望这套将帅传记能够为有志者和广大的读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作者前言

山本五十六是日本帝国海军最著名的战将之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法西斯疯狂向外侵略扩张的代表人物。他亲自策划、指挥偷袭珍珠港，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他指挥的日本联合舰队，曾横扫整个西太平洋，骄横不可一世，为日本军国主义征服亚太，称霸世界立下了战功。

作为日本法西斯对外侵略的急先锋，山本遭到各国人民的极大痛恨。1943 年 4 月 18 日，美军在“干掉山本”的口号声中，于南太平洋布于维尔岛上空伏击了他的座机，终使山本一命呜呼，魂飘太平洋。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大战结束后，山本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46 年 1 月，山本的老对手、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充满敬意地对报界发表声明说，山本与日本陆军的观点不同，是坚决反对与德意轴心结盟的，也不主张与美英开战。自此以后，有许多在战时对山本恨之入骨的美国人反而对他充满了敬意，更有许多日本人把他说成是反战的英雄，有远见卓识的伟人。那么究竟是什么引起了人们对山本看法的改变？山本究竟是战争罪犯，还是反战英雄？层层迷雾笼罩在早已死去的山本五十六身上。

毫无疑问，山本是日本最具法西斯侵略胆识和伎俩的将领。山本一生不平凡的经历，使他成为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世界上都很有影响的人物。

山本出生在日本一个贫困的旧武士家庭，经受过艰难困苦生活的磨练，早年在参加过日俄战争。他性情峻冷，喜欢赌博，善于判断，勇于创新。他既有无比坚毅的意志，又有清醒健全的理智。像许多武士的后代一样，他还有渴望为天皇建功立业的强烈欲望。

这使他具备了成为一员战将的基本素质。

山本在日本海军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是日本海军航空兵的缔造者，在世界海军作战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他开创了海上航空打击时代，第一次把航空母舰编队投入实战，使偷袭珍珠港成为世界海战史上最成功的战例之一。

作为一员战将，山本一向深谋远虑，算度准确，胸有兵机，用兵以突然、迅速和敢于冒险而著称。拿破仑在谈到优秀将领的标准时说：“要在一个人身上发现伟大将领所具备的各种品质，那是很难得的。最为理想的是，一个人的机智和才能，能与性格或勇气相互均衡。果能如此，也就与众不同。着勇气过人而才智不足，则易于鲁莽从事而缺乏深谋远虑，反之，若才智虽优而勇气不够，那他又会不敢毅然实行其计划。”山本喜欢赌博的天性，使他既具有赌徒的冒险心理，又不乏理智的谋算。这在他指挥袭击珍珠港作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大胆的想象、严密的推论、准确的计算，令他的反对者和敌人感到震惊。或许正是依靠这种在技术和战术领域里的创造，依靠使

用航空母舰编队这种反常规新战术的强大威力和巨大震撼力，才收到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连胜、”盟军连败的奇效。应当说他达到了武将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中国古代著名的战略家孙子曾说过：“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山本作为一名辅国之将，不仅尽自己军人的天职，而且关心国家的成败与兴衰。

他有过多年的海外生活经历，多次参加海军裁军谈判，与一般的将领相比，他对国际事务有着比较透彻的了解。在关系到日本帝国生死存亡的选择盟友和开战对象上，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一位日军将领考虑得都更全面，更符合实际。他基于日本资源和经济力量脆弱的弱点，坚决反对同德意结盟，不主张过早地同英美开战。他说：“战争需要国力、金钱，舍此无以支持战争，”“看看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得克萨斯州的油田和遍布美国全国各地的工厂，便不难得出应得的结论。”“日本同德意相距遥远，如果同它们结成同盟，我们势必陷入同强敌美国在太平洋上孤军作战的困境。其结果，只能是为他人而火中取栗。”针对首相近卫的战争打算，他回答说：“如果一定要同美国交战，我只能坚持一年到一年半。”虽然不能像一部分日本人认为的那样，“如果政府采纳了山本的意见，日本不会遭此惨败”，但山本的意见毕竟更具现实性，在战略上高人一筹。

任何一位历史人物，都是生活在一个大时代中，周围的环境深刻地影响着他，在他身上留下深深的时代烙印。山本所处的时代，是日本法西斯猖撅横行的时代，毫无疑问，山本是一名主张扩张的大军阀，他与一般法西斯侵略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有更多的计谋和理智，他是一名懂得如何更好地侵略扩张的出色的资产阶级军事家。正因此，他较之一般的法西斯将领就更富于冒险性、危害性。

本书依据大量、丰富、真实的历史资料，详述山本五十六一生走过的道路和他多方面的活动，着力反映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战指挥及其特色，并注意捕捉那些足以反映其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的生动细节，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野蛮性和凶残性。

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偏颇与疏漏之处，敬期读者批评指正。

接培柱

1993 年 7 月 12 日

第一章　武士之后

叛逆后代多磨难，出人头地苦为甘；

军国扩张早影响，武士旧藤增新蔓。

话说日本军阀山本五十六出生于日本一个旧武士家庭，从小就受到了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

山本五十六原姓高野，1884 年 4 月 4 日生于新渴县长冈市。其父高野贞吉是一个破落的士族，多年担任小学校长。关于山本的出生，高野贞吉的日记有如下记载：“明治 17 年 4 月 4 日，晴，甚五郎来约钓鱼。不久，小原老人来下围棋，第二局，妻有临盆的迹象，两人进相率离去。急往接产婆，

正午出生，是个男婴……”这个男婴是他的第六个儿子，因为这一年正值高野贞吉 56 岁，因而得名“高野五十六”。1916 年山本继嗣长冈名门山本家，从此改姓山本。

高野家的祖先世世代代为日本越后①长冈藩的儒官，兼枪术教师，虽然身分不高，但因其精于儒家古典，与藩主牧野关系密切。据记载，在高野家最盛时的高野水贞，学问之高在长冈藩十分有名，食禄达到 50 石。并且与家老②山本关系密切，长冈藩的大部分设施都是由他们二人合作建立起来的。其子高野常道，通称泰助，号余庆，为人老实忠厚，文武双通，尤精于兵学和古典历史，深得藩主信赖。曾有人称赞他说：“泰助君子也，可厚而待之。”其最高俸禄累进达到 120 石。他还留下不少著书，其中有《由旧录》、《升平夜话》、《军用家训》、《军中职掌考》和有名的农学著作《粒粒辛苦录》。很难想象，这样一个身分不高，只对古典内容感兴趣的家族，后来能出现一个在军国日本赫赫有名的战将。

①位于日本本州岛东北，即今新口县。——一作者

②日本江户时代各藩的重臣，总理想政的最高官职。或称年寄、宿老、老中，因藩而异。一般由与藩主有姻戚关系或有功的家族充任，世袭其职。——作者

使高野家的发展出现根本转折的是 1868 年发生在日本的明治维新。江户幕府末年，随着闭关锁国的日本被迫打开国门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一些下级改革派武士利用天皇的名义，在日本发起了一场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推翻了江户幕府的封建统治，史称明治维新。1868 年初，一些在维新运动中不甘心失败的旧封建势力，在幕府的号召下，挑起戊辰战争，企图一举将明冶新政府扼杀在摇篮之中。

作为与幕府关系密切的谱代大名①长冈藩也参加了对新政府的战争。1868 年 6 月，长冈藩动员所有武士参加“奥羽越列藩同盟”，公然与新政府对抗。由于长冈在越后平原所处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政府军与长冈武士在此展开了激烈的争夺。6 月 28 日，长冈军派出一支部队会同会津、桑名两藩军队，击退政府军，占领了妙见等地。7 月 8 日，政府军乘长冈军不备之际，从长冈对岸大岛村渡过信浓川，一举占领了长冈城。其时在妙见的长冈军主力，收集残军败将，利用政府军的弱点，重新组织反攻。9 月 10 日，经过激烈厮杀，重又夺回长冈。政府军迅速增兵援助，双方再次展开激战，形成持久不下的拉锯局面。

经过长达两个多月的反复争夺，长冈 700 名武士虽然忠勇异常，最终不敌 4 万官军而败。

长冈之战对高野家影响甚大，高野五十六的祖父高野贞通和其祖母，在此役中以 77 岁老龄战死。据说高野贞通在长冈城陷落时，与其夫人留在家内，以 6 支祖传的火枪交互使用，击毙数十名政府军官兵而亡。不仅如此，后来高野五十六过继的山本家族的山本带刀，在战败后也被政府军处死，年仅 24 岁。此人就是高野五十六的“养祖父”。此为后话，暂且不表。

①江户时代诸侯等级之一。指江户幕府建立者德川家康在建立全国性政权之前归顺他的大名及家臣、其领地大多在 5 万石左右，但属战略要地。——作者

高野五十六的父亲高野贞吉，在戊辰战争时任洋枪队的一名小队长，率部下转战各地。因在会津若松城下作战时负伤，得免一死。战争结束后，返回长冈，先在柏崎县政府做事，后转任古志郡村松村小学校长。高野贞吉

是由长谷川家族人赘高野家的，最初配高野家的长女，生了让、登、丈三、留吉 4 个儿子。后其夫人不幸病死，乃改与其姨妹峰子结婚，生了嘉寿、季八和五十六。

戊辰战争结束以后，日本历史上的巨大变革开始了。明治政府通过实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尤其是奉还版籍①、废藩置县和废除武士的封建特权及其食禄制度，瓦解了旧的武士阶层。虽然政府采取措施扶持武士，鼓励他们依靠政府发给的相当于 5 年份俸禄的一次性赏金自食其力，但由于大部分武士俸禄数量低微，加之长期脱离生产，缺乏生活技能，因此大量中下级武士生活十分清苦。1884 年山本五十六出生以后，虽然日本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整个国家经济仍不发达，高野贞吉的家境也十分清贫。明治维新前，高野家的俸禄是 120 石，在长冈藩是中等以上的家庭。戊辰战争时，其财产在战火中付之一炬，加之战争中高野家有两人战死三人负伤，家境一下子就败落下来。废藩置县后，依靠政府发放的金禄公债②勉强度日。可是后来高野贞吉的长子高野让在北海道从事开拓事业时，其主持的农场因一场大火化为灰烬，高野引咎自责，不得已拿出全部家产赔偿。虽然事情得到圆满处理，但高野家的生活却因此更加贫困。高野五十六的五哥、年仅 14 岁的高野季八只读完小学就离家自谋生路去了，高野五十六一生十分尊重的其大哥的女儿高野京子，也为处于困境的高野家作出了牺牲，中断学业去东京帝国大学医院当了护士。在这样一个贫困的旧士族家庭里，高野五十六幼年时代的生活是很艰难的。夏天他要照看菜园，冬天要清除积雪，整年要去捕鱼，唯一使他快乐的是他的姐姐带他去看祭祀神社的舞蹈。每次看罢，回家照例自己要模仿一番，手拿两只盘子，上下左右来回旋转，名曰“盆舞”。每当家里有客人时，他的父亲会让他给客人表演，以博得客人的高兴和喜欢。这样的家庭生活环境，造成了高野五十六沉默寡言的性格，同时也受到了武士道精神的熏陶。高野五十六小时候，他的父亲告诉他关于那些长得像猴子一样的“野蛮人”的故事：他们驾驶着黑色的船，撞开日本的大门，威逼天皇，破坏日本的风俗习惯，给日本带来了灾难。他母亲给他讲述的长冈之战的故事，也在这个武士之后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①版，指版图，即土地；籍，指户籍，即人民。江户时代实行分封制，诸侯大名割据一方。明治维新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封建落主的势力，明治政府于 1869 年下令各藩将土地和人民“奉还”天皇。一作者

②明治维新时，日本政府为取消武士俸禄而发行的货币公债。——作者

1890 年 3 月，高野五十六入阪上小学，开始了学校生活。据其老师后来回忆说，五十六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老实听话而寡言。艰难困苦的生活使他一心扑在学习上而无心他顾，因此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在同级生中经常是数一数二的，每年都能得到学校的奖励。在他小学毕业那年，得到学校的优等奖，并获得教育奖励会樱花银质奖牌一枚。

1896 年 4 月，高野五十六小学毕业，升入长冈中学。长冈中学的前身是长冈洋学校，1872 年（明治 5 年）11 月由几名旧长冈藩士倡议成立的。关于它的成立，还有一段对长冈中学影响深远的故事。戊辰战争时，长冈藩作为保幕派参加了对明治新政府的战争，结果一败涂地。激烈的长冈之战，使长冈城毁于战火，长冈藩士和居民的一切财产也因之被烧个净光，藩主河井继之助及山本带刀以下全藩武士死伤过半。戊辰战争结束后，又因长冈藩

是叛逆之藩被政府削藩减地，俸禄由原来的 7.4 万石减至 2.2 万石。长冈藩士真正陷于了食无物、居无所的困境。与长冈藩的凋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经过明治维新，整个日本获得了新生，由明治政府发起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远见的武士认为，要改变长冈藩的屈辱地位，振兴长冈，唯一的办法是兴办教育，培养人材。于是，他们在“正因为吃不上饭所以办教育”的宗旨指导下，依靠峰冈藩给长冈的救济米，加上柏崎县大参事南部广矛的赞助，建立了长冈洋学校。特别高薪聘请了福泽谕吉①的高足、长冈藩出身的藤野善藏为校长兼英语老师，工资破天荒地高达 125 日元。可见他们对兴办教育的决心有多大，对教育的期望有多高。

①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幕府末期曾三次赴欧美学习近代西方文化，后从事教育、著述，著有《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作者

1873 年 5 月，柏崎县废，与新渴县合并。新渴县政府根据学校统一管理的方针，将各地学校统统划为新渴分校，尽管长冈洋学校要求独立，但未获批准。11 月，长冈洋学校正式成为新渴学校第一分校。后来由于学校经费发生困难，几乎达到无法维持的地步，一些教师以不取报酬为条件，要求恢复长冈学校的校名。于是县政府关闭了高田、柏崎、新发田三校，而仅保留了长冈学校。1870 年 8 月，长冈中学改为郡立，在高野五十六毕业的前一年，又改为新渴县立。

建立长冈中学有着特殊的背景，在校内任教的老师大部分都是旧长冈藩的武士，学生也大都是士族之后，落塾色彩十分浓厚。在这样一所充斥武士的学校里，高野五十六所受的武士道教育有多么深厚就可想而知了。

当时，长冈藩武士为了培养可造就的“人材”，还于 1875 年创建了一个育英事业团体——长冈社，专门用来资助那些有希望进一步升学，可造就为天下有用之材，而经济条件困乏者。在高野五十六以优异成绩小学毕业后，长冈社便决定对他进行资助，资助的经费是 1 个月 1 日元。虽然高野家并没有穷到非要借钱供五十六上学的地步，但高野贞吉还是答应了长冈社的要求。这样，五十六便依靠长冈社的资助上了中学。虽然长冈社资助的金额并不多，1 年 12 日元，5 年合计不过 60 日元，但这种形式对高野五十六却是一种刺激。据说他在上中学的几年中一直非常节约，大部分教科书都是由他自己抄写的。

5 年的时间内，他只穿了一套校服，回到家马上脱下，穿上他母亲用土布做的衣服。后来在他成名以后，非常珍惜这段历史，不仅一领到工资就立刻归还长冈社的借款，而且还向长冈社高额捐款，一直到其战死为止。除此之外，在 1935 年长冈社发生经济困难时，他还利用闲暇多次返回故乡长冈，为长冈社募捐。先是找了当时在长冈最有名的日本互尊社的野本互尊，恳请其援助长冈社，野本为其精诚所动，答应捐助 5000 日元。接着他又找了北越造纸公司经理田村文吉，田村也答应尽力帮助。之后，各种团体纷纷响应他的倡议，慷慨解囊，使长冈社有了较雄厚的物质基础。高野五十六此举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给了长冈社以很大的帮助，使更多的青年学生得以利用长冈社提供的贷款获得上学的机会。

高野五十六上中学以后有两件事对他影响很大。其一是他的侄子高野力的死。高野力是五十六大哥的长子，比五十六大 10 岁，因为是高野家的长孙，所以长期生活在高野家，从小给五十六以很大的影响。高野力与五十

六的五哥季八学习成绩都非常出色，在阪上小学学习期间，曾多次获奖。1893 年 8 月，为了给他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高野贞吉将他送往东京求学。刻苦的学习损害了他的健康，1897 年 6 月高野力因病返回长冈治疗，但为时已晚，于 9 月死去。力之死给身体也不算太好的五十六以很大的精神刺激，使他认识到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无论学习多么好都是没有用的。后来他在写给季八的信中说，身体的强健实在是成功之本，如没有强健的体魄，即使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要想将来出人头地也是不可能的，那只会重蹈洲峰居士（高野力的号）的覆辙。

其二是长冈中学学生组织和同会给了五十六一种十分重要的影响。和同会是 1875 年由当时的学生井上园了发起成立的，其宗旨是加强学生之间的感情交流和道德修养，取孔子论语中的“和而同”一语，命名为和同会。井上园了后来成为日本有名的哲学家，并曾担任东洋大学校长。和同会倡导的精神具有很浓厚的封建色彩，其中心思想是发扬长冈藩传统和武士道精神。和同会内部有严格的纪律，在全校学生中强调团结，主张刚毅朴素，反对华而不实。对那些追求浮华轻浪的人，经过劝告不听之后，可在学生中加以制裁。和同会倡导的务实进取的精神，对五十六以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高野五十六本来就沉默寡言，和同会使他在这方面更加成熟。日后他常对人说：“真正培育我的乃是和同会的伟大精神。”1941 年 10 月他得知长冈中学解散和同会另组长冈中学学生队的消息后，大为叹息：“没有和同会就等于没有长冈中学”，由此可知和同会对高野五十六有多大的影响。1906 年和同会发生变故，当时提倡教育第一主义的长冈中学校长坂牧，因训斥宝田石油公司头头们的不良子弟，受到以宝田石油公司为后台的金权财阀的大肆攻击，并采取了从长冈交际场所驱赶坂牧校长的手段。但坂牧先生是著名文学家夏日漱石的好友，又是释宗演禅师的高足，对此根本不屑一顾。恼羞成怒的财阀进而唆使那些不良学生排斥坂牧校长。当时长冈中学高年级的学生以“坂牧校长乃我等之校长，亦即和同会之会长”的理由，根据和同会的纪律对挑起事端的不良学生进行了严厉的惩罚。同时早已毕业的学生也纷纷给予支持和施加压力，坚决捍卫和同会的精神。当时在吴军港“须磨”舰的高野五十六中尉，也写信给坂牧校长，要求“健儿手持斩妖之剑，清除损及我校史之大污点”。

总之，进入长冈中学的高野五十六，由于受到更加浓烈的武士道精神教育，已大大改变了只知道读书用功的“书虫”形象，开始更多地关心外界事物，爱好也更加广泛。

加强锻炼身体与读书相比较，高野五十六更重视前者。每天早晨他都跑步到学校，利用学校的单杠、木马等体操用具进行锻炼。结果，体育成绩上去了，文化成绩下降了。在各项体育活动中，他的体操、棒球、剑术在长冈中学都是很有名的，而文化成绩则从过去的第一名下降到十几名。尽管有人说他是 7 岁的秀才，到了 15 岁就成了蠢才，但他从不为自己辩解。沉默而显得有些木讷的五十六，在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下，已经暗中选择了自己的目标，即当一名拓展日本帝国疆土的海军军官。

就在高野五十六上中学期间，日本与俄国围绕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矛盾日益尖锐。中日甲午战争后，由于俄国带头实行三国干涉①，迫使日本把从中国割占的辽东半岛又还回中国。这使日本非常恼火，立意卷土重来，伺机以武力夺回已到口而又失去的赃物。

三国干涉后不久，日本明治天皇就明确地宣称：“为期不远，一定会从朝鲜或其他地方有再战的时机到来：”日本政府仿效中国古代越王勾践的故事，提出“卧薪尝胆”的口号，要国民勒紧腰带节衣缩食，为 10 年后再战作准备。这样，在高野五十六上中学期间，整个日本国内到处都充斥着加强军备，准备再战的空气，军国主义思潮大泛滥。军人尤其受到青年学生的崇拜。这是高野五十六之所以选择军人道路的国内大背景。1900 年秋，在毕业的前一年，他主动写信给在江田岛海军学校上学的长冈中学毕业生加藤哲平，询问有关海军学校的情况。加藤哲平给他回信介绍了当年在吴镇守府海军演习的情况，并说新渴中学毕业生在海军学校有 6 人，而长冈中学只有 2 人，非常希望像他这样的有志青年能报考海军学校。从这时起他便开始作报考的准备了。　　①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将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沙俄不愿日本吞并中国东北，乃联合德国、法国进行干涉，反对日本占领辽东半岛，要求归还中国，史称三国干涉。——作者

1901 年，高野五十六中学毕业。据其老师后来所说，个子矮小瘦削、寡言少语、老实朴素的高野五十六，其最后成绩在全班 40 名学生中，名列第五，其中品行课得 96 分，为全班最高成绩。可见他这个时期受军国主义思想毒害已达到何种程度。

接下来高野五十六就要为自己报考海军学校作出努力了。为了能够考上海军学校，实现自己的愿望，高野五十六专门跑到他姐姐家里躲在一间小屋里复习。五十六的姐姐嘉寿子嫁给了旧长冈藩的藩士、学校教员高桥牛三郎。五十六只有这一个姐姐，比他大 18 岁。高野很小的时候，就非常讨姐姐的喜欢，嘉寿子自出嫁后一直没有生孩子，因而对五十六更是爱护备至。在听说他要来她家准备考试后，非常支持他的选择，并迅速清扫了 1 个多年不用的房间供他使用。经过几个月的准备，7 月 9 日，五十六顺利通过考试。

在得到录取通知以后，高野五十六异常高兴。当有人问他为什么去当兵时，他决然回答说：“武士家的孩子成为武士岂不是理所应当。”

1901 年 11 月，高野五十六来到了他久已向往的江田岛海军学校。江田岛位于濑户内海的南端，东与日本著名的军港吴军港隔海相望，在行政上属广岛县管辖，距神户大约有 150 海里。日本海军兵学校是日本军国主义培养海军军官的摇篮，创立于明治初年。明治维新后不久成立的明治政府，在西方列强日益渗透的压力之下，为维持民族独立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口号，并以此为国策，首先进行了全面的兵制改革。1868 年 1 月，建立海陆军务科，负责建军和国防事务。2 月，改海陆军务科为军防事务局。在这一过程中，明治政府认识到，作为岛国的日本，海军的有无和强弱对其生存和发展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而兴建海军的当务之急，是开设军校培养军官，因此下令军务官等办海军学校。

1869 年 9 月，兵部省为培养日本海军军官，在东京筑地旧广岛藩邸创建了海军操练所，作为统一的海军教育机构，并令鹿儿岛、山口。佐贺等 16 藩派出 18 到 22 岁的青年前来学习。

1870 年 1 月，海军操练所改称海军兵学察。此即海军兵学校的前身。在海军兵学校组建初期，由于日本在军制上是陆军取法国式，海军取英国式，因此从英国招聘了许多有经验的海军教官，依靠他们使其海军教育走上了正规。1876 年海军兵学寮正式改称海军兵学校。

日本在建立近代军队和军事教育体系的过程中，继承了封建武士道的精神传统，向军队灌输绝对尊崇天皇的思想。1878 年，先由陆军中将兼陆军部长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诫》，把效忠天皇作为军人的天职，竭力向士兵灌输“忠义”、“勇敢”、“服从”的武士道精神。1882 年，又以天皇的名义进一步发布《军人敕谕》，明确规定军人应尽忠节、正礼仪、尚武勇、重信义和崇俭朴，必须“忠君爱国”，把天皇作为“神”来崇拜。所谓“武士道”，本是封建武士的道德规范，忠君爱国是其根本，它强调杀代为荣，宣扬自我牺牲精神，甘为主子卖命。武士为了殉主之死，或者为了挽回因打败仗而招致的耻辱，必须勇于剖腹自杀，以表示对其主子的绝对忠诚。至近代，日本统治集团接过这一精神传统，并百般加以美化，冒充日本民族的固有精神，强加给广大士兵和人民，致使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的反动性和野蛮性愈益突出，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日本海军兵学校，武士道精神得到彻底贯彻，被称为“江田岛精神”。每到重大节日，学校都要组织学生举行升军旗仪式。向天皇的照片行叩拜之礼，每个星期都要朗读、背诵一遍天皇的《军人敕谕》；为了磨练学生“意志”和适应任何环境的能力，除了正常的军事课程之外，学校经常举行残酷的训练，各种剑术、柔道、相扑更是不可或缺。学校的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为天皇拿枪的奴隶。一名英国人在谈到他对日本海军兵学校的印象时写道：“在日本的青年中选择那些出类拔革者，在这里接受世界上严酷无比的艰苦训练，他们的身心在经过只有十分顽强的人才能经受住的锻炼后，被培养成具备古代武士道德的现代海军军官。因此，从海军兵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既有一副能经受一切艰难困苦的身体，也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为了天皇和祖国，他们可以不惜一死。”至日俄战争时，为消灭旅顺的俄国军舰，因沉船堵口①而身死被捧为“军神”的广濑武夫，正是这种野蛮的武士道精神培育出来的军国主义怪物。　　①日俄战争时，日军为将俄国军舰封锁在旅顺港内，用沉船封锁其进出港口的航路。——作者

高野五十六所向往的海军兵学校正是这样一所训练战争贩子的学校。他入校的成绩，在同年入校的 300 多名新生中名列第二。据其档案记载，各科成绩分别为：代数 79 分，几何 97 分，算术 100 分，三角 95 分，汉语 70 分，作文 90 分，英译日 78 分，日译英 71 分，语法 62 分，总计 749 分。

五十六在海军兵学校学习的 3 年，正是日俄矛盾日益尖锐激化的时期。1900 年俄国借出兵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之机，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其中包括几年前日本被迫退出的辽东半岛。这自然不能为视中国东北为其禁脔的日本所容忍。日本全国上下一致要求驱逐沙俄，单独霸占中国东北，于是日本政府马上开始了对俄作战准备，日俄之战已势不可免。

笼罩在日本国土上的日俄战争风云，激励着年轻的高野五十六为天皇建功立勋而发奋用功。在五十六同年级学生中，可谓“人才济济”，后来就有 4 人升任大将（包括五十六）、3 人升任中将。在这样一个群体中，五十六仍以其刻苦、严肃获得了声誉，被人称为“顽强的五十六”。至三年级时，他是第 9 分队的队长，在学校进行的黄海海战和攻占旅顺的各次模拟训练中，均获得优异成绩。在社交方面，由于五十六寡言少语、同情敏感，拥有长冈武士朴素、实干的精神，乐于助人、待人诚恳，被称为“长冈武士的榜样”。

在海军兵学校他与掘悌吉（后来早于五十六升任中将）结成了莫逆之

交，这对其后来的发展也有较大的影响。

在海军兵学校的 3 年，军国主义武士道的江田岛精神在高野五十六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就在高野五十六从海军兵学校毕业的那一年，日俄战争爆发了。整个海军兵学校顿时沸腾起来，学员们纷纷表示要尽早参加对俄战争，为天皇征战建立功勋。在一片军国主义思潮大泛滥的潮流中，1904 年 11 月 4 日，高野五十六自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毕业了，其毕业成绩在全体毕业生中名列第七位。这正是：军国主义大泛滥，长冈武士意兴灿。

欲知山本后事如何，且听下章分解。

第二章　初露锋芒

日俄两霸恃远东，华夏领土霸权争；

日本海上“Z”旗飘，山本最初露峥嵘。

高野五十六毕业后立即参加了日俄战争。作为一名少尉候补生，能在被奉为“圣将”的东乡平八郎的指挥下参加战争，他格外兴奋、卖力，并渴望能为天皇扩展疆土建功立业。结果，在其开始军事生涯的第一仗中，就失去了两个手指，但他也因此而崭露头角。

日俄战争是日俄两国间矛盾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以两国为前哨的帝国主义列强两个营垒为争夺远东霸权而进行争斗的结果。争斗的一方是结成同盟的日英和支持它们的美国；另一方是同样结成同盟的俄法和支持它们的德国。而战争的唯一受害者是中国。

当时日本的舰队经过中日战争后 10 年时间的扩张，已实现了“六六舰队”的目标，即以 6 艘战列舰和 6 艘装甲巡洋舰为主力的舰队，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建立起了足以与俄国太平洋舰队相抗衡的实力。1904 年 1 月，日本联合舰队云集佐世保，计有 6 艘战列舰、10 艘巡洋舰、7 艘炮艇、19 艘驱逐舰、30 艘鱼雷艇。东乡平八郎中将任联合舰队司令。被日本军国主义奉为“圣将”、“军神”的东乡平八郎是侵略中国的老战犯，曾在甲午战争中，指挥“浪速”号战舰以偷袭方式将运输中国军队的英国运输舰“高升”号击沉，使毫无准备的 1000 多名清军官兵惨遭杀害；在 1900 年日本勾结八国联军侵略中国、镇压义和团的血腥屠戮中，他又立“功勋”，得到了日本天皇授予的一等旭日大缓章、明治 33 年清国事变从军纪念章和沙皇俄国授予的神圣安娜一级勋章。2 月 5 日，日本政府根据御前会议的方针，宣布同俄国断绝外交，同时秘密向联合舰队下达出击作战命令。

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战争开始后军队在陆上的行动，将由海军在海上的优势来决定，如果不能取得制海权，日本就很难在战争中获得胜利。为此早在 1903 年，东乡平八郎就率舰队在海上度过了整整一个冬天，以进行实弹演习。日本海军的企图是，在战争一开始就给予俄国舰队以毁灭性的打击，使其处于彻底的瘫痪状态，从而保证日本军队的行动和运输自由，然后再截击从俄国本土开来的其他部队，并将其各个击破。1904 年 2 月 9 日夜，东乡平八郎指挥日本联合舰队，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停泊在中国旅顺口外的俄国舰队开炮，俄国的两艘铁甲舰、一艘巡洋舰同时被击毁。同一天，俄国

军舰“瓦利雅格”号和“柯列茨”号，在朝鲜仁川港也遭攻击，日俄战争就这样开始了。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又有俄国军舰数艘被击毁，这使俄国在远东的海军实力大为削弱，日本很快夺得制海权。日本联合舰队偷袭得手后，日军按计划将矛头指向俄国太平洋舰队，因为只有消灭了太平洋舰队，才能保证日本陆军在朝鲜和辽东半岛各处登陆，以致包抄在“南满”的俄军主力。

从 2 月 9 日的突然袭击开始，日本联合舰队对旅顺口的俄国舰队进行了 8 次猛烈的攻击。

最初是招募敢死队员，采取沉船堵口的办法，企图将俄国军舰封锁在港内。“福井丸”的广濑武夫中佐即是在第二次沉船堵口时被击毙的，后被嗜血的日本军阀树为“军神”。

沉船堵口不见效果，又改为水雷封锁，结果刚上任的俄太平洋舰队司令、著名的海军将领马卡洛夫海军中将的旗舰被日军水雷炸沉，马卡洛夫和 649 名官兵葬身鱼腹。他的死以及日军多种手段的封锁行动，对俄军产生了极大的威慑作用，从此俄军严格遵循防御性的行动方式，避港不战，日军终于掌握了黄海的制海权。

4 月 30 日，处于不利境地的俄军决定派遣波罗的海舰队增援远东战场，决心与日本决一死战。消息传来，日本十分不安。倘若这支舰队与太平洋舰队会合，实力将超过日本海军的数倍，势必严重威胁日本的海上交通线，使制海权得而复失。一旦日本失去制海权，战争形势将发生不利于日本的逆转。日本海军眼看着俄太平洋舰队躲在旅顺口内等待增援而万分焦急，乃与陆军第 3 集团军协同作战，决心在波罗的海舰队到来之前歼灭旅顺分舰队。

旅顺口历经沙俄 10 年的经营，成为沙俄“固若金汤”的海军要塞，有“东方第一要塞”之称。负责进攻旅顺口的是日本陆军第 3 集团军，司令官为日本著名的战将乃木希典。

为了尽快攻下这一要地，第 3 军司令官乃木希典完全置广大士兵的生命于不顾，强迫士兵实行“肉弹攻击”。当时沙俄用钢筋水泥修筑的要塞工程。即便是日本炮兵对此也无可奈何，炮弹命中后马上就被弹出去，加上俄军第一次装备了先进的马克沁姆机枪，可谓坚不可破。但是乃木认为，炮弹打不进，肉弹总能起作用，于是下达实施“肉弹攻击”的命令。1904 年 8 月 19 日，乃本发动第一次总攻击，一次投入兵力 5 万人以上。成群的日军士兵冒着俄军猛烈的炮火，向要塞冲去，成片成片的日军士兵倒在冲锋的路上。第一次攻击，日军死伤 1.58 万人，战场上日军遗尸累累，血流成河。已经近于疯狂的乃本接着又组织敢死队发动第二次、第三次总攻击，使用兵力总计 13 万人，费时 155 天，最终以死伤 6 万人的代价攻下要塞。港内的俄国军舰因出路被堵，在海陆两面夹攻之下全军覆没。

值得一提的是，乃本希典在 1912 年明治天皇死时，与其妻子在家里剖腹自尽，自愿为明治天皇殉葬，成为军国主义的殉葬品。

当高野五十六以少尉候补生资格登舰的时候，俄国在旅顺口、海参崴的太平洋舰队已基本上被消灭净尽，但战争并没有结束，一场规模更大、程度更烈的日本海大海战正等待着他。

高野五十六毕业前被编入战舰“初濑”号，但他尚未上舰，“初濑”号即在旅顺港触雷沉没。后来他被分配在“春日”号，继而 1905 年 1 月又改派到“日进”号。“春日”和“日进”是两艘装甲巡洋舰，原是阿根廷向意大利订购的，排水量为 7700 吨，经日本与阿根廷交涉，转卖给日本。当时

日俄战争一触即发，1903 年底刚刚完工的这两艘战舰，来不及完成舰内的设备安装，便于 1904 年 1 月 9 日驶离意大利。当 2 月 6 日到达日本横须贺时，其内部设施也在航行途中装备完毕，并马上投入战斗，被编入东乡平八郎直接指挥的第 1 舰队。年仅 20 岁的高野五十六在分到“日进”号后，给其父母寄了一张照片，在照片的背后写着：“生死有命不足论，唯有鞠躬报至尊”，表达了这个长冈武士后代临战前的心情。五十六后来在回忆此事时写道：“当我经过 3 年苦学上舰时，日军攻陷了旅顺，敌人的第 1 太平洋舰队业已全军覆灭。正在为逢不到敌手而扼腕叹息的时候，传来敌人的主力舰队波罗的海舰队要来的消息，岂能不叫快哉。”

此时，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改称第 2 太平洋舰队）正缓慢地从遥远的欧洲向远东跋涉而来。1905 年 5 月 14 日，沙俄海军当局命令正在航行途中的波罗的海舰队开赴海参崴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要到达海参崴有 3 条路线可供选择：一是穿过对马海峡；二是穿过日本本州岛和北海道之间的津轻海峡；三是穿过北海道与库页岛之间的宗谷海峡。穿过对马海峡路程最近，但风险也最大。几经考虑，波罗的海舰队司令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海军中将最后还是决定走对马海峡。为了迷惑日本海军，俄军派出两艘伪装巡洋舰，到日本东海岸近海一带，装出要走津轻海峡的样子。

日本联合舰队此时对选择在哪条路线上截击俄军同样大费脑筋。俄国舰队有战列舰 8 艘、装甲巡洋舰 5 艘、防护巡洋舰 3 艘、巡洋舰 4 艘，包括其他舰艇共 38 艘，如果让它进入海参崴，日本前一阶段的战果有可能完全化为泡影，因此聚歼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便成为日俄战争最为关键的一役。按编队平均航速 10 节①计算，俄国舰队应在 5 月 20 日到达对马海峡，但到了 20 日后并无消息。日本联合舰队十分担心俄舰队取道津轻海峡，正准备北上至津轻海峡堵截时，26 日接到了 6 艘俄国运输船开到上海的情报，从而证实俄国舰队将要通过对马海峡。

①1 节等于 1 海里/时。——作者

27 日 4 时 45 分，“发现敌舰队！”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部终于收到了侦察船“信浓丸”发回的电报。随后不久又接到了“敌舰队航向东水道的报告”。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见时机成熟，立即下令所有军舰出击，同时向大本营发报：“接获发现敌舰队之报告，联合舰队立即出击，欲将其击灭。本日天气晴朗，但浪甚大。”第 1、第 2 舰队随即自镇海湾进入日本海，准备在对马海峡迎击俄国波罗的海舰队。

高野五十六所在的“日进”号是第卫战队司令三须宗大郎中将的旗舰，五十六任舰长的传令兵。上午 10 点，舰长召集全体人员作最后动员：“我们久已等待的敌舰队即将来到，以国运相赌与之进行的大决战，3 小时后即见分晓。我们无所顾忌，因为我们既有料敌如神的东乡大将，又有在旅顺方面参加过大大小小许多海战的勇士，况且我们在这以前日夜在镇海湾进行炮击、水雷发射训练，今日实在是显露我们精妙技术的时候，如果对战胜巴尔迪克舰队还有什么要求的话，那就是要沉着冷静。仰望祖国无所畏惧。谨让我们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全舰士兵三呼天皇万岁，作好了为天皇献身的准备。下午 1 点 40 分，日本联合舰队终于发现俄国舰队的影子。8 点 55 分，东乡平八郎在旗舰“三笠”号上升起“Z”字旗，发出了“皇国兴亡在此一战，各员励精努力”的号令，同时舰队大角度转向，与俄国舰队形成“丁字形作战”队形，堵住了俄国舰队的去路。双方舰队相距 8000 米，俄国舰队利用

日本舰队转向的有利时机首先开炮，但炮击目标缺乏精度。日本舰队到相距 6000 米时才打开炮门。于是，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海战史上最大的一次海战——日本海大海战就这样爆发。

经过 30 分钟激战，波罗的海舰队旗舰“苏沃洛夫”号、2 号舰“亚历山大三世”号和 5 号舰“奥斯里亚别亚”号 3 艘战舰相继起火，脱离战斗行列。到日暮时，俄国舰队的主力舰几乎全部被击沉或受重伤。这场空前规模的大海战胜负已成定局。当天夜间，日本联合舰队又派出驱逐舰和鱼雷艇进行袭击，再击沉 3 艘俄国军舰。28 日，日本联合舰队乘胜追击，全部歼灭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经过 1.8 万海里远道东征的这支庞大的俄国舰队，由于受到以逸待劳的日本联合舰队的攻击，总计 38 艘军舰中有 19 艘被击沉，5 艘被俘，11 艘逃往中国而被解除武装，只有巡洋舰、驱逐舰、运输舰各一艘逃到海参崴波罗的海舰队司令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以及 6000 人被俘，4000 人葬身海底，而日本联合舰队只损失 3 艘鱼雷艇，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高野五十六在 27 日傍晚受伤。由于“日进”号是第 1 战队的旗舰，遭到俄舰队炮火的集中攻击。担任舰长传令兵的高野五十六站在舰桥上担任记录。此时舰上已有人死伤。

当 27 日白天的战斗快要结束的时候，“日进”号突然被俄国人的炮弹击中。高野五十六后来这样写道：“轰隆一声巨响，剩下来的 8 英寸口径舰首左炮被俄国人的重炮击中。舰上顿时硝烟弥漫，遮住了战舰的前半部分。一股巨浪猛烈袭来，我不觉踉跄几步，左手手指嚓的一下折断两根，只连着一点皮。挂在脖子上的记录板也不翼而飞了。同时左腿也被弹片削去巴掌大的一块肉，鲜血染红了甲板。”此役，“日进”号死伤人数近 100 名，而高野五十六也在其中，实现了自己为天皇效忠的理想。

随着日本海战的结束，日俄战争以俄国的惨败而告结束。1905 年 6 月 9 日，美国向日俄两国政府提议媾和。在美国的斡旋下，经过双方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日本完全达到了对俄作战目的，正如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所说：“日本取得了令人惊异的胜利，获得了显著的成果。日本获得了满洲及韩国的驾驭权，得到了旅大和库页岛南部，又因为击败俄国的海军而自然地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在太平洋内除英国之外，造成了任何国家也难以匹敌的优势。”日俄战后，日本海军的发展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开始向拥有“八八舰队”的大海军发展。

如同日俄战争对日本海军的发展起了强刺激作用一样，日本海大海战也使高野五十六这个刚开始其一生血火历程的少尉赢得了其在海军发展中所需要的“资历”，实现了自己多年为天皇献身的理想。为表彰高野五十六作战勇敢，1906 年 4 月豆日，天皇授予他六等功勋旭日章，并颁发奖金 350 日元。这段经历对他是如此重要，以致其在后来曾专门撰文写道：“我从海军军官学校毕业不久就碰上了日俄战争，作为一名海军士官，能够获得实战经验实在是幸运的。当时我受命在三须中将阁下乘坐的第 1 战队旗舰‘日进号’担任舰长的传令兵，在前舰桥写战斗报告是我的任务。怎么也无法忘记，在敌舰队投降的前一天，即明治 37 年（1905 年）5 月 27 日，以国运相赌的大决战在日本海开始了。有不少战友受伤。就在那一天，一发炮弹飞来，被击中的舰桥碎片打伤了我的左腿，并夺去了左手二指。在那一刹那间，我没有感到丝毫不安，只想到人在其岗位上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从那之后，虽然经过了 30 年的岁月，但这一信念一直未变。”正是这一信念支配着他一步

步忠实地执行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计划，并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步步高升。

日俄战争两年后，高野五十六升任中尉，再过两年，升任大尉，成为训练舰队宗谷分队的指导官，负责来舰上进行远洋实习的少尉候补生的业务指导。随舰远航到中国的珠江口和广州湾一带，并到过北美、澳大利亚。其时“宗谷”舰舰长是铃木贯太郎。铃木也毕业于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曾参加过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后升任大将，并担任过日本海军中最高荣誉地位的海军军令部部长和内阁大臣。高野五十六由于和野村贞少将的关系，与铃木相处融洽。野村贞是高野五十六的堂兄，在明治年间是唯一一位长冈出身的海军舰长。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中，因其指挥的“高千穗”号战舰战功突出，与“浪速”号的东乡平八郎并称“日本海军之双壁”，对后来日本海军军官影响颇大。铃木作为少尉候补生实习航海时，曾得到野村贞的指导，因而对野村贞非常尊敬。据铃木的回忆，此时的高野五十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深思熟虑而果敢行动的性格。平常沉默寡言，认真指导候补生，默默地履行分队长的职务。在指导官开会时也很少发言，但一旦开口，即观点明确，坚持己见，每每都不得不采用其意见。

转年，即 1910 年 12 月 1 日，高野五十六被海军大学录取为乙种学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 1914 年，他再次来到海军大学，被录取为甲种学生。

海军大学创立于 1888 年，是一所主要培养日本将校级军官的高等学校。学生最初分为甲乙丙 3 种，甲种主要是大尉，修舰炮。水雷、航海等高等学科，乙种主要是校官或大尉，可选修任意学科，丙种主要是少尉。前两类学生学习期限是 1 年，后者为半年。1890 年进一步修改条例，学生种类改为将校科甲种学生。将校科乙种学生、机关科学生和选科学生。将校科甲种学生是有 2 年以上海上经历，且身体健康、业务成绩优异、富于敏锐的判断力、将来有充分发展才能，经所属长官推荐的海军大尉。将校科乙种学生是有海上经历 1 年以上者，主要学习舰炮、水雷和航海。高野五十六先后经过了乙种、甲种学习，度过了其在海军大学的学习生活，并在 1915 年被授予四等瑞宝勋章，晋升海军少佐，由此奠定了其在日本海军中发展的基础。

年轻的高野五十六在日本海军中良好的发展趋势，引起了故乡长冈人的注意。一些旧封建残余分子似乎从高野五十六的身上看到了振兴长冈藩的希望，于是筹划了高野五十六改姓的活动，以让高野五十六继承长冈武士名门山本家的遗业。

山本家族历代任长冈藩的家老，食禄 1300 石，是长冈武士的总头领。尽管封禄只有 120 石的高野家与之相差甚远，但长期以来，两个家族交往颇深，尤其是精通古典和汉学的高野家，更为山本家所倚重。至山本带刀这一代时，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在戊辰战争中，当长冈城被政府军攻克、长冈武士头领身负重伤不能指挥战斗时，23 岁的山本带刀担起了长冈藩武士总司令的职务，率领全藩武士越 80 里转战于会津平原，与政府军周旋。后在若松城南边的饭寺村因大雾迷失方向，而陷入政府军的包围。本来政府军想劝其投降，但山本带刀武士忠勇思想十分浓厚，宁死不降：“藩主命我作战，未命我投降。”结果被政府军斩首，时年 24 岁。山本家只剩下其妻子和女儿。戊辰战争结束后，明治政府为稳定自己的统治，鉴于山本家是反对新政府的首谋者，下令废止山本家名，以防止旧武士利用它兴风作浪。不得已，藩主

牧野忠恭只得将山本带刀的妻子许配给藩士陶山万卫，改姓富士。

由于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明治政府本身也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不仅在人员组成上大部分是旧武士出身，而且在思想上也与旧的封建意识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明治政府在稳定了其统治之后，为了利用旧的封建“忠”、“勇”思想和武士道精神，便对响应落主号令参加戊辰战争叛乱的各旧藩武士作了宽大处理。1884 年 2 月，特颁布法令准许山本家名再兴，接着在 1889 年，明治政府为庆祝颁布明治宪法而实行大赦，山本带刀被免去叛国罪名，远嫁他乡的山本带刀的长女再度继承家业。尽管如此，在实行长子继承制的日本，山本家族仍然是后继无人。这使得长冈的旧武士心中难以释怀。

为了发扬长冈藩风，使长冈名门山本家后继有人，长冈旧武士以旧藩主牧野忠笃为首，很早就开始在长冈武士的后代中寻觅能够不辱“山本”名誉的人。到 1915 年，随着高野五十六少佐即将从海军大学毕业，他们看到了希望。因为除了高野本人是一名很有前途的海军军官而外，他还是与山本家的中兴之祖山本老于齐结为刎颈之交的高野荣轩的子孙，继承山本衣钵者几乎非他莫属。藩主牧野为恳请高野五十六再兴山本家，绞尽了脑汁，付出了异常的努力，并动员曾担任高野家长老的田中浪江、山本家的旧臣渡边廉吉等人一同来做高野的工作。

此时的山本家，经过明治维新的冲击，庞大的家产早已被政府没收而消散，作为可继承的财产只有一套褪了色的破旧麻质武士礼服和位于长冈市稽古町长兴寺的山本家荒凉的墓地。然而聪明的高野五十六并没有计较这些，他考虑到自古以来高野家和山本家历代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满脑子充斥着武士道思想的高野五十六，认识到继承山本遗魂，对其将来的发展会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因为它符合日本近代天皇制利用封建残余加强统治、对外实行扩张侵略的需要，以他的话来说，就是继承长冈第一名门是长冈藩士的天命所在。几经考虑，他答应了牧野的请求。

1916 年 5 月 19 日，经过精心准备，选择了长冈藩最有纪念意义的长冈城落成纪念日，举行了高野五十六改姓山本的仪式。在其五哥高野季八主持证明下，高野五十六作为山本家的后嗣，改名为山本五十六。

改名后，山本五十六所作的第一件事是在藩士们的簇拥下，厚祭山本家历代祖先，清理自戊辰战争以来已经荒废了 50 多年的山本家墓地；接着他又修心静身，于当日用了一个通宵将山本家祖先自庆长以来的各代法号、戒名全部书写了一份，并于第二天在长兴寺大作法事道场，以资纪念招魂。

改姓之后，山本五十六这个长冈武士的后代无形中又增加了一种荣耀，长冈遗魂以及一些旧武士倡导的军国主义色彩极浓的“长冈精神”、“常在战场”的遗训，刺激着他为了不辱山本名门之“声誉”更加竭尽全力，勤学苦练，忠于职守。

在山本五十六武士战袍加身后的第二年，即 1918 年，35 岁的山本五十六与三桥礼子结婚。

三桥礼子出生于会津若松的一个士族家庭，以经营农业兼养奶牛、经售牛奶为生，其父三桥康守在明治维新后专营畜牧业，曾去过朝鲜。这样一个普通的家庭何以引得山本动心呢？据山本的知己好友堀悌吉说，山本在去相亲前后，曾给在长冈的家兄写过信，信中说：“这个人 1913 年毕业于会津女子高中。毕业后一直代替女佣帮助母亲照料家里的生意，而从未来过东京。

据说她身体健康，能耐劳苦。牧野家曾给我提过一两次亲，前任次官铃木和各部门及海军的一些长辈亦时常提醒我应该早日结婚。但直到前几天获得您的同意之前，我一直未下定娶妻的决心。再者，以前所提的几个人多出身所谓的‘名门’，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既无恒产而又前途渺茫的人究不相配。这次提到的这个人，似乎还比较合适，因此我想前往相亲。假如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的话，就打算定下来。”

信中还写道：“她的家风朴实。她本人身高 1.54 米，身体结实，能够吃苦耐劳。”看得出务实的山本仍保留着旧军人的思想残余，对家庭生活并不过分看重，只想找一个持家能手。

另一个使山本动心的理由，是礼子出生于会津若松。若松这个地方，在明治戊辰战争时，是流下长冈武士鲜血的地方。山本的父亲贞吉、大哥让、二哥登均在此作战负伤，非但如此，山本的养祖父山本带刀也是在此被斩的。山本第一次到若松同礼子见面的时候，特意参拜了饭寺村安葬着山本带刀等人的“无名英雄之墓”和若松市内为供奉在会津平原阵亡的长冈藩官兵而设立的阿弥陀寺。可以说山本的婚姻也带着浓厚的“武士道”味。

1918 年 8 月 31 日，山本在水交社（日本海军俱乐部）举行了婚礼仪式，正式与三桥礼子完婚。崭露头角的山本五十六至此已在日本海军站稳脚跟，至于其后是如何求得进一步发展的，且听下章分说。

第三章　海外游历

游学海外眼界阔，先进技术来掌握；

谈判桌上试身手，赌博台上不示弱。

话说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军大学毕业，在海军省军务局就职，在家庭生活中又继承了山本的家名，并娶妻安居，不可不谓少壮气盛，意气勃发。而正值此时锦上添花，1919 年他被派往美国留学研修，进一步深造。

1919 年 5 月 20 日，山本以外交官的身份乘日本邮船公司的“诹访丸”离开横滨启程。

山本此行的任务是学习英语，研究美国国情，目的地是波士顿市。

自横滨启程后，为了度过漫长的海上旅行时间，船上乘客自发地组织起联欢会。每遇这种场合，东方民族特有的不抛头露面的传统，使日本人很少出场献艺。然而，平素寡言少语的山本却作出惊人之举，在乘客的欢呼声中出场作了个精彩的倒立。之后又顺手拿起早晨吃饭用的盘子，一手一只，跳起了自少儿时就十分拿手的“盆舞”。只见两只盘子前后左右上下翻转，犹如要杂技一般，赢得了乘客的阵阵掌声。此事虽然微不足道，却显示出山本敢做别人所不敢做的好斗性格，后来他的这一性格在赌博上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山本到美国后，入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学习。山本自幼学习成绩优良，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仍然十分用功。不过此时的山本早已改变了幼时的“书虫”形象。他认为既然来到美国的目的是研究美国国情，就没有必要只读死书，如果仅仅把自己关在书房死读书本，就没有必要跨洋来美。因此他在用

功的同时，广交朋友，每天利用散步的时间与美国各阶层人士接触交谈，经常与美国人外出旅游。山本五十六在美国生活的几年，使他认识到了日本与美国的差距，美国地域之广袤和经济实力之强大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其时刚刚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如同日本一样是战争中的暴发户，但与日本不同的是，美国在战争中受益的程度更甚。战争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拥有世界黄金储备的 40%，是 20 多个国家的债主，债务总额约 100 亿美元。同时，美国的工业品产量在世界上所占的比重也显著增加，汽车产量占全世界的 85%，石油产量占 66%。1922 年美国的国民财富为 3208 亿美元，已超过欧洲各国的总和。正如列宁所说："美国的亿万富翁们几乎是最富的，并且在地理条件上处于最安全的地位。他们发财最多，他们把所有的国家，甚至最富有的国家，都变成了向自己进贡的国家。"

正是由于山本对美国有了这种比较客观的认识，才使得山本十分注意考察美国的石油工业。日本是一个资源十分缺乏的岛国，尤其是战略物资——石油更为缺乏。而当时日本海军在日俄战争结束后正朝着"八八舰队"的目标迈进，如此庞大的舰队对石油的需要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缺少了石油，即使是建成了期待中的舰队也只是一堆不能动的钢铁。在美期间，他实地考察了美国大部分的油田和炼油厂，写了大量的意见报告，查遍了美国所有有关石油的文献著作，每天阅读 40 几种美国的新闻杂志。据说求知欲望特别强烈的山本，每天的睡眠时间平均才 3 小时。

在大致了解了美国的石油工业情况后，山本五十六想去墨西哥作进一步的考察，于是便以公出名义申请旅费。但他的上级以没有经费为理由，拒绝了他的申请。倔强而从不认输的山本，遂自费赴墨西哥考察。他筹措到为数不多的一点旅费，大部分是他自己平日节省下来的，还有一些是大使馆参赞加来美雄慷慨资助的。

山本在日本驻墨西哥大使馆结交了陆军武官山田健山少佐。山田既是山本五十六的新渴同乡，又和山本的哥哥是同期战友，因而二人过从甚密。交谈中山本得知山田团驻墨期间赌博无度，连回国的经费也拿不出来了。一向慷慨而乐于助人的山本便将自己的大部分经费给山田作了路费。山田顺利回国，而山本在墨西哥的旅行却变得十分艰苦。

为了节约经费完成考察，山本五十六不得不徒步去参观油田，每日只靠面包和墨西哥最便宜的香蕉充饥。以致墨西哥警方对他产生怀疑，特致函日本驻美大使馆查询说："一位叫山本五十六的日本海军中佐，以考察石油为目的，在墨境各地旅行。但其服饰极为平常，且在墨西哥各地专住三流旅馆中最差的房间，从不在旅馆吃饭，一日三餐以面包和生水为主食，以墨西哥最便宜的香蕉为副食。因其过于朴实，我们怀疑是不是日本的逃犯？"虽然旅行条件艰苦，但山本却认为他的旅行是很有价值的。他在墨西哥东海岸的坦皮科市发给故乡哥哥的信，丝毫不掩饰他参观油田时惊讶的心情："我为考察石油来到墨西哥的坦皮科市。这里的 1 口油井每天约产原油 500 余石，有的井已连续喷油 13 年。

油的行情为 1 石原油 1 日元，出口税 1 日元。在越后实在无法想象。"山本五十六就这样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对墨西哥石油工业的考察。

1920 年，正在美国的山本五十六奉召作为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的助手，就召开华盛顿会议与美国副国务卿戴维斯进行谈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首先在巴黎召开了凡尔赛和会，签订了《凡尔赛和约》。《凡尔赛

和约》涉及的主要是欧洲以及德国和土耳其殖民地的分割问题，也就是说主要解决了战后欧洲的重新瓜分问题。通过《凡尔赛和约》获益最大的国家是英国、法国和日本，英国通过瓜分德、土的殖民地，加强了它在中东、地中海和非洲的优势；法国通过宰割自己的仇敌德国，确立了称霸欧洲大陆的条件；日本则悄然获得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利与太平洋上赤道以北的岛屿，加强了它在远东和太平洋的优势。但是《凡尔赛和约》没有满足战争中最大的暴发户美国的扩张要求，没有解决远东和大平洋问题。围绕着远东和太平洋的争霸问题，日本与美国的矛盾变得十分尖锐。

一战期间，日本乘西方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之机，大肆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扩张，占领了原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并夺得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日本的主要目标是妄图把中国变成其独占的殖民地。为此，1915 年它提出了灭亡中国的“ 二十一条要求 ”。战后，日本在对中国的贸易中处于领先地位，英国被排挤到第二位，美国居第三位。这种情况自然不能为大战的最大暴发户美国所容忍。

美国发表声明，不承认日本专享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日本与英美就围绕着太平洋的霸权展开了军备竞赛。日本从 1920 年起着手执行“ 八八舰队计划 ”，依照此项计划，到 1928 年，日本海军将增加 8 艘主力舰和 8 艘巡洋舰。而美国“ 达尼埃尔扩张案 ”建造 157 艘军舰的庞大计划也在实施中。远在欧洲的英国此时也未袖手旁观，正酝酿建造 4 艘超级主力战舰（5 万吨）。太平洋有再次爆发战争的危险。1921 年日本出版了《如果日本同美国发生战争》的小册子。作者海军大将佐藤写道：“ 我们帝国海军无论就地理方面和历史方面来说，都有用一切手段在大陆上求得发展的使命。

这完全不是侵略。假如它在大陆上发展遇到困难，则它的生存本身就要受到威胁。像盆里的植物一样，帝国也只有当它的根延伸到大陆上的时候才能够继续生存和生长，它离开了大陆就必然会死亡。可是美国却残忍地企图砍掉这些根，并企图取日本而代之在东亚大陆推行自己的帝国主义。” 然而由于大战刚刚结束，巨大的军费开支不仅使遭到战争破坏极大的英国难以承受，就连未遭战祸的日美也感到财政桔据。日本 1921 年的海军预算占国家支出的 32%，这样下去必然导致财政危机。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为调整东亚势力范围，缓和军备竞赛，美国酝酿同日本、英国进行谈判。1920 年 7 月，山本五十六奉命协助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进行预备谈判。这在山本的军人生涯中是又一次非同寻常的经历。

在会议期间，山本紧张地为代表团做一些具体的事务性工作，经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尤其是在最后撰写报告书的时候，精力旺盛的山本连续 3 天 3 夜没有睡觉，其精力之充沛，工作准备之充分令代表团成员十分吃惊。当时任驻美大使的币原喜重郎曾说他是“ 一个不可思议的人 ”，不管如何熬夜都毫无倦色，而且还屡屡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

连谈判的对手美国副国务卿戴维斯都称赞他是一个“ 了不起的家伙 ”。

经过各方面的充分准备，1921 年 7 月，美国正式向英、日、中、法、意等国发出邀请，在华盛顿召开讨论限制军备及远东太平洋问题的会议。虽然山本五十六没有参加会议，但此次会议对一战后日本海军及山本五十六本人的发展却密切相关。

华盛顿会议于 1921 年 11 月 12 日在大陆纪念堂开幕。参加会议的日本

首席全权代表是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大会选举美国首席代表美国务卿休斯为大会主席。休斯以主席身份致词之后，首先提出了美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方案。美国方案的主要内容有：第一，停止各国正在建造或计划建造的全部战列舰；第二，10 年间停止建造主力舰；第三，参照与会各国的现役海军力量，确定各主要国家的主力舰及辅助舰的吨位比例。根据上述原则，休斯进一步建议，英美日三国主力舰吨位是：英美各 50 万吨，日本 30 万吨，即 5：5：3 的比例。日本对此表示反对。11 月 28 日，日本政府提出三个方案，密电指示日方代表，令其在会上讨价还价，首先提出第一案，争取英美同日本的主力舰比例为 10：10：7，如不行，则提出 10：10：6.5 第二案，倘必须退至 10：10：6 第三案时，则要求各国保持“维持太平洋防务现状”。然而日本的这一密电，被美国情报部门破译，美国对日本的企图了如指掌。因而当 11 月 30 日加藤友三郎正式向大会提出 10：10：7 的要求时，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美国代表声称，如果日本坚持它的主张，那么日本每造一艘军舰，美国就用造四艘来回答。12 月 6 日，英国代表贝尔福向日本提出妥协案：日本接受 5：5：3 的比例，英国则不在西太平洋建筑和加强海军基地。美国遂也接受。于是在 12 月 15 日签订了有关主力舰的协定，并决定了日本与英美的主力舰比例为 3：5：5。但对辅助舰的限制问题，华盛顿会议未能达成协议。

尽管山本五十六国提前回国未能参加正式的华盛顿会议，但由干他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加之他的最要好的知心朋友堀悌吉是会议代表团的成员，因而对会议的情况还是十分了解的。事实上，日本接受 3：5：5 的比例，是一些较现实的日本军人不得已的选择。

按照日本 7：10：10 的要求，其目的就是要建成计划中的“八八舰队”。但自 1920 年实施建造“八八舰队”计划以来，经济尚不发达的日本已暴露出其国力难以承受的迹象。日本政府为实现这一计划，付出的代价十分巨大，仅 1921 年度，政府拨给海军的费用就占日本国家总预算的 1/3，如果再加上陆军的费用，总的军费开支猛增到了日本国家总预算的六成。因此负责谈判的加藤友三郎同内阁协商，不得不下决心放弃他本人所提出并全力实施的“八八舰队建设计划”。当然放弃“八八舰队”计划，亦即意味着放弃把美国作为假想敌国的观点，保持日美亲善关系。这一认识是基于对日美两国实力差距的认识。

正如加藤友三郎所说，国防不单单是军队的事，战争胜败也并非完全取决于军人。不动员全国的物力、人力和财力，是无法赢得战争的。如果我们以美国为敌，就必须有强大的足以同美国抗衡的经济实力。否则，只能徒有其愿而无力实施。不能指望像日俄战争那样，用少量资金而取得了大的胜利。同今天的美国相抗争，没有资金，就如同以卵击石，不能取胜。总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决不可同美国交战，唯此是我们的出发点。

山本的好友倔，涕吉认为，华盛顿会议日本接受 3：5：5 的比例，无论是从国际的角度还是从国内经济角度上说，都同样是挽救了日本。既了解日本在海军扩张上的困难，又熟悉美国在经济上的强大的山本，自然也同意这一选择。

但这一选择却遭到日本海军内强硬派的反对。以海军专门委员身份列席华盛顿会议的加藤宽治，回国后发表了坚决反对会议决议的观点，得到了海军中少壮派的支持，并引起了不明真相的一般日本国民的共鸣。从此，日

本海军内形成了所谓的反对裁军条约的“舰队派”和与之相反的“条约派”。

务实而不轻易表态的山本，虽然从立场上是赞同条约派的观点，或者勿宁说他本人就是条约派的一员，但不可忘记的是，他又是一位彻头彻尾的用武士道思想武装起来的民族利己主义者。当他面临着这两种选择时，他选择的是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力寻找弥补日本海军与美国海军实力差距的办法。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从海军航空兵身上找到了他要找的办法，从而掀起了海战史上的一场革命。

1921 年 7 月，就在华盛顿会议举行的前夕，山本五十六结束了在美国的研修生活，回到日本。最初山本被任命为军舰“北上”的副舰长，到中国沿海一带活动，旋又任命为海军大学教官，教授军政学。在海军大学担任教官的一年多时间里，山本五十六得以摆脱艰苦的海上生活，消化美国之行的收获。但海军当局给他的时间并不多。1923 年 7 月，他又奉命考察华盛顿会议后的欧美现状，踏上旅欧之途。

与山本结伴而行的是军事参议官井出谦治大将。他们在 9 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到过英、法、德、意、奥、美和摩纳哥等 7 个国家。9 月，正当他们在伦敦逗留期间，从来自日本国内的报纸得知，关东地区发生了大地震。在英国的日本人无不为之惊恐，只有山本不动声色。他对那些实业家们说：“我们日本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日本必会复兴，建设得比以前更加美好。”同年 12 月，山本被晋升为海军大佐。

山本对所考察的国家观察细致、记录详尽。据井出谦治说，精力过人的山本五十六每天晚上不管睡得多晚，都要把当天的考察记录整理出来，决不拖到第 2 天。

山本五十六此次欧美之行特意到赌城摩纳哥去了一趟，以试自己的身手。在大赌院里，山本旁若无人，赌技高超，每战必胜，令赌院老板大伤脑筋，不得不禁止其入内。

据说他是自蒙特·卡尔罗赌场开设以来第 2 个因赌技高超而被拒绝入场的人。连一向出言谨慎的山本对自己赌博的才能也不无得意，曾向井出谦治夸口说：“如果给我两年的时间游遍欧洲各地，我能赚到建造一艘战舰的费用。”事实上，山本对赌博有着特殊的爱好。早在青年时期，他就酷爱日本的将棋，在海军大学学习期间，经常找人搏杀。他的性格阴沉，眼疾手快，头脑清醒冷静、博闻强识，作事执著、果敢凶狠，只要选择了目标，就有一种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劲头，天生一个无所畏惧的赌徒。留美期间，在哈佛大学留下了不少赌博趣事。最有名的当属他和同校学生小熊信一郎的 75 盘将棋决赛。当时山本和小熊同居一处，闲暇经常对弈度时，互有胜负。某一日，小熊以 2：3 落败，乃随口戏曰：“下五六盘棋很难说明真正的水平。”山本听后十分当真，乃问：“那么你说几盘能分胜负？”小熊不甘示弱：“当下到筋疲力尽、手不能动弹为止。”山本断然答道：“好吧，改日我们就下到谁先躺倒为止。”

几天后，山本给小熊下了战书，约定比赛自下周日晚 9 点开始，在决出胜负之前，除大小便外不能离席，吃饭只能吃事先准备好的面包，直到决出胜负。

顽强的山本要与小熊通宵决战的消息很快在日本留学生中传播开来，到决战之日，大家都各自带着三明治汇集到小熊的房间观看。山本带着准备好的水果、面包和一副一决到底不带任何表情的面孔来到桌前，然后又从包

里取出精心制作的成绩记录表。这张表大约能记录 100 盘，一盘以 30 分钟计算，100 盘要足足两整天才能赛完。可见其事先准备得有多充分，决心何其大。

9 点钟比赛开始。最初观战的人还颇有兴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深夜，一个个便面带倦容相继离去，最后到天将破晓时只剩下山本和小熊。每下完一盘棋，山本都要把成绩和用时记录在表格上。两人一直下到第 2 天中午 11 点，整整下了 26 小时 75 盘棋，直到小熊落败，推盘认输。此后山本赌博的名声便传播开来，他自己也引以为荣，不断学习新的赌博方法。最后无论是桥牌、扑克、围棋，他都成为在行的专家。一次有个美国人问他打桥牌为什么学得这么快，他回答说："5000 个汉字我都能记住，还愁记不住 52 张牌！"

据海军中将三户由彦所说，他和山本经常去一家美国人家交谈。闲谈间，美国人常常拿出其擅长的国际象棋教山本。由于山本对博奔棋类具有特殊的爱好，他一学就通。

美国人遂与他约定一周后决胜负，败者在波士顿第一流的大饭店请客。初学的山本，要在一周的时间内胜过拥有多年棋龄的对手，显然是不容易的。但精于赌博之道的山本并不急于查阅棋谱，而是先调查对方的棋力和习惯，找出应对之策以立于不败之地。结果到比赛之日，山本无论先手后手均获大胜。那个美国人输得目瞪口呆，好像眼前的山本不是跟他学棋的山本，心说诚服地大请了山本一顿。

山本对赌博不是一般的兴趣，而是拥有一套理论。他认为，赌博虽然与自己的物质利益有关，但不能与物质利益纠缠不清，如果纠缠在一起，判断就容易产生错误。正确的态度应是出于内而超乎其外。他自己从不为物质上的利益而去赌博，因此常常大获全胜。他常说赌博虽靠运气，但还必须进行科学的计算，仅仅热衷于胜负是没有意义的。

摩纳哥的赌博，如果用高等数学进行冷静的计算，会清楚地计算出每场必胜的结果。当然在必胜的结果来到之前，需要长时间的等待和忍耐，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许多绅士和小姐陷于狂热的时候，自己要忍受周围人的白眼，冷静地等待经过计算的获胜时间的到来。冷静沉着是最为重要的。

山本从他赌博的切身体验中学到了不少可用于战争的东西，赌博对他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他常说："战争就是赌博。"

在考察完欧洲之后，山本五十六一行来到美国。在对美国海军军备情况进行考察的同时，山本五十六又特意到得克萨斯油田进行考察，并视察了日本投资经营的奥伦治油田。回国后，他曾大力劝说日本石油公司向美国进军开发油田，但没有得到响应，反而受到嘲笑。作为一名校级军官，长期的海外生活，拓展了他的生活领域和视野，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军事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这一经历是绝对需要的。正是这一经历，使山本更加关注世界军事技术的每一项发展，并使他最终走上了世界海战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航空之路。正是：太平洋上并不太平，赌徒称号亦非虚名。欲知山本走上的航空之路有何不同凡响，且待下章分解。

第四章　航空之路（一）

死神插上铁翅膀，长空万里皆战场；

山本慧眼履新职，航空路上勇于创。

话说有了几年海外经历的山本五十六，对欧美海军的发展情况了如指掌。在欧美的考察研修，使他认识到无论从日本海军本身的实力还是日本经济的整体实力，日本都无法和英美相抗衡，但日本在一战后急剧的扩张要求，像一架飞跑的战车推动着日本在太平洋和美国角逐，日美矛盾又无法避免。敢于正视现实的山本，在认识到日本的实力与其所要达到目的的矛盾后，没有束手待毙，等待观望，而是从世界军事技术的发展中寻找弥补日本海军实力的办法。这一办法，终于在一战后日益发展的飞机身上找到了。

飞机，是在 20 世纪初的 1903 年 12 月由美国莱特兄弟发明成功的。1911 年，在意土战争中意大利军队皮亚扎上尉驾驶着布莱里奥 XI 型飞机飞往的黎波里与阿齐齐亚之间的土耳其阵地上空进行了长达 1 小时的侦察，加沃蒂少尉驾驶“鸽”式飞机向土军阵地投掷了 4 颗各重 2 公斤的榴弹。这是人类首次带着杀人的明确目的升空，从而也揭开了飞机用于战争的序幕。飞机作为战争工具初出茅庐，便显示出它的非凡本领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引起了各国军方的高度重视。各国购买飞机的订单纷纷飘向当时两个主要飞机生产国——法国和意大利。到 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几乎所有的大国都在其武装力量的编成中设有军事航空队，飞机总数约有 1000 架。大战爆发后，随着飞机被广泛应用，各交战国都拨出大量经费发展军事航空，结果无论飞机的数量还是飞机作为战斗手段的能力都大大提高。到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飞机大量集中使用的原则已在此基础上确立下来，参加一次战役的飞机多达 1000 架已不罕见。1918 年 9 月，以美军为主力实施的圣米耶尔战役，协约国投入的飞机数量多达 1500 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共生产军用飞机 18.19 万架，作战双方投入战场的飞机数约为 10 万架。此外，飞机本身的技术性能有了很大的提高，发动机的功率越来越大，并出现了多发动机飞机，飞机的飞行高度有了提高，速度在加快，航程在加大。

飞机技术的发展拓展了飞机的应用范围，在陆基飞机刚刚发明后不久，一些拥有天才般想象力的发明家便试图发明一种联结天空和海洋的新机种——水上飞机。1905 年 6 月 6 日，法国人加布里埃尔·瓦赞发明了第一架从水上起飞的飞机。1908 年，美国人格伦·柯蒂斯又发明了一种称为“潜鸟”的水上飞机。1910 年，美国海军第一次使用舰载飞机起飞成功，从而宣告了海上航空母舰的诞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最早使用舰船运载飞机投入战斗。当时作为航空母舰使用的舰船是利用旧巡洋舰或战列舰改造的，它仅有停机平台而无起飞跑道，飞机的起飞和降落是用吊车吊卸在水面上进行的，因而十分原始，又由于航空母舰在飞机起飞时必须停止不动，战斗中极易受到攻击。这种情况迫切要求改进航空母舰的起飞装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英国海军在军舰的飞行甲板上试验起飞和降落获得成功，在 1918 年建成的“百眼巨人”号的甲板上，第一次建造了完全没有阻碍的飞行甲板，并装备了起飞弹射器，成为世界上第一艘真正的航空母舰。虽然舰载飞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只是作为舰艇的附属兵器配合舰艇而行动，没有取得什么惊人的战绩。但是它的投入使用，却意味着飞机航程的增大及拥有战术发起上的突然性。因此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航空母舰便

开始大量出现，获得长足发展。但是由于“巨舰大炮主义”的影响，各国海军其时仍把注意力集中在制造大规模的超级战列舰身上，对航空母舰和海军航空兵的认识仍然极为肤浅，航空母舰和海军航空兵还只是被视为一种辅助兵力，设想用它来掩护战列舰、巡洋舰在大海上冲锋陷阵。

飞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广泛应用，揭示了它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此，战争结束后，在欧洲军事学术界和军政界展开了对航空兵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的热烈讨论。一种从战略的高度去认识飞机的军事价值，主张大力发展航空兵以夺取制空权，并进而赢得战争的理论出现了。

这种新理论的代表人物首推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意大利的杜黑将军。朱利奥·杜黑，1869 年 5 月 30 日出生于意大利的卡塞塔。在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之后，杜黑就注意到了飞机的战斗作用。1909 年他首次撰文指出制宝权和空中力量的重要性。他这样写道：“天空即将成为战场。现在人们都强调制海权，但不久就会看到，制空权比制海权更为重要。”在他的努力下，意大利的飞机事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14 年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战后杜黑被任命为意大利航空部部长，对飞机在大战中的作用作了详尽的考察和研究。

1921 年，他发表了关于空中力量的名著《制空权》一书，全面地阐述了他对空中作战的基本观点。杜黑认为，飞机作为一种进攻兵器具有无可比拟的潜在能力，利用强大的航空兵可以夺取绝对的制空权，并且可以轰炸敌人的军事、经济、政治中心，摧毁敌人的地面防线，较快地取得战争的胜利。杜黑理论的核心是制空权，一个基本观点是空军将成为未来战争中主要的、决定性的力量。因此，杜黑的理论又被称为“空军制胜论”。

空军制胜论的出现，给战后世界军事学术界以强大的冲击。在海军系统内人们对飞机和航空兵大规模广泛使用展开了讨论，争论的焦点是，飞机与战列舰究竟谁的威力更大？在美国，比利·米切尔是主张“空中力量”激进分于的总代表。他热情直率，总是尽一切可能来争取人们支持他的观点。为了证明战舰在遭到轰炸时总是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他向美国海军当局建议就此进行试验，但却遭到海军反对。出于万般无奈，他只好借助国家的报刊和舆论来引导公众对陆海军之间的争执发表意见。经过这一系列的努力，终于在 1921 年 7 月获准进行试验。试验结果，马丁型轰炸机一举炸沉了 3 艘停泊在切萨皮克湾的前德国军舰，其中包括号称“不沉”的“东弗里斯兰”号战舰。1923 年又试验了一次，2 艘退役的美国战舰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米切尔及其支持者便据此说道：如果需要的话，这就是证明，大型舰只称霸海上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了。保守的海军立即予以反驳，说如果米切尔的轰炸机攻击的是有能力反击并能做规避动作的战舰，而不是静止不动的、无人驾驶和无保护的船体的话，那么轰炸的结果也许会截然不同。由于有国会的支持，海军的观点，连同其影响及权势，均占了上风。米切尔不能容忍愚昧和无知，在 1925 年愤然辞去了空军职务。

航空母舰及海军航空兵虽然在英美发展最早，但由于没有实战经历，都被保守势力扼杀了其发展的生机。相反，倒是在日本却获得了这个善于模仿的民族的青睐。尽管日本既没有马汉那样的海权思想家，也没有杜黑、米切尔那样的空军制胜论者，但是，日本人对马汉和杜黑的思想都有相当理解，比较早地注意到了发展航空母舰和舰载飞机。

正在欧美军事界对航空能力争执不下的时候，远在东方的日本在 1923

年建造成世界上第一艘正式的航空母舰“凤翔”号。该舰长 160 米，排水量 7000 多吨，航速 25 节，能装载 21 架飞机。尽管如此，日本的航空母舰和海军航空兵毕竟还刚刚起步，对其能否获得较大发展，还有待创导者的开拓和重视。正是在这个时候，洞悉国外先进技术的山本五十六选择了海军航空兵。

山本随同井上谦治大将去欧美考察回国后，面临着新工作的选择，或去海军省任副官，或去海上重操他所熟悉的舰炮。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山本自己选择了他完全陌生的海军航空兵。1924 年 9 月 1 日，山本调往霞浦海军航空队，12 月 1 日，正式就任霞浦海军航空队副队长兼教育长。

霞浦航空队建立干 1921 年，取法英国 1918 年成立的航空队,。主要培训海军航空兵。

当时航空队的司令官是小松直干少将，副队长兼教育长是和田秀穗大佐，战术科长兼内务主任是松永寿雄少佐，副官是大崎都信少佐，个个都是航空专家。其中大崎都信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德在中国青岛的空战。而山本在此以前从未接触过飞机。因此山本的到任，使航空队产生了一种反感情绪；认为像他这样一个船员出身、从未与飞机打过交道的人，突然跑到航空队来当头目，肯定是别有用心。

当时有一个叫三和义勇的中尉见习教官，被安排做山本的副官。但他自视甚高执意不肯，对内务主任松永抱怨说：“一个快要当飞行教官的人，偏让去当甲板军官，实在难以从命。”松永笑着对他说：“你自己去向大佐回绝吧。”

三和马上找到山本，但不料却被山本的威严所慑服，山本说：“我到任的第一个感觉是，本队的军纪尚待加强，军纪不好就不可能有优良的军队，要改善军纪，首先就得从禁止迟到、早退着手。从我们两个开始做起吧！”

山本严肃的态度使三和不知所措，竟不自觉地答道：“好的，我会全力以赴，尽职尽责。”当天全体官兵奉令集合，山本走上讲台，目光扫视着全体官兵，语气格外平静地说：“本人从今天起担任副队长兼教育长，”语音一顿，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接下去要说的无非是一大篇冠冕堂皇的训话，加上知道他并非飞行员出身，有的人已露出不屑一听的表情。然而，山本却出人意料地提高嗓门宣布；“各位士官及士兵请注意，凡是蓄长发的人限在一周内全部剃掉，我的报告完毕。”

倒是全体官兵一时愣住了。当时，日本海军航空队的飞行员以有精练的飞行技术而桀骜不驯，加之受英国皇家海军航空队的影响，他们多数蓄着长发，纪律松弛。虽然他们对山本的命令感到不满，却找不到山本的人影。因而只好在一周后全部剃成光头。在山本的严格要求下，不到 1 个月的时间，霞浦航空队的风气已大为改观，反对他的现象也无形中消失了。一名当时与山本共过事的人在谈到这时期的山本时说：“他寡言少语，不轻易发表意见，但他对他的下属却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魁力。”

山本到任后，抓紧一切机会学习有关航空的知识，阅读了大量的有关书籍，每天挤时间坚持接受几小时的飞行训练。结果 40 岁的山本终于达到了单飞教练机的程度。

随着山本对航空知识更详细全面的了解，逐渐使他相信未来的海军航空兵完全有可能弥补日本海军主力舰与英美的差距。山本相信他设想的有针对性的训练计划，能够为日本建立一支航空母舰特混舰队打好基础。为此，

他在霞浦航空队利用码头和模拟飞行甲板的驳船实行了严格而近乎残酷的训练，训练标准完全从实战出发。无论是细雨霏霏的白昼，还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适应各种天候的飞行降落训练夜以继日。结果在训练中发生事故而死亡的事件大幅度增加。山本将死亡人的名字记下来，挂在自己的办公室，每当有新学员入队时，都要首先向死亡名单敬礼，以激发队员的好勇斗狠性格。1925 年 10 月 2 日，山本发起创建了霞浦神社。在发起倡议书中山本写道：“本队自创建以来殉职者已有 20 余名，每年之所以设坛招魂祭祀以迎其在天之灵，不仅出于对牺牲者当然之礼仪，而且还在于继承已故战友之遗志，加倍奋起吾人之雄心壮志，以期我航空界之飞跃发展，慰先辈僚友之神灵。为进一步彻底贯彻这一宗旨，兹在队内创设神社，不论是壮烈殉职者还是不幸病故者，一概合祭其灵魂，如日夜膜拜此神殿得经常维持清新之心志，即足以告慰故友在天之灵。”

1925 年 12 月，山本在霞浦航空队任职 15 个月后，又接受了新的委任，再度出使美国，任日本驻美大使馆副武官。霞浦海军航空队的官兵对他的离任，感到非常惋惜，他们已经习惯了山本的严格训练。如果说在山本之前霞浦航空队还处于模仿阶段的话，那么山本在其不长的任期内，已大大地改变了这一旧貌，使日本海军航空兵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1926 年 1 月 21 日，当山本乘“天洋丸”驶出横滨港起程前往美国的时候，航空队的飞行员们驾驶整整一个中队的飞机，出现在“天洋丸”上空，并作俯冲动作掠过船头，以示同他们副队长的惜别。据说以这样隆重的仪式同一个人告别，在日本海军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山本作为一名拥有航空知识的海军军官，此时来到美国可谓正逢其时。20 年代的美国，飞机制造业在世界居领先地位。自 1918 年世界上第一架实用的全金属飞机问世后，强度大和重量轻的钢铝镁合金在整个 20 年代继续迅速发展，将这些成果付诸实用的时机已经成熟。新式飞机的不断问世，导致航空事业异常兴旺。就在山本来美国的前一年，世界航空界竞速赛和远距离飞行赛的最兴旺时期开始了。这一年，吉米·杜利特尔驾驶的一架美柯蒂斯 R3C—2 型飞机在竞速赛中获胜，平均时速达 232.5 英里。1926 年一架意大利产的马基浮筒式水上飞机获胜。1927 年 5 月，年轻的美国人查尔斯·林德伯格（旧译林伯）驾机征服了大西洋，首次进行了一次单人从西向东飞越大西洋的中途不着陆飞行，全程 3600 英里，历时 33 个半小时。第 2 年，一个德国人反向飞越了大西洋。同年 5 月和 6 月，一名英国人又驾机飞越了太平洋。竞速和创纪录飞行，既使全世界的航空界在沸沸扬扬中获得不断发展，又昭示了飞机在征服空间距离方面无比广阔的前景。山本五十六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来到了美国。

据三和义勇著《回忆山本元帅》一书，山本到了美国以后，就一直以敏锐的目光注视着美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当时，美国航空界正试图飞越大西洋。不久林德伯格获得成功，这一航空事业上的壮举震动了世界。接着巴德也飞越了一次，虽然他曾几次水上着陆，但事实上也基本获得成功。日本航空界的技术水平较之美国明显落后，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因此山本命三和义勇全面了解和研究美国航空界的这一新动向，并要求他拿出比较接近实际的观点和意见。三和写道：“经深入调查和研究之后，我认识到：做这种跨越海洋长距离的飞行，按仪表飞行和实施天体导航是至关重要的。美国早已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制工作。巴德在飞越大西洋的

过程中，就应用了这种先进的飞机导航设备。然而，在日本，海军航空界仍墨守英国‘圣培尔’飞行团的旧规，完全依靠飞行员的直观感觉、”因此三和向山本提交了一份报告，强调日本海军航空兵如不摆脱飞行中完全依赖飞行员的直观感觉的旧框框，转而注重研究和使用导航仪器的话，将势必陷于绝境，并提出了进行这一新的航空技术改革所应采取的各种措施。

山本看过这份报告后说：“很有道理，我完全同意。报告暂留在我这里，我打算进行一些修改。”他着重修改了结论部分，使言词更加具有说服力，理由更加充分。然后将报告发往国内，刊登在海军内部发行的月报上。给三和义勇的印象是，山本对这种导航设备性能的认识非常深刻，对日本学习这种先进技术的意义看得更重。

1928 年 3 月，山本五十六在美国的武官任期期满回国。经过几年对海军航空事业的关注，他已为自己开辟了一条航空之路，从而也为日本海军迅速发展航空兵种开辟了一条道路。1928 年回国后的山本五十六先担任了“五十铃”号舰长的职务，不久，在 12 月例行的职务调动中被任命为“赤城”号航空母舰舰长，第一次正式率领日本海军的航空母舰。正当山本作为一名舰长指挥他的部下进行严格的训练时，山本再次受到政府征召，参加国际海军裁军谈判。此正是：航空事业方兴未艾，舰炮专家再辟新路。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章分解。

第五章　“伦敦之鹫”

扩张步伐迈得狂，无奈条约身被绑；

两次谈判急先锋，一意孤行蛮对抗。

20 年代中后期，随着当时世界上帝国主义列强实力对比的变化，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确定的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瓜分再也难以维持了。在欧洲，德国和意大利不断提出修约要求；在亚洲，日本则充当了修约的急先锋。1927 年 4 月，长州军阀田中义一上台执政，他责备前一届内阁屈从华盛顿会议的决议，并宣布对中国实行“铁血”政策。

为了研究侵略中国的政策，1927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7 日，日本内阁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参加会议的人除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的有关人员外，还有日本所有的殖民总督、驻中国公使馆各情报站的人员。

这次会议全面讨论了把中国东北置于日本统治之下的侵华政策，其目的在于，就日本在中国大陆应遵循的方针统一思想。会议几乎一致认为，应当把“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置于日本政府统治之下”。“这就要求日本的全部政策，包括国内政策、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集中一致，促其实现。”对田中内阁这样一个杀气腾腾的侵华计划，即便是关东军总司令武藤信义也感到担心。他说：“如果这样一个杀气腾腾的计划付诸实施，日本必须准备面对一次世界大战。首先美国不会容忍，如果美国不同意，那么英国和欧洲其他列强也都不会同意。你要准备对抗美国和终将引起一场世界大战吗？”

“我准备迎接这个后果。”田中回答说。

“你确信你此后不会动摇，是吗？”武藤问道。

“我为对付这一最坏情况作了充分准备。”田中答道。

会后田中根据会议通过的《东方会议宣言》和秘密决定，向天皇呈交了一份奏折，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田中在这份奏折中称：“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满蒙’权利果真归我所有，那么，就可以用‘满蒙’作基地，假借贸易来征服中国四百余州，就可以利用‘满蒙’的权利作为司令塔来攫取整个中国富源，再利用中国的富源，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岛，并进而征服中亚细亚及欧洲。”这份包藏着其称霸亚洲和世界野心的奏折，还将美国视为其侵略中国的主要障碍。正如田中在会议期间回答武藤质问时所说，他准备迎接因对抗美国而引起世界大战的后果，显示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疯狂的侵略野心和欲望。

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向外扩张工具的“帝国海军”，要实现其称霸世界的目标，就必须在舰只建造上与英美进行竞争，并争取修改华盛顿会议所定的主力舰 5：5：3 的不利于日本的限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在 1930 年、1934 年两次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海军裁军会议。

华盛顿会议主要讨论了主力舰的造舰标准，但对非主力舰并没有加以限制。华盛顿会议之后，1927 年又在日内瓦召开了各国裁减海军军备会议，主要讨论限制非主力舰问题。然而由于各方心怀鬼胎，日内瓦会议毫无结果。为确定各巡洋舰以下辅助舰的比例，打击竞争对手，1928 年 9 月，英国首相麦克唐纳赴美与美国总统胡佛磋商，决定于 1930 年 1 月在伦敦召开海军裁军会议。

1929 年 7 月，山本五十六在探视皇后的父亲久迩宫时得知，他将作为日本代表团的随员参加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得知这一消息后，作为“条约派”一员的山本陷入了沉思。

海军裁军问题在日本是一个很复杂的政治问题。许多日本人都不赞成 1922 年华盛顿会议所确定的造舰比例，因为这个比例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日本在海军上对美英的劣势地位，是日本的耻辱，因此坚决要求修改这一比例，在辅助舰上则坚决要求对英美的优势地位。然而，作为一名敏于思考的军官，山本却清楚地知道，正是这个比例把日本建造主力舰的经费省了下来，使日本在 1922 年以后，能进行秘密的海军发展计划，建造了 4 艘最新式的航空母舰。山本认为，未来的海战将有赖于这种军舰，而非各国正趋之若鹜地建造的大型战列舰。此外，日本还正在建造速度和武器装备都胜过西方国家的驱逐舰、袖珍战列舰，潜艇部队之大也居世界第三位，超出美国 9000 吨以上。

山本在海军航空兵建设方面的经验，使他意识到日本应避免同经济实力雄厚的美国在建造战列舰方面进行耗资巨大的竞争，而应该继续发展非正统的武器，特别是飞机，它可以保证日本必要时打一场进攻性的战争。但是作为一名大佐，山本还不能自由地选择，无权制定谈判的政策，他得到的命令是必须争取对美 7：10 的比例。

1929 年 11 月，日本赴伦敦参加会议的全权代表团正式宣告成立；前首相若（木规）礼次郎、海相财部彪大将、驻英大使松平恒雄等 4 人为全权代表，代表团成员有顾问安保清种，首席随员左近司政三中将，海军随员有山本五十六大佐（出发后晋升为少将）、丰田贞次郎大佐（后曾任内阁商工大臣、外务大臣）、中山龟三郎大佐、岩村清一大佐、山口多闻中佐，陆军随

员有前田利为大佐。木本兵太郎中佐，内阁外省派出了齐藤博、贺屋兴宣等人。

11 月 30 日，代表团从横滨启程，取道美国前往英国。山本在华盛顿住了 3 周，企图利用他的活动能力，在会前同美国达成一个非正式的协定。代表团成员在白宫受到了胡佛总统的宴请，山本在虚伪地为两国友谊干杯的同时，出色地完成了他此行的第一项任务，摸清了美国的底牌，他通过胡佛总统的海军副官、他的老相识艾伦·市坎南上校，同华盛顿的上层人物打交道。山本凭他的魅力、“诚恳”和几小时的桥牌，就从那些美国人那里获知，日本将获得一个接近它所要求的比例。怀着这样一种满意的心情，日本代表团乘船渡过大西洋，来到了英国。

到达伦敦后，日本代表团下榻于当地的旅馆，并在日本大使馆的对面租了一栋房子作为办事处。一切就绪，英国亦援例展开了会前的摸底工作，他们派出的对日交涉委员是英国外交官中有名的日本通克莱棋，后来他担任了驻日大使。

“克莱棋的父亲以前是英国远东舰队的舰长，因此他自幼就随父亲来到东方，对于日本的文化、环境自然是了如指掌。”习惯于洞察别人而又有准确判断力的山本，再次显示了他在代表团中的存在，一眼就看出了英国的意图。他继续说道：“这次英国竟然派他担任交涉委员，分明是在表示英国反对我们所提出的保留 7 成军力的要求。”山本五十六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分析了英国的企图，虽然话语不多，但句句打动代表团成员。

作为一名海军普通军官，对国际事务有如此透彻的理解，使他们大感惊奇。

1930 年 1 月 21 日，伦敦海军会议正式开幕。日本代表团提出了事先经内阁批准的三大原则：(l) 日本水面辅助舰总吨数为美国的 7 成；(2) 大型巡洋舰为美国的 7 成；(3) 潜水艇保持现有的 7.8 万吨。日本的提案遭到英美的强烈反对，美国坚持非主力舰的吨位比例应按照主力舰的比例，并提出废除潜水艇的建议。于是又出现了 10 年前在华盛顿召开会议时的 6：10 与 7：10 之争。这一次由于日本事先摸清了情况，因而拒不让步，双方争执不下，会议几濒于破裂。英国虽然表面上居于调停地位，但由于麦克唐纳事先也已与胡佛达成协议，美英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种复杂的情况使会议进行得十分困难。山本五十六在这期间寄给海军省军务局长堀悌吉少将的信中提到：“这次会议真如同老牛拖车，未来的结果实令人担忧。”

为了不使会议破裂，日美经过一系列幕后交易，于 3 月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这一方案在海军舰艇总的比例上接受了日本方案，准许日本辅助舰的总吨数为美国的 69.75%，但大型巡洋舰的比例仍维持 6：10，潜艇的比例与美国相等。山本作为海军随员对此提出异议，要求征得国内同意。在山本的坚持下，日本的 4 名全权代表经协商后，于 3 月 14 日将上述方案向政府请示。

日本当局接到请示电文后，海军部门的意见分裂为二：海军省认为采取妥协态度是迫不得已，但军令部却表示反对，理由是该案对日本的两大重点即大型巡洋舰和潜水艇极力加以限制，要对美作战，日本的潜艇绝对需要达到 7.8 万吨，5.27 万吨是无法进行对美防御作战的。当时的首相滨日雄幸经过仔细考虑后，同意海军省的看法，并于 4 月 1 日复电通知了日本代表。

4 月 2 日，日本全权代表若（木规）与英美代表交换了备忘录，4 月 22 日签署了《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的国际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日本基本上达到了 7：10 的目的。

然而，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却并不到此为止。他们攻击日本政府对英美实行投降外交，在国内发起了一场攻击政府的运动，指责政府不顾军令部的反对，是侵犯天皇对军队的统帅权①。5 月 20 日，军令部参谋草刈英治少佐企图暗杀海军大臣财部未成，为唤起国内右翼注意而剖腹自杀。6 月 20 日，军令部部长加藤宽治向天皇提出辞呈，一时国内闹得纷纷攘攘。虽然最后条约签字生效，但滨口雄幸首相本人也于当年 11 月 14 日在东京车站被杀，这预示了法西斯逆流在日本的崛起。目睹这一变局的山本五十六，回国后深受刺激，遂在家闭门谢客，重新考虑日本的出路。于是外界谣传山本五十六将要辞职。

①明治宪法第十一条规定，日本陆、海军的统帅权归天皇所独有。——作者

好友堀悌吉明白这是谣言，遂到山本家去拜访。彼此寒暄之后，倔军务局长随即言归正传：“因为你未向海军报到，大家都谣传你将引咎辞职。”

“怎能就这样辞职呢？回国后我一直在思索如何来弥补此次会议的缺憾。国人只知道一味地批评条约的不是，这根本无济于事。”

“所以又要发表你的飞机论了？”

“在这种军备比例下，假如有一天和强劲的美国海军作战应该怎么办？假如我们不理会裁军条约而建造主力舰，他们也同样会造，何况美国的工业技术又超出日本一筹。

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在开战之初以空袭痛击对方，使对方和我国的比例趋于相等。因此当务之急，日本必须做的是发展空军。”山本非常清楚地看到，裁军条约对海军航空兵的发展方面没有加以任何限制。这可以说是山本在第一次伦敦裁军谈判期间获得的最大收获。

4 年之后，山本五十六又一次踏上英国国土，来到了伦敦。山本此次伦敦之行是参加讨论废除“华盛顿条约”和修改“伦敦条约”的预备谈判的。

虽然距上次伦敦之行仅仅过去了 4 年时间，但在这 4 年中，日本的形势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9 年至 1933 年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大危机，日本也未能幸免。在空前的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经济结构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日本，工厂倒闭，百业萧条，由此导致阶级矛盾空前尖锐激化。日本的法西斯势力利用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机会，大大膨胀起来，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组织在经济危机的高潮中纷纷出笼。1930 年夏，军内最大的法西斯组织——樱会宣告成立，这是一个由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中佐至大尉级军官组成的法西斯团体，其宗旨是“以改造国家为最终目的，如为此需要行使武力，亦在所不辞。”与对内“改造国家”相适应，在对外政策中极力鼓吹：“战争乃创造之父，文化之母”，主张以武力解决所谓的“满蒙”问题。1931 年 3 月，樱会策划右翼法西斯势力发动政变失败以后，随着主要干部被调到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发动对外战争又成为日本陆军的主要目标，并在 1931 年 9 月 18 日，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在 3 个月的时间内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

日本少壮派法西斯在中国东北得逞之后，法西斯军人在国内身价立时倍增，军部法西斯的权势日益显赫，法西斯势力空前膨胀，法西斯分子的罪恶活动也更加肆无忌惮。

由他们发动的一连串的暗杀事件，给日本法西斯运动涂上了一层血淋淋的斑迹。1932 年 2 月 9 日，以井上日召为头头的“ 血盟团 ”，开始实施“ 一人一刀 ” 计划，暗杀了前藏相井上准之助，3 月 5 日，又暗杀了三井财阀的董事长团琢磨。接着 5 月 15 日，一批法西斯青年军官与农本主义者橘孝三郎所领导的爱乡塾学员合谋，袭击了首相官邸及内大臣官邸、政友会本部、三菱银行、首都警视厅、变电站等处，妄图制造混乱，乘机实行政变。结果首相犬养毅被暗杀，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 五一五事件 ”。1933 年 7 月，法西斯分子又搞了一次未遂政变阴谋。他们搞政变是为了在日本建立直接的法西斯专政，为其推行战争政策扫清道路。尽管日本政府逮捕了他们，但在随后对他们的审判中，他们的这些暗杀活动，非但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反而得到鼓励。狂热的法西斯分子一致拥戴那些造反的谋杀者为英雄，使谋杀者全都被判得较轻的刑罚，无一人被处决。这种情况导致后来上演了更大规模的血腥兵变。

在对外关系上，日本在中国东北扶植了伪满洲国。尽管国联①在对日本侵略中国问题上极尽其妥协绥靖之能事，但由于一方面日本的侵略野心不局限于中国东北，另一方面日本要独霸中国的企图与英美发生了矛盾，所以国联仍在 1933 年 1 月的特别大会上通过了谴责日本侵略和要求日本退出满洲的决议。3 月 29 日，日本宣布退出国联，从此日本走上与英美武力对抗的道路。 ①全称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第一个世界性国际组织。1919 年 4 月在巴黎和会上通过了国际联盟盟约，1920 年 1 月正式成立。——作者

在这一形势下，1935 年华盛顿条约即将到期，急于扩大侵略的日本海军迫不及待地要摆脱华盛顿条约对它的限制，因此对海军裁军另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放弃“ 比例主义 ”，主张军舰总吨位一律平等，只规定“ 不威胁，不侵略 ” 的标准。事实上是借此以彻底打破国际裁军条约对其的束缚。

1934 年 9 月 7 日，山本五十六被任命为伦敦海军裁军会议预备会议日本方面的海军首席代表。内阁给山本的方针是：（1）反对现行各国军舰按比例限定的办法，（2）主张军舰总吨位一律平等，（3）规定“ 不威胁、不侵略 ” 的兵力标准，（4）退出现有条约。

事实上就在任命山本为谈判代表的当天，日本内阁已决定废除“ 华盛顿条约 ”，并决定向法国、意大利呼吁共同行动。山本五十六的伦敦之行，不过是日本统治集团利用“ 顽强的山本 ”，对英美实行愚弄和欺骗而已，因为他们期望山本既能使日本达到废除条约的目的，而又不背上舆论和道义上的不利压力，达到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目的。

一个星期之后，山本启程执行他的使命。出发之日，东京车站和横滨港挤满了送行的人群，一些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对山本之行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山本在写给堀悌吉的信中说：“ 临行时，不论在东京火车站，还是在横滨码头，都聚集有很多面目不清的人。

他们或称某某同盟或某某联合会，宣读决议或宣言以壮我行，实感不快。这样的忧国志士实在令人担心。”

山本再次取道美国，仍然期待在美国会有所收获。当时有美国“ 杜黑 ” 之称的比利 · 米切尔将军正诉诸于舆论界，急切要求美国用空军武装自己，以作为最终用于对抗日本的手段。山本虽然十分关注他的美国同行的理论，但却极力掩饰自己。当有记者问他有关日美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时，他用日

语宣称：“我从来没有认为美国是潜在的敌人，日本的海军计划也永远不会包含日美战争的可能性。”在说完这句话之后，哈佛大学毕业的山本借口不会英语，拒绝再说别的话。然而，当他乘“贝伦加里亚”号邮船到达英国时，他用十分标准的新英格兰口音，给英国的记者提供了一条头版新闻：“日本再不能屈从于海军比例制的约束。在这一点上，我国政府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

10 月 25 日，会议正式开始。参加谈判的英方代表是首相麦克唐纳、外交大臣西蒙、海军大臣蒙塞尔、参谋长查特菲尔德和外交部参事克莱棋，美国方面的代表是戴维斯大使和参谋长史坦德。

会议开始，山本五十六便提出修改主力舰日本对英美 3：5：5 的比例，认为过去在华盛顿和伦敦两次会议中所决定的比例并不恰当，主张应按日本方面提出的新方案达成三国间的协定。英、美两国自然不肯同意。双方遂展开了一番唇枪舌剑的斗争。

山本五十六最初还是以少将身份与英美代表谈判的（后于 11 月 15 日提升为中将），与英、美代表的身份相比显得过于低了，因此山本在谈判桌上明显受到轻视，尤其是美国代表戴维斯更是如此。因为山本五十六 1920 年在华盛顿参加会议时，不过是日本代表币原喜重郎属下的一名中佐，而戴维斯当时已位居副国务卿之要职。此次会议戴维斯没有想到他的谈判对手竟是过去的一名小小的中佐。然而，好斗的山本凭其赌博养成的善于观察和估量对手的才能，在谈判中很快就令对手感到头痛了。

潜艇存废问题首先成为争论的焦点。日本由于在主力舰方面的限制，对发展潜艇期望很高，而英、美则要求废除。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美国代表史坦德质问山本：“我们确信潜水艇是攻击性能武器，而日本却把它视为防御性能武器，这倒要听听阁下的意见。”

山本五十六满脸笑容地答道：“有关潜艇的性能，阁下也为海军军人出身，且不论在年龄、经验各方面都是我的前辈，我想当比我更为清楚。从续航力来说，潜艇比驱逐舰大，可是从构造来说，船员的生活和粮食的贮存等等都远不如驱逐舰。因此潜水艇绝不适于远离基地，深入敌国海域作战，不管怎么说，在近海防御来攻的敌舰才是其主要任务。畏惧潜艇，犹如小偷害怕屋内的狗一样，只要不随意侵入，即无被狗咬的顾虑。

这是我将潜水艇视为防御性能武器的理由。”

在会谈中，英国海军参谋长查特菲尔德海军上将识破了日本既想废除条约，又不愿负破坏会议之责的阴谋，遂向美国施加压力，要他们缓和态度，看日本代表还有什么手段可施。可是美国代表不愿让步，他们抱怨说，美国海军必须分遣在两个大洋使用，所以他们不能接受舰队总力量与日本完全相等的方案。而山本则毫不动摇地坚持要完全对等，他在一次午餐会上说：“我虽然比你们个子小，但你们不会坚持只让我吃我盘内 3/5 的食物，你们会让我按我的需要而吃的。”使美国代表哭笑不得。

当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山本终于奉命提出取消航空母舰的戏剧性建议作为他的杀手锏。戴维斯知道山本是主张“空海主义”的，因而感到有了反击的机会，遂嘲弄地说道：“在我的记忆中，山本将军当过航空母舰‘赤城’号的舰长，也曾任过航空战队的司令官。有这种航空经历的人，竟会说出这种废除航空母舰的话，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山本还是不慌不忙地答道：“不错，我曾任航空母舰舰长及航空战队司令，惟其如此才更深深体会到飞

机威力的强劲和在今日已有的很大进步，此后也必将有几何式的发展。

如此则航空母舰势将成为舰队的中心主力，其威力是无可预知的。航空母舰在战时的攻击性使命，将给人类带来多少不幸，一想到这些就使我不寒而栗。因此不得不主张废除。”戴维斯对山本的这一番话无言以对，他吃惊地向身旁的代表说：“不知是我的能力不及休斯，还是山本的水平比加藤（友三郎）高。在华盛顿会议时，是美国左右谈判局势，而现在则完全相反，山本左右了谈判的局势。”于是在伦敦，英国的新闻界对山本五十六的表现进行了大肆报道和宣传，称山本说话面带的笑容是“钢铁微笑”。据说英国前首相劳合·乔治得知后，乃在其私邸约请山本，对山本说：“戴维斯惊叹他在华盛顿遇到的小鸟，现在变成一只老鹰了，而我不这样认为，要我说，你是一只鹫，伦敦之鹫。”

但不管山本有多么强的狡辩能力，其所提出的扩张要求的本质却是无法改变的。因此在美国代表洞悉这是山本的讹诈后，便顺水推舟，表示愿意就此与日本谈判，这时山本这只狡猾凶猛的“伦敦之鹫”便黔驴技穷了。他意识到美国就是要把日本往单方面废除华盛顿条约的窘境里逼，只好急忙电报国内。这是山本在伦敦期间很少的几次向国内请示之一。本来独断的山本，自恃自己的判断力和敏锐的观察力，相信会轻松赢得谈判。

他在出发前海军大臣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上要求授权：“在符合总谈判方针、原则、指导思想的前提下，请给我一个根据当时谈判的具体情况，在不经向国内请求的情况下可做出某种决定的权限。”这一次被美国代表将了一军，他也感到为难了。

日本政府接到电报后，狗急跳墙，按预定部署，于 12 月 29 日宣布废除海军限额条约。

于是伦敦裁军预备会谈不欢而散。至 1935 年 12 月 9 日，伦敦裁军会议正式开幕，日本方面毫不退让，日本国内舆论再次掀起“对外强硬”狂潮，最后终于在 1936 年 1 月 15 日退出了伦敦裁军会议，世界海军强国由此进入了无限制的造舰竞赛时期。

山本五十六在伦敦裁军预备会议的表现，赢得了国际国内法西斯势力的欢迎、喝彩。

后来成为纳粹德国外交部长的里宾特洛甫也在密切地关注着山本这只“伦敦之鹫”在伦敦的活动，并在会议结束后，热烈邀请山本在回国途中顺访柏林。山本在柏林火站受到了里宾特洛甫和纳粹海军部长拉达尔的接见。然后乘火车穿过苏联，经西伯利亚于 1935 年 2 月 12 日回到了日本。海军大臣大角岑生、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等地位显赫的大人物都亲自到东京火车站的月台上迎接山本的“凯旋”。对于急于扩张的日本法西斯来说，山本之行是日本自华盛顿会议以来第一次外交上的成功。在通往皇宫的道路两旁挤满了狂热的欢迎人群，好出惊人之举的山本索性下车，一边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一边冒雪步行，直到皇宫外的二重桥。这是山本在扩张侵略问题上第一次受到国人的狂热崇拜。

2 月 14 日，日本海军当局在海军大臣官邸，为山本举行了“归国报告会”，军令部总长伏尼宫亲临会场。会议按惯例由山本向大角海相作了汇报。同日下午，山本在军事参议官会议上作了同样内容的汇报，并于 2 月 19 日将此内容以“复命书”的形式呈报天皇。

不过山本回国后也碰上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这就是他的好友堀悌吉

在他赴伦敦谈判期间被迫退役，退出了现职。堀悌吉是山本在海军军官学校时的同班同学，在学习期间二人就结为知己。掘。涕吉为人圆滑、平稳，有长者风范，很为山本所敬重和信赖。

用跟随山本去伦敦谈判的（木夏）本重治的话来说就是："长冈山本这样一个鲁莽的乡间武夫，之所以能锻炼成为一位沉着干练、智勇双全的将军，与掘。涕吉的熏陶和影响是分不开的。"因此堀悌吉比山本晋升得更快，早一年即升为中将。他们对裁军问题的看法大致一致，均属日本海军中的"条约派"。自 1923 年因在华盛顿会议签字而被视为条约派头头的加藤友三郎去世后，条约派逐渐失势，以加藤宽治、末次信正为首主张对英、美采取强硬态度的"舰队派"，则在日本法西斯运动急剧发展形势的刺激下，逐渐控制了日本海军的各要害部门，并排挤打击条约派。条约派的主要人物山梨胜之进、谷口尚真、左近司政三等先后被迫下台，只剩下堀悌吉和山本五十六两人。此次舰队派又以掘涕吉在侵略中国上海时支援登陆部队行动不力为借口，撤去了掘，涕吉第 3 战队司令官的职务。闻此消息后，山本五十六大感痛心，他叹息说："撤掉堀悌吉，等于损失一支巡洋舰队。"

通过两次裁军谈判，山本五十六对世界海军大势的发展更加明了。他之所以不同意舰队派主张在主力舰方面与英美平起平坐，而赞成条约派的观点，是因为他对美国的工业潜力了解较多。他曾说过："仅仅看看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和得克萨斯州的大油田，便可明白：我们把美国作为对手，与其进行毫无限制的建造军舰的军备竞赛，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是我们日本国力所承受不了的。"他认为，日本如果卷入和美国无限制的造舰竞赛，将无可避免地使日本耗尽资源。他希望日本接受德国的教训，目前要不事声张，避免过分刺激英、美，应冷静、慎重地去充实自己的实力，特别是加速航空兵力的发展，果能如此，则让英美向日本磕头的日子就为期不远了。他在伦敦会议期间写给其亲信部下三和义勇的信中说道："我等弱者在强者（英国的首相、海相、外相和美国代表及两国的参谋长）面前，奋力周旋。他们心里虽然并不满意，但在这种场合，也不得不强作笑脸，倾听我们的愚见。不可否认，我帝国之国力较之美国确有天壤之别，这一点不能不令人暗自惊叹。是时，吾等深感日本帝国是到了谨慎自重、发奋图强的时候了。"

他接着继续写道："可以想象，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如果再忍耐 50 年的话，它当今也能同欧洲强国相匹敌。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今天我们日本帝国必须冷静自重，积蓄力量，盛国强兵。尽管此次谈判已毫无胜利可言，但只要我们能清醒地意识到上述各点，并使之付诸实施，将不愁英美拜倒在我们的麾下。"

最后他满怀信心地说，"对海军来说，至为重要的也是谨慎自重，艰苦努力，当务之急就是无论如何也要迅速发展海上航空兵。"正可谓：争夺霸权风雷益急，满怀信心寻觅捷径。欲知后事如何，还待下章评说。

第六章　航空之路（二）

中国空军逞英豪，蓝天搏击技高超；

日本军阀起杀意，远东祸根气焰嚣。

两次伦敦之行，更加坚定了山本五十六航空第一的思想。在 1930 年第一次伦敦谈判回国后，山本受命出任海军航空本部技术处长，他利用这一职位积极改进日本海军的鱼雷攻击机和远程轰炸机，还把生产快速战斗机提到日程上来，为日本法西斯发动和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准备了大部分的战斗飞机，其中包括中型攻击机、轰炸机和著名的零式战斗机。

在 30 年代之前，由于日本工业制造技术基础薄弱，还不能独立制造飞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其装备使用的为数不多的飞机，大部分是仿效法国和英国的飞机而制造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改以德国为模仿对象。那时，只要外国制造出一种较先进的新式飞机，日本必少量引进，将之拆卸，进行反复研究，在此基础上稍加改装，便定型投入批量生产。所以英、法的飞机厂家在谈到日本的飞机制造时，常常讥讽他们是“猴子民族”，说：“假如日本每次购入的飞机不是一架的话，那我们就感激不尽。”

新上任的山本深刻认识到，日本飞机制造业的落后，是其实现航空第一思想的主要障碍。由于海军航空兵的起步晚于陆军航空兵，因此当时海军飞机的技术性能较之陆军的飞机还差一筹。航空母舰搭载的飞机主要是带有轮胎的舰载机和带有浮筒的水上飞机，飞机的活动范围不过 200 海里，飞机还只能完成一些侦察、搜索任务，虽然有时也负担轰炸任务，但人们普遍认为飞机还只是舰队的辅助兵器，不能充当海军的主要兵力。这种状况使人们对海军航空兵的发展并不抱多大的期望。不用说在国际上有美国的比利·米切尔与美海军当局围绕着飞机与舰艇的激烈争论，即使在日本，海军也对此争论不休。

山本凭其赌博养成的敏感和判断力，相信在经过进一步的技术改造后，可以制造出更为先进的飞机，并使飞机最终成为海军的主要武器，成为决定未来海战胜负的主要力量。

他说：“只要看看飞机在过去 10 年间的迅速发展，就应该相信，飞机在未来的 10 年中一定会取得更惊人的发展。”

对此，有人以潜水艇的例子来反驳山本的观点，说在潜水艇刚刚出现的时候，世界各国对这种新兵器的威力也曾十分吃惊，也有人甚至提出潜水艇的出现已使主力舰失去威力，建议废除主力舰。然而，尽管德国的 U 型潜水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活跃一时，可是当有了反潜武器以后，潜水艇的作用顿减。难保飞机不与潜水艇有同样的命运。

山本在驳斥这种观点时认为，飞机和潜艇最大的不同点是速度，1927 年林德伯格横渡大西洋时，举世震惊，靠的就是速度。飞机速度增加后，军舰 1 天的行程，飞机 1 小时或半小时就够了，海军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因此现在的“海空军”，将来一定是“空海军”。

在理论上持有明确认识的山本五十六，在出任航空本部技术处长后，获得了将自己的观点付诸于实施的最好机会。上任伊始，他就提出要大力进行飞机技术改造，制造有耐久力的全金属高性能飞机，实现国产化。他提出的口号是“一切国产化”，“使用国产品，否则就没有日本航空的独立和发展。”为此，1931 年新增第 14 基地航空队，1932 年成立集飞机维修、制造于一体的综合实验机构，大力进行开发研究。

针对美国海军的优势地位，山本首先考虑生产一种大型化的远程陆基

机。他希望依靠这种远程飞机来有效地削弱美国海军的力量，以使在未来对美作战中，有利于在力量上处于劣势的日本海军。他设想如果具有优势的美国海军舰队横渡太平洋向西进击日本的话，日本海军可以使用这种飞机，到近海以外的海域上空迎击美军，使美国舰队在未到达近海同日本舰队交战之前，力量就被削弱到与日本舰队差不多，甚或劣于日本舰队的程度。要实现这样的战略意图，海军可使用的只有飞机和潜艇，使用这种陆基远程轰炸机，还可以充分利用日本所占领的南太平洋各群岛，把这些岛屿作为日本“不沉的航空母舰”。

1933 年，山本五十六设想的这种远程大型飞机研制成功，命名为“八试特种侦察机”（意为昭和八年即 1933 年研制成功）。1934 年，进一步改造成“九试中型陆基轰炸机”，1936 年投入批量生产，被称为“九六式陆基轰炸机”（意为日本天皇纪年 2596 年制造）。

九六式陆基轰炸机为三菱工业公司设计制造。该机吸收德国容克公司等世界各飞机制造厂家的造机技术，结合三菱公司自己的创新，是日本海军装备的首批国产双引擎活动式起落架飞机。这批飞机有两台活塞式发动机，翼展 25 米，机长 16.45 米，采用全金属单壳式结构，起飞重量 8000 公斤，航程约 4000 公里，最大时速 788 海里，机上最多可携带 800 公斤炸弹，并有机枪炮一门和机枪 4 挺，机组 7 人。该机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不相上下。

日本海军在装备了这种飞机后，组建了木更津和鹿屋两个航空队，并在 1937 年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中第一次投入屠杀中国人民的战场。但在中国空军的英勇反击下，日本所谓的“跨海战略大轰炸”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那是在 1937 年“七七事变”后不久。为了进行大规模侵华战争，日本海军军令部于 7 月 11 日下令组建特设航空部队。两天后，日本海军本更津和鹿屋两个航空队合编为第回联合航空队，并迅速进驻台湾前进基地。8 月 13 日，驻上海日军进攻中国守军，淞沪战役爆发。为配合陆军作战，中国国民党政府命令驻浙江广德的空军第 2 大队和驻江苏扬州的空军第 5 大队，分别主动出击，轰炸侵沪的日军和追击顺长江向东逃窜的敌舰，并命令驻河南周家口的空军第 4 大队和驻信阳的空军第 9 大队转战移防杭州笕桥机场和曹娥机场，支援淞沪陆军作战。结果中国空军在战斗中大显神威，不断轰炸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本军舰和在杨树浦码头登陆的日军。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大本营急令驻本土九州大村基地和台湾新竹基地的木更津航空队和鹿屋航空队派出九六式陆基轰炸机轰炸杭州、广德、南昌和南京等地的中国空军机场，企图压制中国空军的活动，遂酿成著名的“八一四空战”。

8 月 14 日下午，驻台湾新竹的日本木更津海军航空队派出 11 架飞机，飞越风雨交加的东海，飞临杭州笕桥机场上空。中国空军第 4 大队克服云雨天气困难，先敌赶到笕桥机场。

在日机来袭前几分钟，由李桂丹率领的第 4 大队第 21 中队的 9 架飞机刚降落，因油料所剩无多正准备加油，第 22 和 23 中队的飞机尚在空中。此时，刚从南京赶到的高志航大队长接到海上情报站的通报：“云上有隆隆的机声，来自台湾方向，似向杭州飞来。”机场发布空袭警报，高志航下令：“飞机不要停车，一半起飞警戒，一半加油待机出击。”因当时机上没有空对空和空对地的无线电通信设备，便用布板信号指示第 22 和 23 中队留在空中截击敌机。中队长李桂丹一听敌情，当即率 4 架飞机起飞。高志航也登上刚飞

到机场尚未加油的座机升空指挥。

当时笕桥一带正下着雨，日机借云层掩护，时隐时现。远途而来的笨重的九六式轰炸机在美制柯蒂斯·霍克—3 型飞机面前，显得笨手笨脚。刚刚升空的大队长高志航率先击落一架敌机，开创了中国空战史上击落敌机的记录，成为第一位击落日机的中国飞行员。李桂丹在战友的配合下也击落一架。这次空战历时 30 分钟，中国空军以六比零的战绩首战告捷，戳穿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日本九六式轰炸机首战即留下了惨败的记录。

不过，在其后的战争中，日本的九六式轰炸机还是显示了它的优势，让整个世界对其海军航空兵的装备和训练水平大感吃惊。应当说，这其中渗透了山本五十六这个武夫不少的心血。虽然此时山本五十六已升任为海军省次长，但仍为九六式陆基轰炸机而感到自豪。

在担任了 3 年的技术处处长之后，1933 年 10 月 3 日，山本五十六转任第 1 航空战队司令官，旗舰是航空母舰“赤城”号，舰长为（土冢）原二四三大佐。这是山本第二次登上“赤城”号。

山本深知日本海军航空飞机的性能在世界上还是很落后的，要迎头赶上就必须加强对驾驶人员的培训，在主观上尽力缩小与世界强国的差距。因此，上任后，他便督促舰载机驾驶员拼命训练。由于当时技术不熟练和飞机性能上的缺陷，经常在训练中发生伤亡事故。舰队司令部只好恳求山本五十六放宽训练。山本五十六却回答说：

“这是命令吗？如果是命令，我只好遵从。如果仅是建议的话，就让我自己解决。

日本航空部队起步已比欧美晚，若想成为一流的空军，非严格训练不可。”

针对士兵的怨言，山本责骂他们说：“日本舰队在航空方面落后于别国的海军，对日本而言，弥补这一差距的时间是不够的，因此必须承受这种紧张训练的代价。”他本人也把训练中的死亡当成在战场上的死亡来看待，规定了很高的抚恤费。

一次，一个由议员组成的参观团前来参观“赤城”号。山本特意为他们安排观看飞行表演。两架战斗机不经编队，在空中做各种飞行动作，时而急速爬高，时而突然俯冲下降，彼此交相缠斗，动作敏捷，上下闪动。看到这种情况，有的参观者兴奋地说：“好看极了，像马戏团。”山本听后大为不悦，严肃地对他们说道：“各位先生，请不要把这种训练当成游戏。那急速的下降动作，会使飞行员肺部出血，缩短寿命的。人过了 30 岁，就不能再接受这样的训练了。我并不忍心让他们做这样高难度且有伤身体的危险动作，然而，为了国家，我们不得不如此。”

在山本五十六第二次伦敦谈判回国后，由于好友掘涕吉此时已被免职，舰队派在海军中垄断了要害地位，山本有些心灰意冷，一度想退出海军。但在“航空第一主义”支配下的山本，在 1935 年 12 月被任命为海军航空本部部长之后，抛弃了隐退的打算。在当时整个国际局势日益动荡的形势下，日本正逐步扩大其在中国的侵略，与英美的矛盾也在不断激化。山本五十六这个“长冈武士”，决心在这一职位上，将日本海军航空兵建设得更加强大，为日本法西斯的扩张侵略尽其愚忠。

山本五十六接任航空本部部长时，正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疯狂发展的时期。自日本军部法西斯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法西斯极端分子便不断

利用其侵华的“战果”和冒险，推动国内法西斯运动的发展，他们对当时尚称民主的政党内阁实施了暗杀和政变等恐怖手段，企图建立“举国一致”的军部法西斯独裁统治。在 1932 年“五一五”事件迫使政党内阁倒台之后，军内法西斯分子分裂成“皇道派”和“统制派”。统制派由于得到大财阀的支持而日渐得势，结果演成两派大残杀。先是皇道派的干将湘泽三郎刺杀了统制派的核心人物水田铁山。在湘泽三郎为自己“不能一刀就结果了永田，作为一名剑道能手，我对此深以为耻”的时候，皇道派制造了更大的流血事件。1930 年 2 月 26 日清晨，1500 多名暴乱的官兵，踩过空旷黑暗的街道，开始执行他们“天诛”的使命。

第一批首先闯进了不修边幅、胡须满面的日本理财圣诞老人、81 岁的藏相高桥是清的卧室。他因反对上一年的大笔军费预算而招致法西斯分子的愤恨。他们掀开了他的床单，然后高呼“天诛”，高桥刚睁开那双朦胧的眼睛，便中了三枪，挨了两刀，命赴黄泉而去。

第二批冲进了内大臣、海军大将斋膝实的住宅。尽管士兵们未能割断斋膝的喉管，也使他饱尝了 47 颗子弹而亡。

第三批直奔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的住宅。在 68 岁的侍从长要来者讲明来意的时候，他听到的只是“阁下，没时间了，我们要开枪了”。三发子弹未能结束侍从长的性命，在山本五十六的积极协助下，这位枪口余生的海军大将脱离了危险，并在后来主持了日本帝国的葬礼，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的最后一任首相。

当侍从长在床上痛苦呻吟的时候，首(木尾)冈田启介海军大将被其小舅子救了出来而活命。教育总监渡边太郎则被割断了喉管。叛乱部队随即占据了陆军省、参谋本部、国会大厦和首相官邸等政治、军事中心。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二二六事件”。

这场令人毛骨惊然的恐怖行动，来如迅雷去如疾风。经过近 4 天的血腥杀戮之后，天皇一道圣旨，镇压了叛乱。在叛乱的第 3 天，东京重归平静。然而，法西斯的统制派却在剪除异己的同时，借机控制了政府。在“二二六事件”后成立的广田内阁，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出现的军部傀儡。陆军和海军的首脑们通过一纸恢复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①的法令，而掌握了挑选每届内阁陆相和海相的特权。这样如果高级军官对内阁政策不满，就可以通过召回陆相和海相的办法搞垮内阁。军部实际上控制了内阁的政策。

① 指内阁中陆、海军大臣由现役大将、中将担任的制度。1913 年政党内阁时被废除。——作者

广田内阁上台伊始，为服从法西斯的意志，加快对外扩张的步伐，于 8 月通过了《帝国国防方针》和《国策基准》，确立了“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发展”的根本国策。接着 11 月又和德国签订了《关于共产国际的协定》，迈出了和德国法西斯结盟的第一步。

向南方海洋发展，很显然主要矛头是指向美国。因此《国策基准》要求大力发展日本的海军和航空事业。这给了山本五十六大显身手的机会。山本五十六在就任海军航空本部部长后，针对当时海军航空兵物资、经费不足的情况，建议大角岑生海军大臣召开航空队司令官会议，集中解决油料、器材不足的问题。但在根本解决对飞机的态度问题上，山本还是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在日本海军中，大炮巨舰主义当时仍居主流地位。大炮巨舰主义主张

排水量大、火炮威力猛的战列舰是海战中的决胜兵器。日本大炮巨舰主义战略始自日俄战争中的日本海海战，日本装备了巨炮的战列舰一举击沉多艘敌舰，大显神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日德兰海战，英国投入使用“无畏”级和“超无畏级”的巨型战舰，将大炮巨舰主义推向高潮。然而，在航空母舰和航空兵诞生以后，”这种大炮巨舰主义已经受到严峻挑战。

山本从建设与美国相抗衡的日本海军出发，对这一趋势认识得非常清楚，因而力主航空第一，但他的思想并不为海军首脑所接受。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日英美三大海军强国海上军备竞赛的越来越公开化，日本海军当局在与美国进行竞赛时仍坚持传统的大炮巨舰主义战略。1934 年 10 月，日本海军军令部确立“帝国海军第三次造舰补充计划”，决定建造装载 18 英寸大口径火炮、总吨位达 7.2 万吨的巨型战舰“大和”号、“武藏”号。本来日本同英美一样，对建造 3.5 万吨以上的军舰并无经验。华盛顿条约限定的主力舰最高吨位数是 3.5 万吨，现在日本却一下子要建造 7 万吨的军舰，如果想一想当时的造舰大国英国连造一艘 5 万吨级的军舰都很困难，就可想而知，日本海军对扩军备战的决心到底有多大了。日本之所以要建造 7 万吨以上的军舰，其目的是：第一，18 英寸大口径火炮的破坏力和威力远远大于已有的“陆奥”、“长门”舰上的主炮，装备这种大口径舰炮，能对抗数量上占优势的美国海军；第二，7.2 万吨的巨型战列舰无法通过巴拿马运河。这样，在即将到来的造舰竞争中，如果美国也想建造和装备同样的巨型舰只的话，它必须考虑到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域中，要同时装备同样的舰只。然而一个国家要在两洋同时建造装备这样的舰只，国家的财政是负担不起的。应当说日本海军军令部的算盘打得是够精明的，可是它却遭到了山本的反对。

在山本担任航空本部部长时，大量的研究工作已基本结束，舰政本部正在为最后是否建造这种新型战舰而在内部征求意见。山本坚决反对这项计划，他认为飞机在未来作战中的攻击力将大为增强，战舰不论建造得如何巨大，也无法抵抗日益发达的成群飞机的攻击，只要战舰浮在海上，就必然有被击沉的时候。在战斗中，超级战列舰来不及发射就会遭到自航空母舰起飞的成百架机动性、灵活性俱佳的飞机的猛烈攻击，到那时，超级战列舰将成为代价昂贵的无用的庞然大物。他建议以建造上述两舰的巨大费用来发展海军航空兵，只有这样，才能使日本海军的力量大大改观。

当时的舰政本部部长是中村良三大将，他极力反对山本的关于在未来海战中航空力量将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他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认为，航空母舰和飞机固然重要，但毕竟只是舰队的辅助性武器，最后决战还要依靠主力战舰。当双方舰队在海上决战时，虽可利用飞机侦察敌情、实施鱼雷攻击，但只能削弱敌方战力，无法炸沉敌人舰队，最后胜负的关键还有赖于主力舰上的大炮。针对山本的反驳，他提出的唯一的理由是：“迄今为止，世界海战史上，还没有一艘战列舰被飞机击沉。我虽然不能绝对保证，但确实可以造出不易击沉的军舰。”

山本的反对未能奏效。1937 年，就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那年，“大和”、“武藏”正式投入建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山本的预见后来成为现实。虽然制造者打算以这两艘战舰作为超级战列舰时代的开端，但战列舰时代已经过去。几年之后，这两艘各装备有 9 门 18.1 英寸口径大炮的巨型战列舰，还没有来得及在战

斗中真正显示它的存在，便被美国的飞机击沉了。历史跟日本军国主义者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山本五十六的意见被忽视，不是山本在舰队派得势时仅有的一次。俗话说，道不同而谋不合。然而，倔强的山本在为大日本帝国扩张尽忠这一点上坚定不移，他并不为自己的意见是否被采纳而分心，抱着在其位谋其政的观点，山本仍然在他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想方设法加强日本海军飞机的研制和改进。他经常访问当时日本的两家大飞机制造厂——三菱和中岛，了解生产情况，及时解决他们提出的困难。日本在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其飞机的生产量一度跃居世界第二位，不能不说与山本五十六这个战争贩子在这一时期的努力有着密切的关系。此正是：东亚阴云正急，山本暗磨利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章评说。

第七章　海军次长

芦沟桥畔炮声隆，八月炮火燃华中；

齐心协力卫家国，斩敌魔爪建奇功。

1936 年“二二六事变”后，军部法西斯以握紧手中的刀（指现役大臣武官制）来操纵内阁的内外政策，动辄即以不派出陆、海军大臣来解散内阁，使日本政权更迭更加频繁，对外扩张更富于冒险性、侵略性。

“二二六事件”后，海军大将永野修身取代了原海军大臣大角岑生，在新组建的广田内阁中任海军大臣，担任了日本恢复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后的第一任海军大臣。1936 年 12 月，海军在定期人事变更时，永野找到航空本部部长山本五十六，打算让他出任海军次官。但永野为人极易冲动，为事喜欢自我夸大，与务实、踏实的山本性情截然相反，很为具有贵族气质的山本所鄙夷。俗话说，道不同而谋不合，因而遭到山本的拒绝。

为此永野修身很不高兴地说：“去年，在我奉命作为帝国全权代表前往伦敦参加海军裁军会议时，让你作为随员陪同前往，你执意不从。如今你又拒绝当我的次官，是否对我有看法，存心不同我配合？”

永野说的海军裁军会议是指继 1934 年山本参加伦敦海军裁军预备会议后，于 1935 年在伦敦召开的正式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日本退出了裁军谈判：宣布不接受 3：5 比例的限制。

永野说到这里，山本已无法拒绝。就这样，山本五十六当上了日本法西斯内阁的海军省次官。不过山本与永野的合作未能持续多久，3 个月之后，因为国会中残存的政党势力指责军部干预政治，并指名陆军大臣、后来出任侵华华北方面军总司令的寺内寿一应该切腹，而导致内阁垮台。在后来的林铣十郎大将内阁中，经山本斡旋争取，米内光政取代永野就任海军大臣，从而开始了海军省米内一山本体制时代。

就在山本五十六担任海军省次官期间，日本酝酿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了。1937 年 7 月 7 日，驻丰台日军第 1 联队第 3 大队第 8 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带领。以芦沟桥为假想攻击目标，在宛平县城北举行军事演习。晚 11 时许，日军以“仿佛”听到宛平城内的枪声而使 1 名日本士兵失踪为

由，要夜间县城搜查。中国驻军当即表示同意“先调查后处理”，由县长王冷斋领着中日双方各 3 人入城调查。结果城内驻军 39 军何基淬旅吉星文团金振中营的全体官兵经过检查，各种枪支不缺一弹，而在此期间，日方失踪士兵业已归队。但日军已决心利用这次机会制造战端，遂在翌日晨 5 时，炮轰宛平城，挑起战争。中国驻军吉星文团长忍无可忍，下令还击。从而举世震惊的芦沟桥事变拉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

7 月 8 日，日军以优势兵力向宛平县城大举进攻，连续进攻 3 次。中国守军冒着猛烈的炮火英勇奋战，打退了敌军多次猖狂的进攻。战前，何基沣旅长动员战士奋勇杀敌。他说：“国家多难！民族多难！吾辈受人民养育深思之军人，当以死报国，笑卧沙场，何惧马革裹尸还？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

是日晚，大刀队乘夜暗袭击日军，官兵义愤填膺，勇猛冲杀，连克铁桥、龙王庙等处。日寇惊呼：“宛平虽小，但守军勇猛，数攻不下！”

芦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后，日本法西斯分子感到异常兴奋，气焰十分嚣张。他们狂叫战争“终于开始了！越大越好！”根本蔑视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坚决要求借机一举把中国击垮，狂妄地宣称：“国内动员的声势，或者满载兵员的列车一通过山海关，中国方面就会屈服。”“充其量不过是进行一次保定会战就万事大吉了。”

然而，在军部内部，对此时发动对华全面战争看法并不统一。一些强硬派主张中国不堪一击，应抓紧机会彻底解决中国问题，但另一些被称为不扩大派的人则认为，真正阻碍日本向外扩张的是苏联和美国，目前日本在“满洲”以对付苏联和美国为目标的 5 年战备计划正在进行，因此不主张将力量消耗在中国战争的泥潭中，而给美苏以可乘之机。

主张这一观点的有海军省，陆军省中“九一八”的罪魁祸首——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也持这一观点。

出于对陆军的反感，山本五十六也不主张扩大战争。据说，他曾对其知心朋友武井大助说：“陆军中的这些混蛋们，果然挑起了战火，简直要把人气疯了。我从此戒烟，直到这次事件结束为止。”本来山本没有喝酒的嗜好，但却非常喜欢喝咖啡和抽烟，尤其是对抽烟十分讲究。在他公开宣布“蒋介石不认输就不再吸烟”之后，把自己在英国时买的上等雪茄香烟统统送了人。当 1936 年回国的驻英大使松平恒雄（与山本同为新渴县人，又同为 1934 年伦敦谈判代表）想送给他一些英国的名牌雪茄时，山本也没有为其所动，对他说：“请替我保管吧。这次事变过去后，我一定抽。”

尽管反对派力量不弱，但在日本政府内，其时法西斯主义已占上风，在陆相向天皇保证 3 个月解决中国事变后，7 月 9 日陆相杉山元正式向内阁提出派兵案。10 日，参谋本部内定从国内派遣 3 个师团和航空兵团，从关东军派遣 2 个旅团，从朝鲜军派 2 个师团。

11 日上午，日本内阁召开五相会议，审议杉山元提出的派兵法案。会议没有经过什么争论，就决定了派兵方针，发表《出兵华北声明》。12 日，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到达华北，在停战和谈阴谋掩护下，加紧调兵遣将。7 月 25 日，在日军作好充分准备之后，香月清司向 29 军军长宋哲元提出“哀的美敦书”，限 29 军在 24 小时撤离北平城区，移驻河北省南部，否则，即以飞机大炮攻城。但是守军广大官兵在日寇肆意欺凌下激愤异常，尤其在北平学生和各界人民支援鼓舞下，不顾家哲元的命令，纷起抵

抗，在八宝山一线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一度攻克丰台车站，并粉碎日军企图从彰仪门攻入北平城内的阴谋。28 日，日军以飞机、坦克配合重兵，猛袭南苑守军指挥部，整日狂轰滥炸。29 军无险可守，仅凭营地应战，伤亡惨重，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均以身殉国。

在日军优势兵力攻击下，29 军被迫撤往保定，北平旋被日军控制。接着天津亦带着满目残垣断壁沦于敌手。至此，在芦沟桥事变后的第 22 天，日军已控制了中国华北心腹要地。

一方面，陆军在华北的“成功”刺激了日本海军的战争野心，他们不甘心让陆军在中国抢了头功，另一方面，海军包括山本在内认识到日本已全面卷入对中国的战争，他们不希望在中国的战争慢吞吞地消耗其准备对美的作战物资，因而坚决主张在中国要害腹地给予猛力一击，以尽早结束中国战争。基于这两种目的，日本海军决定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将在华北的“局部战争”转变成全面战争。

7 月 12 日，日本海军军令部秘密制订对华作战方案：首先在战争的第一阶段，配合陆军进行华北作战，然后在战争的第二阶段，在陆军的配合下进行上海作战，将战争扩大到华中和华南。在山本五十六之前担任海军次长的第 3 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马上通过关系了解到了军令部的企图，并于 7 月 16 日向军令部献策，说什么“要想以武力打开日中关系的现状，解决中国问题，只有惩罚中国，使中国的国民党中央势力屈服。”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应取消以“讨伐第 29 军”为第一目的、“惩罚中国”为第二目的方针，把“惩罚中国”作为作战的唯一目的。他力主派出 5 个师团的兵力进行京沪之战，叫嚣“欲置中国于死地，以控制上海和南京最为重要。”海军首脑经过协商，于 7 月 28 日电令长谷川清，立即撤退长江沿岸的日侨，为华中作战作准备。

其时驻上海的第 3 舰队和海军特别陆战队共有 4000 多人。第 3 舰队辖有第 10 战队、第 11 战队和第 5 水雷战队，以巡洋舰“出云”号为旗舰。

8 月 8 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到达上海，连日与日方驻上海总领事冈本、领事青冈范五以及长谷川、海军武官本田辅等研究上海的形势和对策。随着日侨撤退的顺利进行，同一天，长谷川下令第 3 舰队作好开战准备。

至 8 月 9 日，日本将在长江沿岸地区各城市约 3 万人的侨民大部分撤到上海，另一部分因中国已于 8 月 12 日夜用沉船阻塞了江阴水道，改乘火车由南京去青岛。一俟撤退完毕，日本的态度立即强硬起来，这预示着上海的激战即将来临。

8 月 9 日下午 5 时 30 分左右，日本海军陆战队驻沪西的第 1 中队长大山勇夫中尉和一等兵斋滕与藏，驱车冲过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中国保安队喝令停车，大山竟开枪射击，打死保安士兵 1 人。中国保安队当即予以还击，击毙大山等人。上海市长俞鸿均闻讯后，立即与日方领事进行交涉，谋求以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但日本以“着日本海军制服的军人被中国军队所杀，是对皇军的极大侮辱”为借口，乘机要中国政府立即撤出市内保安部队，拆除军事设施，并以武力相威胁。8 月 10 日，长谷川电令在其国内佐世保待命的第 8 战队、第 1 水雷战队、第 1 航空战队、佐世保镇守府第 1 特别陆战队、吴港镇守府第 2 特别陆战队向上海开进。接着，日本陆海军紧急协商向上海派兵问题，得到内阁同意。12 日夜，根据米内海相的要求，内阁召开有首、海、陆、外参加的四相会议。海相正式要求陆军出兵，各大臣皆无异议，确

认了向上海派兵的方针，以第 3 师团、第 11 师团为基于组成上海派遣军。

此时中国方面负责上海防务的是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将军。张治中将军原在青岛养病，芦沟桥的炮声使他放弃了继续养病的打算。他拒绝医生的再三劝告，第二天便回到南京，接受了蒋介石委任他的京沪警备司令官的职务。他到任后，立即抓紧战备，尽力为输入兵力和通信设备等方面作好准备。

“九一八”东北之役，敌人打我，我不还手；“一二八”战役和长城战役，敌人打我，我才还手，吃了大亏。鉴于这种情况，张治中主张在日军有扩大战争征候之初，就应争取主动，首先出击。为此他一方面请示南京最高统帅部，一方面作好动员准备工作。

“大山事件”发生后，战事已呈不可避免之势。在这一形势下，8 月 11 日，南京下令集结京沪线各部队向上海推进，并命海军阻塞江阴水道，防止日军溯江而上，威胁南京。

次日，王敬久第 87 师进入上海市中心江湾，并派一部分兵力固守吴淞；孙元良第 88 师进至北站、江湾之间；炮兵第 10 团 1 营与炮兵第 8 团在真如、大场进入阵地；江防由江苏保安第 2、第 4 两团担任，江阴航道阻塞作业也基本完成。

8 月 12 日，张治中在获悉日军即将增兵上海后，当即决定攻击部队于 8 月 13 日拂晓前，完成对虹口、杨树浦日军据点的攻击准备。然而就在这时，张治中突然接到南京统帅部电话命令：“不得进攻。”张治中急电飞告：“我军业已展开，攻击准备也已完毕。”但复电还是“不得进攻”。

原来，长谷川在 12 日接到军令部电报，令他“在陆军到达之前，不要扩大海军陆战队的作战正面。”遂指示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采取外交行动拖延时间。冈本邀请英、法、美、意 4 个中立国在上海的代表召开淞沪停战协定共同委员会，企图暂时调解中日冲突，让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参加委员会的中方代表上海市长俞鸿均当即严正声明：“我国军队在自己领土上自卫，是理所当然，如日方撤退军队，即无冲突之危险。”俞最后表示：中国军队当恪守中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一贯政策，如日方不向我挑衅，当不向其攻击。

结果，张治中原定拂晓前的攻击，不得不停止。此举徒然使张治中的作战安排落空。

本来张治中的意图是想以一个扫荡的态势，乘敌立足未稳措手不及之时，一举将其主力击溃，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但现在良机已失！在日军已占领中国东北，此刻又占领了平津并在华北地区继续扩大侵略、中日两国处于敌对战争状态的时候，习惯于偷袭别人的日军，却还在玩弄谁先开枪的把戏，显然是为了自己争取战略上的主动。

8 月 12 日下午，淞沪停战协定共同委员会形成僵局而散会后，大川内传七少将即下令上海特别陆战队进入阵地，至半夜，在上海的日本海军即已作好了战斗准备。此时云集上海的日舰已达 32 艘，并有海军士兵 2000 余人登陆增援。8 月 13 日下午，进入阵地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八字桥地区的伊藤茂第 3 大队，首先向刚到达该地的国民党军第 88 师进行突然袭击，中国守军奋起反击，淞沪会战爆发。

8 月 14 日，南京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宣布：“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迫，兹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蒋介石下令，将京沪警备部队改编为第 9 集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攻击虹口及杨树浦之敌；苏浙边区部

队改编为第 8 集团军，张发奎任总司令，守备杭州湾北岸，并扫荡浦东之敌，炮击浦西汇山码头；空军出动，协同陆军作战，并担任要地防空。

张治中的意图是在日军增援部队到来之前，一举攻下虹口、杨树浦。然而在 14 日至 18 日 4 天之内，蒋介石连下两道停战命令，结果战事停停打打，徒然延误作战良机，对日后战局的发展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相反，日军却不断大幅度增兵。8 月 15 日，日军统帅部决定以第 3、第 11 师团组编上海派遣军，第二次增兵 2 个师团。8 月 16 日海军军令部下令：在旅顺口待命并准备于青岛登陆的横须贺镇守府第 1 特别陆战队、吴镇守府第 1 特别陆战队共两个大队约 1400 人，佐世保海军陆战队两个大队约 1000 人向上海增援。8 月 23 日，上海派遣军在优势火力的掩护下，于张家浜、狮子林、川沙口一带强行登陆。中国守军与之展开激战，未能阻止日军进展。日军在优势舰炮的攻击下，夺占了沿江一些要点，其后续部队陆续上岸。日军第 3、11 师团主力登陆后，即向吴淞、宝山、罗店、浏河一线发起进攻。中国守军不畏牺牲，顽强阻击，在近一周的激战中，中国军队经常整连、整营官兵牺牲于日军炮火之下，但仍前赴后继，坚守阵地。8 月 31 日，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向参谋本部紧急呼吁，要求迅速派遣 5 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增援。9 月 5 日，日军集中 30 艘军舰，掩护陆军向宝山发动猛攻，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守卫宝山的第 18 军 183 团 3 营 500 官兵，在营长姚子青率领下，浴血奋战，击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当日军用大炮炸毁城墙攻入宝山城内时，3 营官兵同日军展开巷战，奋战两昼夜，全部壮烈牺牲。

尽管上海中国守军牺牲惨重，但斗志高昂，拼死抵抗，使日军攻势进展缓慢。到 9 月上旬，上海战局胜负难分。这一形势使日本统帅部焦虑不安，决定第 3 次增兵，调第 9、13、101 师团及军的直属部队、兵站部队到上海，同时从华北方面军抽调 10 个大队以上兵力增援上海。

由于日军不断增兵，战争逐步升级，中国军队也陆续增援，不断调整部署。9 月 11 日，蒋介石自兼第 3 战区司令官，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9 月 21 日，再次调整部署，朱绍良任中央作战军总司令兼第 9 集团军司令；陈诚任左翼作战军总司令，下辖第 19 集团军和第 15 集团军；张发奎任右翼作战军总司令，下辖第 8 集团军和第 10 集团军。

实力大大增加的日军，于 9 月 30 日拂晓，向中国军队发起全面攻势，突破万桥、严桥、陆桥等处阵地，在大场、温藻浜一线同中国军队进行了反复争夺绞杀，并逐步突破中国军队防线。10 月 15 日，刚刚从广西调来的第 21 集团军投入战斗，发动反击，一度击退日军。但在 10 月 19 日的反击中，恰逢日军主力亦发动步兵、坦克、炮兵联合进攻，造成大规模遭遇战。中国军队由于装备相形见细，加之连日战斗，伤亡过大，乃于 23 日开始撤退，25 日大场陷落。

然而，此时日军也已伤亡过半，不得已于 10 月 20 日再度决定增兵，以 3 个师团又 1 个旅团的兵力组成第 10 军，另从华北抽调第 16 师团编入上海派遣军的战斗序列。这样，通过这次增兵，上海周围的日军已达 2 个军 9 个师团又 2 个旅团。此时日本留在国内的部队只有近卫师团及第 7 师团两个常设师团。

11 月 5 日拂晓，大雾弥漫。新增日军第 10 军第 1 梯队登陆兵团，在海军军舰、飞机火力掩护下，在杭州湾北侧的金公亭、金丝娘桥、金山嘴等处

登陆。中国守军由于沿岸兵力薄弱，被敌军击破，日军登陆成功。当时中国军队曾驻浦东的第 62 师及独立第 45 旅与驻枫泾的第 79 师夹击登陆之敌，并令第 1 预备师由苏嘉路赶往增援，但由于部队联络困难，行动迟缓，计划未能如期实施。日军乘机突进，一举进入黄浦江一线，对上海中国守军形成两翼迂回包围之势。

在这种不利形势下，中国第 3 战区部队为避免重大牺牲，于 11 月 8 日晚后撤，转移阵地。但是蒋介石仍对英法的干预寄于希望，坚决反对后撤。他说："上海是我国的重要经济基地，如果放弃会使政府财政和物资受到很大影响。上海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不能放弃！……只要我们在上海继续顶下去，相信九国公约国家会出面制裁日本，战争可以早些结束。因此，必须收回撤退命令，要各个部队仍在原来阵地死守！"

蒋介石的话使他的副总参谋长、外号小诸葛的白崇禧大吃一惊。因为在淞沪三角地带的数十万大军已经接到撤退命令，有的已经在行动了，怎么能收回撤退的命令呢？然而，固执的蒋介石直接向全军下达了返回原阵地的命令。结果造成全线混乱，90 万大军拥挤在一个狭小地带争先恐后，拼命抢路，人吵马叫，乱成一团。

日军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对中国军队进行了狂轰乱炸，几十万大军因而溃不成军。

11 月 12 日，上海市区陷于敌手。淞沪会战历时 3 个月，日军终以伤亡 4 万多人的代价结束了会战。

由于淞沪会战是由海军直接发动的，因此作为海军次长的山本五十六也时刻关注着中国战局的发展。尽管他对陆军存有反感，不赞成陆军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但在战争扩及上海后，他改而积极主张一举击垮中国，并积极地为日本顺利增兵作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其调动海军航空兵，在战争头 8 个月中，担负起了支援陆军、在前线进行俯冲轰炸，对中国内陆城市进行远距离战略轰炸等主要任务。可以说，远在东京的山本手上同样沾满了屠杀中国人民的鲜血。

然而，中国人民没有被侵略者的暴行所吓倒，即使日本这个"杀人机器"、"兽性怪物"在南京屠杀了 30 万中国人，它也没有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顽强的中国人民在经受了百年的屈辱之后，不能再容忍任何羞辱继续下去，"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未几，国民党官兵在台儿庄报捷，击溃日军第 10 师团和第 5 师团，歼灭日军 1 万余人。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配合正面战场，也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日本统治集团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企图通过武汉、广东会战，"捕捉战争结束的机会"。但广东、武汉会战的结果，仍与日本侵略者的愿望相反。山本五十六在战争之初所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变成了现实：日本的泥足已深深陷入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土地上。此正谓：欲灭中国，日本军阀痴心妄想；直下沪宁，山本海军意欲建功。欲知后事如何，且见下章评说。

第八章　三国同盟

臭味相投德日意，扩张侵略野心巨；

细计结盟得与失，山本几度相抵制。

日本深陷中国战争泥潭，中日之战持久化。这一情形的出现，使日本统治集团像热锅上的蚂蚁焦躁不安。为了在国际上造成有利于其侵略中国的态势，加快解决中国问题，日本法西斯找到了臭味相投的德、意法西斯。

此时，德国正为日本在东方所点燃的战火所鼓舞，急于走向大规模的扩张之路。1937 年 11 月，在日本全力进攻中国最大城市上海时，法西斯德国召开会议，通过了《霍斯巴赫备忘录》，确定了一个大规模扩张计划和发动战争的时间表。为此，希特勒非常希望能与日本缔结一个针对英法美的同盟，改变 1936 年签定的反共产国际协定中不承担军事义务的状况，以使日本在遥远的东方牵制德国的仇敌。

1938 年 1 月，日本驻德国使馆副武官大岛浩前往奥得河畔松讷贝格别墅向里宾特洛南拜年。里宾特洛甫充满感情地对大岛浩说："我们应该签订一个使日、德关系更加亲善密切的条约。"此后，两人即围绕着两国缔约一事不断进行秘密接触。希特勒考虑到德国对华援助政策妨碍了日德同盟，为了赢得日本的好感，乃于 1938 年 2 月图谋改变对华政策，更换了国防军首脑集团，罢免了牛赖特的外交部长职务，任命里宾特洛甫继任外长；接着又撤回了派驻在中国给蒋介石充当军事顾问的代表团，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公开支持日本。德国此举大得日本欢心。1938 年 6 月，在德国撤回在华军事顾问后不久，日本正式决定进一步加强同德国的合作，并就建立军事同盟与德国开始交涉。为了有利于三国同盟谈判的进行，日本在人事上也进行了变动。10 月，反对三国同盟谈判的驻德大使东乡茂德调任驻苏大使，大岛浩晋升为驻德大使，直接负责与德国的谈判。这个任命是应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大臣板垣之命作出的。不久又任命另一位更激烈地主张与轴心国缔结全面条约的白鸟为驻意大使。

在与德意结盟问题上，海军再次与陆军发生矛盾。尽管海军也同意加强日、德、意合作，但不同意陆相板垣征四郎主张的"里宾特洛甫方案"。按里宾特洛甫方案的原则，日德缔结的条约，将不仅是针对苏联而且是广泛针对英、法、美的坚强的军事同盟。他们认为在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后，军事力量陷入中国战场，日本在外交上日趋孤立，不宜再与西方国家为敌，以免失去外交上的回旋余地和断绝对英美的贸易；与德国缔结的条约只应是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继续，而不应有其他的内容。海军之所以坚持这一观点，还因为他们害怕在与德国签约后会因此而导致日本卷入欧洲战争，为德国火中取栗。山本五十六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是反对与德国结盟的主要人物。山本从海军的立场出发，认为日本的主要敌人是美国，而日本对美战争准备远远不够充分，在这样的形势下，与德国结盟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作为日本海军，在当前准备极不充分的形势下，应极力避免刺激美国、以美国为敌、同美国作战，应集中全力解决中国事变，不应再添敌人。山本对陆军狂热分子极力主张与德国结盟忧心忡忡，他说："照这样下去，日本势必被卷入战争，而且是以美国为对手。"

当时，在日本海军中，随着永野修身海军大臣的辞职，海军省被山本五十六和米内光政的人所控制，执行比较稳定、务实的政策；而过去强硬的

舰队派人员大都集中于军令部或在舰队中任职。山本与米内光政在海军炮术学校任教时曾是同事，二人经常在一起吃饭、练剑，关系比较融洽。在观点上二人也比较一致，皆倾向于条约派。在永野辞职时，山本为了在内阁中同陆军相抗衡，极力说服永野推荐米内作为他的继任者。就这样，米内才担任了海军大臣。

在米内和山本主持下的海军省，在对美国的战争准备上，比陆军更理智，考虑得更深远一些。还在 1937 年 12 月 12 日发生“珀内”号事件时，山本就采取了低调抚慰美国的政策。那是在日本攻克上海正向南京发展的时候，美国炮艇“珀内”号载着美国使馆的最后一批人员和一群西方记者，拖着美孚石油公司的 3 艘驳船正撤离烈焰四起的南京城。

中午 1 时，日本海军航空兵奥山上尉率领 1 个中队的轰炸机向“珀内”号扑来，尽管炮艇上有他们可以清楚看到的美国国旗，但已被战火烧狂了的法西斯分子，还是欣喜若狂地向炮艇冲来。

“他们在丢炸弹，隐蔽！”主舵手大声喊道。舰长进入操舵室，几秒钟后操舵室就被炸弹“轰”的一声掀开。甲板上，新闻记者诺曼·艾利本能地抓起摄影机拍摄。他不难看清飞行员的面孔，但使他吃惊的是，日本人明明看得见美国国旗，还是不停地轰炸。

20 分钟后，两条驳船中弹起火，“珀内”号则在长江的浊流中下沉。这时，副舰长阿瑟·安德斯代替受伤的舰长指挥。安德斯由于喉部受伤而不能讲话，只得在一片被血染红了的纸上潦潦草草地写上“弃舰”二字。当舰上的最后一批人在江边芦苇荡里隐藏起来时，一艘日本汽艇溯江而上，用机枪向那艘正在下沉的军舰和两边江岸猛烈扫射。两名美国水手和一名意大利记者丧生。幸存者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他们还得在日本人追赶的情况下坚持两天才能到中国军队前沿。

“珀内”号被击沉了的消息激怒了美国人，也使山本出了一身冷汗。因为熟知美国历史的山本十分清楚，本世纪初美国参加的三场有名的帝国主义战争之一——美西战争，就是因“梅因”号被西班牙击沉而爆发的。山本十分害怕此时与美国发生纠葛，因而在日本外相照会美国大使馆“深表歉意”并愿意赔偿一切损失的同时，山本也发表声明：“这次事件的责任全在日本方面，海军应该诚恳认错。”并将事件的直接责任者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司令三并贞三少将免职查办。美国由于还不想马上与日本交战，也急于使这场危机冷却下来，所以只简单地相信了日本说的日机弄错了“由内”号的国籍的解释，在日本向美国交了一张 2214007·36 美元的赔款支票后，整个事件就算了结。这总算了结了悬在山本心头上的一桩心事。

可是事隔不久，陆军就要与美国最讨厌的敌人——德国缔结针对美国的条约，这自然不能为山本所同意。本来与德国结盟的意图在于压迫苏联，以有利于日本尽快结束在中国的战争，而现在又要同英、法、美为敌，这岂不是违背初衷？山本基于这一理由，支持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在内阁会议中持强硬态度。但陆军也不相让，11 月 1 日，德国正式提出条约草案。11 月 11 日，首、陆、海、外、藏五相举行会议，会上新外相有田八郎就与德国结盟问题作了谅解性的说明，强调“本协定主要是针对‘苏联’，但英法等国一旦加入苏联方面则即成为对象，英法等国本身并不是对象。”由此会议才通过了促进早日缔结日、德、意三国协定，并决定参考德国方案，迅速制定日本方案。但大岛浩与陆军坚持接受德国方案，不同意只把苏联作为对象。走

投无路的近卫内阁，不得已刚过新年便于 1939 年 1 月 4 日提出辞职。

1 月 5 日，枢密院议长平沼骇一郎出面组阁。在新组建的内阁中，海军大臣米内、陆军大臣板垣和外务大臣有田等主要阁臣皆未变动。刚刚成立的平沼内阁碰到的主要问题仍是三国同盟问题。1 月 6 日，德国向日本与意大利重新提出三国同盟方案,其内容与 1938 年 11 月 1 日提出的方案完全一样。这一次平沼内阁打算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德国的愿望，但仍没有走得像陆军所要求的那么远，只是答应可扩大到苏联以外的“第三国”，但如德国直接攻击苏联以外的第三国，而苏联未参战时，日本仍要视情况决定是否援助德国。

这一妥协不为陆军中的右翼分子所满足是在预料之中的。刚升任驻德大使的大岛浩和驻意大利大使白鸟坚决要求完全接受德国的方案，并在与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谈判时，以欺骗手段答应了德国的要求。对此有所察觉的天皇，特意训令平沼首相，如果驻外机构不服从国内训令时应召回或作适当处理。为此内阁迫不得已，改变了过去以电报发出训令的办法，而采取派遣由外务、陆军和海军组成特使团的办法，直接到国外去传达国内的指令。

特使团于 2 月下旬前往德国和意大利，向大岛和白鸟两位大使传达国内关于缔结三国同盟条约的指示。然而，可笑的是这两位大使不仅不服从政府的指示，反而向外务省提出要按照德国的要求，以苏联以外的第三国为对象，包括武力援助在内。由于两位大使在外拒不执行国内政府的命令，并分别答应里宾特洛甫和齐亚诺说，在德、意与英法开战时，日本将负有参战的义务。这是明目张胆地无视国内指令，超越权限的独断专行。

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在山本五十六的支持下，坚持要将大岛和白鸟召回国内，但遭到陆军的反对而未果。

到了 5 月，德国外交部条约局局长高斯提出了妥协案。这个妥协案虽然在表面上作了若干让步，但实质上却和过去的德国方案没有什么区别。5 月 7 日，五相会议研究了高斯方案。陆相和首相主张立即接受，但海相米内坚决反对。为讨论三国同盟问题，平沼先后召集了 70 多次五相会议，每次都毫无结果，一直到 8 月下旬，平沼辞职。当时社会上袭用江户时代的做法，编了一首打油诗来形容平沼的窘境：

平沼碍难买斗米，

只好——

今日买半斗，

明日买五升。（五相、五升日语发音相同，意为今日五相，明日复五相。）

德国等得不耐烦了，而日本的答复就像日本人喜爱的一种套箱一样，箱子里面还套有更小的箱子。于是 5 月 21 日，对于日本的迟疑已急不可耐的德国，便先和意大利缔结了“钢铁盟约”。在这一形势下，日本国内法西斯分子掀起狂热的反英运动，海军首当其冲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尤其是山本五十六更成为他们所痛恨的对象。由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一向寡言少语，看起来十分木讷、柔弱，在社会上有“金鱼大臣——装饰”之称，因此对海军的非难主要集中在好斗的山本身上。社会上到处传言，说山本是米内的真正后台老板，指责山本是阻止签订三国同盟的“绊脚石”和幕后策划者，是“亲英美分子”。

就连他参加了一次英国大使馆的电影晚会也受到大肆攻击。

其实事情远不是如此简单。日本海军很早就已经确定美国为其假想敌国，而且在为最后与美国决战作着严格而精心的准备。早在 1936 年 9 月，

海军即任命了预备役海军大将小林脐造为台湾总督，把长期以来一直由文官担任的台湾总督一职改由海军武官担任。

接着又在 1938 年 4 月，在总督府内新设了一个专门负责筹划南进政策的海军武官府，为最后实施南进作准备。1939 年 2 月，帝国海军完成了对海南岛的占领，3 月又占领了南中国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中国南沙群岛。海军的目标是确保日本国家的战略资源，只要日本海军一旦可以——哪怕是短暂的在太平洋上占据优势，它就可以夺取马来亚的橡胶和婆罗洲、荷属东印度的石油而免于从西方进口。那时，也只有那时，它才可以向西方国家挑战，同他们公开较量。

显然，山本等人和陆军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如何寻求最有利的时机和最佳的方案，以确保日本立于不败之地，称霸西太平洋。从这一点而言，山本所代表的势力，较之陆军的无谋，更加阴险狡诈。事后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无论山本五十六是如何地从日本帝国扩张的利益出发，在目前的这场争论中，却明显地处于少数人的地位，因而经常受到攻击也就并不奇怪了。在右翼政党大日本生产党的一个团体的决议中，还专门有针对山本五十六的内容：鉴于山本在海军中影响甚大，成了一些人的精神支柱，现在海军的观点和态度主要取决于他，“要搜集山本次官私生活方面的材料，即他同他的情妇——新桥的艺妓梅龙间来往的情况，以此作为突破口，在社会上把山本搞臭，破坏他的形象。”

关于山本和他的情妇艺妓梅龙间的关系，当时在日本社会上确曾引起过注意。梅龙原名河合千代子，1904 年出生于名古屋，父亲是东京一家公司的股东，因而随父母生活在东京。1923 年东京大地震，她家的财产一毁而光，只好随父母又迁回名古屋。由于生活潦倒，一贫如洗，难以维持生计，全家曾打算一起自杀。虽然自杀未成，但不久父母双亡。千代子只身一人再度返回东京，并与一马贩子私通。由于千代子在与马贩子来往的同时，还暗中私通别的男人，为此遭到马贩子的毒打与折磨。最终因不堪马贩子的折磨，她于 1932 年 28 岁时来到新桥当了艺妓，并取艺名“梅龙”。

日本的艺妓不同于一般的妓女，她们主要靠歌舞、三弦等技艺获取客人的欢心。千代子虽然因为入门晚，技艺一般，但模样长得俊俏秀丽，颇有几分姿色，加之她机灵聪明，深懂女人如何讨得男人喜欢的手段，在当地很有一些名气。

在日本海军中，与艺妓打情骂俏、寻欢作乐的事是家常便饭。受这种风气的影响，山本也不例外，一经常到东京新桥一带的艺妓馆冶游，打发时间，其“八毛钱”的外号就是在新桥花柳界叫响的。当时艺妓为顾客修指甲，每人十个手指收费一元，而山本因在日俄战争时炸掉两个手指，只有八个手指，只能收费八毛，遂有“八毛钱”之称。

山本是在 1933 年的一次宴会上与千代子认识的。当时山本的官衔为少将，任第 1 航空战队司令长官。那天山本穿的是白色西装。吃饭的时候，千代子突然发现山本很费劲却打不开盛汤的碗盖，便主动上前帮忙说：“来，我帮你打开好吗？”

就在千代子伸手想去接碗时，无意中发现山本的左手少两根指头，大感意外，不由得一愣。

善于察颜观色的山本，看出了千代子那瞬间的表情，以为是在嘲笑自己，遂很反感地说：

“我自己来吧！”拒绝了她的帮忙。

这一次不愉快的见面并没有给山本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一年之后，在山本赴伦敦参加裁军谈判前的一次宴会上，他又见到了千代子。

千代子急忙向山本道歉：“那天的事让你多心了，实在对不起。”

山本本来对她很有些不满，但在此后的交往中，年近 50 的山本却很快就被她的漂亮、机灵所吸引。两人遂产生爱慕，结为知音，一直到山本战死。山本与千代子的关系，从他出使伦敦后给她的信中可见一斑：

“回忆这如同在梦境中度过的三四年中的往来，特别是在想到今后十年、二十年的未来的时候，不能不使人感到：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什么功名、富贵、爱情、憎恶，这一切的一切，不过都是过眼烟云，就像晨露一样，转瞬即逝，似有若无。

“想象得出你是如何的寂寞、孤独。有许多人，自从他们来到人世，就受着世俗观念、社会羁绊所束缚，饱受痛苦，欲死不能。他们犹如沦落天涯的孤儿，连仁慈的上帝也不把他们视为宠儿，去怜悯、同情他们。每当我想到这些，深感人生的一切，不过是虚幻、无聊。

“在道理上，虽然的确如此。但在现实的生活之中，我又因同你结识，得到你的温暖和理解而感到幸福。我把你视为我的娇妹、知音，当然也是情人。你身体的瘦弱，使我深感不安。在这里，我用‘不安’一词，绝不是简单地来安慰你，而完全是站在你的角度上来衡量。在客观上，也是我发自内心的自我反省，或者说是自我嘲讽。

“每当我想到你那娇艳多姿的身影，就使我无法抑制内心的恋念之情。相信你能理解，我之所以决定前往伦敦，完全是出自于甘愿担负起国家兴废、民族图存重责之心。

那时，虽然我们就要分离了，但我们之间急速发展起来的炽烈的感情，还是使我无比兴奋，热血沸腾。眷恋的烈火在不断地燃烧着我的身心。到了伦敦之后，我不得不把全部身心都倾注在会议上。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回东京之后，我才发现，不用说一般的社会舆论，就连海军中的上层，对会议也并不感兴趣，漠不关心。派我前去，不过是应景而已。这怎能不使我心灰意冷呢！在东京工作，实在感到苦闷、无聊，难以忍受。

“实际上，是你的力量，倍增了我慰你之心。我恨不得插翅飞入你的怀抱，为你减轻孤独寂寞之苦。但有时我又感到，我作为一个须眉男子，在你面前表现得那样脆弱温柔，又未免有些难为情。因此说，一定会有辜负你的信赖和期待的地方，这也正是我痛苦之所在。

“以上肺腑之言，我只能直言于你，千万不能泄漏出去。”

不管是在哪个国家，私生活对每个政界和军界的人物都是极为隐秘的。极右分子现在想到这一招，应当说是非常厉害的手段。无奈倔强的山本根本不买帐。

一次，一些极右分子传话给山本，说要向全社会揭发他的私情，山本听罢大不以为然地说：“难道你们不拉屎放屁吗？假如你们之中有人不拉屎放屁，也从未和女人有过云雨之情的话，我倒要见识见识，听听他的高论。”

极右分子见这一手段不行，便改以恐吓、暗杀手段。当时在海军军令部任职的泽本赖雄曾问山本：

“我听说你收到不少恐吓信，是真的吗？”

“是的。”山本答道，“更有甚者竟说第二天就把我弄死。不过，我认为，

杀了我并没有用，丝毫也改变不了海军的观点和立场。本人深信，我的后任次官会和我说同样的话。即使换上 5 个甚至 10 个新的次官，也不会改变海军的主张。”

当时海军省经常收到“宣言书”、“请愿书”、“劝辞书”和“锄奸书”。有一份胁迫山本辞职的“劝辞书”这样写道：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阁下：

日英一战势在难免。此战，乃以吾皇道建立世界新秩序之圣战。断绝与英邦交，缔结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乃吾帝国当今务须采取之紧急国策，舍此无以赢战。然，现今国内尚存一段依附于英国之保守势力，实为已亡“幕府”之续尔。贵官即亲英派之首，且勾结海相米内，竭力阻止维新国策之遂，实出尔等之私利，现已昭然于天下。尔等之所为，使我帝国海军面临堕为重臣财阀私属之危。贵官 5 月 17 日，往英国使馆参加晚宴，举亲英之觥，助英人士气之所为，同翌日于鼓浪屿蒙受英、美、法干涉之辱，实出一理，系负吾疆场阵亡将士英灵，置兵年苦劳于不顾之举。更有甚者，至今仍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吾等皇上庶民，出于护国之心，强民族之志，郑请贵官速辞现职。切切。

圣战贯彻同盟

1939 年 7 月 4 日

秘书官实松让还特意记下了前来递送“劝辞书”人的口头转告：

请转告山本，如果他不立即辞职的话，本同盟将呼吁全国国民，使他陷入窘境。同时，我们还要采取强有力的其他手段或措施，届时，勿谓言之不预也。

有时，那些前来海军省闹事的人会突然出现，用命令的口吻让实松等秘书站起来，然后，拿出事先写好了的宣言高声朗读，无非是一些“替天行道，诛讨山本”之类的话，令人想起日本江户时代一些腰挂武士刀的浪士滑稽可笑的形象。

每当有人要来海军省闹事，山本就会事先躲起来。大部分时间是穿上便装乘出租车躲到其部属蛇本重治家中。星期六和星期天，山本也从不回家，都躲在（鱼它）本家里打麻将、玩花牌，就连同千代子幽会也难得去一趟了。

山本越来越需要贴身警卫了。然而，日本海军没有宪兵队，如果要配警卫，只有接受陆军的宪兵。这时山本才很后悔地说；“海军没有自己的宪兵队，只能依赖于陆军，这是海军的欠缺。”因为陆军常常借为海军配备宪兵之际，安插密探，探察海军的内部情报。因此，山本最反对海军接受陆军的宪兵。不得已，海军省只好找警察署，要求警察暗中保护山本的安全，并在次官官邸周围安排了专门负责其安全的警察巡逻人员。山本外出时，还随身携带着一管特制的催泪剂防护器，以备有人袭击时用来自卫。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山本虽然表面上若无其事，甚至谈笑风生地与人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说自己的脑袋值 10 万日元，但内心却充满了焦虑和不安。

自从 1939 年 5 月以后，山本就似乎做好了随时遇难身死的准备。他每天像蚂蚁搬家一样，把办公室里的私人东西都拿回家了。不久，在他的办公室里，已几乎没有他私人的东西了。每天差不多他都要换上新的兜裆布。① 5 月 31 日，甚至预先写好了遗书。这份遗书，是后来他在太平洋战争中战死后，于海军省次官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发现的，全文写道：

①日本人的一种习俗。人在临死前，都要换上新的兜裆布，类似于中国穿寿衣风俗。

——作者

述志

一死报君国，自古为军人之至高夙愿。战死于疆场抑或捐躯于后方，有何异哉？奋战沙场光荣而亡，易；排众议为己志而毙，难。皇恩浩荡，国家长久。吾朝夕所思者乃君国之百年大计，个人之生死、荣辱何足论哉！《论语》曰：“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色，兰可燔而不可灭其香。”（原文为汉语）吾身可灭，而吾志不可夺也。

昭和 14 年（1939）5 月 31 日

于海军省次官官邸

山本五十六题

这样，一直到 1939 年 8 月，由于山本的反对和内部意见不统一，日本与德国结盟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与此同时，德国对同日本结盟的打算也因此时其正与苏联打得火热而冷淡。8 月 23 日，长期对立、争吵的苏德两国突然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在这之前，德国与苏联的缔约活动一直隐瞒着日本。8 月 21 日，德国在断定这时把正在进行的苏德谈判通告它的东方盟友已不会有什么风险之后，才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大岛浩。大岛对纳粹政权最为倾倒的就是它作出决定的迅速和果断，现在他有充分的机会来欣赏这一点了。里宾特洛甫在那天晚上打电话通知了他，当时里宾特洛甫正准备动身前往莫斯科，在他上飞机以前，已没有时间看到他的狼狈不堪的日本朋友了。惊恐交加的大岛半夜里求见魏茨泽克，那位德国官员后来告诉里宾特洛甫：“日本大使像往常一样显得谈吐自若。但同时，我却发现他的某种不安情绪随着谈话的进行而不断增长。”

当这条爆炸性的消息传到东京时，日本政府就像打开信箱却猛地碰上一群黄蜂飞出来一样，它对事先没有得到通知而感到十分恼火，并茫然不知所措，上下一片混乱。因为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与先前德国与日本签订的防共协定是根本矛盾的，这不仅意味着日本原先为牵制苏联而加强防共协定的目的已经彻底告吹，还意味着日本被它所一直依靠的德国盟友出卖了。8 月 25 日，平沼骐一郎召集了最后一次五相会议，决定停止三国同盟条约的交涉。遂后便于 8 月 28 日以“欧洲发生了复杂离奇的新形势”为借口，全体辞职。

山本从 1936 年广田内阁开始，连续 3 年先后在广田内阁、林铁十郎内阁、近卫文鹰内阁、平沼内阁中任海军省次官，至平沼内阁下台，才与米内一起离开海军省。当时，海军省中曾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让山本接替米内，山本本人也表示愿意继续留任次官，但米内不愿意看到山本在海军大臣的位置上被人暗杀，推荐了山本海军军官学校的同期同学吉田善吾担任海军大臣，而让山本接任了吉田海军联合舰队司令的职务。据说，米内认为，在国内目前的形势下，只有让山本到海上去，才是保住他性命的唯一办法。山本也因此到了他人生旅途的顶点。这正是：执意反对三国结盟，只为一意称霸远东。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评说。

第九章　临战升迁

狼烟四起遍全球，“长门”踌躇满心头；

暴日再施诱降计，百团大战凯歌奏。

1939 年，世界处于和平与战争的十字路口。法西斯势力沉渣泛起之后，整个 30 年代矛盾都在不断激化酝酿，然后几乎所有的矛盾又都集中到了这一年，世界已经到了战争边缘。

面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各国列强为了不同的目的，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都紧张地施展着浑身解数，力图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争取一个主动的角色。整个世界局势变得错综复杂、扑朔迷离。英法苏、德日意、英德、德苏之间的多边谈判在紧张地进行，各国都在试图寻找一个以自己为支点的稳定的四边形。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和随之而来的德国 150 万大军踏过波兰的边界而结束了。无情的战争赶走了笼罩在人们心头上的迷雾，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就在大战爆发前的最后两天，1939 年 8 月 30 日，在日本，山本五十六接受了担任联合舰队司令的职务。身着白色海军军服的山本五十六，在皇宫参加了天皇亲自任命他为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兼第 1 舰队司令长官的特任仪式，由此登上了日本海军的最高顶点。

在日本海军的构成中，海军省、军令部和联合舰队是三位一体，海军省负责海军行政，参与内阁有关决策；军令部是总参谋部，负责军令、作战计划与训练；联合舰队司令部则是执行机构，是负责实施指挥作战的最高机构。应当说，联合舰队司令一职是每一个海军军官在其一生中最为渴求的职务。现在，山本五十六已经稳座了这把交椅，领导起了世界上第三大舰队。

不知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山本五十六接任联合舰队司令一职，正值时年 56 岁，与他父亲生他的那一年同岁。

雄心勃勃的山本，似乎对他的这一任职充满了自信。报纸以“飞向波涛起伏喧闹的大海——时隔六载后的出征，威严的山本提督”为题，对山本的任职进行了大肆报道：

就任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山本中将，精神振奋，从他的面部表情中看得出，他对天皇陛下的信任充满了感激之情并决心效忠于天皇。他身穿一套十分合体的雪白军服，迈着矫健的步伐步入海军省会见了记者。山本提督素不饮酒，可是今天却破例地将一杯酒一饮而尽。接着，就开始了他任提督后的首次答记者问。

面对记者的提问，山本答道：“这次身负如此重任，实感惶恐，愿尽我微薄之力为国效劳。受命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此乃一军人之最高荣誉。我已下定决心，誓死尽职。”

8 月 31 日，身着白色军礼服、左胸前佩戴着一等瑞宝勋章的山本，在东京火车站站长的陪同下，走下了贵宾候车室的阶梯。站台上早已挤满了前来为他送行的人，有地位显赫的将军，无处不在的新闻记者，山本的亲朋好友，也有花柳界那些使他夜不归宿的相好。

下午 1 时整，临时增发的特快列车“海鸥”号，载着山本徐徐驶离东京。同 6 年前离别战舰一样，山本摘下了头上的军帽，轻轻地挥动着，和送行的人们告别。路基两旁的建筑物、树木等急速地向后退去，月台上的人们越来越模糊了，很快就消失在山本的视野之中，唯有为他送行而击打的太平鼓的声音还隐约可闻。

9 月 1 日，山本到达大皈和歌之浦联合舰队驻地。在舰队特意安排欢迎

他的吹管乐的嘀嗒声中，山本登上了联合舰队的旗舰“长门”号。从幽暗的海军省次官室，来到光线充足的“长门”号战舰司令官室，山本好像获得了解放一般。他对副官说：

“长官这个称呼不错嘛！很吃得开嘛！海军次官算什么，不过是个高级勤杂工。”

山本作梦也没有想到他会在这个挺吃香的职位上丧命大海。如果说他在这一天登上“长门”号有什么不吉利的暗示的话，那就是稍后传来的德国军队全线进攻波兰的消息。

两天后，英国、法国分别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9 月 5 日，踌躇满志的山本五十六，第一次向联合舰队的全体官兵发表讲话：

鄙人虽不谋该职，但天皇陛下授命，只好就任，值此，深感责任重大。

不言而喻，今天欧洲的形势，乃世界再度出现大动乱之先兆也。值此风云突变之时，吾深感帝国海军任重道远。望全体官兵更加同心协力，自重自爱，不辞辛劳，昼夜兼练，以保持联合舰队之最高威力，担负起保卫国防之重任，不负于天皇陛下之所望。

山本上任后不久就恢复了因交接而中断的日常训练。他第一次站在“长门”号上看着由自己亲自指挥的这支世界第三大舰队拨锚起航。

“离港还有 15 分钟，各舰航海值班人员各就各位。”

一声令下，各舰从舰首到舰桥，立刻呈现出一片紧张繁忙的气氛和景象。总共 80 艘大小战舰井然有序，烟囱里冒出的黑烟笼罩了整个和歌之浦码头。

“第 2 战队第 1 号舰正起锚。”

随着报告声完毕，“长门”号的汽笛发出一声长鸣，下达了“立即出港”的命令。

负责舰队警戒任务的潜艇部队最先驶出港口。山本手里拿着双筒望远镜来到舰桥。

他一边听着航海科传令兵关于各战队各舰的行动情况报告，一边直接观察着舰队出港。

传令兵继续报告：

“第 4 战队正在出港：‘高雄’、‘爱宕’、‘鸟海’、‘摩耶’出港了。”

“后面是‘伊势’出港了，‘日向’、‘扶桑’出港了。”

“‘赤城’、‘加贺’、‘苍龙’、‘飞龙’第 1、2 航空战队依次出港了。”

当山本看到随后驶出的庞大的航空母舰时，他的眼睛好像一下明亮起来：现在该是将自己的航空战术思想付诸实践的时候了。

山本首先改变了老一套的训练方法。在海军，舰队夜间出入港口是舰队训练中难度很大且有危险的科目，稍有失误，就会发生损伤“天皇军舰”的事故，情节严重者要受到切腹的惩罚。因此在已往的训练中，一般是各舰都要打开信号识别灯，并以无线电保持各舰间的通信联络，以免发生军舰相撞毁伤舰只的事故，这已成为联合舰队不成文的惯例。但山本认为，这是不符合实战要求的。因为战时，舰队出港是不允许打开信号灯和使用无线电的，即使使用微弱的无线电波联络也是被禁止的。他要求各舰一律不准开信号灯，并关闭舰上的无线电联络装置。舰与舰间保持一定距离依次跟着各自的旗舰摸黑前进。

这是难度相当大的出入港训练。几万吨的庞然大物，启动后的惯性是相当大的，在黑暗中各舰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准确的方向，使舰上人员高度紧张。一旦发现舰与舰间的距离过近时，靠舰上机械的制动能力是很难抑制住巨大的惯性的。山本的目的就是要训练日本海军的夜战能力。

接着山本在完成前任总司令官吉田善吾制定的年度训练计划后，到 1940 年便改以他心中构思已久的以航空兵力为中心的训练

1940 年 3 月，山本为了检验海军航空兵的攻击能力，安排了一次代号为“ 123 号作业 ”的演习。演习的计划安排是，驻在志布的舰队从有明湾出发，经过九州东岸北上，向佐旧湾进发；航空队则搜索北上的舰队并利用夜间对舰队实施轰炸。

指挥鱼雷轰炸机的是“ 赤城 ”号航空母舰飞行队长渊田美津雄少佐。他在发现山本五十六的舰队之后，便紧紧盯住山本的座舰——旗舰“ 长门 ”号。“ 长门 ”号打开探照灯，试图扰乱追踪飞机的视线，并用高射炮向空中的飞机猛烈射击，同时，加快舰速拼命躲避。渊田率飞机巧妙地躲开了高射炮的反击，连连向舰上投放训练用的鱼雷炸弹，弹不虚发，发发命中。

看到这一情景，山本心中十分高兴，他用称赞的口气问身边的航空参谋：“ 这批飞机是谁指挥的？ ”

“飞行队长渊田美津雄。”

“渊田…… ”听到回答，沉思中的山本似乎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名字。

过了一会儿，山本对他的参谋长福留繁无意中说道：

“照这个水平，难道还不能攻击珍珠港吗？ ”

福留少将迷惘地望着山本，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山本五十六除抓紧舰队的日常训练外，还十分关注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的发展，尤其是美国海军的发展。他鉴于美国海军正在急速地扩大，尤以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的夏威夷珍珠港，直接从侧腹威胁日本，加上飞机飞速的发展，续航力不断延长，日本过去的防御线已难以保卫日本列岛的安全，便把原来从小笠原群岛连结马里亚纳群岛的日本第一道防线，向前推进到从东卡罗林群岛到马绍尔群岛的防线，并将这一防线定为迎击决战的战线。

来到海上，就等于来到了战争第一线，对此山本深有感触。他早在长冈中学同学会与长冈社在东京九段的军人会馆为他就任联合舰队司令官而举办的庆祝会上就曾经说过：“ 我现在的任务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所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也因此，自接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以来从未安睡。”

此言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大战的爆发对整个日本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惯于混水摸鱼的日本统治集团，虽然看到欧战的爆发有机可乘，但无奈现在却被中国人民的抗战束缚了手脚，使它不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乘机在东方大捞一把。不得已，日本统治集团还是决定首先解决中国问题。

9 月 4 日，在大战爆发以后新组内阁发表声明：日本不介入欧洲战争，专注于解决中国事变。这一方针要求日本军方迅速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据此日本军部确立了新的行动方案：以 1940 年为期限，努力解决中国事变。日本对中国新的一轮攻势开始了。

对蒋介石，日本采取的办法是又拉又打，诱降加逼降，企图使之归顺日本从而瓦解中国的抗战。1939 年 12 月中旬，日本陆军派驻香港的特务头子铃木卓尔中佐，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同宋子良取得了联系。宋子良为

前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的弟弟，曾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时任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住在香港。铃木企图通过宋子良了解蒋介石集团有无求和的意图。宋子良迅速上报国民党中央，蒋介石遂批准由军统特务曾广冒充宋子良与铃木进行具体接洽。

12 月 27 日，铃木与“宋子良”进行首次面谈，这是日蒋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第二轮接触的开始。1940 年 1 月下旬至 2 月上旬，铃木与“宋子良”连续举行了 3 次会谈。2 月 14 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又派出今井武夫大佐到香港会见一宋子良”。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写道：眼前这个自称“宋子良”的男子，年龄在 40 岁上下，肤色白皙，身材不高，约 1.6 米左右。英语说得很好，时常把雪茄烟拿在手上，态度很谦逊。由于铃木武夫以前也没有见过“宋子良”本人，因而他只好相信张治平，心想不管此人是不是“宋子良”，只要能通过这一关系与重庆挂上钩就行。

铃木与“宋子良”见过面后，“宋子良”向他建议：“日华两国政府在正式和平会谈前，希望 2 月底首先在香港举行两国私人名义代表各 3 名的圆桌预备会议，对和平条件进行商讨。”并称：“重庆政府对此次秘密会议寄予莫大的期望，所以命其代表都携带着委任状。另外，宋美龄也准备来香港从侧面给予援助。”双方商定在 2 月末各派 3 名代表在香港会谈。2 月 19 日，今井武夫回东京向陆军省汇报了与“宋子良”接触的情况，认为日、蒋会谈有几分成功的希望。2 月 21 日，日本陆军相烟俊六同意继续与“宋子良”接触，并将它命名为“桐工作”。日本大本营规定，“桐工作”的目标是诱导重庆政府屈服乃至崩溃。

3 月 7 日至 10 日，日、蒋代表在香港举行首次会谈。蒋介石对此次会议极为重视，派出“宋子良”、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国防最高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为正式代表，侍从次长陆军少将张汉年为预备代表，张治平为联络员。陈超霖和章友三还持有中国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证明信。日方出席会议的代表是大本营第八课课长臼井茂树大佐、今并武夫大佐、铃木卓尔中佐，持有陆军大臣（火田）俊六的证明信。双方围绕着承认伪满洲国、在华驻兵、蒋汪合作问题进行了讨论。随后，各自回国向上级汇报。

本来蒋介石走这步棋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寻找与日本妥协的机会，另一个目的是阻挠汪精卫南京伪国民政府的成立，因此在他的代表回到重庆后，迟迟没有给日本方面回信。因为汪精卫南京政府预定 3 月 30 日成立，重庆方面遂选择 24 日给日本回信。信中说道：“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政府内部意见分歧，形成对立，很难作出决定。因此，确切的答复希望延期到 4 月 15 日。”由于日本方面害怕再延期南京政府的成立会引起参加政府人员的动摇，不得已最后还是决定不管重庆方面有什么意见，预期成立伪国民政府。这样汪精卫的汉奸政府就于 3 月 30 日开张了。

为了配合“桐工作”，有必要在军事上维持对重庆蒋介石政府的压力。从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到 1940 年秋，日本在华中、华南等地对国民党守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5 月 1 日，武汉日军第 11 军发动宜昌战役，于 6 月 12 日攻占宜昌，然后以宜昌为基地，空袭国民党政府临时首都重庆和四川其他大城市。从 6 月到 8 月，日机对重庆等地进行了 4000 多架次的持续轰炸，造成要进攻重庆的气氛，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同时，日本还向英法施加压力，迫使英国宣布关闭滇缅公路 3 个月，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宣布停止运输援华物资。日本企图利用这种对中国不利的内外形势，迫使蒋介石动

摇。

4 月 11 日，“宋子良”回到香港。这次他又提出了新的方案，即重庆政府准备派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或军政部长何应钦参加会谈。日方代表听后感到高兴，可是他们对自称宋子良的人却总感到不放心。于是便决定对宋子良再作深入的调查。他们网络了一些与宋子良相识的汉奸，在特务冈田芳政中佐的指导下，搜集情报，查阅文献资料，但没有找到任何可下结论的材料，仍然搞不清宋子良的情况，只知道宋子良当时 43 岁，独身，身材不高，约为 1.6 米左右，面貌平庸，左手曾患过类风湿病，活动受限，四方脸形，肤色微黑，唇厚有黑痣，说话快，特别嗜好雪茄。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他们还精心策划利用会谈之机，暗中从门锁锁孔拍摄了他的照片，拿到南京给汉奸陈公博、周佛海等人识别。但仍没有说出一个所以然来，最后还是相信了他的身份。

6 月 16 日，“宋子良”从重庆返回香港通知铃木，蒋介石同意举行蒋、板（板垣征四郎，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汪会谈，时间预定为 7 月中旬，地点长沙。蒋介石的这一动向，使日本当局大喜过望，立即同意举行蒋、板、汪会谈，并决定对蒋介石让步，不再把承认伪满洲国和华北驻兵问题作为停战的先决条件。

6 月 24 日，板垣征四郎同汪精卫见面，协商谈判之事，汪精卫可耻地向其主子献媚说：“板垣总参谋长不顾重庆军明显的败北，为了与蒋介石直接会谈将亲自奔赴敌占区，这事本身就是给蒋以面子，将会促使他容易转向和平。对于日军给予的关注，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胜衷心感谢之至。”当第三天今井武夫去见他时，他再度说道：

“蒋介石特别不愿与我汪某同席会谈，所以，万一出现这种情况时，那么就只好由板垣、蒋两人会谈，在我缺席的情况下，也可以决定一切，这是一点儿也不妨碍的。”

汪精卫这个日本的儿皇帝是多么会讨他的主子的欢心啊！

7 月 23 日，今井武夫与蒋介石的代表在香港正式交换备忘录，决定于 8 月上旬在长沙先举行蒋、板会谈。但是在近卫内阁成立后，蒋介石又重新提出新的条件，要求近卫内阁宣布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同意蒋、板会谈不触及蒋、汪合作问题，并取消日江间签订的条约。8 月 22 日，近卫给蒋介石写了亲笔信，要求蒋介石继续按原计划与板垣会谈，板垣也写信给蒋介石，保证蒋、汪合作问题，作为中国内政不加干涉。

然而从根本上来说，蒋介石采取与日本和谈本来就是欺骗日本的谋略，目的在于阻挠日本政府对汪精卫卖国政府的承认。因此蒋介石见戏已到此，便决定收场。这样日本诱降蒋介石的“桐工作”便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日本在谈判桌上未得到便宜，在战场上也遭到中国军民的英勇抗击。在国民党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先后进行了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 年冬季攻势作战、南宁会战、枣宜会战等大规模战役，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这几次会战，虽然中国军队付出了很大牺牲，但它迫使日军进行了较大的消耗，并在战略上粉碎了日军发起战役的企图，扭转了自抗战爆发以来，日军连胜、华军连败的局面，使日军“深感敌还健在”，“只以谋略或小规模作战来解决中国事变，终究是没有希望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日军遭到了更大的打击和失败。在 1939 年反击日军冬季大扫荡中，晋察冀军民击毙了日军独立混成第 2 旅旅

团长阿部规秀陆军中将，粉碎了日军的冬季大扫荡。

日军的冬季大扫荡发生在 1939 年 11 月。11 月 2 日，阿部规秀率领（钅甬）村大队和堤大队从沫源出发，向银坊、走马驿一带进攻。3 日，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指挥杨成武部，在雁宿村伏击（钅甬）村大队，一举将之歼灭。恼羞成怒的阿部规秀，亲率日军 1500 余人，沿着（钅甬）村宪吉走过的旧路，进行报复性的扫荡。

阿部规秀是接替常冈①少将来统帅独立混成第 2 旅团的。该旅团在日军中堪称精锐，而阿部又是在日军中享有盛誉的“名将之花”，擅长运用新战术的“俊才”和“山地战专家”，他以伪“蒙疆驻屯军总司令”的身份兼任独立混成第 2 旅团的旅团长。

①常同党治，中国文献一致认定常同是在 1938 年被晋察冀根据地三五九旅击毙。查日本文献，常同返回日本，没有死在中国。——作者

6 日晚，阿部率领日军到达黄土岭。此时，我方年仅 25 岁的杨成武师长已指挥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黄土岭。当夜，细雨纷飞。到 7 日晨，浓雾弥漫，日军不敢行动。7 日中午，日军刚刚出发，八路军伏兵四起，向日军发起猛烈进攻。敌人受此突然打击，阵势大乱，急忙抢占了几个山头，企图冲出包围。杨成武将军及时调整部署，缩小包围圈，敌人无论从哪个方向都冲不出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山头争夺战。

日军指挥部设在黄土岭东侧一个名叫教场的小村庄，阿部为查看地形指挥作战，率一群穿黄呢大衣的军官来到村头，用望远镜向山头了望。这一情景，恰好被八路军的炮兵所发现，当即连发数弹，命中敌指挥官人群，阿部当场毙命。

日本报纸《朝日新闻》特派员迅速报道了阿部中将战死的消息，其中写道：

“……阿部中将亲临第一线，以便视查敌情，随时下达命令。当到达上庄子以南约一公里的一人家时，敌人一发炮弹突然飞至身旁爆炸，阿部中将右腹部及双腿数处负伤。

但他未被重伤而屈服。仍大声疾呼：‘我请大家坚持！’然后俯首向东方遥拜，留下一句话：‘这是武士的本分。’负伤后约 3 小时,即 7 日晚 9 时 50 分壮烈死去。”

阿部中将被击毙，日本朝野震动，陆军省发布了阿部规秀的阵亡公告。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朝日新闻》评论说：“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军官的牺牲，在此之前是没有先例的。”日本其他报纸也纷纷报道了阿部规秀的生平、战功、死讯。当他的骨灰送回东京时，“帝都降半旗致哀”，“以高龄的柴大将为首，杉山大将、东防司令官稻叶中将、代理陆军大臣中村以下各位将领到车站持吊旗致哀。爱国妇女会、国防妇女会等团体和很多遗属前往迎接”。可谓“哀荣”之极。

然而，日军还不知道，在华北战场上更大的失败还在等着他们，这就是 1940 年 8 月 20 日至 12 月 5 日，八路军发动的有名的“百团大战”。

1940 年夏，中国的抗战面临空前的危险。为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华北进行一次规模较大的交通破击战。7 月 22 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向晋察冀军区、120 师、129 师下达了作战预备命令，规定作战的目的是：第一，彻底破坏正太路若干要塞，消灭部分敌人，拔除若干据点，打击敌之“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战局

向有利方面发展；第二，打破日军西犯西安的企图，振奋抗战军民，影响全国战局，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主要作战目标是破坏正太路。

正（正定）太（太原）线是华北日军的重要战略交通线，日军第 4、第 8、第 9 混成旅团，分布在正太铁路沿线 50 个据点担任守备，还经常派装甲车巡逻，自吹是一条“钢铁封锁线”。

8 月 20 日夜，八路军参战部队在总部统一指挥下，以正太线为重点，向华北地区的各主要铁路、公路交通线展开总破击战，实际参战的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达 104 个团 20 多万人，另有近 30 万民兵和群众参战。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根据参战部队的实际数目，称之为“百团大战”。日军共有 3 个师团、5 个独立混成旅团，计 20 余万人，另有伪军约 15 万人参加。

由于这次空前规模的破击战是在日军完全没有料到的情况下发起的，所以开战之初，日军的电讯、交通均被切断，各地日军陷于孤立，争相发出求援急电，整个华北地区日军陷入一片混乱。“一颗颗攻击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各路突击部队简直像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车站和据点，雷鸣般的爆炸声一处接着一处，响彻正太路全线。”据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记载，“盘踞在华北一带的共产党军队，按照第 18 集团军总司令朱德部署的所谓‘百团大战’，于 1940 年 8 月 20 日夜，一齐向我交通线及生产地区（主要是矿山）进行奇袭。特别是山西省，其势更为猛烈。在袭击石太线及同蒲线北段警备队的同时，炸毁和破坏铁路、桥梁及通讯设施，井陉煤矿等设备也被彻底毁坏。

这次奇袭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重大。”

聂荣臻率领晋察冀军区 40 个团的兵力，首先攻克了战略要地娘子关和井陉煤矿。在攻克井烃煤矿的战斗中，八路军战士从战火中救出两个日本小女孩。大的五六岁，名叫美穗子，小的还在襁褓之中。她们的父亲——井陉火车站的日本副站长受了重伤，经抢救无效殒命，她们的母亲也在炮火中死亡。部队从战火里救起她们的时候，那个不满周岁的女孩伤势很重，经过医疗人员的抢救和治疗，使她脱离了危险。聂荣臻司令员指派专人照顾，后将其送还井陉城日军据点，并附信一封，谴责日军的侵略罪行。信中言；“日阀横暴，侵我中华，战争延绵于兹四年矣。中日两国人民死伤残废者不知凡几，辗转流离者，又不知凡几。此种惨痛事件，其责任应完全由日问负之。

“我八路军本着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

这种坦荡的仁义之情，与日本法西斯强盗在中国推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

在聂荣臻将军攻打娘子关和井陉煤矿的同时，刘伯承、邓小平将军指挥的 129 师和贺龙、关向应率领的 120 师等部队，也对正太线和同蒲线全面出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虽然日军拼命顽抗，并用百架飞机轮番轰炸，但八路军将士不怕困苦艰险，英勇杀敌，1 个月的作战任务，20 天胜利完成。先后攻克了山西的娘子关、阳泉、河北的定县、高碑店等重要城镇，彻底破坏了正太铁路，切断了同蒲、平汉、德石、北宁等铁路以及主要公路，使日军华北各交通线陷入瘫痪。

在第一阶段破击战成功的基础上，八路军进一步扩大战果，使百团大战在 9 月 10 日进入第二阶段，重点消灭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抗日根据地之敌伪据点。经过半个多月的激战，收复了许多敌伪据点，歼灭了大量的敌伪军

队，胜利地完成了预定作战任务。

日军为扭转败局，纠集 3 万余人，向根据地反扑。这样，自 10 月 6 日起，百团大战进入反“扫荡”作战阶段。10 月 11 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命令独立混成第 4 旅团从辽县出发，第 36 师团一部从潞城出发，南北夹击太行山区，企图消灭我 129 师主力。129 师利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避强击弱，同日军展开游击战，不断歼灭小股日军，粉碎了日军的“扫荡”。日军在其他地区的“扫荡”，同时也被粉碎。至 12 月 5 日，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反“扫荡”作战均以胜利而告终，百团大战宣告结束。

据统计，百团大战共进行大小战斗 1824 次，歼灭日伪军 2.5 万余人，俘虏日军 281 人、伪军 1.8 万人，破坏铁路 470 公里、公路 1000 余公里。给日本以沉重打击，使其在 1940 年内解决中国事变的希望化为泡影。

至此，日军在年初计划如果能顺利解决中国问题，可望将 85 万在华日军削减到 50 万，以腾出手来利用大战爆发之机投机的设想彻底失败。日军非但未能抽减兵力，反而增加了 2 个师团，使刚刚制订的计划，就流于无用。日军在对华战争上已是黔驴技穷，一筹莫展。此正是：山本临战升迁，日本狗急跳墙。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十章　赶乘战车

德军闪电惊倭日，战车紧迫下南洋；

山本用兵破旧习，两眼盯住珍珠港。

话说山本五十六被任命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也是日本深陷中国而寸步难行的时候。面对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局势，日本迫切想打开局面，以便在大战中大捞一把。这一时机不久就来到了。

1940 年 4 月，在欧洲，经过了长达半年多的“奇怪战争”之后，德国突然在西线发起了“闪电战”，其后，战争即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4 月，希特勒先征服了丹麦和挪威，5 月 10 日，又下令他的装甲部队和伞兵部队对比利时和荷兰发起闪电战。4 天后的黄昏，荷兰总司令宣布投降，威廉明娜女王匆忙之中携同几位内阁大臣，登上一艘英国驱逐舰逃往伦敦。次日晨，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被来自巴黎的电话吵醒，“我们战败了！”电话中传来法国总理保罗·雷诺的惊呼。两星期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尔德三世不顾他的政府的劝告，命令比军放下武器，并拒绝到英国避难。他相信，“盟国的事业已经失败。”不到 1 个月，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就隆隆辗过巴黎，法国宣布投降，英伦三岛也岌岌可危。

日本的军部首脑们马上被希特勒轻而易举的胜利所陶醉。正当希特勒袜马厉兵地准备入侵大不列颠时，英、法、荷三国在亚洲的殖民地，似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令人垂涎欲滴的熟果。法国和低地国家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崩溃，使东南亚富饶的殖民地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成了孤儿。英国也不得不为自己本土的生存而斗争。在日本人看来，亚洲的明珠已经从蚌壳中露出来了，印度支那的橡胶、锡、钨、煤、大米和荷属东印度的石油成了“丢在大街上只等人去拣拾的宝物”。正为战略物资大量消耗在中国战场

这个无底洞而忧心忡忡的日本，眼睛一下子就盯上了长期渴望得到的东南亚丰富的战略物资和大量的油田。正在东京的美国大使格鲁发现，日本军国主义看到了“一个天赐良机，可以不受那些陷入困境的民主国家的掣肘，放心大胆地实现它的扩张梦想了”。

“德国人的军事制度和战争机器以及他们所取得的辉煌战绩就像是烈性酒一样灌进了日本人的头脑里。”日本人一下子发现，解决中国问题已不需要费那么大的力量了，只要将英、法的殖民地据为己有，控制西太平洋，那个一味依赖英美支持的蒋介石就会不战而败，这岂不是一箭双雕、一石三鸟的好事吗？

7 月 22 日，把日本带进了侵华战争的近卫文磨，在国内一片“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叫嚣中第二次上台组阁。内阁中的两个要职由两位锋芒毕露的人充任。一位是傲慢无礼、野心勃勃的松冈洋右外相，另一位是号称“剃刀将军”的东条英机中将，任陆相。东条英机心狠手辣，曾任关东军的宪兵队司令，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屡建功勋，深得天皇和日本统治集团的赏识，后来他在担任首相时，还直接把日本带入太平洋战争。与东条英机相比，松冈洋右却是一位反复无常的人物。这位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长大和受过教育的外相，在一些人看来简直就是个疯子，他自诩为美国通，曾大言不惭地声称：“美国就是我的美国，美国人民就是我的人民，就这么回事。”

松冈在担任南满铁路总裁时，在沈阳与东条英机结为同好。现在，两人又联手与阁，准备大干一场了。

近卫文磨是一位身材高大、面容倦怠而毫无主见的人，他出身于贵族之家。虽然软弱、愚笨，每次组阁却总想别出心裁。在他第一次组阁时，他发动了侵华战争，这一次他又作出了惊人之举，在组阁前将 3 位即将上任的至关重要的大臣——一陆相东条英机、外相松冈洋右和海相吉田善吾召到其私邸荻洼山庄，举行“荻洼会谈”。吉田善吾是上届内阁继任下来的，虽然与山本是同期同学，但不如山本性格刚烈，因而在内阁中受到东条与松冈的左右。会谈的结果，4 人一致同意下述目标作为新内阁的行动方针：建立在日本领导下的“大东亚新秩序”，将英、法、荷、葡等国在亚太地区的殖民地，列入日本“大东亚新秩序”的范围；必须实行全国总动员，全体国民都应献身国家；尽快解决中国事变；排除美国的干涉，为此要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三国同盟条约，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南进作好一切准备。

在此基础上，近卫内阁在成立后的第四天正式通过了它的行动纲领——《基本国策纲要》。这份由文官们在近卫指导下草拟的文件，以大量动听的辞藻和夸张的调子宣告，日本的意图是“适应世界形势变动，改善内外形势，在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三国同盟又作为首要问题列为新内阁急于要解决的问题。

正在海上的山本五十六，此时虽然正加紧针对美国的作战训练，但在决策上却仍极力反对将日本带入日美战争的三国同盟，不断上书吉田海军大臣，阐述自己的观点。在一份意见书中，他写道：

“日美战争乃世界一大不幸，对帝国来说，则在圣战数年之后再添新的强敌，诚为国家之危机。在日美两国两败俱伤之后，苏联或德国乘机扩张欲争霸世界，其时何国得以制衡？如德国获得胜利，我帝国以友邦而示其好意，然则德国未必将疲困的日本放在眼里。因为真正的友邦只有拥有雄厚的实力才能维持。帝国之受尊重而不断有讨好者，无非是因为我海军有强劲的阵容。

是故，为避免日美冲突，两国应寻求万般之策，对帝国来说绝不可缔结日德同盟。”

海军大臣吉田善吾虽然同意山本五十六的观点，无奈内阁中陆相、外相和近卫的压力太大，而辅佐吉田的海军次官住山德太郎中将又温厚老实，被人讥称为“海军女子学习院院长”。在这种两难的处境中，吉田终于不堪巨大的压力而病倒，并在三国同盟问题于内阁中正式通过之前三周，即 9 月 4 日辞去了海军大臣的职务。吉田中途退出内阁，松冈和东条入阁，是第二次近卫内阁引人注目、影响极大的三大人事变动。

为了使继任的海军大臣与陆军协调，海军军令部部长伏见宫博恭亲王动用了皇族的威信，举荐惯于息事宁人的及川古志郎大将接替吉田出任海军大臣。

9 月 15 日傍晚，及川海相为统一海军意见在东京召开了海军首脑会议。会议集中了日本海军所有将领，包括各军事参议官、各舰队司令长官，各镇守府司令官。

海军次官丰田真次郎主持会议，海军省军务局长阿部胜雄少将首先介绍说明了有关缔结三国同盟的经过。海军大臣及川接着就对自己同意三国同盟作了辩解，说：如果海军再继续反对三国同盟，近卫内阁只有总辞职。对海军来说，实在负担不起导致内阁垮台的责任，所以不得不同意缔结同盟条约。他强调说：“我希望诸位最好表示赞成。”

随后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亲王为了给会议确定基调，首先发言附和及川海相的观点：“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是没有办法的。”他刚说完，老资格的海军大将大角岑生便代表军事参议官表态；“作为军事参议官我们赞成。”既然海军资深人物都如此表态，其后再也没有人敢于发表意见，会议冷场。正在这时，山本五十六站了起来；

“我绝对服从海军大臣，所以对大臣的处置绝无异议。只是有一件令人担心的事想请教你。8 个月前，我任次官的时候，按照政府的物资动员计划，其中 80%是仰赖英美势力范围以内的物资供应。然而在缔结了三国同盟后的今天，势必失去这一来源。为了弥补不足要如何改变物资动员计划呢？对于这一点我希望得到明确的答复，以便能安心执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职务。”

可是，及川海相召开此会的目的，不是来听取意见的，而是要强行通过。因此他没有正面回答山本的问题，只是说：“虽然大家都有看法和意见，但事已如此，还是恳请各位能表示赞成的意见。”这是多么荒唐可笑。会议就这样收场了。

对这一决定的利害有清醒认识的山本五十六，以其“武士”特有的“忠诚”，在与自己意见不合的情况下，再次服从了政府的意旨。散会之后，首相近卫文磨亲自接见了山本，听取他的意见。近卫问他，如果日美开战，海军的看法如何？

山本回答说：“如果非打不可的话，在开始的半年或一年中，可以奋战一番，并有信心争取打胜。如果战争持续下去，以至拖上二三年，那我就毫无把握了。三国同盟条约已经缔结，只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政府能设法回避同美国交战。”

据说，山本憋了一肚子气回到联合舰队的旗舰“长门”号上。这一次他又成了一个被利用的工具。不仅如此，在和美国为敌已成定论的形势下，

作为联合舰队司令的山本不得不反复地思考，一旦日美开战，如何去打赢这一仗。他本来就认为日本不可能战胜美国，即使取得一定胜利然后求和也不可能，如要达到目的，显然只有采取特殊的方法来求得出路、此时已经做了过河卒子的山本，只有拼命向前了。山本隐约中感到自己似乎注定要扮演这种悲剧角色。但不管怎么说，由于山本比那些被他称为“马粪”、“禽兽”的军部头子具有更多的知识和才能，他在尔后的侵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比他所憎恨的那些人更加恶劣、更加危险。

就在及川海军大臣虚伪地就三国同盟问题在海军内征求意见时，内阁已着手进行与德国的谈判了。1940 年 9 月 7 日，松冈外相邀请的德国特使海因里·斯塔玛到达东京，就签订三国同盟条约进行谈判。9 月 10 日，松冈费尽心机，掺杂着无数谎言和诺言达成了与德国的协议。9 月 27 日，松冈外相带着他的微笑参加了在柏林帝国总理府举行的盛大签字仪式。这一条约规定：“日本国承认并尊重德意志国和意大利国在欧洲建设新秩序的领导地位；德意志国和意大利国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设新秩序的领导地位。日本国、德意志国和意大利国约定，对上述方针所作的努力，互相协助。并且进一步约定，三缔约国中任何一国遭到现在尚未参加欧洲战争及日华纠纷的一国攻击时，三国须用所有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互援助。”其矛头直指美国。

三国同盟紧锣密鼓，日本业已开始南进。9 月 23 日，日军分三路开进了印度支那北部，迈出了南进的第一步。

美国将日本与德国缔结同盟条约视为对其利益的直接威胁，同时更无法容忍日本南下印度支那。因此，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和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使日美矛盾骤然加剧。1940 年 9 月，美国宣布禁止向日本出口废钢铁，并实施美国石油输往日本需凭许可证的制度，勒紧了美国国务卿赫尔所说的“手中的缰绳”。

局势已经无可挽回。对日本的前途引以为忧的山本，在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后不久，在同他的间谍秘书原田一起进餐时，忧郁地说道：“在我看来，我们要同美国打仗，就必须作好几乎向全世界挑战的准备……。我将竭尽我的全部力量，但是我希望战死在我的旗舰‘长门号’的甲板上。在那些不祥的日子里，你将至少 3 次看到东京被夷为平地。

其结果将是延长人民的痛苦。而你和近卫，还有其他人，也许会被人民群众千刀万剐，尽管想起这种情景是很遗憾的，局势确实令人困惑。我们已经陷入这种困境，命运注定在劫难逃。”

既然日本早已使自身走向一条既定的道路，山本也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更何况山本本人毫无疑问也是一名深入骨髓的军国主义者。他的好战心理源于他根深蒂固的武士道传统，他像当时大多数的日本人一样，相信只有日本人才完全符合逻辑地充当亚洲国家的“救世主”，将亚洲从白种人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

他陷入了两种磨难之间：一方面，他看到资源贫乏的日本不仅要与美国，而且还要和中、英、荷，也许还和苏联同时作战的暗淡前景；另一方面，他要承担作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必须执行的职责的压力。为了取得印尼的石油，向南方作战，必须避免美国太平洋舰队从夏威夷出发打击日本的侧腹，还需要把美国太平洋舰队阻挡在南方水域之外，至少在头几个关键月份中应做到这一点。如何才能办得到呢？自山本登上“长门”号之后，他就在苦苦

思索这个问题。

山本认为，依靠海军历来对美作战的正统的战略思想，是不可能完成上述任务的。

长期以来，日本海军奉行的是以日俄对马海战为依据的大炮巨舰主义的舰队决战战略，坚持以战列舰为核心的传统作战方式。自从 1905 年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在日本海大海战中大胜沙俄舰队以来，日本海军就充满着海上争霸思想，并把美国视为其在西太平洋争夺海上霸权的主要敌人。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在 1907 年制订的《帝国国防方针》和《帝国用兵纲要》就提出了建设“八八舰队”、确定对美采取截击作战的战略方针。所谓截击作战，就是基本原封不动地采用在对马海战中截击歼灭沙俄波罗的海舰队的东乡战略，即以战列舰为主力的联合舰队利用地理条件以逸待劳，伺机同美国海军主力进行决战并加以歼灭。以后虽几经修改，但其基本方针未变。在 1936 年修订的《帝国用兵纲要》中规定：一旦日美开战，陆海军首先协同攻占菲律宾和关岛，迫使美舰队远渡重洋进至西太平洋实施进攻作战，“我则把前卫线推移到马绍尔群岛一线，使主力舰队在小笠原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一带求敌决战。”

日本的海军将领们把未来事件的进程看成是这样：一支强大的美国舰队向西挺进，长途跋涉远道而来。这时，日本以南洋各群岛为基地，用潜艇和陆基飞机不断削弱美国舰队的力量，待其实力削弱到大体和日本舰队的实力相匹敌或弱于日本舰队时，以战列舰为核心的日本舰队进入有利的战略位置，寻机与之决战；双方都横过空阔的洋面，把各自的舰只排成战斗序列，打出所有的炮弹，当硝烟和火光散去之后，日本的胜利将自然浮现出来，美国的钢铁巨兽将一只跟一只地凄凉地瘸着脚朝家逃窜，或者舰首向上，如同向大海行死亡前的敬礼，然后永远消失。

在山本看来，这种战略思想是一厢情愿的，不过是军令部的那些年轻参谋脱离实际的纸上谈兵而已。战争一旦爆发，除侥幸外，谁也不会相信战争会按着这个模式发展下去。山本的好友掘涕吉在战后整理的《五峰录》中总结山本的看法时说：不论是海军大学所进行的沙盘演习，还是军令部所提出的对美作战的战略计划，实际上都是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断，是主观主义的产物。以军令部的作战计划而论，如前所述，概括起来包括这样四点内容：一、日本主动攻下菲律宾；二、迫使或诱惑美国舰队前来救援；三、在马里亚纳群岛一带逐步削弱敌舰队的力量；四、进行舰队决战，一举全歼前来之敌。这纯属用想当然代替现实的概念游戏。是把敌人的行动规范在自己想象之中的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断，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既然如此，那么对于保证日本侧翼不受美舰队干扰，同时又要把主力用于南方战役的课题，山本就必须找到有效的答案。

1940 年 3 月，联合舰队举行演习。山本站在当作靶舰的战列舰上观看航空部队在统一指挥下进行白天鱼雷攻击演习。

长机率领着成群飞机，越过战舰的密集炮火，向下俯冲，鱼雷从战舰的桅杆掠过，划出一道白光，接连向舰腹冲去。演习用的鱼雷是不会爆炸的，当撞上舰体后，鱼雷即浮上水面冒出白烟，演习完毕后可再收回。山本看到这一情景，心里十分高兴，他情不自禁地向站在身旁的参谋长福留繁少将问道：“参谋长，能不能用飞机攻进夏威夷？”

福留中等身材，结实，有着肥厚的胸膛和健壮的肩膀。这位海军大学

的优等生，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舰炮专家。美作家高尔登·普朗格在他的名著《我们沉睡在黎明》中这样描写他：“他的头脑不像山本那样突然爆出主意，许多主意在他头脑中像植物生长那样慢慢地成熟。”“他支持向南扩张，但他缺乏山本那种先知先觉的睿智、个性和训练。”此刻，他正疑惑不解地看着山本，像在听天书。

的确，夏威夷距离日本有 3000 海里之遥，若要击溃夏威夷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就得牺牲大量的机动舰队，在袭击之前，如被对方巡逻机发现，反有被歼灭的危险。把仅有的航空母舰投入具有赌博性的战争，值得吗？

两个月后，5 月 7 日，在东太平洋举行大规模演习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没有像往年那样演习后返回西海岸，而是接到了就地停泊于珍珠港的命令。美国总统罗斯福想利用太平洋舰队进驻夏威夷对日本施加压力，以遏制日本的南进。

可是，罗斯福自己却没有想到，恰恰是他的这一行动激发了在大洋另一端的山本五十六袭击珍珠港的决心。

1940 年 11 月，山本和他的同届同学吉田善吾、岛田繁太郎同时晋升为海军大将。海军军阶达到顶点的山本更加卖命。同月，为响应政府南进的号召，他率联合舰队进行进攻荷属东印度的图上演习。在演习过程中，山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如果对荷属东印度动手，英、美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他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道：我们发动针对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军事行动，有很大可能会导致与美国过早交战，并因为英国和荷兰将和美国站在一边，我们对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军事行动在完成一半之前，将几乎确定无疑地发展成与美国、英国和荷兰作战，因此山本主张，从制定战略方针的角度来看，不管对哪个国家动手，必须从一开始就制定一个对三国作战的切实可行的方案。而在执行这一方案时，日本海军的大部分兵力一旦投入资源丰富的南方地区，其侧腹就暴露给了强大的美国海军。只要美国舰队主力向日本进攻，日本海军届时就不得不匆忙从南方作战中调回决战兵力。如果到了这个地步，日本海军的命运就惨了。

演习结束后，山本迫于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以一个赌徒特有的心理，终于下决心采取在胸中构思已久的攻击珍珠港的方案：在开战之初，抓住绝妙良机，不惜投下相当大的赌注，断然对夏威夷瓦胡岛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动突然袭击，并给以沉重打击。

山本五十六终于找到了出奇制胜的办法。11 月下旬，山本亲至东京向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谈了自己的这一想法。

转年到了 1941 年，成熟的方案在山本的心中再也隐藏不住了，他想到的不是让这一方案只变成电光一闪的火花，而是付诸实施的炸雷。1 月 7 日，元旦刚过去才几天，山本坐在停泊在广岛湾柱岛的“长门”号上的座舱里，用了整整 9 页海军格纸。给及川古志郎写了一封《关于战备的意见》的长信。山本在这封信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自己内心酝酿已久的关于夏威夷战役的设想。

山本的意见书在一开头写道：任何人对紧张的国际形势的发展都无法正确预测，“但是，海军，特别是联合舰队，应该以对美、英必战的决心，进入认真备战并制定作战计划的时期，这是毋庸置疑的。”在作战方针上，山本写道：“关于历来作战方针的研究，总是把堂堂正正的以迎击为主的作战方式作为对象。然而从过去多次举行的图上演习的结果来看，采取迎击战

法，使用主舰队决战，帝国海军尚未取得一次大胜，而且，每次总因为这样下去会削弱日本海军的实力而不得不中止演习。如果是为了决定战争如何发展，这样做尚称可以，但一旦开战，为了战则必胜，这样的作战断断不可。”

山本在意见书中鉴于对美作战的特殊形势，完全摈弃了在西太平洋迎击美国舰队的进攻，以舰队决战歼灭美国舰队的这一日本海军传统的战略思想，转而主张“开战之初，就猛攻并击沉敌人主力舰队，挫伤美国海军及美国国民的士气，使之达到无可挽救的程度。”山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日本立于不败，维持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军国主义的疯狂性，使本来对美国的物质力量作出准确判断的山本，却完全错误地估计了美国人民的精神力量，使他犯了一个战略家不应犯的致命错误。

山本在信中接着强调，“在战争爆发之际，我们应该竭尽全力，要有决胜败于第一天的决心”。山本具体设想了执行这一方案的几种情况：

第一，在敌主力舰大部分泊于珍珠港内时，“以飞机队彻底击溃之，并封锁该港”；

第二，在敌主力舰艇泊于珍珠港外的情况下，“按照第一种情况处理”；

第三，在敌主力舰艇首先从夏威夷出击并发动进攻的情况下，“派决战部队迎击，并一举歼灭之。”

在兵力的使用上，一、使用第 1 航空战队（航空母舰“赤城”号、“加贺”号）和第 2 航空战队（航空母舰“苍龙”号、“飞龙”号）待月夜或黎明，以全部航空兵力对敌人发动强袭，以期全歼。二、一个水雷战队，负责搭救因不能避免敌机反击而沉没的航空母舰上的官兵。三、一个潜水战队，逼近珍珠港，迎击狼狈出动之敌。如可能，于珍珠港入口处断然击沉敌舰，利用敌舰封锁港口。四、补给部队，为补给燃料，以数艘加油船充实该部队。

当然，山本也没有忽视日本的主要目标。“夏威夷作战要和菲律宾、新加坡方面的作战同一天实施。但只要击灭了美主力舰队，菲律宾以南的杂牌部队就会丧失士气，不敢逞能。”

“尽管夏威夷作战损失可能很大，但如果我们对其采取守势，等待敌人来攻，那么敌人就有可能一举袭击我本土，烧毁帝国首都及其他大城市。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态，国内舆论哗然，我们海军将受到舆论的谴责，国民的士气也将跌落。”他坚信，“虽然此次作战之成功并非容易，但有关将士若能上下一体，坚定以死奉公之决心，可期天佑以获成功。”

最后山本在意见书中提出他个人的请求：“卑职真心希望自身担任攻击珍珠港的航空舰队司令长官，亲自指挥夏威夷作战。”

当山本五十六将这封信寄往东京时，偷袭珍珠港的设想使宣告正式出笼。这正是：惯犯混水摸鱼，恶寇醉心偷袭。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章评说。

第十一章　风云际会

风云变幻太平洋，偷袭计划暗酝酿；
南北纵横又捭阖，风波迭起惊骇浪。

话说山本五十六在日本国内一片“南进”的叫嚣声中萌生了突袭珍珠

港的想法。如何将这一想法变成可操作的计划，山本为此又花费了大量心血。

山本在 1941 年 1 月给及川写信后，不到一周又写了第二封关于珍珠港的信件——给他的密友大西拢次郎少将长达 3 页的信。山本的这封信，使他的想法更具体化了。他在介绍了给及川信中的要点之后，要求大西尽可能快地着手研究，并制定一个基础方案。偷袭珍珠港的计划开始起步。

大西泷次郎是第 11 航空舰队参谋长，海军少将，是日本海军地道的“ 航空专家 ”，是个既富于独创性，又勇于实践的日本海军航空界不可多得的“ 人才 ”。他曾在野村大将手下干过一段时间，野村说他是“ 一贯鼓吹扩大和改善日本海军空中力量的军官之一 ”。

不仅在这一点上与山本志同道合，深得山本信任，而且据说，他对制定战术计划细节有特殊的天才。有一次，当他解决一个难题时，专心致志到了除手头的任务之外，对任何其他事情都视而不见的程度。他要求自己的工作比下级军官更刻苦。但他也玩。当他喝醉时，那就是活脱脱的又一个山本。因此，可以说大西是制定袭击珍珠港计划最适当的人选。

大西收到山本的信后，立即来到停泊在南九州湾有明湾的“ 长门 ”号旗舰会见山本。

二人进行了极为秘密的谈话，商讨了进攻珍珠港的可行性和有关技术细节。

与山本会谈之后，大西回到他在九州南部鹿儿岛东侧鹿屋第 11 航空舰队司令部。他站在参谋长办公室的一张圆桌旁，全神贯注地凝视着珍珠港的地图。这时，门突然被打开，他的高级参谋、海军中住前田古井走了进来。他是被大西召来的。

前田 40 岁出头，享有空投鱼雷战专家的名声。大西很需要在这一领域有人能提出建议，以弥补自己在鱼雷战技术上的缺陷。当前田走近大西的时候，正陷入深思中的大西，突然抬起头来，劈头问道：“ 假设美国海军舰只停泊在福特岛四周，能否对它们发动成功的鱼雷攻击？ ”’

前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是不解地望着他的长官回答说：“ 单从技术上来说，对珍珠港美国战舰的鱼雷攻击是不可能的，那基地的水太浅。”

前田似乎对自己的回答不满意，“ 除非能在鱼雷轰炸上创造奇迹，否则这种类型的攻击将是完全不现实的 ”。为了给长官以充分的选择，前田继续说道：“ 如果鱼雷上能捆上降落伞以防沉入水中太深和卡在水底淤泥中，或者是从非常低的空中投放鱼雷，这样困难的作战从想象上来说是可能的。”

但是，谁曾听说过用降落伞空投鱼雷去进行攻击？并且直到当时为止，日本海军在低空投掷鱼雷的技术上还远远达不到要求。因此，谈话转到其他形式的轰炸。前田强调了高空轰炸有利于洞穿美国船舰的厚甲板，大西却认为俯冲轰炸将保证更大的精确度，因而可以造成更为有效的结果。虽然两人都一致认为空袭珍珠港是很大的冒险，但两人的心情却并不一样，大西没有将山本的设想透露给前田。

前田离去之后，大西继续冥思苦想。看来空袭计划的全部希望将取决于航空轰炸，为此，他需要一位真诚的和精明的干将来协助他，而这个干将应该是一个完全掌握空中情况的飞行员，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是一个不乏首创精神的大胆的想象者。大西在基地细心想了几天后，便决定请当时在航空母舰“ 加贺 ”号上任第 1 航空战队参谋的源田实中佐协助。

1941 年 2 月初，大西给最受他信赖的源田发了一封短电：“ 源田实立即

来鹿屋，有急事相商。”

年方 36 岁的源田，在日本海军航空兵中以敢于冒险而著称。1929 年 11 月，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日本海军航空学校，不久就成为日本海军的“王牌战斗机飞行员”。

他那不能容忍平庸，只对十全十美才感到满意的职业性格，使他“在海军航空领域，远远超出他的大多数同僚”。当时的军令部作战课课长、海军少将富冈定俊评论他说，“他无疑比他的时代先进 10 年”。

1933 年，源田被派到航空母舰“龙骧”号上服役时，他认识了这支舰队的司令山本五十六，并因为他同样重视飞机的战斗作用，而被山本所赏识。转年 11 月，源日调到横须贺航空联队当飞行教官时，与当时还是大佐的基地副司令大西首次会面。由于他们的思想一致，都对山本表示崇敬，以及他们相互吸引的个性，他们很快成为挚友。

现在源田应大西之邀，正在鹿屋航空基地参谋长室听大西的介绍。

“源田，这是一件绝密的事，对任何人也不能讲。”大西严厉地警告源田后，在极端秘密的气氛中透露了山本的设想。然后，又拿出山本的原信给源田看。

源田十分仔细地阅读了山本的这封信，对山本的大胆设想和勇气佩服不已。山本大胆独到的见解和攻敌不备的想法，给源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看完信，迎着大西挑战的目光平静地说：“这计划虽然困难，但也不是不可能的。”

源日接受了大西的指示后，悄悄地开始了对山本攻击夏威夷设想的基础研究。为了严格保密，他总是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躲在室内反复研究。他埋身于一叠叠文件资料之中，考虑地形，研究兵力，时而计算数字，时而伏案苦思。终于在 1941 年 3 月上旬完成了第一个草案，并立即送给大西过目。

源田为了使攻击能得到最显著的战果，决定在这个方案中不用单程攻击，而进行轮番攻击。按山本最初的设想，仅用鱼雷轰炸机施行单程攻击。山本认为日本应使其航空母舰在离瓦胡岛 500 至 600 海里处放出它们的飞机，由于这一距离大大超出了飞机的作战半径，可以保证舰队的安全，使舰队在攻击完成后能快速离开危险区域，安全返回；飞行员在飞向目标，投下他们的死神货物后，则飞回他们母舰方向的海面，并降落在海面，由驱逐舰或潜水艇把它们从海里捞出。源田比山本信心更足，主张“为了获得最好的战果，全部航空母舰必须尽可能地靠近珍珠港，进行多次反复轰炸，使敌人失去反击能力，以此来保证舰队的安全”。

在轰炸方式上，鉴于高空轰炸的命中率还不高，而浅水发射的鱼雷也还没有在短期内制造成功的希望，源田主张应使用所有的轰炸形式，鱼雷、俯冲和高空轰炸，而尤其要注意使用俯冲轰炸。

主攻目标应是美国航空母舰，战列舰只作为副目标。与山本原计划相反，源田设想主要攻击目标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远程攻击力量。如果日本能击沉美国的航空母舰，并在自己大多数航空母舰不受损伤的情况下返回，则将获得双倍的优势。美国的海军空中力量被打碎了，而日本的还能发动强有力的进攻，日本将会消灭敌舰队的其余部分，最终使帝国海军可以不受惩罚地漫游太平洋。另一重要目标，是瓦胡岛上陆基飞机，这样可保证珍珠港上空的制空权，并使日本航空母舰免遭攻击。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源田认为只有派出全部的大型航空母舰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山本关于只使用一支或最多两支航空母舰舰队的设想，是不可能集中强大的突击力，一举完成上述任务的。源田甚至设定，舰队应从小笠原群岛的父岛或北海道的厚岸湾出发，直到距夏威夷 200 海里时，攻击飞行队始起飞攻击。

源田离去。大西留下了他的草案，并以此为基础，给山本准备了一份更为详尽的报告。1941 年 3 月 10 日，大西登上“长门”号向山本面交了这份草案，它是空军将领的思想与海军中对于空中力量最富有首创精神的思想家意见的折衷。

山本满意地看了这份草案，他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设想。随后他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工和修改，并命大西送呈海军军令部。在军令部作战部，曾是山本参谋长的福留繁少将接待了大西。福留读了草案后相信，这个计划确有很大进步，但按实战要求，还不是最完善、最具体的，若干细目，甚至包括某些关键环节，尚需进行充分研究。

为了扩大讨论，使这项计划最终成为一份可操作的作战方案，不久山本在联合舰队召集第 1 航空舰队的有关人员，在“长门”号战列舰的长官室里专门就珍珠港作战问题进行了讨论。

山本五十六首先向与会者介绍了袭击夏威夷的大体构想，然后话锋一转说道：“由于珍珠港作战事关重大，一旦失败，整个作战就有垮台的危险，希望在座的作战部队诸位官员，毫无顾忌地提出意见。”

这时坐在山本对面的第 1 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南云忠一海军中将提出了反对的观点：“本职认为这个作战方案本身包含了过多的冒险因素。”南云虽然是一位经历比较丰富的老资格军官，但在他“长期光辉的生涯中”，没有任何与空军有关的事。“南云是一位老式的军官，是一位鱼雷攻击和大规模作战行动的专家。”他的老朋友、第 11 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土冢）原二四三海军中将解释说，“从背景、受训、经验和兴趣说来，他对日本海军航空兵中的这个主角，都是整个不适合的。当他成为第 1 航空舰队司令时，他对航空兵的实力和潜力毫无概念”。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这样一位连山本都认为不适合的司令，却在后来成功地指挥了偷袭珍珠港的战斗。不过，目前他却因为自己在这一领域的不足而大唱反调。渊田美津雄在其著作中写道；“山本长官没有回答，他微闻双眼，两臂交叉，侧耳静听。”

“南云长官！”第 2 航空母舰战队司令官山口多闻海军少将突然问道，“那么，长官认为怎样才好？”

南云海军中将斩钉截铁地说：“集中兵力在南线作战。如果把航空母舰兵力分开，在夏威夷和南线同时作战，恐怕两地的兵力都会感到不足。不管怎么说，珍珠港作战只是一种冒险的阻敌作战。如果成功，固然好。即便如此，也无非可以放心搞南线作战而已，而且因为不是攻击作战，只是一阵风刮过去，不能使战果扩大到以后的战局上。万一失败，整个作战就会前功尽弃，我第 1 航空舰队兵力将折损一半。这样一来，敌我兵力均势就会崩溃。若是得不偿失，实在令人感到这样搞作战指导未免太危险了。不如集中全部兵力在南线作战，以便尽早达成作战目的，确保不败的战略态势。尔后，歼灭美国太平洋舰队就十拿九稳了。我认为集中全部海军兵力在南线作战，可以不必顾虑美国太平洋舰队的牵制。根据以上理由，本职反对珍珠港作战。”

但是山口少将却认为，美国舰队对太平洋有极大的威胁，不仅会袭扰

日本的供应线，而且有可能乘日本海军南线作战之机骚扰日本本土。因此，在进行南线作战之前，首先要给珍珠港一击。

于是，与会人员议论纷纷，形成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

正当双方争执不休，两派各不相让之际，诸于心算的山本对袭击珍珠港方案的利弊得失早已了然在胸。等众将说完之后，他才开口："诸位对珍珠港作战的见解，我都听到了。我的意见是，无论如何一定要打珍珠港。"山本语气激昂，环视四周说道，"诸位请你们了解，只要我还担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这个职务，这一仗就非打不可。希望你们研究万全之策。"

之后，联合舰队司令部设置了 4 个预备研究小组；(1）行动及后勤；(2）通信和情报；(3）航行和气象条件；(4）空中和潜艇攻击。首席参谋黑岛龟人大佐承担了主要工作。

黑岛自 1939 年秋以来一直跟随山本。他原本是炮火射击军官，在海上呆了多年，海军大学毕业，并曾担任过海军大学的教官。目前他是山本的首席参谋，负责联合舰队司令部的各种总体作战计划和有关的战略战术。

在推崇一致性的日本，黑岛是一个性格怪僻、行为乖张、与众不同的人。正如他那反常的名字——龟人所表示的那样，他在解决一个问题时总是缩进他的乌龟壳里，把自己锁在舱内，拉上窗帘，双手抱头坐在黑暗中。当他突然有了一个主意时，他就开灯，发疯似地乱写一气，纸张满地，使劲抽烟。作为司令长官的亲信参谋，却从不与山本一起用餐，总在自己的舱内吃饭，脏碟子里装满了香烟和烟头。各种书籍横七竖八，堆积如山，他对此却视而不见从容居间，被勤务兵称为"黑岛怪参谋"。当有人问山本为什么把这样一位古怪的军官留在自己的参谋班子中时，山本就回答："除我之外，谁能够用黑岛？"是的，在联合舰队的参谋人员中，再也找不出比黑岛为珍珠港计划工作更为刻苦的人了。

现在，这位"黑岛怪参谋"又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卧舱里了。房间里很热，他便赤身裸体，伏在案上，夜以继日地陷入苦思冥想。

这样，到 4 月中旬，山本已把珍珠港计划正式作为联合舰队研究的题目，并于 4 月 10 日迈出了最有力的一步，将第 1 航空母舰战队（"赤城"号和"加贺"号)、第 2 航空母舰战队（"飞龙"号和"苍龙"号）和第 4 航空母舰战队（"龙骧"号）合编成一个作战单位，组成了第 1 航空舰队。此外，还配备了 10 艘驱逐舰。日本海军由此形成了一个拥有巨大潜力的空中打击力量的核心，它可以对指定目标一下子派出 200 多架飞机。

接着 4 月末，黑岛接受山本的命令，去东京向军令部解释由他拟制的关于袭击珍珠港的战略和策略。

在东京的海军军令部里，作战部部长福留繁少将、作战课课长富冈定俊大佐和航空参谋三代辰吉中佐都反对联合舰队袭击珍珠港的计划。

富冈认为日本的目标是东南亚，不能过分分散日本海军的力量。联合舰队可以用纯战术和战略的眼光来研究珍珠港计划，而军令部则必须顾及与陆军、内阁、外务省的关系，以及日本的整个国际环境。并且一旦战斗打响以后，首先还要考虑，在一定期限内占领爪哇等南亚产油地区，以确保石油来源。富冈重新说明了军令部的作战意图，即作战的主要目标是夺取东南亚及其丰富的战略物资，绝不能有任何事情干扰主要任务的成功。

军令部不同意山本方案还有一个最大理由，这就是该方案带有深深的山本烙印，即赌博性。因为方案成功与否完全寄于两个靠不住的假设：一是

在奇袭时，美国太平洋舰队正停泊在珍珠港内；二是一支大型的航空母舰部队能安全地渡过半个太平洋而不被美国发现。这两点都是很难保证的。他们针对山本的赌博欲望强调说，不能寄希望于侥幸，而且也不能冒此大险；事实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愿望和可能代替不了现实。

经过激烈的争论，富冈勉强地答应了黑岛的一个要求：把每年一度的 11 月或 12 月于海军大学举行的图上演习，提前到 9 月召开，届时将专门研究黑岛拟制的关于袭击珍珠港的作战方案。

随着帝国海军主要机构不同程度地卷入珍珠港冒险，山本五十六提出的袭击珍珠港设想正一步步地变成现实，太平洋上风波已起。而在这同时，日本政府正继续在外交策略上为南进作最后的准备。

为了集中南进，必须稳定北方，与苏联改善关系。本来在日本传统的军事战略中，历来就有北进与南进之争。1938 年 7 月，日本朝鲜军在中苏边境张鼓峰与苏军发生冲突，接着 1939 年 5 月，日本关东军又在中蒙边境诺门坎对苏军进行挑衅。两次对北进的尝试都以惨败而告终，日本当局对北进政策产生动摇。其后，随着世界战局的发展，日本转而选择了南进，“北守南进论”占了

到 1941 年初，日本南进的步伐已经越迈越快。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外交努力同苏联改善关系，并为做好对美开战的准备，同美国进行谈判。因此，在山本草拟讨论袭击珍珠港计划的同时，日本在外交上展开了同苏、美的谈判攻势，使大战前的太平洋风波迭起，扑朔迷离。

1941 年 2 月 3 日，近卫首相和陆、海军首脑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松冈外相的苏联之行。

他们一致把稳定北边的希望寄予在这个“口若悬河，不落俗套”的人身上。

3 月 12 日，松冈充满信心地离开了东京，乘火车沿漫长的西伯利亚大铁道向莫斯科进发。在莫斯科逗留了 10 天后，为讨取希特勒的指示，又到了柏林。

一到柏林，松冈先后拜见了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德国纳粹元首竭力说服松冈，占领新加坡对日本是有利的。里宾特洛甫也说日本应当拿出同盟国的样子，去南下占领新加坡，美国很可能不敢向日本挑战。而一旦美国参战，日本一定会得到德国的援助，“即使撇开德国军队远比美国人优越这一事实，美国也根本不是德国的对手”。

对于这一切谈话，外号“万言先生”的松冈给予了热情洋溢的答复，但是就是没有承诺进攻新加坡。他表白说，他自己确信美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迟早必然爆发，并赞成与其让战争来得晚些，不如来得早些。他也同意，闪电式地夺取新加坡是重要的，并应着手进行。但是，在日本有很多人想抓到虎仔却又不准备入虎穴。

相比之下，松冈对他同苏联签订友好条约却胸有成竹。尽管此时德国已决定执行“巴巴罗莎计划”，并给了松冈以足够的暗示。但南进的巨大欲望却使他仍然执迷不悟。

甚至在他离开柏林前往莫斯科的途中，得悉德国已侵入南斯拉夫时，这位外相还在兴致勃勃地对他的秘书加赖俊一说：“与斯大林签订的协定已在我的口袋中！”

果然如他所愿，在他抵达莫斯科 1 个星期后，就在克里姆林宫与苏联

政府签订了一个“中立条约”。这一条约规定：维护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互不侵犯领土，缔约国一方遭受到第三国军事攻击时，另一方保持中立。4 月 23 日，刚刚与斯大林在庆祝宴会上碰过杯的松冈，又在车站上享受到斯大林亲自送行的殊荣。他们先握手后拥抱，使车站上的各国使节和苏联官员都惊得目瞪口呆。狂妄而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松冈，此时完全陷入自我陶醉之中。

国内的近卫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也大喜过望，立即进宫求见，未经和内阁商量就取得天皇的批准。这一条约缓和了陆军长期以来想与俄国作战的冲动，带来了使中国屈服的希望，并使南进高枕无忧。日本统治集团没有理由不感到高兴。

此时，在世界的另一侧，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正与美国国务卿赫尔进行着日美间的谈判。

野村海军大将是在 1941 年初到美国去履行自己的“和平”使命的。他在行前的一番表白，竟使美国舆论界相信“日美关系解决在望”。他说道：“日美两国没有任何理由要战争。我作为接受本国政府指示的大使，一定要在自己的权限内，努力使两国避免战争。”

2 月 12 日，带着和平假面具的野村第一次晋见美国国务卿赫尔。两天后，罗斯福总统接见了他。野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驻美海军武官，当时罗斯福任海军次长，二人关系素称友善，且有亲笔通信之谊。两人愉快地回忆了 20 年前的往事之后，都希望能找到解决目前日美关系的良策。

3 月 8 日，野村与赫尔开始第一次会谈。此后双方便经常在卡尔顿饭店、威特曼公园饭店等处进行了多达 60 次的马拉松式的谈判。

4 月 15 日，日本方面首先拿出了由双方民间代表拟定的《日美谅解方案》。这个被美国史学家费思称之为“出生在私人小医院的双亲不明的婴儿”的方案，得到了野村的赞同和支持。原来在达成这个《日美谅解方案》的幕后，还有两位神父的活动。1940 年 11 月底，两名美国神父秘密来到日本。这两名神父一个叫沃尔什，一个叫德劳特，都属于天主教马里诺修道院的。他们拿着纽约孔莱普商会经理斯特劳斯的介绍信，访问了日本中央金库理事井川忠雄，传递了美国愿意和日本改善关系的信息。井川与近卫首相的关系很密切，遂接受两位神父的中介，派井川和岩畔豪雄大佐赴美协商。在野村的指导下，双方起草了《日美谅解方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三国同盟是防御性的，只有在德国受到攻击时，日本才履行三国同盟的义务；由美国出面劝告蒋介石政权与汪精卫政权合并，承认“满洲国”，如果蒋介石拒绝，美国即停止援蒋；美国协助日本获得必需的物资，维持与日本的通商和金融合作。

由于这一方案“大部分条款都是狂热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希望的”，赫尔又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四项原则：（1）相互尊重对方国家领土、主权完整；（2）支持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3）支持平等，包括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4）不变更太平洋地区的现状，除非用和平手段。

刚从苏联喜气洋洋、忘乎所以返回国内的外相松冈，激烈反对同美国进行谈判。为此他把谅解草案一事通知了希特勒，并用近一个月的时间等待希特勒的意见。5 月 8 日，松冈拜谒天皇说，如果美国加入欧战，日本应该支持轴心国，进攻新加坡。他预言，在华盛顿的谈判将一事无成，如果谈判获得成功，那也只意味着要牺牲德国和意大利才能安抚美国。“如果发生这

种情况，我恐怕不能在内阁留任。”松冈为此又制定了三条原则：(1）有助于结束中日战争，即美国不再插手中国；(2）不与三国同盟条约相抵触；(3）遵守对德国的国际信义，以此作为向美国讨价还价的条件。

5 月 12 日，野村把《松冈修正案》交给赫尔。修正案在一系列问题上坚持了强硬的态度，加之，这期间日本政府发给野村的大部分电报都被美方破译，使赫尔对日本的真正意图十分清楚。因而，这位来自田纳西州的农民的儿子对日本人永远挂在脸上的“冷冰冰的”微笑感到讨厌，使他有理由相信：日本人是不可靠的，如果与日本人达成任何妥协，都将是背叛美国的原则。

5 月 20 日，赫尔与野村举行会谈。会上，日本人拒绝考虑真正从中国撤军，意欲继续控制河北、山西、察哈尔和绥远等共 103.6 万平方公里，8000 万人口的广大地区。这一“撤军”方案遭到赫尔拒绝，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此后，日本趁地中海战火突起，美国于 5 月 27 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际贪欲猛增，企图把英美势力全部排除出中国，排除出远东，美国当然不干。

在东京，反复无常的松冈外相，则趁机不断公开或私下发表挑衅性言论。5 月 14 日，他对美国大使格鲁说，希特勒不向美国宣战一举，表现了他的“巨大耐心和慷慨”，美国攻击德国的潜艇迟早会导致日美开战。美国应该做出“有丈夫气概、正派和合情合理的事，光明正大地向德国宣战，而不是在中立幌子下进行战争活动”。3 天以后，他又写信给格鲁，解释他“与众不同”的态度。他说，他是从一千年、两千年，甚至三千年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假如人家认为他神经不正常，他也毫无办法，因为他生来就如此。

6 月 21 日，美国国务卿终于对日本提案作出回答：日本必须放弃三国同盟条约，完全从中国撤军。此外，赫尔在同时发表的口头声明中还指出，某些日本官员发表的公开言论，似乎成了调整日美邦交无法克服的障碍。松冈认为这是对他进行的人身攻击，并把它作为完全停止华盛顿谈判的理由。双方的要求差距是如此之大，日美谈判面临僵局。

第二天，6 月 22 日，星期日，希特勒又一次令它的盟国大吃一惊，德国越过苏联边界，大举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日本借机暂时中止了日美谈判。何去何从，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再次引发起一场大争论。这正是：一波未平又起浪，倭贼不甘更猖狂。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评说。

第十二章　开战决定

开战决策在千种，南进激煞山姆怒；
慎密计算暗下赌，珍珠港战赖航空。

1941 年 6 月 22 日，苏德战争爆发。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间里，在 6000 门大炮雷霆般的轰击下，德国坦克和步兵师像浪潮一般涌进苏联边界。苏联在德国 300 万大军的猛击下丧师失地，在短短十几天的时间里，德军便突破苏联边界 600 多公里。消息传来，日本军阀摩拳擦掌，蠢蠢欲动。是南进，还是北进？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再度掀起争吵。

以外相松冈洋右和关东军为主的一派，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主张立即实施北进，配合德国出兵苏联，在隆冬到来之前夺取西伯利亚。当天下午，松冈接到消息后，立即给宫内大臣木户侯爵打了个电话，请求谒见天皇。不到 1 小时之后，松冈即前去拜谒天皇。刚愎自用的松冈背弃了他刚向斯大林许下的诺言，他坚信德国能迅速击败苏联，建议日本立刻进攻西伯利亚，推迟南进。天皇感到惊异，因为这个方针意味着朝两个方向扩张。他要求松冈同首相商量。以近卫首相和包括陆海军大臣在内的军部实力派，则主张利用德苏战争解除了日本受北方牵制之机，实施南进。从 23 日开始，陆海军首脑连续召开会议协商对策。25 日，政府和大本营联席会议，海相及川表示海军目前不想惹苏联，陆军参谋长衫山元针对松冈的质问也回答说："目前，日本将重兵用于中国，北进实际上不可能。"

到 30 日，德国正式要求日本参战，德国驻日大使奥特把希特勒的请求转给松冈。在当天下午举行的联席会议上，松冈把希特勒的这个请求作为他的主要观点，极力主张北进。他说："英雄善于回头，我辈以前曾讲过南进论，但今天必须立即转向北方。"经过激烈论争之后，7 月 2 日，天皇主持召开御前会议，作最后裁定。

裕仁以此刻应有的庄重姿态，身着大礼服，毫无表情地听着近卫首相以单调沉闷的声音宣读已经准备好的决定——《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在这一文件中，内阁拒绝了松冈关于立即进攻俄国的建议，赞成日本南进，为获得南方丰富的战略资源提供可靠的保障。只有"德苏战争的发展对帝国有利时"，才能对西伯利亚采取行动，以武力解决北进问题。文件规定，"帝国将坚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以使日本获得英国、荷兰和法国在远东领地的市场、石油和矿产。但首要的是"处理中国事件"。

必须切断重新打通的滇缅公路，因为美国供应品正通过这条公路运到抗战的中国人手中。

在印度支那，将同法国维希政权建立联合保护领地，以便为陆军提供一个基地，从这个基地可以攻击国民党的西南根据地，西击泰国和缅甸，向南威胁马来亚。总之，为了达到向南方扩张的目的，"必须排除任何障碍"，并"不辞同英美一战"。

日本已经走上了南进的道路，再留下松冈这个反复无常、桀骜不驯的外相，对隐蔽日本的南进企图已没有任何益处。因为尽管松冈北进苏联的建议被否决，然而其对美国的态度却没有发生多少变化，松冈对赫尔那个不指名批评日本官员公开发表煽动性言论的口头声明，仍然怒气未消。这种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指责，在松冈看来却是对他个人的侮辱，是对日本的不可原谅的冒犯。在 7 月 12 日他最后一次参加联席会议时，他发表了他作为美国问题专家提出的最后一次蛊惑人心的讲话。他以近于偏执狂的态度怒冲冲地说："10 天来，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认为，美国把日本看成是保护国或附属国！只要我还当外相，我就不能接受。别的什么我都可以考虑，但我拒绝接受这个口头声明。这是美国人对弱小国家任意蹂躏的典型。这个声明把日本当作弱小国家和附属国对待。有些日本人反对我，有些人甚至说首相反对我。"他越说越急促，"无怪乎美国认为日本已经无计可施了，给我们发来这样一个声明。我现在就建议拒绝接受这个声明，并停止与美国谈判！"

军部已经不能容忍松冈对南进政策的干扰。7 月 16 日，近卫以内阁集体辞职的办法撤掉了松冈，全体内阁成员向天皇辞职，然后再由近卫召集原班人马重新组阁，只有外相一职改由比较温顺的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担任。

这样，这位日本外交史上最能言善辩的人物暴风雨般的生涯便宣告结束了，他退隐到富士山下自己的小住宅中，静静地苦思着怎样挽回失去的政治权力。5 年之后，当大日本帝国战败时，他被盟国战犯调查人员找到，送进监狱，作为战犯接受了人民的审判。

第 2 天，近卫按天皇要求重新组阁。新上任的外相丰田贞次郎首先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电告日本驻法国大使，不管维希政府持何态度，日本军队将于 7 月 24 日开进南部印度支那。

在限期的前一天，维希政府同意日军进驻印度支那南部。日本驻法国大使得意洋洋地给东京拍了一个电报："法国人如此痛快地接受日本要求的原因是，他们看出了我们的决心是何等坚决，我们的意志又是何等顽强。总之，他们除让步外，别无选择。"7 月 28 日，4 万日军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陆，随即占领了西贡和金兰湾，进驻了 8 个空军基地和 2 个海军基地。

日本此举大大激怒了美国。赫尔竭力要求罗斯福对日本实行新的禁运，以示报复。

7 月 26 日晚，罗斯福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接着英国和荷兰也宣布冻结日本的资产，英国并于同日通告废除《日英通商航海条约》、《日印通商条约》和《日缅通商条约》。以后，加拿大、新西兰、埃及也采取了同样措施。7 月 28 日，荷兰又宣布停止《日荷石油协定》，美国也于 8 月 1 日宣布完全停止对日石油输出。在亚太地区，所谓 ABCD（美、英、中、荷）包围圈最后形成。《纽约时报》认为，这个措施"是除了开战以外的最严厉打击"，而日本舆论则认为"经济战争已宣战了"，不难想象"下一着会是什么"。

随着日本开始走上南进之路，山本五十六似乎感到形势更为紧迫了，尤其是在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和美国采取报复措施之后。形势的发展，越来越使山本相信日美开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8 月 7 日，山本派黑岛再次前往东京，与军令部讨论对英美作战计划问题。黑岛在作战课与富冈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他首先解释说，自从禁运之后，山本更决心要给美国太平洋舰队一次突然的先发制人的打击，因此联合舰队强烈要求海军军令部更加认真地研究攻击珍珠港的问题。

但是，接下来富冈举出了许多理由加以反对。第一，夏威夷作战的成功取决于出其不意，但要成功地保守秘密是十分困难的。越过太平洋需要两周的时间，一支庞大的舰队难免会在途中遇见敌舰、敌机或中立国的船只。即使敌人事先没有察觉日方的企图，但随着外交关系的紧张，敌人可能采取严密的空中巡逻等警戒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将失去始发性，并蒙受重大损失。还有，在攻击之前，也许会在别处发生战斗，从而使瓦胡岛的美国人处于戒备状态。

第二，这项作战计划本身还有许多有待完善的技术问题，如海上加油，或待日军发起攻击时，敌舰队没有停泊在珍珠港，反过来日军的特遣舰队被发现，遭到在海上的美太平洋舰队在续航力大的陆基飞机配合下的攻击，况且还有一个无法估计的气候问题。

第三，即便这一切都顺利，对空中攻击的效果也不会有十分的把握。因为珍珠港水浅、空域狭窄，要实行航空鱼雷攻击是相当困难的，加上敌舰可能布设防鱼雷网；高空轰炸命中率极低，俯冲轰炸无法击破军舰的装甲等等。

总之，富冈的结论是：“夏威夷作战是投机性的，成功的把握不大，弄不好，就可能失去我们现存的宝贵兵力，或者在各个战役的关键时期使重要的部队无所作为，使南方战役陷入困境。”对于山本的主要论据——需要在日本部队南进时阻挡美国太平洋舰队对其侧翼的进攻，富冈仍寄望于传统的截击战略。

黑岛针对富冈的反对理由逐条地进行了反驳。他承认保守秘密是压倒一切的重要，但他又说：“各种各样的对策都会应运而生，大可不必那么担心。”他承认“夏威夷作战有各种无法预测的因素，因而是一次投机性的、冒险性的作战”，但他强调“战争总是包含着冒险，害怕冒险就谈不上战争”。

黑岛坚持认为，虽然入侵东南亚需要航空母舰，但“用基地航空部队和陆军航空部队也不是不能打”。他强调，我们应把南方作战作为整个对美作战的一部分来考虑，不要光考虑南方作战。因此联合舰队“假如不在夏威夷方面给具有威力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以打击，就不能安心地进行南方战役”。南方战役成功的前提必须是空袭美舰队主力。

“如果让敌舰队占领马绍尔群岛，敌人在这里部署了许多水上飞机，我方再夺回马绍尔就很困难，南洋群岛就会一个接一个地被美国占领。”

双方各持己见，反复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终未能得出结论，最后只商定留待 9 月中旬举行的联合舰队图上演习时再作进一步研究。

在“长门”号上，山本也在继续认真考虑着攻击珍珠港。8 月 10 日，当他的旗舰停泊在佐伯湾时，他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他在江田岛的同班同学吉田善吾海军大将。吉田在山本之前曾是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在海军大臣任期结束后担任枢密院的军事顾问。吉田来“长门”号，是为了与他的这位好友讨论政治和军事形势。

“日本必须在开战之际给美国海军致命的一击，”山本又开始对吉田强调他的观点，“这是联合舰队的唯一出路。攻击珍珠港对于使日本能腾出一只手来用于南方作战，是非常必要的。”

吉田第一次听到这个大胆的计划。作为一名旧军事学派的谨慎而注重实际的将军，他用这样的提问表示了自己的反应：怎么可能把目前这种舰队活动半径下的特遣舰队，送到离日本这么远的地方去呢？

山本知道，吉田发现了最主要的难点之一。“特遣舰队将在海上加油。”他回答说，“目前正进行海上加油的训练，其成功的前景是乐观的。”

是的，山本清楚地知道，要让军令部采纳他的计划，就必须在实际的训练中将一项项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化为可能。因而，联合舰队在鹿儿岛海湾选择了与珍珠港极为相似的地形，展开了有针对性的实战训练。

这项任务是艰巨的。又由于需要绝对保密而不能向飞行员说明训练的目标，更增加了工作的艰巨性。各种不同类型的飞机——高空轰炸机、鱼雷轰炸机、俯冲轰炸机、战斗机，必须机动配合，成为一支紧凑有力的打击力量，不是 40 架或 50 架飞机，而是数百架飞机，结成完美无缺的群体飞行，分成不同的攻击波次。首先是超低空的鱼雷机，然后是在鱼雷轰炸的黑烟尚未升起时，高空轰炸机编组轰炸，最后是俯冲轰炸机的俯冲轰炸扫射。而完成这项如此困难复杂的任务的时间已经不多，随着时钟的每一下滴答声，时间正在飞逝而去。

源田实为山本推荐了一个负责这项工作的最合适的人选，他在海军军官学校的同学渊田美津雄少佐。39 岁的渊田仍然是一个现役飞行员。1939

年从海军大学毕业的渊田被分到“赤城”号当飞行队长，在这里他第一次遇见了山本。山本精力充沛的个性，以及对航空的兴趣，赢得了渊田对他的尊敬。当 1941 年春刚调任第三航空战队参谋的渊田，又接到回“赤城”号任飞行队长的命令时，渊田已积累了 3000 小时的飞行时间，其中有些是在侵略中国的空战中得来的。

“渊田有一种很强的战斗精神——这是他最好的品质。”源田是这样评论他的这位同学的，“他也是一名能够理解任何特定情况并迅速做出反应的天才的领导，他不仅是我们最好的飞行领导人，还是一名优秀的参谋——肯合作，头脑清晰。攻击珍珠港的成功，取决于这次攻击的飞行领导人的个性与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渊田被选中担任这项工作的原因。”

渊田所担负的任务是，不仅要训练“赤城”舰上他下属的飞行员，而且还要训练在 4 月新组编的第 1 舰队所有航空母舰上的飞行员。训练完全是模拟将要对珍珠港进行的攻击：飞机从鸭池基地起飞后，在鹿儿岛市北方 2000 米高空集结，然后单机向南从樱岛半山腰飞过去，降入甲突川峪谷，以距地面 40 米的高度紧贴着山形屋百货大楼和车站的屋顶飞过，躲过电杆和烟囱，飞至码头上空时，突然把高度降至 20 米。此时，投弹员拉动套环，对在 300 码外的防波堤施放鱼雷。

这种训练使队员胆战心惊，因为在 20 米的高度上发射鱼雷，稍不留神，飞机就会一头扎到海里去。山本之所以要求进行这种自杀式的低空飞行训练，是因为珍珠港水浅，只有 12 米。在鱼雷机实施鱼雷攻击的高度为 100 米，距离目标 1000 到 1500 米发射的条件下，鱼雷下水后，要下潜到 60 米深，然后靠横舵作用上浮到离水面 4—6 米，再冲向目标。因此，如果鱼雷从通常的高度投放，它就会一头扎进珍珠港的水底。就是在 20 米的高度投放，源田还嫌太高，他死死缠住横须贺海军基地的鱼雷专家们，要他们研制浅水鱼雷。

在这些发疯似的飞行训练中，首先被吓坏的是鹿儿岛市民。那些突然出现的鱼雷机，一架接着一架几乎擦着屋顶掠过去，连晒衣服的竹竿也被那强大的气流和冲击波震倒了。

水平高空轰炸机的训练则是在离鹿儿岛不远的有明湾布志海岸的海军轰炸靶场进行。

日本人在地面上画出同美国“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同样大小的白色标志，每天进行投弹练习，最后达到了在 3000 米高度投弹误差不超过 30 米。如果按九机编队为一个攻击单位，这就保证了 80%的命中率。

经过数周的刻苦训练，轰炸的结果非常可观。现在只差最后一个技术问题了，即找到合适的鱼雷。

日本海军拥有航迹隐蔽、比当时世界各国鱼雷性能都好的“九四”式鱼雷。为保密起见，日本把这种鱼雷所使用的氧气推进剂称为“第二空气”。每只鱼雷的重量都在 1 吨以上，因此高速飞行的鱼雷轰炸机向水中发射鱼雷对水深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在 50 米的高空发射时，鱼雷入水后，至少要下沉 100 米。这种鱼雷用于太平洋中部地区的舰队决战比较合适，如用于珍珠港的浅水域，将会因入水后的鱼雷钻进港底而影响作战效果。要想使这种鱼雷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尽早解决鱼雷本身的有关技术问题。

横须贺的海军鱼雷专家爱甲文雄大住在山本的督促下，正加紧解决这一问题。他用飞机平衡器做成木翅，安装在鱼雷上，大大减轻了鱼雷的下沉。

为了验证此法可行，决定在鹿儿岛进行试验。飞行队长渊田美津雄，在他的飞行队里按技术水平上中下三个层次各选一名飞行员，让他们驾驶携载改装后鱼雷的轰炸机，依次在预先于水深 20 米处树好标志的鹿儿岛港内发射鱼雷。试验的结果，3 架飞机发射的 3 枚鱼雷有两枚达到了预期目的——入水后不超过 12 米，只有技术最差的那个飞行员把鱼雷射入了海底。也就是说，经过改装后，80%的鱼雷都适宜于在珍珠港内的浅水中使用。

山本的联合舰队在整个一个夏天都在埋头进行紧张的训练。而此时在日本统治集团上层，对西方国家的禁运却越来越感到不安。当时，日本每月消耗石油 45 万吨左右。1941 年 8 月，B 本储备的石油约 940 万吨，仅能维持两年左右。美、英、荷的石油禁运虽未马上构成致命威胁，但从长远来看，对日本非常不利。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统治集团再次对开战问题展开争论。

9 月 3 日上午 11 时，政府与大本营的联席会议在皇宫隔壁的宫内省召开。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说："日本各方面物资都在减少，而敌方的力量却在渐渐地增强，再过些时候，日本会越来越软弱，以至于难于支撑下去。""我确信，现在有战胜的机会，然而，这种机会恐怕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丧失。"基于此，永野要求，必须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勇往直前。

陆军参谋总长杉山不甘落后："我们必须在 10 月 10 日之前争取达到我们的外交目的。

否则就必须一往直前，拖拖拉拉搞下去是不行的。"

在军部的坚决要求下，联席会议一致同意了下列政策："为保卫和维护帝国的生存，以 10 月上旬为初步截止时间，在此之前，作好战争准备，到那时，如果有必要，就决心与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关于外交谈判，规定了对英美谈判中应该达到的最低限度要求：1.美英不插手、不阻挠帝国对中国事变的处理；2.美英不在远东采取威胁帝国国防的行动；3.美英应在帝国取得所必需的物资方面给予合作。

9 月 5 日，近卫进宫见驾，将联席会议通过的《帝国国策施行要领》草案上奏天皇。

天皇一口气看完这个草案，脸上露出不解而担心的表情问道："计划中的事项前后顺序有点奇怪，为什么把战备放在第一位，而把外交谈判放在第二位呢？"

近卫担心天皇在御前会议时再质问军部，遂建议天皇召见两位总长进行私下听证。

下午 6 时，永野和杉山来到皇宫，就天皇的有关质问作了回答。最后天皇问杉山："万一日美两国间发生什么问题，陆军在多长时间内能解决？有把握吗？"这位陆军大臣估计："在南洋方面，打算用 3 个月解决。"这时裕仁血涌脸上，感到受到了愚弄，选用不寻常的语调大声质问杉山："杉山，你曾是日华事变爆发时的陆军大臣，你别忘了，当时你就说过 1 个月左右解决问题。可是 4 年过去了，问题不是还没有解决吗？"

杉山惶恐地解释说："中国疆土辽阔，无法按预定的计划作战。"这只能使天皇更加愤怒。他再次提高嗓门说："你说中国疆土辽阔，那太平洋不是更辽阔吗？你有什么把握说 3 个月能解决问题？"

永野对他倒霉的同事表示同情，赶忙插话解围。他告诉裕仁："现在的日美关系好比一个病人，是动手术好，还是不动手术好呢？病情已经发展到危及生命的地步，如果不动手术硬挺着，病人就可能要渐渐衰弱以至死亡。

如果动手术，尽管要冒极大的危险，却不一定没有治愈的希望。我认为，目前的情况正处在是否毅然决然动手术的阶段。”永野照例又在结束时匆匆补了一句，当然外交谈判是首要的。

第二天，天皇正式召集御前会议，审议《帝国国策施行要领》，进行战争的最后选择。近卫、永野、杉山、丰田外相和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陆军中将，一个接一个地表态，都对外交谈判不抱希望，认为日本必须为战争做准备，越快越好。最后轮到枢密院议长原嘉道男爵发言。作为枢密院议长，原嘉道在日本政界地位很高，因为他是天皇的最高顾问，通常代表天皇说话。原嘉道议长高举起决定开战的草案，似乎还在犹豫：“这份草案是以战争为主，外交为辅。从草案的本意来看，尽管一再说要努力通过外交途径打开局面，可在外交谈判失败的时候就必须打，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杉山刚要站起来回答，海相及川因为知道杉山在前一天已受到天皇的严厉斥责，便抢先站起来回答：

“拟定草案的意图与原议长的意见是一致的。”

由于陆军和海军总长再没有发表意见，原嘉道显然认为他们的沉默就是表示同意，松了一口气说：“知道统帅部的意见也和海军大臣的意见一样就放心了。”

在正常情况下，御前会议应该到此结束。但这一次在事关战与和的选择上，天皇却突然开了口。裕仁以前从未在御前会议上发过言，他的顾问们就是在听到镰仓大佛突然开口说话时，也不会比这更感到震惊了。他戏剧性地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条，这是他祖先明治天皇四十年前在对俄开战前夕所写的一首含义不明的短诗：

四海本来皆兄弟，

缘何世上起风波。

裕仁读完这首诗，告诉大家说：“我很早以前就拜读过大帝的这首诗，我正奋力以继承先大帝爱好和平之精神。”

裕仁以天使和哲学家的含糊方式说完上述话之后，便退出明治以来曾经屡次举行决定日本命运的御前会议的千种厅。他把恐惧不安和紧张留给了那些辅粥他的重臣们，使他们暗自付度他不动声色的内心想法。事态很快表明，裕仁又以日本特有的“腹艺”方式说出日本要打这一仗。

御前会议结束后第五天，即 9 月 11 日，在海军大学举行的图上演习开始，大约 200 名日本海军高级军官齐集位于东京目黑区的海军大学，研究占领菲律宾、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等南方地区的庞大计划。

山本及其联合舰队的军官们，在东翼的一间隔离的房间里，设立了专供分析、研究袭击珍珠港作战方案的专用室。在这里，第亚航空舰队将预演攻击珍珠港的计划。

图上演习的第一天，讨论有关图上演习的问题。从 12 日到 16 日的 5 天时间里，山本主持模拟演练南方作战计划。通常为模仿战时条件，舰队严格按战时编制，分蓝、红两军对垒，“蓝军”代表日本，“红军”代表英美。南方作战指挥的将军们围着大桌子，弯着腰，专心致志地看着蓝红两军在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的对垒，及日军可能获得的满意的结果。

山本在看完了南方作战在预演中顺利进行到合乎逻辑的结果之后，便精力集中到他的珍珠港计划上来。9 月 16 日，山本将 30 多名经过精心挑选出来的军官带到专设的秘密房间，进行“夏威夷特别作战图上演习”。

演习中，“蓝军”是以第 1 航空舰队为基干的夏威夷作战机动部队；“红军”是以太平洋舰队为基干的夏威夷方面美军部队。红军的各位指挥由军令部情报都熟悉美军情况的成员担任。

蓝军的作战要领是：预定 11 月 16 日星期日为开战日，从北方航路接近珍珠港，在距珍珠港 200 海里的地方以突然袭击的作战方式进攻美国主力舰队。

红军每天对珍珠港进行 3 次（日出前、白天、落日后）400 英里巡逻圈的空中巡逻。

11 月 14 日，红军在夏威夷南面发现了像是一艘潜艇的东西，15 日，又看到了可能是从水下潜艇漏出来的油迹，因而他们把搜索圈扩大到 600 海里。那天傍晚，一架巡逻机发现了特遣舰队，但在它发完报告之前，日本人击落了它。16 日清晨，南云的机动部队在瓦胡岛以北 200 海里处派出了他的第一攻击波 189 架飞机，接着在 1 个小时后，第二攻击梯队 171 架飞机，轰鸣而至珍珠港。

经裁判判定，演习的结果是：击沉美国主力舰 4 艘，重创 1 艘；击沉美国航空母舰 2 艘，重创 1 艘；击沉 3 艘巡洋舰，重创 3 艘；击落击伤飞机 180 架。日方损失也很大：战斗打响的第一天，被击沉航空母舰 2 艘，2 艘受轻伤，损失飞机 127 架。

这次夏威夷作战预演进行了 1 天。第 2 天上午，参加者们又回到秘密房间，对蓝军战术进行分析，听取各种报告，会议一直进行到下午。没有人对是否应该执行攻击珍珠港进行辩论。黑岛怪参谋失望地说：“看样子，会上还是持不赞成意见的人居多呀。”

为了弥补 9 月 16 日图上演习没有争论的不足，并决定是否采用夏威夷奇袭作战，9 月 24 日，军令部作战部部长福留繁与联合舰队的参谋长宇垣缠在作战课召开了一次高度保密的会议，对珍珠港计划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山本、永野、南云等指挥官没有出席。

代表联合舰队司令部的是宇垣参谋长和黑岛、佐佐木彰两名参谋。南云派出的第 1 航空舰队的代表是草鹿龙之介少将和大石保、源田实两名参谋。在这次会议上，由于第 1 航空舰队首脑又用一些技术细节对珍珠港计划进行攻击，不同意这个冒险的作战计划，而军令部仍然持极为慎重的态度，会议还是毫无结果。当会议结束后，在一片拖拉椅子声和谈话的嗡嗡声中，黑岛讥讽地对源田说：“军事会议是光说不练。”

黑岛回到“长门”号上向山本详细报告了会议情况。山本听后大发雷霆：“是谁召开了这次愚蠢的会议？在这些胡说八道后面是什么意思？是否有人认为没有预先使美国舰队瘫痪我们就能进行南方作战？作为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我将对自己的计划负全责，否则我宁愿辞职！”

忠实于自己司令官的黑岛参谋很快即将这一信息向东京的军令部作了汇报，并坚决要求军令部批准使用“加贺”号、“赤城”号、“苍龙”号、“飞龙”号、“翔鹤”号、“瑞鹤”号 6 艘航空母舰投入夏威夷作战。军令部深为山本坚定的决心所感动。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大将，听完黑岛的汇报后表示：“既然山本长官那样有信心，作为总长，我有责任批准他的要求，实行这一计划。”军令部次长伊藤整一和作战部部长福留繁这两个曾作过山本参谋长的人，也深知山本的决断能力和一赌到底的固执性格，因而均依从了总长的意见。从此山本偷袭珍珠港的计划便最后敲定。局势的演变已经无法扭转，

在这大战将临的前夜，山本一想到将要和自己所熟悉的工业潜力无可估计的强大的美国交战，就情不自禁地思绪联翩。他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最终选择了这样的道路，而且是自己坚决要求争取来的。他在写给好友堀悌吉的信中说道："我下了和我的意愿完全相反的决心，没有别的选择，只得沿此道路走下去。有什么能比违背自己的意愿而更难以忍受的呢？难道说这是命中注定？！"这正是：赌徒山本一声吼，军令部长三分让。争来争去为哪般，徒使夷人暗悲怆。欲知后事如何，且等下章道来。

第十三章　潜伏珍珠港

特务潜伏珍珠港，卧底探查功夫老；

乔装打扮多掩护，绝密情报巧得到。

山本袭击珍珠港的计划能否获得成功取决于很多条件，除了主观上选定进攻夏威夷的航线、克服在浅海施放鱼雷的准确性的困难、组编和训练一支强大的航空母舰特遣舰队和解决海上加油等问题而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这就是作为攻击目标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在日本发起攻击时，是否确实停泊在珍珠港。

山本想，如果日本机动部队在进攻途中一切顺利，既没有被对方发现，气候条件也很理想，攻击机群因而得以长驱直入瓦胡岛，可是偏巧美国太平洋舰队因故外出，珍珠港内空无一物时，结果将会如何呢？如此，则日本海军从战争伊始，就要迈出不可挽回的错误的第一步。这是一个极为棘手的要害问题。

在这之前，日本已经有一个间谍小组活动在夏威夷，间谍组的成员，一个是穷困潦倒的德国人，一个是日本和尚，还有两个日本血统的美国人，但他们过去提供的情报仅仅是一些说明哪些美国军舰在港口停泊的一般性情报，它远远不能满足山本制定作战计划的需要。现在山本要知道每一艘美国舰艇的准确的停泊地点，而且还要知道有关美国在珍珠港空中巡逻以及飞机部署方面的无数问题，这些问题对作战计划的制定及执行的成功与否起着至为重要而须臾不可无的作用。日本海军军令部根据山本的要求，决定另派一名海军情报专家前往珍珠港。这个人就是吉川猛夫。

1941 年 3 月，吉川以森村正的化名乘"新田丸"前往檀香山，向喜多长雄总领事报到。

当日本领事馆人员把欢迎的花环挂在吉川门的脖子上，并引导着这位被保护人通过海关时，这位日本海军最高级的秘密间谍也就偷偷上了岸。吉川向总领事递交了军令部情报课的山口文次郎大佐写给他的信。信中的 6 张 100 美元的钞票是供给吉川执行任务时使用的。

喜多感兴趣地端详着这位新来的年轻伙伴。他看到了一个身材瘦细、中等个子的小伙子，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 29 岁年轻得多，根本不像是老练的间谍。美国作家普兰奇这样写道："他看上去真是天真质朴得令人深受感动，老头子会称呼他为'我的孩子'，老太太则会为他乱操心，年轻的姑娘们会围着他团团转。"他过去从未有过从事间谍的经验，而且他的左手食

指还短一节，作为间谍，这是一种很容易被识别的记号特征。就连喜多也不免怀疑他能否成为一名好间谍。

但是，东京在这种事情上是不会犯错误的。吉川缺乏经验，恰恰是一个有利因素，因为他从来也没有被列入会引起美国情报机关注意的使领馆人员的名单，而且他本人几乎就可以说是一本活的美国海军百科全书。吉川像大多数日本海军军官一样，毕业于江田岛海军军官学校。在学校时曾是游泳冠军，剑道得了第四名。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在巡洋舰“由良”号当了一段时间的密码官，后来又进了横须贺的海军水雷学校和霞浦航空队。在霞浦航空队学习飞行期间，因病退出现役，回乡疗养。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吉川在家乡组织起各种军国主义团体，进行法西斯军国主义宣传。他经常穿着海军制服到处演讲，鼓吹日本对美开战。后调入军令部情报部担任预备军官，最初在英国科，不久调人美国科。在这里，他接受了简单明了的指示：必须提高英语水平，并成为有关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关岛、马尼拉以及珍珠港的美国基地情况的专家。吉川日复一日，从堆积如山的情报中筛选出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并了解了美国的舰只情况，熟悉了各种海军装备。历经近 4 年的刻苦学习之后，他参加了外务省的英语考试，当上了一名初级外交人员，于是他有了为他的真正使命所必要的伪装。

吉川刚一到任就开始了活动。为了既搞准情报，又保障自己的安全，吉川慎重地考虑了应该怎样把情报弄到手的办法。他不靠外人，全靠自己的力量去干。由于直接关系到作战的胜负，情报的准确是绝对必须的条件。因此亲眼看，亲耳听，亲自动脑筋分析判断，这才是最可靠的办法。这些就是吉川通过搜集情报得出的结论。

吉川开始出动了。他身穿绿色西装裤和夏威夷衬衫，头戴插着羽毛的夏威夷帽子，以观光为名，雇上一辆出租汽车借兜风之机，暗中观察地形，并用敏锐的目光注意着瓦胡岛上的军事设施和机场。当他亲眼看到美国太平洋舰队锚地珍珠港时，他想起了在军令部的桌子上，几乎每天都仔细看过的地图，现在这些军事目标活龙活现地展现在自己的眼前，一种难以形容的感情油然而生。

瓦胡岛上除珍珠港外还有许多军事基地。有的正在扩建，有的已经建成。这些都需要侦察清楚，弄清它们的进展情况和兵力移动及加强情况。针对这一要求，吉川决心先从瓦胡岛开始，把整个群岛全看一遍，同时把各处地名记住。夏威夷的地名都是按当地的方言起的，每个词都带有母音，对日本人来说很难发音，但记住并能把这些相类似的地名区别开来，是掌握珍珠港情报的基本要求。当时珍珠港的常规兵力有，海军：战列舰 8 艘、重型巡洋舰 10 艘、轻型巡洋舰 12 艘、航空母舰 3 艘，再加上其他舰艇，共约 100 艘；陆军：1 个师；空军：飞机约 300 架；设施有船坞、修理工厂和地下油库等。

要靠一个 29 岁的青年探明如此庞大兵力的动态，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吉川决定以瓦胡岛为中心，先漫游各岛，掌握总体情况。

绕瓦胡岛一周，约有 100 海里，大约需要 4 个小时。为了不露马脚，白天青川在总领事馆装模作样地做秘书工作，负责给那些在夏威夷生活却又不愿作美国人的日本人登记国籍，夜间则到繁华的街道上去寻找那些在街上游荡的穿着白色水兵服的水兵，邀请他们一起去酒吧，窃听着关于军务的一些闲聊和议论。吉川总是很少直接提出问题，为的是怕招惹别人注意。他每

天从头到尾地阅读檀香山的报纸，企图从新闻“夹缝”中找到点什么线索。例如，关于军事基地施工现场的招工、船舶的航行情况、与军方有关系的知名人士的来访以及有关日语学校是否应该继续存在的问题，还有日本侨民同乡会将于何时何地召开等等的消息，不分巨细他都要把它剪下来认真研究一番。

吉川在总领事馆的薪金是每月 150 美元，外加半年 600 元活动经费。他随机应变地按自己的方法进行活动。他在巡视了各主要岛屿之后，穿着鲜艳的衬衣，挽着一位漂亮的日本艺妓，像所有游客一样，坐上飞机，在瓦胡岛上空兜风。在第二次观察了各岛之后，他就心中有数了。除了在珍珠港内，其它地方都没有海军舰只。于是，他决定把精力集中在瓦胡岛上。

作为对其真实活动的掩护，喜多总领事不仅给了吉川领事馆一等秘书的头衔，而且在恰当的时候，总领事又给他介绍了一座日本式的酒馆——“春潮楼”。这地方使吉川十分着迷，这不仅是因为老板娘藤原波子是他的同乡，能够为他提供 5 个供其寻欢作乐的漂亮姑娘，更重要的是，酒馆坐落在阿莱瓦高地，从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珍珠港和希卡姆机场。尽管用肉眼观测距离太远，但春潮楼有一架望远镜，吉川刚用它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再从爱伊阿高地上看去，珍珠港就好比一个巨大的海盘车，发出闪闪白光。在阳光灿烂、四季如夏的碧空下，美国太平洋舰队大大小小的军舰，犹如涂了一层白奶油的漂亮糕点，排列在蔚蓝的海面上。吉川看到此景，可真谓心旷神，冶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珍珠港作间谍工作竟会如此不费力气。

四处游逛的青川不久即成为檀香山出租汽车司机们的老主顾，因为他经常坐出租汽车，有时在途中常常要换好几次汽车。喜多不赞成他有一辆自己的汽车，因为汽车牌照太容易被人识别和跟踪，而且一个小小的事故也会意味着要向警方作一次令人困窘的报告。

吉川大约每 4 天一次，从珍珠港旁边路过，仔细观察港内的情况。他每次都花几分钟的时间，日积月累，细致地把每天停泊在港内的舰船的类型和数量，用除了他自己之外谁也看不懂的符号，-—记在黑色笔记本里。

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吉川已大致摸清了珍珠港停泊舰艇的情况。于是在 5 月 21 日，他发出了来到夏威夷后的第一封电报：

檀香山喜多总领事发

东京外务大臣收

1941 年 5 月 12 日

一、11 日停泊于珍珠港的舰艇有：

战列舰 11 艘：“科罗拉多”号、“西弗吉尼亚”号、“加利福尼亚”号、“田纳西”号、“爱达荷”号、“密西西比”号、“新墨西哥”号、“宾夕法尼亚”号、“亚利桑那”号、“俄克拉何马”号、“内华达”号。

重巡洋舰 5 艘：彭萨拉科级 2 艘、旧金山级 3 艘。

轻巡洋舰 10 艘、驱逐舰 37 艘、驱逐领舰 2 艘、潜水领舰 2 艘、潜水艇 11 艘、运输船及其他舰只合计 10 余艘。

二、航空母舰：“列克星敦”号带有两艘驱逐舰在瓦胡岛东海面游弋。

随后吉川又发了两次电报。吉川本人也没有想到间谍工作竟如此简单，因而产生骄傲自满情绪。然而当他按照指示定期向东京发出停泊的舰艇报告时，突然发现，珍珠港内的舰艇数是不断变化的，有时甚至连一艘战列舰也

没有。此时美国舰队究竟在什么地方？做何行动？什么时候进港？什么时候出港？该舰队活动时所采取的阵形、速度和编制又是怎样？吉川发现还有许多真正是核心的问题没有搞清，这对于要进行的袭击珍珠港作战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可是怎样才能达到要求呢？

在夏威夷，日本人虽然很多，但都帮不上手。尽管吉川曾想找一个协助他的得力助手，而有意识地去参加一些侨民同乡会、围棋会、业余棒球等活动，尽量去接近第二代或第一代日裔侨民，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考验，几乎所有人都把自己看成是忠诚的美国人。在他看来，一面在供神奉佛，给皇军慷慨解囊捐款，一面又当美国人，这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他还发现即便能够找到在思想上同情日本的人，他们也大多缺乏基本的军事知识，只会吹牛。例如，有一位日本老人答应如果战争爆发，他就放火烧甘蔗园，并滔滔不绝地描述他所见过的大炮。当他说到金刚石山顶上一尊大炮“粗得像庙里的钟”时，吉川就不得不对他的话打折扣了。

与美国水手闲聊也一样没有什么收获。他们说得天花乱坠，有用的却一点也没有。

有一回他甚至说服军官俱乐部的女主人雇佣他为一次宴会的厨房帮手，不过他所打探的无非是一些美国人洗盘子的方法而已。

经过一番努力，吉川发现最有效而又安全的办法，还是那些不用冒险的最简单的办法。在春潮楼，他和艺妓、女侍们同坐在一张榻榻米上，一面小心地和她们鬼混，一面望着山下绵延的海港，把港内的舰只绘成地图。有时候，他佯装喝得酩酊大醉，动弹不得。于是春潮楼的老板娘就会小心翼翼地把他带到二楼的房间去过夜，在这里他可以在一早一晚看到美国太平洋舰队庞大的阵容整齐地按编制序列入港或起航的阵形。

到夏威夷来的外国旅游者络绎不绝，这又为吉川提供了不少的机会。直到美国禁止与日本的所有贸易之前，他可以迎接每一批进港的日本船，跟上一批新上岸的日本国民，并带领那些不会引起任何察觉、而只是喜出望外的旅客们去进行观光旅行。这为他多次的短程旅行提供了有效的掩护，否则，他的这种过多的旅行就会令人怀疑。有一次，他带着身穿和服打扮入时的艺妓乘出租汽车来到了离珍珠港不远的希卡姆机场。这个大型机场是美国陆军航空兵的轰炸基地。在机场门口，他对哨兵说，他要会见一名美军军官。

这位哨兵把手一挥便让他进去了。当他的汽车缓缓地在这个基地上转圈时，吉川默记着飞机库和飞机的数量以及两条跑道的长度。他也观看了惠拉机场的飞行表演，这个战斗基地正好位于瓦胡岛的中心。吉川混在航空队的家属群中，坐在草坪上吸着烟，悠然自得地观看了 P—40 战斗机驾驶员的特技表演。飞行员驾驶着飞机从敞开的圆顶型飞机库钻出来迅速拔高，然后俯冲到离地面 10 米左右的地方再翻转升空。一个接一个高超惊险的动作，引起那些观看的家属们一阵阵的惊叫和吹呼。在观众的一片狂欢声中，吉川则平静而细致地观察了惠拉机场的一切。有几架飞机滑进了敞开的机库。他没有做笔记，但记住了飞机、飞行员、飞机库、兵营和士兵的数目。尽管美军规定来参观的人严禁携带照相机，机场周围设栅立栏，挂着严禁入内的牌子，但这一类禁令对他是不起作用的。

因为吉川从来不照相，全凭他的“肉眼照相机”。当他一回到总领事馆时，他就立即写下脑子里记下的一切。

吉川用真正日本人的细微精神，对他认为可靠的每一点滴情报都画了

图，终于使一个模式形成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每到星期六和星期日总有一大批军舰停在港口。

为验察飞机的巡逻范围和方向，他很早就离开领事馆去一些有利的地点，在那里观察飞机架数、它们通常的飞行方向、出发和返回时间。他知道这是一种原始的方法，但也是他能用的唯一方法。他不敢使用双筒望远镜，那会引起对他的注意。他对巡逻飞行仔细地作记录，但飞机一旦起飞之后，很快就飞出了他的视力所及，所以他从来都不能精确地搞清楚它们去哪儿，或者它们是否改变航向。但他不久就发现了一点——对于瓦胡岛的北方，美国人全然不派巡逻飞机。这使他大大感到惊喜。

作为一名已经有了一些经验的间谍，吉川越来越老练了。在对珍珠港的军事情报做了深入了解之后，他又突然想起了夏威夷的气象情况。作为一名军人，他深知气象条件对于作战具有重大影响，历史上因气象问题而给作战带来意想不到的失败的事例不在少数。于是吉川决定主动将夏威夷的气象调查清楚。在当时，不论是日本还是美国，为了保守军事上的秘密，都不公开在报纸上刊载每天的天气预报和天气图。所以局外人是无从了解的。吉川为此曾跑到夏威夷大学、市图书馆等地方去查阅资料，但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得到的不过是一些有关农业、特别是甘蔗园的灌溉所需要的降雨量的资料。

9 月的一天，吉川偶尔听到在檀香山市内有一个日本的业余天文学家曾对流星进行过长期的研究。吉川决定碰碰运气，便在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拜访了他。这位日本籍的业余天文学家不知为了什么目的，已经进行了长达 30 年的天文研究。吉川望着这位可怜的老天文学家心想，你搞了一辈子的天文学研究而对美国的天文学发展毫无贡献，或许今天会对日本偷袭珍珠港起一点作用。他心存侥幸，装出一副对流星很感兴趣的样子，虚心向老头求教，于是老头就毫不客气地给他讲起了天文知识。每当老头说到他曾在海军学校所学的有关测天时利用星、风、潮时，吉川都装出一副很吃惊的样子。就在这不知不觉之间，老头说出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经验。他说：“ 30 年来，夏威夷没有经历过一次暴风雨，而且在瓦胡岛上东西走向的山脉北面总是阴天，而南面总是晴天。” 吉川听了如获至宝。因为按常识说来，处于北纬 32 度附近的夏威夷应属于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在马绍尔一带常常出现暴风雨和台风，而在夏威夷却特殊，根本没有暴风雨。这意味着飞机可在不受季节限制的情况下飞行，换句话说，在日本发起攻击时可不受气象条件的约束而断然行之。吉川没有理由不感谢这位老天文学家。此后没过多久，他就把这一结论写在了军令部使者提出的 97 个问题当中。他这样写道：“ 30 年来，夏威夷一向无暴风雨。

瓦胡岛北侧经常为阴天。可从北侧进入并通过努阿努帕利进行俯冲轰炸。”

9 月 6 日，日本御前会议下了开战决心之后，对珍珠港情报的要求变得更加具体和迫切了。此时鉴于日美开战在即，各国都已经开始从日本撤退除外交官以外的所有侨民。

10 月 12 日，美国国务卿赫尔与日本野村古三郎大使经过几个星期的谈判，达成如下协议：允许三艘日本邮船公司的客轮从日本到美国航行一次，条件是船上不能装载货物。这三艘客船离日抵美的时刻表为：“ 龙田丸 ” 10 月 15 日由横滨港起航，绕道火奴鲁鲁，10 月 30 日抵达旧金山；“ 冰川丸 ”

10 月 20 日由横滨港启航，11 月 1 日抵西雅图；“太阳丸”10 月 22 日由横滨港启航，11 月 1 日抵火奴鲁鲁。在这紧要关头，海军军令部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决定派遣相应领域内经验丰富的海军军官亲自到珍珠港，进行实地考察，弄清各种情况。因为他们担心，来自火奴鲁鲁的报告缺乏技术细节。此外，电报不可能把从那里搜集到的所有情报都毫无遗漏地传递回来。10 月 15 日，“龙田丸”从横滨港启航。船长木村阪男是一位预备役海军军官，他的手下全是新船员。随船前往的是军令部第三部五科（情报部美国科）参谋中岛凑少佐，他化装成该船的事务长，还有一名是特种潜艇的军官尾敬宇中尉，他化装成服务员。10 月 23 日，中岛搭乘的“龙田丸”驶抵檀香山码头。

就在同一天，喜多总领事把吉川叫到领事馆的院子里说：

“森村君，你认识中岛少住吧？”

“认识。在军令部一起共过事。”

“告诉你，他已经来了。你看是不是要见见面？”

狡猾的吉川想了一下说：

“还是不见为好。恐怕会有盯梢或窃听器……”

“对，我看也是不见为好。那么我就到船上接头去了！”

喜多总领事说完后，脸上露出狡诈的微笑。他知道身负重任冒险而来的密使一定会要求提供非同小可的情报。果然，从船上回来的喜多给吉川带回一根用日本纸捻成的纸捻儿。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地用铅笔写满了小字，共向吉川提出了 97 项要回答的问题，包括停泊舰船的总数，不同类型的舰船的艘数和舰名，战列舰和航空母舰的停泊位置，你推断停泊舰艇最多的是星期几？战列舰停泊时是否有防雷同？是否有大型飞机在拂晓或黄昏时巡逻？如有，出动几架？等等。

中岛要喜多转告吉川，必须在大后天开船前对这个纸捻里的全部问题作出回答。

这天晚上，吉川根据过去 7 个月费尽心血搜集的情报资料，用一个通宵对 97 个问题作出了答复。其中有：你推断停泊舰艇最多的是星期几？答：星期日。是否有大型飞机在拂晓和黄昏时巡逻？答：有，拂晓和黄昏均为 10 架。但有一些问题，例如港口有无防潜网，吉川却无法回答。

为了能对这些问题作出准确的回答，吉川使出了看家本领，他索性搬到春潮楼，在那里日夜不停地窥视着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动静。为了更加接近珍珠港，他还好几次把自己弄得满脸污垢，头发蓬乱装扮成菲律宾人，穿着素色的夏威夷衬衫到靠近珍珠港的爱伊亚的甘蔗田里去帮工。他每次利用一片不同的甘蔗田，留在田里的时间不超过 30 分钟。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黑色笔记本上分别按星期一、二、三、四、五……的顺序，记下了停泊在夏威夷的美舰数字。但是港口是否有防潜网的问题却始终没有搞清。吉川决定亲自冒险跑一趟。吉川穿上他经常穿的运动装，拿上钓鱼竿，沿着公路走去。他走过了希卡姆机场，穿过一片空地，朝珍珠港出口处走去，心想万一被抓住，就说自己是菲律宾人。他走进了一个离海军大楼不远的小树林中几乎撞上正在晒衣服的水兵。他躲在丛林中，直到日落西山时才出来。天黑后，他爬到了港口的人口处。他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连忙一动也不动，直到一切又安静下来。然后他轻轻地下了水，无声无息地拨动双腿，游了 50 码，进了航道。他用双脚在水下触摸，什么也没有。他

一个猛子扎了下去，但由于过于激动，入水只几码，便憋不住气了。他一连又扎了 5 个猛子，还是没有发现钢网。他游回岸边。在他的特务生涯中，这几分钟是他最紧张的时刻，不过，最终还是没有什么可以肯定的东西上报。

到了 11 月，日美关系已经越来越紧张，随时都有开战的可能性。东京方面考虑到一旦开战，领事馆的人员包括吉川在内，都会遭到逮捕和监禁，为了仍然保持情报来源，打算秘密地在夏威夷留下一个潜伏间谍。他们选择了一个美籍德国人奥托·库恩。奥托·库恩原是德国法西斯头子希姆莱的相识，后脱离纳粹党，迁往美国定居于夏威夷。在作生意时赔掉了老本，只好转而靠给日本当间谍为生。

10 月 23 日，喜多还从“龙田丸”上带回一个内装现金的包裹和一份指示。该指示要求将这笔款子交给住在拉尼卡衣海岸的库恩。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一旦泄露，就会被一网打尽。喜多实在找不出合适的人选，只好把隐藏极深的吉川叫去说：

“森村君，有件重要的事情，想请你走一趟，就是要给潜伏间谍库恩送钱。”

“潜伏间谍？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请你把事情的经过说说吧！”

“不，请你不要问事情的经过，也不要问这个报纸里包了多少钱，当然也请你不要自己看！”

吉川心中很不高兴，因为他知道此去十分危险，搞不好 8 个月的心血就会白费。喜多见吉川不愿意去，十分焦急，脸上已渗出光乎乎的粘汗：

“森村君，为了帝国的事业，请你无论如何去一下吧，拜托

吉川不得已，只好答应。喜多拿出半张纸片交给他说：

“在这张纸上写有‘Kalama’（卡拉马）字样。你拿一半，对方也拿一半，见了面把两张纸片合起来，如果字能合上，就把钱给他。”

10 月 28 日黄昏，吉川穿上一条西服运动裤和一件夏威夷衬衫，左手提着一个用报纸包着的钱包，大踏步出了领事馆的前门，登上了一辆出租汽车。在到达拉尼卡衣海岸后，他便把汽车打发走了。他沿着东海岸信步向前走去，很快即找到了他要找的房子。这是一所很讲究的房子，有一个大院落。青川围着房子转了一圈，四处张望察看了一遍，在没有发现联邦调查局的可疑人影之后，便从正门径直走了进去，连喊几声：“喂！哈罗！”但房子里鸦雀无声，没有人应声答话。他等了 10 分钟，然后，突然不知从哪儿闪出一个贼眉鼠眼的痴呆似的人。这个人 40 岁开外。

“你好，请问这附近有个姓‘金’的……住在什么地方……啊，说是在你家的……门牌是……”

吉川吐怕那人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一边含糊不清地说着，一边拿出纸片在手上摆弄着。那人立时脸色苍白全身发抖。不过，随后他也从右边的西服裤兜里抽出一张同样的纸片，摊在桌子上。吉川把两张纸片对在一起，合上了“Kalama”的字样。

“到那边说话吧……”

吉川默默地跟着他从后门出去，来到了后院宽敞草坪角落里的一个日本式凉亭。在这里，他把那个钱包交给了奥托·库恩，并告诉他里边有一封信。奥托·库恩把这个包裹摸了又摸，最终找到了这封信。这是一封没有签名的指示信，让他试用一架短波收发报机，用、EXEX 作呼号，在频率 11980 处于 11 月 3 日太平洋标准时间 1 时、11 月 5 日 5 时 3 分，与日本电台取得

联系。其任务是，在吉川万一出事后，由奥托·库恩继续同东京保持联系。但事实上，日本对这位德国人所寄于的期望过于高了。美国方面早就注意到了库恩的活动，暗中对其资金来源作了调查，在 11 月 5 日库恩与日本电台进行联系后不久，美国情报部门就发现了库恩所发出的奇怪呼号，并于随后将其逮捕。日本情报部门在库恩身上花费了不少心血，但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就在吉川紧张地同潜伏间谍秘密接头的时候，在“太阳丸”上，另外 3 名特工人员正在向瓦胡岛进发。其中一位是老资格的潜水艇专家前岛俊秀海军中佐，化装成船上的医生，他的助手是松尾敬宇中尉，是从第 6 舰队挑选出来的，负责探明微型潜艇是否有潜入珍珠港的可能性；第 3 位成员是飞行专家铃木荣少佐，在军令部情报部专门研究美国空中力量，特别是航空母舰的战斗能力。根据军令部的旨意，“太阳丸”没有按它的航线航行，而是沿着计划中的南云中将的特遣舰队将要出击的航线行驶。前岛 3 人授令密切注视北太平洋航线上所有舰船的动向，记录所过海域的气象和海面情况。结果是出人意外的。

在驶向夏威夷的整个航程中，没有看到任何种类的一条船只，一路上都是好天气，大部分都是铅灰色的天空，有足够的雾气可以构成提供隐蔽的一层薄幕。直到 11 月 1 日黎明前，船驶抵到瓦胡岛以北 200 海里的关键海区时，第一架美国巡逻机才从云雾中探出它的机头。

11 月 1 日星期六上午 8 时半，“太阳丸”驶进夏威夷港口。这个时间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当轮船缓缓放下锚链时，铃木和前岛手持望远镜站在驾驶台上，在这个绝妙的时刻观察瓦胡岛四周清晨的情形。这个时间与将来实施袭击的时间几乎相同。他们在周末进港，正好可以观察整个星期日的所有情况。“太阳丸”在港口停泊了 5 天。在这期间，为了不引起美国警方的任何怀疑，前岛和铃木一直呆在船上，而且不在船上做任何记录。

喜多在船靠岸的第一天就上了船。他一共到船上去了三四次，每次都带着两位领事馆成员。吉川仍然没有直接去船上向前岛等人介绍情况，情报每次都是由喜多负责传送的。领事馆每天派人上船送报纸，报纸卷内藏有备忘录和写有军事情报的小纸片。这些报纸虽然要经过美国保安警卫的检查，但通过检查哨并不困难，手持报纸的领事馆工作人员主动翻动报纸，警卫点点头就放行了。铃木、前岛和松尾接到报纸后，马上从中找出备忘录，然后继续他们的工作。有时，铃木爬上驾驶台，核对刚刚拿到的情报。

就这样，吉川顺利地把他在瓦胡岛搜集的军事情报一份份地送到了前岛等人的手上。

11 月 5 日傍晚，搭乘“太阳九”的旅客在经受了“夏威夷海关最广泛细致的一次检查”之后，“太阳九”驶离火奴鲁鲁港。尽管这次启航船上既没有飘动的彩色飘带，也没有挥手告别的欢乐人群，但铃木、前岛和松尾却毫无怨言，相反他们感到庆幸，他们既没有出半点纰漏，又带上了极有价值的情报返航回国。随着“太阳丸”的离去，夏威夷同日本的最后直接联系被切断了。这正是谋影频仍珍珠港，大战未起闻硝烟。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章道来。

第十四章　“攀登新高山”

东条上台为开战，南进计划付实践；

山本下令动战车，调兵遣将秘不宣。

随着 9 月 6 日御前会议所定的 10 月上旬的到来，不仅珍珠港的间谍忙碌不堪，在日本国内，军部法西斯势力更像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近卫内阁越来越陷于苦闷之中。

10 月 2 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召见野村大使，拒绝了日本方面举行日美两国首脑会谈的要求，并照会日本：日本必须坚持（1）确认赫尔四原则，(2）撤走在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的驻军，(3）表明日本对三国同盟的立场。赫尔的这一答复，使近卫想利用外交谈判达到目的的企图彻底破产。

东京方面刚翻译完这份美国的照会，就召开了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只有首、外、陆、海四相和两位总长出席，再加上宣读和翻译电报的寺崎。陆相东条英机建议应对这个“极端严重的事态进行进一步研究，而不要企图当天找到答案”。海军军令部长永野无情地剪断了人们的迷惑：“没时间讨论了，我们要迅速行动。”

10 月 6 日，陆军参谋本部召开会议，一致达成决议：第一，陆军认为日美会谈没有达成协议的希望，因此不得不开战；第二，在从中国撤军问题上不得后退半步；第三，让外务省继续以 10 月 15 日为期和华盛顿谈判。

开战问题如此尖锐地摆在近卫的面前，使这位优柔寡断、个性软弱、纨捎子弟出身的首相感到恐惧，他就像好龙的叶公，尽管天天叫嚷战争，可是一旦战争真的降临，却失去了承担的勇气。10 月 12 日，在他 50 岁大寿的那天，他再次把东条陆相、及川海相、丰田外相和企划院总裁铃木召到他的别墅荻外庄，就日美关系，特别是“和”与“战”的问题举行了最后会议。会议从下午 2 点一直持续到 6 点，东条在中国撤军问题上与近卫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外相丰田说，如果在驻兵问题上稍微退让一点，谈判还有妥协余地。

但东条陆相坚决不同意退让，他说：“在日美谈判中，驻扎军队的问题绝对不能让步。

如果打算向美国屈服，那是另一回事，但是，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谈判是没有希望的。”海相及川则不愿海军独自承担这场战争的责任，遂采取了不负责的态度说：“现在我们正处于决心开战还是继续谈判的紧要关头。如果走谈判这条路，那就应该停止战争准备坚持走谈判这条道路。但是，我是说在谈判有希望的情况下。谈了二三个月，中途发生变化可不好办。总而言之，等待总理大臣的裁断。”近卫听后六神无主，最后表示“现在要说究竟怎么干，只能靠外交来搞。对于战争我是没有自信的，只好请有自信的人来干。”这位在 1937 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接着又使日本执行了武力南进政策，导致日美关系紧张的玩火者，在引火烧身的时候感到了恐惧，他在把日本推上了战争的轨道之后却回避作出最后的决断。

东条不能再次容忍近卫的犹豫不决。14 日上午，他在和近卫碰面时直接耻笑他“个性太懦弱”，接着又在内阁会议上；涨红了脸指着近卫说：“从中国撤军问题，关系到陆军的生命，陆军绝不同意。应当放弃日美谈判，立即决定开战。”是夜 10 点半，东条指使企划院总裁去劝告近卫辞职：

“陆相要我代为向您致意。他发觉总理的意见和他的完全相反，对总理犹豫不定的态度甚感困惑。经调查才知是海军不想作战的缘故，果真如此的

话，海军大臣应对陆军表明态度，以便陆军有机会可以重新考虑，然而海军却只说了一句‘一切由总理来决定’，怎能让陆军心服呢？今天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再度请海军表明其正式看法，可是海军的回答是：‘未正式宣战只能按兵不动。海军的动向全凭总理的决定。’此种游移不定的态度，会使9月6日御前会议决议无效，列席人员将因未尽辅弼之责而引咎辞职。希望总理明察事态。”

10月16日16点，近卫打电话给内大臣木户说，他已收齐了他的内阁成员的辞职信。

17点，天皇裕仁召见了近卫，接受了他的辞呈。这样以大日本帝国的命运为赌注的最后抉择，就交给了下一届的东条内阁，10月18日东条内阁成立。

东条不是当独裁者或伟大领袖的材料。他既没有丘吉尔的宏伟辩才，没有罗斯福的政治敏锐，也没有希特勒的邪恶天才，没有墨索里尼的外向型鲁莽，更没有斯大林的农民式的精明，但他像大部分日本人一样，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真正的工作狂，头脑敏捷却十分狭窄。他为人凶狠，外号“剃刀”。可以说，东条是日本军部法西斯实行独裁统治的理想工具。东条内阁的成立表明，日本对美战争只是一个时机选择的问题了。日本官方的《日本时报和广告》咆哮说：“日本是自身命运的主人，有为了自己国家安全而自由行事的权利。如果为此目的必须和美国打仗的话，它有这种力量、目的和计划。”

新内阁按照东条的意愿组成。东条既任首相，又任陆军大臣，并晋升为陆军大将。

此外他还亲自担任内务大臣的职务，负责国内治安问题。及川的海军大臣职务让位给山本的同学岛田繁太郎大将。岛田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比前任更老实听话。据说在海军中，他以孝顺母亲闻名，没有脾气，“和蔼可亲”。东乡茂德接替海军大将丰田任外相，对东条上台立过汗马功劳的铃木仍留任企划院总裁。接下来，东条就开始讨论与美国开战的决定了。

自10月23日起到10月底，除了26日东条首相和岛田海相一起参拜伊势神宫外，其他时候都在东京召开政府与大本营联席会议。在冗长的有时争论激烈的会议上，讨论了11个有关国家政策的问题。最后在11月1日的联席会议上提出了三种方案：(l）卧薪尝胆，竭尽全力避免战争；(2）立即下决心开战，依靠战争解决问题；(3）在决定开战的前提下，作好战争准备，同时继续执行外交谈判政策。在一片“与其坐而待毙，不如面对死亡，冲破包围圈，去找一条活路”的狂叫声中，对三种方案选择的结果是，决定采纳第三种方案，为此通过了《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其内容为：一、帝国为摆脱目前的危险局面以实现自存自卫并建立大东亚的新秩序，现在决心对美、英、荷开战，并采取以下措施：(1）发动武装进攻的时间定为12月初，陆海军要完成作战准备；(2）与美国的谈判根据附件规定的甲乙两案进行；设法加强与德意两国的合作。二、假如与美国的谈判在12月1日凌晨零时以前取得成功，即中止发动武装进攻。11月5日，在皇宫召开的御前会议顺利通过了联席会议的决定。同一天，曾经代表日本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的来栖喜三郎作为特使赴美，以便进一步协助野村糊弄美国，掩护其真正开战的狼子野心。

正当东条英机为开战而忙得晕头转向的时候，11月2日，山本奉令前往东京。在东京他与军令部长永野进一步讨论了开战问题，商定12月上旬

的某天（倾向于将 8 日定为 X 日）作为开战日。4 日晚，山本回到停于佐伯湾的“长门”号。为了验证部队的作战效果，5 日，山本命令部队进行了战前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演习。演习结束后，渊因很得意地阿山本：“长官，这回总该满意了吧广’山本满意地答道：“还好，基本符合要求，相信你们能够完成此次任务。”就在山本进行大规模演习的同一天，山本接到了军令部总长永野奉天皇之旨发来的“大海①令第一”号命令：　　①即大本营海军部。——作者

兹奉敕命令山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一、帝国为自存自卫计，预定于 12 月上旬对美、英、荷开战，并决定作好各项作战准备；

二、联合舰队司今长官应实施所需之作战准备；

三、有关具体事项由军今部总长下达指示。

大本营海军部第一号指示较“大海令第一”号详细，命令山本采取各种措施，准备作战，具体内容为：

一、联合舰队司令官务必以 12 月上旬对美国、英及荷兰开战为目标，及时指挥参战部队于战斗开始前进入待命地点；

二、联合舰队司令官务必高度警惕美、英、荷军队的突然袭击；

三、联合舰队司令官除可实施所需特殊侦察外，应秘密进行各项作战方面的准备；

四、联合舰队司令官务必派遣第 4 舰队按照其防御计划及时在南洋群岛方面布设水雷；

五、有关作为作战准则的作战方针和陆、海军中央协定见另件；

六、联合舰队司令官务必与有关方面陆军指挥官一起制定海陆军联合作战协定；

七、作战开始时的根据地大致确定如下：

横须贺，第 4、第 5 及第 6 舰队；吴港，第 1、第 2 舰队，第 1 航空舰队及联合舰队直属部队；佐世保，第 3 舰队、南遣舰队及第 11 航空舰队。

当天，山本根据永野发来的命令精神，下达了早已起草好的、内容颇为丰富详尽的“联合舰队绝密一号作战命令”：

联合舰队同美国、英国和荷兰作战，按本命令附件中所规定的方案实施。

联合舰队第一号作战令，不仅仅是日本海军部队的战术运用令，而且是一份长远的战略计划。作战令的第一部分提出了日本将征服和占领的军事目标，第二部分提出有关巩固和防御反袭击的措施。这份长达百页的作战令，还包括了上千个具体细节。简言之，日本的领土野心，要求它在太平洋几乎所有的角落同时采取行动，其中包括苏联的沿海各省。从来还没有一个国家，制定过范围如此之广的作战计划。它大大超出了军令部对日本一旦于 1942 年春进入战争局势发展的设想。军令部参谋三代认为，该作战令达到了日本扩张主义的顶峰。

11 月 6 日，山本为同陆军研究有关协同作战问题，携带他的一号作战令并率领宇垣参谋长及其下属的有关谋僚，从大分市乘飞机前往东京。在东京军令部协同陆海军一起讨论了山本的作战计划，随后，山本到东京陆军大学，签订了同陆军的作战协定。

11 月 7 日，山本发布联合舰队第二号作战密令；

开始进行第一阶段开战准备。预定 Y 日为 12 月 8 日。

所谓“ Y”日是指预定开战日期。山本发布命令的这一天，正是来栖特使在美国大使格鲁的安排下搭乘美国班机飞往华盛顿的日子。

11 月 10 日，山本又发布联合舰队第三号作战密令：

X 日为 12 月 8 日。

“X”日是指开战日。偷袭珍珠港的舰队司令官，最后决定由南云忠一中将担任。南云接到山本的任命后立即对所属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内容如下：

昭和 16 年（1941 年）11 月 10 日

于佐泊湾旗舰长门号

攻击部队作战命令第一号

一、各舰应于 11 月 20 日以前完成作战准备。

二、全舰队集结单冠湾。

三、为保持作战计划机密，在离开本国港湾对部属宣布作战任务之前，务必严守机密。

四、攻击队任务分配（略）。

五、战舰巡航编组（略）。

六、严禁无线电通信。

11 月 11 日，山本及其随从人员乘火车离开东京，在横须贺换乘横须贺航空队的运输机飞往岩国航空大队，在那里登上了前来迎接他的“ 长门 ”号。当天与次日，岩国集结着各式军舰。除南方舰队之外的所有舰队司令官、参谋长和资深参谋，都乘船或乘车前来参加联合舰队的作战会议，其中包括执行偷袭珍珠港作战任务的攻击部队的南云、草鹿等人。

13 日上午 9 点，山本离开“ 长门 ”号前去参加会议，山本首先致以特别精彩的开幕词，表达了他在开战前按捺不住的心情。随后山本特别强调说：

“在华盛顿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如果在 X 日的头一天上午及时以前达成妥协的话，我将命令出战部队撤回。部队接到这个命令就必须立即调转方向返航！”

山本刚一说完，就有二三名指挥官提出意见说，这个要求是不合理的，因为此时已经进入敌阵，怎么可能再停止作战行动。山本听后十分严厉地说：

“养兵千日，就是为了保卫和平。如果哪位指挥官认为接到命令后可以不返航，那么我现在就禁止他出战，请即刻辞职！”

此时，准备参加偷袭珍珠港作战的各舰只，已卸下了一切与作战无直接关系的舰上的东西，如易燃物品、个人用品和装饰品等。武器、弹药、粮食等一应作战所用物资已最后上舰。在陆上各基地接受训练的飞机，也已收回到母舰上来。舰队出发因要绕经北方寒冷地区，所以各飞机的副翼、方向舵、升降舵上都涂上了防冻油膏。

日本人意识到，拥有 400 架飞机的庞大飞行部队原来在这里不分昼夜进行飞行训练，现在如果它们突然消失，无论怎样注意保密，都会立即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更不可能躲过机敏的敌人谍报机关。为了掩人耳目，山本设计了一些假相。在第 1 航空舰队所属各飞行队撤出航空基地返回航空母舰之后，由九州方面的第 12 航空队属下的各教练部队进驻。这样，在鹿儿岛、出水等基地仍维持有大批飞机不停地飞行。在通讯方面，驻扎在这里的教练部队和其主力部队之间接连不断互发假报，保持原来的通讯量。

11 月 17 日 8 点，山本为了赶上给即将启航的“ 赤城 ”号送行，下令“ 长

门”号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从岩国驶出，开往佐泊湾。下午 3 点，山本和宇垣及其参谋来到机动部队旗舰“赤城”号上。山本向列队在飞行甲板上的大约 100 名各级指挥官、参谋及飞行军官训示说：

“这次行动要在不得已开战的情况下，于开战之初就攻击位于遥远的珍珠港方面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部队。这次战役能否获胜，将决定我军今后一切战役的命运。

“本来，这次作战要在排除一切困难、出敌之不意的情况下进行，而且作战计划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制定的。然而，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将军是位有远见卓识的人，他的警惕性非常高。因此，金梅尔会事先想到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态，并会采取周密的警戒措施。诸位志士要充分注意，也要预想到发动强攻的可能，必须牢记在心，不可粗心大意。”

山本的参谋长宇垣在日记中这样记述了当时的情景：“主将之言深深铭刻于肺腑。

将士们的表情虽然有些可怕，但一般都很沉着，人人下定决心，忠贞不渝。此举固然会有若干牺牲，这是应该预料到的。尽管如此，依靠神情，但愿达到其目的。”

讲完话，山本缓缓走到担任攻击珍珠港飞机队指挥官的渊田面前，默默地握住他的手。山本直视的目光，表达了对这次行动的信心和对渊田的信赖。渊田感到，他自己用以回报的目光同样闪烁着必胜的信心。

18 日，“苍龙”号和“飞龙”号在 4 艘驱逐舰的护卫下离开佐泊湾，向位于千岛群岛的集结地驶去。此后，其他舰船也一艘接一艘地驶出港口，有的沿海岸行驶，有的在离海岸线 100 海里开外的海面上行驶。与此同时，“瑞鹤”号也与其姐妹舰“翔鹤”号威严地驶离别府，朝单冠湾驶去。至夜幕降临，“赤城”号开始起锚，在两艘驱逐舰的伴随下，像幽灵一样驶向大海。稍后，“加贺”号在佐世保装满了刚刚改装完成的鱼雷，也急速地向集结地赶去。

当机动部队舰只正三三两两地驶向集合地点单冠湾的时候，20 日下午 4 时，军令部第一部部长福留少将来到了正泊于广岛湾柱岛的“长门”号，把将于 21 日发布的“大本营海军部命令”和“大本营海军部指示”交给了联合舰队司令部。山本根据这些命令和指示，于 21 日凌晨零时发布了“联合舰队第五号作战电令”：

机动部队务于 11 月 26 日自单冠湾出发，竭力保持行动隐蔽，12 月 3 日傍晚进入待机海域并加油完毕。

22 日，南云中将率领的以六艘航空母舰为基干的大约 30 艘战舰齐集日本北方择捉岛的单冠湾。单冠湾平素十分荒凉，现在一下于驶进这么多舰艇，当然使岛上居民惶恐不安。为了保守机密，舰队一驶进单冠湾，便从 11 月 20 日起，以演习为名切断了择捉岛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从交通到通信，以至居民的生活供给都由军队控制。大凑警备府还派军舰和飞机在择捉岛的周围及东部海面上进行警戒巡逻。这铁桶式的戒严直到 12 月 8 日才解除。

第二天，南云召开机动部队作战联席会议，各航空母舰、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的舰长和参谋们，3 艘潜艇的艇长及油船旗舰“极东九”的船长也在场。会议一开始，南云第一次向全体指挥官及参谋们透露了他们的进攻目标：“我们的使命是袭击珍珠港。”随后向各舰队分配了作战任务，并对原计划的各点又反复进行了推敲。同一天，在旗舰“赤城”号上还召开了飞

行军官联席会议，渊田就飞机的起飞地点、时间、空中兵力、搜索和警戒作了进一步的核定和落实。全体飞行军官深深感到该计划的神秘之处全在于出其不意、遵守时间、通力合作、坚韧不拔及上下一致的过硬的协同战术。执行当中，稍有不慎，就会打乱部署。也就在这时，各舰才分别向机动部队的船员传达了空袭珍珠港的作战计划。

24 日，各飞行队长和全体飞行员参观了刚由夏威夷赶回来的特工铃木荣制作的瓦胡岛和珍珠港的沙盘模型，空中攻击总指挥官渊田再次对照沙盘模型向各飞行队详细交代了各自的战斗任务。

几乎在日本调兵遣将、磨刀霍霍的同时，美国方面也通过魔术情报①大致判断出日本将要发动战争。22 日东乡茂德外相致电野村、来栖两大使："按所定方针尽力谈判，须在 11 月 29 日前完成签署和交换备忘录。东京希望谈判在 25 日结束，倘有收获，尚可等到 29 日，但以 29 日为期限，不能再延。如果不能达成签署和交换备忘录，情势必会自动进展。"赫尔将截获的密电抄报罗斯福总统，当晚罗斯福立即拍发电报给英国首相丘吉尔说："我们必须面对日本即将发动战争，而且是在不久的将来这一事实。"

① 即指美同海军密码破译小组。——作者

25 日，罗斯福在白宫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国务卿赫尔、陆军部长史灯生、海军部长诺克斯、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以及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这些国务院、陆海军方面的显赫人物全部到会。赫尔首先在会上发言，他说："同日本签订协定是没有丝毫希望的。对准备继续举行的日美会谈我已经感到绝望了。日本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以突然袭击的办法开始新的征服行动。保卫我们国家的安全问题，掌握在陆海军的手中。对不起，我想向军事首脑们提一下，日本也许要把突然袭击的原则作为其战略的着眼点。日本有可能同时对几个地方发动进攻。"

随后罗斯福总统接着指出："因为日本人在不宣而战这点上本来就是臭名昭著的，所以美国有可能在下星期一，也就是 12 月 1 日前后遭到攻击。"他要求大家研究一下，应当如何应付这种情况的发生。可是接下来美国的陆、海军首脑们面红耳赤地争论的主要课题却是，怎样对付日本即将对东南亚发动的进攻？如果日本首先进攻马来亚或泰国，美国应当以什么方式进入战争？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日本人会直接拿他们开刀。

下午，斯塔克还给远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写信，发表高见说："我认为，日本向泰国、法属印度支那和滇缅三个方面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最大。"与此同时，似乎是为斯塔克的观点提供证据，史汀生收到了一份报告："日本陆军的大批部队从上海搭乘由四五十艘运兵船组成的一支船队正沿着中国海岸南下，驶往台湾南部……"史订生马上把这一情报打电话通知了总统和国务卿。这一情报加深了美国首脑们关于日军主要攻击方向是在印度支那地区的判断。

华盛顿的眼睛就这样只盯着南方，他们作梦也没有想到，就在这次会议结束 4 小时之后——东京时间 1941 年 11 月 26 日清晨 6 时 30 分，南云麾下的攻击部队，正从单冠湾拔锚起航。

偷袭珍珠港的机动舰队由空袭部队、警戒部队、支援部队、巡逻部队、破坏中途岛部队和补给部队等 6 支部队组成。空袭部队包括 6 艘航空母舰，即第 1 航空战队的"赤城"、"加贺"，第 2 航空战队的"苍龙"、"飞龙"和第 5 航空战队的"瑞鹤"、"翔鹤"；警戒部队由第 1 鱼雷战队的"阿武限"

号轻巡洋舰率领，包括有第 17 驱逐舰战队的“谷风”、“浦风”、“滨风”、“矶风”和第 18 驱逐舰战队的“不知火”、“霞”、“霰”、“阳炎”、“秋云”等 9 艘驱逐舰；支援部队包括有第 3 战队的“比睿”、“雾岛”两艘高速战列舰和第 8 战队的“利根”、“筑摩”两艘重巡洋舰；巡逻部队由第 2 潜艇队的“伊一 19”、“伊一 21”和“伊一 23”组成；破坏中途岛部队由第 7 驱逐舰队的“曙号”、“潮号”两艘驱逐舰组成；补给部队包括有 7 艘专用加油船，即第 1 补给队的“极东九”、“健洋丸”、“国洋丸”、“神国丸”和第 2 补给队的“东帮丸”、“东荣丸”、“日本丸”。全部机动部队共有各型舰只 33 艘，在严格的无线电静默中悄无声息地驶入寒冷的北太平洋水域。一艘巡逻艇在港口亮起信号：“祝一路顺风。”深灰色的旗舰“赤城”回答：“谢谢”。在赤城号驾驶台下面的飞行甲板控制室里，空袭珍珠港的机队指挥官渊日美津雄中佐回首远眺，千岛群岛那崎岖连绵的山峦宛如一幅风景画，缓缓隐没在茫茫薄雾之中。在“赤城”号的甲板上，最后一次眺望故国的将士们激动地呼喊：“万岁！”渊田不禁心潮起伏。后来他这样写道：“我明白自己作为一名武士的职责。那时我想，还有谁比我更幸运呢？”出海之后，庞大的机动舰队便以所谓的“第 1 警戒航行序列”的环形队形，向远在 3000 海里之外的珍珠港掩面杀去。

南云指挥的机动舰队从千岛群岛出发后，向近似正东的方向驶去。行至西经 165 度、北纬 43 度的位置时，突然取向朝南，直奔夏威夷。在海图上看，先是向东转，而后又向南，近似拐了个直角弯，像倒栽葱一样直逼夏威夷。

连日来，一路均是浓雾，船员的衣服全都带着极重的湿气，穿起来很不舒服。风大浪高，北太平洋的冬天是一年中波涛汹涌的季节。南云所指挥的偷袭珍珠港的机动部队，停止一切无线电通讯，朝着 98 度的航线，向夏威夷以北 200 海里的集结地点（北纬 42 度，西经 170 度）前进。

记录上记载的风速是 20 到 24 米。士兵们从舱顶上吊下来的盛满食物的容器中拿到食物后，要腾出一只手按住桌上滑动的餐盘才能进食。

偷袭部队以千岛群岛的单冠湾为集合地点，并选择航行最危险的路线，完全是为了保持行动机密。日本国内的军港和主要港口必渗透有美国的间谍，如果在这些港口集聚 30 多艘舰艇组成的庞大部队，然后又突然失踪，必然会使美国间谍疑心大起，忙不迭地向其本国报告。千岛群岛的择捉岛是渔业基地，人口稀少，不易引起人的注意，而且港湾有足够的幅员容纳大舰队集合，只要禁止船只进出，断绝一切通信，就可防止机密外泄。

出击航线则要选择不致被美国巡逻机发现或遇到其他船只的路线。当时从日本到珍珠港有北方、南方、中央 3 条航线，南方航线上有许多荷兰、英国、美国的岛屿，无法顺利通行；中央及北方航线则各有利弊。中央航线虽有通过日本内海的优点，但却有来自威克岛、中途岛的巡逻机，所以危险性大。相比而言，北方航线离这些美军基地较远，可避过巡逻圈，被发现的可能性较低；但北太平洋的冬天季风特强，且气候恶劣，经常是浓雾弥漫不适合大舰队的行动；加以航线又长，须中途补给燃料，在加油技术上是否能克服困难，以及大小舰艇能否同时到达目的地都在未定之中。然而，经过多次在强风和恶劣气候中举行海上补给和航行演习后，山本五十六信心倍增。既然偷袭珍珠港本身就是一次冒险，那么航线选择也必须冒险。遂决定选择北方航线，并以单冠湾为集合地点。

机动部队离开单冠湾向夏威夷进发后的第六天，即 12 月 1 日，南云通过了东经 180 度国际日期变更线。而此时停泊在内海的“长门”号则被一种出奇的宁静所笼罩。山本和他的参谋们为保证珍珠港冒险行动的成功，做了一切努力。现在，他们像军令部以及其他人一样，必须等待、期望和祈祷。山本的参谋长宇垣在日记中焦躁地写道：“12 月 1 日这个关键时刻终于来到了——最后的抉择时刻到了。还有什么没考虑到的吗？”

山本早就接到天皇将于 12 月 2 日 10 点召见他的命令，所以他在这一天里心情平静，若有所思。16 点，山本从岩国起程前往东京。而正在此时，在东京皇宫的千种大厅，决定日本兴亡的最后一次御前会议正在举行。会议从下午 2 点开始。参加会议的有东条内阁的全体成员、原嘉道枢密院议长、永野军令部总长、杉山参谋总长。东条主持了这次会议。

会议气氛紧张，与会者焦虑不安，大家都认识到当前局势的严重性，知道帝国的命运正处于生死攸关之时。会议的结果却非常的简单，会议决定：“根据 11 月 5 日通过的《帝国国策施行要领》，与美国进行的谈判已不会达成妥协，帝国宣布对美、英、荷开战。”

开战决定的通知，很快就传到停泊在广岛湾柱岛的联合舰队旗舰“长门”号上。当夜由军令部次长发出机密电报指示：“将前送达之密件拆封。”密件装的是“大海令第九”号，大意为：帝国决定在 12 月上旬对美国、英国及荷兰开战。至于准确日期则仅谓“侯最佳时机待命行动”。联合舰队司令部接到密电后，即对各舰队司令官发出“决定。

待后令”的密电。

12 月 2 日，永野和杉山两名总长一起上奏天皇，请求天皇向陆海军的第一线各军及舰队下达开战命令，并把开战日期定为 12 月 8 日。他们在向天皇请求时解释了他们选定 12 月 8 日的理由：“预定于 12 月 8 日发动武装进攻的主要原因是月令和星期日的关系。为了陆海军都容易实施空中第一次打击，并获得良好的效果，所以，从半夜到日出前有月亮的农历 20 日左右的月夜是发动进攻的最适当的时机。而且，对海军机动部队空袭夏威夷来说，最有利的日子是星期日，这天停泊在珍珠港的美国舰艇比较多，同时，星期日又是美军休息的日子。因此，我们选定了 12 月 8 日。”

下午 5 时，军令部根据天皇的命令再次致电联合舰队司令部：“大海令第十二号拆封。”内容为：X 日是 8 日。山本遂向南云机动部队发出密电：“攀登新高山 1208”。意思是“开战日期决定在 12 月 8 日零时，按计划偷袭珍珠港”。

这封密电到达南云舰队司令部时，已是他们离开单冠湾的第七天。这天风速超过每秒 20 米，海浪一波接一波地横扫过“赤城”号的甲板，护航的驱逐舰等小舰艇被巨浪冲击着，摇摇摆摆地跟随在航空母舰之后。

夜里 8 时，“赤城”号的通信员接到这封电报后，立即送呈草鹿参谋长，草鹿看完后，又送呈南云。直到此时两人的心情才一下子变得明朗起来。草鹿还想起他和南云一直反对山本冒险计划的事。

那是海军大学图上演习结束后，第 1、第 11 两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决定以联名的形式，上呈山本，建议撤销进击夏威夷作战。为此草鹿参谋长和鹿屋航空基地参谋长大西于 10 月 3 日前去拜见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山本在听了他们的意见之后说：“二位所言固然不无道理，但你们可曾想过，就在我们致力于南方作战之时，如果美国从东面用它的舰队空袭我本土怎么

办？我们只着眼于索取南洋地区的重要资源，那么，难道就甘愿让我们的东京、大阪变成一片焦土吗！只要我是联合舰队司令，我就不会放弃进击夏威夷的作战计划，尽管此计划尚有些勉强之处，就实施来说，也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我还是希望你们多从积极方面考虑，坚定信心，加强训练和各方面的准备。”

但草鹿仍然不服，他实际上非常严重地攻击了山本提出的前提，并且在急切之中越出了日本人礼貌的界限：“您是一位业余海军战略家，您的想法对日本没有好处。”他迂回地告诉山本：“这次作战是一次赌博。”

这句话激怒了山本。山本反驳说：“我喜欢赌运气！你说这次作战是一场赌博，所以我要把它赌到底！”然后山本便马上恢复了他那立即可得的幽默感，轻松地说：“再不要因为我喜欢玩桥牌、扑克等，就把这说成是什么抱侥幸心理，是投机的了。”

随着谈话内容的不断深入，大西接受了山本的计划，但草鹿仍未被说服。山本并不因此而对草鹿发怒，相反，在草鹿离开的时候，山本破例地把他送到了舷门，诚恳地拍着草鹿的肩膀说：“草鹿君，我完全理解你的意见和心情。但作为司令官，我已下定决心，不论代价多大，也要执行攻击珍珠港的计划。回去后不要再唱反调了，要为实现我的作战计划多做贡献。我把这项计划的一切细节问题交给你，望你能像去实现你自己的愿望那样，为进击夏威夷尽心尽力。”草鹿完全被山本真诚和信任的目光所打动，当即表示：“我明白了，从今往后我不会说任何反对的话，我发誓要一心为实现长官的意图而努力。”当南云得知这件事后，也深为山本的真诚所折服，遂决心为这项计划效力。

现在两人接到这项命令，长时间来一直郁积在心的疙瘩全然消失，对美作战的念头已占据了他们的全部身心。“赤城”舰飞行长增田在日记中写道：“一切均已就绪，无左，无右，无悲伤，无欢笑。”

在机动舰队收到电报的次日，在东京，山本五十六进宫谒见天皇。天皇对山本说：“朕兹下令出师，并委卿以统帅联合舰队之重任，惟联合舰队之责任极其重大，此战之成败，关系到国家兴废，民族存亡，望兵至必克。”山本回答天皇说：“开战前夕，承蒙陛下敕命，不胜惶恐感激。谨奉圣上之命，我联合舰队全体将士，上下精诚团结，戮力同心，为贯彻圣上出师之旨，不畏粉身碎骨，肝脑涂地，以遂圣上之愿。”

这天晚上，山本突然回到青山南町的住宅，他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回家了。夫人礼子因患肋膜炎正卧病在床。见山本回来，她自然十分高兴，遂勉强爬了起来。当晚一家六口共进晚餐，山本陪伴妻子，暖暖地度过了一夜，也是最后一夜。

12 月 4 日，海军大臣在官邸秘密为山本举行了欢送会，前来参加欢送会的除天皇派来的侍从武官鲛岛具重中将、高松宫和伏见宫元帅的御使细谷大佐之外，还有海军大臣、军令部总长和各省的有关人员。天皇还特意派人送来了葡萄酒。欢送会结束后，山本便回到柱岛基地。现在已进入关键时候，山本躲在“长门”号上焦急地等待着机动舰队的消息。山本极为担心的事情有三件，一是海上的气候问题。依据以往 10 年的统计，舰队所要通过的北太平洋海域，在 12 月份 24 天有暴风雨，只有 7 天是好天气。如此恶劣的天气将使舰队的燃料补给十分困难。然而，幸运的是，舰队出发时，正好遇上了来自西伯利亚的高气压，直到 12 月 3 日，舰队没有遇到任何风浪。12 月

6 日，第 2 补给队顺利完成了为机动舰队加油的任务。山本高兴地说：“上天赐我高气压，天助我也。”

山本担心的第二件事是怕在途中遇到别国的舰只，从而使舰队的行动功亏一篑。为此山本在舰队出发前下达死命令：机动舰队一旦被别的船只发现，不准主动向对方实施攻击。在舰队行驶过程中，行动十分隐蔽，但在 12 月 6 日，还是遇到了一艘商船。一个参谋建议将它击沉，但南云没有轻举妄动。他下令各舰主炮瞄准商船，如果商船有用无线电报告的迹象就将它击沉。然而奇怪的是，也许这艘商船把南云舰队当成了演习的日本舰队，根本未予理睬，径自从南云舰队旁边驶过，并很快从舰队的视野中消失了。

现在只差第三个问题了，即 12 月 8 日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舰只是否集中停泊在珍珠港。这个问题到 12 月 7 日，由潜伏在夏威夷的间谍吉川解决了。这一天青川向国内发回了最后一份情报：“5 日进港的 2 艘航空母舰、10 艘重型巡洋舰，已于 6 日午后全部出港。6 日傍晚停泊在珍珠港的舰艇如下：战列舰 9 艘、轻巡洋舰 3 艘（另有 4 艘已入坞）、驱逐舰 17 艘（另有 2 艘已入坞）、潜艇领舰 3 艘，其他船只许多。舰队航空队没有进行航空侦察的征兆。”并且这位吉川还凭着自己当间谍的感觉，确知了山本的攻击计划，乃在电报中建议说：“目前尚无布置阻塞气球的迹象。而且，很难想象他们实际上会有多少这类器材。但是，为了控制海面和珍珠港附近以及希卡姆、福特岛、埃瓦机场陆上跑道上空，即使实际上进行此种准备，使用气球保卫珍珠港也是有限度的。我认为对这些地点进行奇袭，成功是十拿九稳的。”

一切顺利的机动舰队于 12 月 7 日晨进入美国飞机的侦察范围之内。为应付难以预料的事情的出现，舰上所有人员都换好了服装作好了临阵准备。正在此时，山本发来了电报：“皇国兴废，在此一战，全军将士务须不惜粉身碎骨，完成己任。”1 小时后，第 l 补给队为整个舰队进行最后一次加油。第 1 补给队在“霞”号驱逐舰的护航下离开之后，机动舰队旗舰的桅杆上升起了“DG”信号旗。这面旗就是 36 年前日本海大海战时，由东乡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在“三笠”号升起的“Z”字旗，其含义是：“皇国兴废，在此一战，望全体将士奋勉努力。”

下午 6 时，军令部转发吉川发回的情报。飞行员出身的草席参谋长和源日航空参谋对航空母舰不在珍珠港内感到十分遗憾，而鱼雷军官出身的南云对有 9 艘战舰已感满足。他对草鹿说；“参谋长，别再抱怨了，能击沉 9 艘战舰就算不错。我已经把舰队带到这里，到现在对方还没有灯火管制，可见还没有发现我们。这以后要看你们飞行员了。”

南云舰队的攻击计划在当时可说是声势空前浩大的飞机空’袭。执行计划的总指挥官是源田航空参谋和渊田美津雄中佐。飞机总数达 360 架，分两个攻击波次。第一攻击波由渊田中佐指挥，率领水平轰炸机队 4 队、鱼雷轰炸机队 4 队、俯冲轰炸机队 2 队、战斗机 2 队，计 189 架。第二攻击波由岛崎少佐指挥，率领高空轰炸机队 2 队、俯冲轰炸机队 4 队、战斗机制空队 4 队，计 171 架，以美战舰、空中和地面的飞机、各岛屿的飞机基地设施等为主要攻击目标。

率领攻击队攻击的渊田中佐心情十分沉重。这次攻击是采取偷袭，还是强攻，必须在飞；临珍珠港上空时才能决定，但要在刹那间当机立断向全军下达攻击命令，这对一个指挥员来说是很艰巨的。若是偷袭，就要首先以鱼雷机攻击排成两列的美舰队的外侧军舰，接着以高空水平轰炸机击沉内侧

军舰，这两次攻击之间是丝毫不能有偏差的。受到鱼雷攻击的军舰，燃烧时必会冒出黑烟，如果动作稍缓，水平轰炸的目标就会被黑烟所笼罩。在两次攻击之后，俯冲轰炸机才接踵而至，攻击巡洋艇和地面上的飞机以及机场。如此才能保证第二攻击波的攻击顺利进行。

然而，如果被美方发现攻击意图时，飞临上空的攻击队就只有采取强攻了。先由战斗机和俯冲轰炸机迎击前来拦截的敌机，然后再行鱼雷攻击和高空轰炸。可是究竟采取哪种战法，却要等到在看到珍珠港的瞬间才能决定。怀着对战斗的期待和不安，渊田和所有的飞行员度过了 7 日晚上的不眠之夜。

在日本海军统治层里，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珍珠港。这天晚上，海军省下达了“今晚全体待命”的命令。广岛湾“长门”号上的山本则显得相对平静，仍如平时那样在与他的参谋渡边下棋，他的参谋长宇垣在他的日记里秘密地写道：“夏威夷，你像一只老鼠陷入捕鼠器一样。只有一天时间了，享受你那和平的美梦吧！”他显得有点难于抑制自己激动的心情：“把一个民族的命运就这样押在一场赌博上，这该是多么惊心动魄的事情呵！”

东京和夏威夷的时差是 5 小时，而且还要通过国际日期变更线，所以日本的 8 日正是夏威夷的 7 日，星期日。南云机动舰队在航行过程中，没有调整时差，依然使用的是东京时间。东京时间晚上 11 点半，攻击舰队的所有各舰均响起了“全体起床”的号声。全体官兵不论是睡着的，睡不着的，要出发的，留在舰上的，都不约而同地换上新内衣，参拜了在舰上设立的神社。内务整理妥当之后，为给飞行员送行，各舰都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早饭，有过节吃的红小豆饭和整条鱼，还有象征着胜利的栗子。

8 日零点 40 分，第一批攻击队员开始整队准备出发。此时的太平洋中部，天还是黑漆漆的一片，海平线还看不见，庞大的舰只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笨重地朝前移动，在墨黑的水面上划出一道雪白的水迹。刺骨的浪涛一遍遍地冲上甲板，水兵们没命地紧抱着比翼停放在甲板上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以使飞机保持稳定，而不受舰艇摇摆的影响，有一人不小心而被摇摆的军舰摔到大海里去了。清晨 1 时，巡洋舰“利根”号和“筑摩”号各起飞了一架零式水上侦察机。这两只邪恶的鸽子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径直飞向瓦胡岛和拉海纳上空，对美国的舰队作最后 1 分钟的侦察核实，当时只要有一个美国人抬头看一眼天空，就能在关键时刻提醒夏威夷的防御者们。然而日本人也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进行这种冒险，为了取得准确无误的情报，非此不可。

发射起飞战斗机和轰炸机，并不需要等待侦察机的报告。1 点 30 分，来到距瓦胡岛以北约 230 海里处的 6 艘航空母舰及其护航舰，一起向左转向逆风行驶，带着泡沫的大浪，使航空母舰颠簸摇晃。如果航空母舰倾斜度为 11 至 15 度，起飞将极其困难。在平常的演习中，倾斜度如果超过 5 度，演习就取消。但在今天，延期是不可能的，这个险必须要冒。

日本军事机器中最后啮合的齿轮该到行动的时候了。桅杆上，战旗和“Z”旗在迎风飘扬。

飞行员进入座舱，每个人头上都系着一条写有“必胜”字样的白色的带子。这是一条狭长的布条，在那个年代，几乎是日本武士特有的象征。渊田坐进他那架标有红、黄识别色带的轰炸机，一位留在舰上作地勤工作的中尉，送给他一条特制的白色带子说：“这是地勤人员的一点心意，表示他们也很想跟你们飞往珍珠港。请务必收下。”渊田被感动了，他鞠躬致谢，把

这条带子紧紧地系在飞行帽上。

“出发！”

指挥所发出的绿色信号灯，在黑暗中划了个大圆弧，各母舰上的一号飞机脱掉楔形轮档，向在甲板上跪拜的机械师抛出夹带汽油味的强劲气流，迅速离舰腾空。由于飞机负载过重，飞机离开甲板后不能直接升高，有个下沉的过程，像是要坠入海中似的。驾驶员咬紧牙关，瞪大眼睛，紧握操纵杆，尽全力操纵，才使飞机逐渐升起。

甲板上，人们的眼泪顺着浸透着汗水的面庞流淌，他们挥舞着帽子，目送一架架飞机离开母舰。

6 艘航空母舰上的飞机一架接一架以最快的速度起飞。15 分钟后，除了 4 架因起飞前发生故障，2 架失事而外，183 架飞机全部升空，包括 43 架战斗机、49 架高空轰炸机、51 架俯冲轰炸机和 40 架鱼雷轰炸机。这是有史以来最快的一次飞机起飞。在以后的 15 分钟里，所有飞机都大弧度地绕航空母舰飞行，完成编队。然后掠过“赤城”号向瓦胡岛飞去。

2 时零 5 分，航空母舰再次转向东，做逆风加速行驶。10 分钟后，第二攻击波开始升空。战斗机再次率先起飞。“赤城”号上的进藤海军大尉是第二波制空队的指挥官，有 36 架零式飞机归他指挥。随后起飞的是岛崎，他是第二攻击波的飞行队长。他的 54 架高空轰炸机来自“翔鹤”号和“瑞鹤”号，任务是轰炸希卡姆、福特岛和卡内欧黑机场，继续第一波对美国空中刀量的打击。江草率领的 81 架俯冲轰炸机是整个空袭中最大的一支力量，目标是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在第一攻击波起飞 90 分钟后，第二攻击波的最后一架俯冲轰炸机也升空了。由 354 架飞机组成的一支强大攻击力量，现在正朝着目标飞去。此时一轮红日正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夏威夷迎来了一个恶梦般的早晨。

此正是：风疾浪涌，立意建功；沉睡孤梦，即刻遭殃。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章解说。

第十五章　虎！虎！虎！

远速奔袭意在奇，有人狂笑有人泣；

死神瞬间从天降，污名长留史册记。

《珍珠港》一书的作者布雷克·克拉克，在书中这样描述 1941 年 12 月 7 日星期日（美国时间）夏威夷的早晨：“那一个命运中的星期天，显得比平常更宁静，广阔无涯的波涛，有节奏地冲打在瓦胡岛的海岸上，威基海岸的浪花，平静得引不起早起散步者的注意。天上没有一片浮云，市区后面的坦特拉斯山顶也显得分外寂静。”

华盛顿方面已经警告过所有美国军事单位，日美战争无可避免，只是个时间问题。

但是，驻在夏威夷的一般美国官兵，丝毫未感到战争迫在眉睫。在度过了一个欢乐的周末之后，在港的美国舰队的大部分官兵还未起床。檀香山广播电台播放着轻音乐，教堂的钟声柔和地在涟漪泛起的水面上缭绕荡漾。

平时难得聚在一起的战舰，现在正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港内。除 9 艘战列舰外，还有巡洋舰、驱逐舰、水上飞机母舰等大小共 96 艘。

这种壮观的阵容，带给官兵无限的安全感，使他们疏于防范。

这天夏威夷的日出时间是 6 时 20 分，但由于季风的关系，坦特拉斯山和奥林巴士山的山峰有浓雾，故实际上太阳照射到夏威夷的甘蔗地和珍珠港两侧的绿草地时，已经是上午 7 时多了。

就在此时，渊田中佐率领的 354 架飞机分成第一攻击波和第二攻击波正朝珍珠港飞来。

在第一攻击波最前面的是渊田总队长，他回头环视着由自己率领的令人生畏的庞大机群，心情非常激动。虽然他看不到全部飞机，但映入眼帘的一部分足以使他确信，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紧随其后，穿行在波涛起伏的云海之间的，是他率领的 49 架高空水平轰炸机队。这是可乘载 3 人的 97 式舰上攻击机。为了能击穿战舰的铁甲，各机都携带了每枚重 800 公斤的穿甲炸弹。在他右侧略下方，是由“赤城”号飞行队长村田重治少佐率领的 40 架鱼雷轰炸机。这也是 97 式舰上攻击机，所携鱼雷专门用于攻击浅港水域的军舰。他的左侧稍高处，是“翔鹤”飞行队长高桥赫一少佐率领的 51 架俯冲轰炸机。在他的头顶上空，轰鸣着 43 架由板谷茂少佐指挥的制空战斗机，这是日本海军引以为荣的三菱“零”式战斗机，机上装备的双管机枪和两门 20 毫米机关炮正严阵以待，为攻击机群担任护航工作。现在已没有什么再令渊田担心的了，他只想起临行前山本的命令：一对夏威夷实施投弹攻击的时间，一定要在我国驻华盛顿的外交使节把日本对美国的最后通牒亲自递交给美国政府官员手中 30 分钟之后，也就是 8 日上午 3 时 30 分（东京时间），一秒也不准提前。”

直到此时，一切都按山本设想的进行。可是，难道命运女神的笑脸只面向日本，就没有给美国一丝半毫的机会吗？非也。事实上在那个平静的清晨，仍有许多迹象向美国作出了预报。就在凌晨 1 时南云的攻击机群起飞的同一时刻，在华盛顿，负责破译日本外交电报的通讯谍报处，已破译了日本政府给美国“最后通牒”的最后一部分——第 14 部分。该电文说：“鉴于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态度，帝国政府不能不认为，即使今后继续进行谈判，亦无法达成协议。特此通知美国政府，并深表遗憾。”同时魔术情报还破译了东京命令野村将第 14 部分于华盛顿时间“下午 1 时整递交美国政府”的电文。

情况紧急，陆军情报局远东科科长布拉顿上校立即向马歇尔参谋总长的寓所打电话。

但不幸的是，马歇尔此刻正骑着他心爱的马，牵着一只白毛黑斑狗，在阿林顿公园愉快地进行着星期日早晨的散步。他对昨天晚上以来形势的发展一无所知。

美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虽然于昨夜获知日本最后通牒的前 13 部分，可是此时他仍在自己寓所的院子里悠然地散步。直到上午 10 点，斯塔克才蹒跚地到达海军部。当他看完日本最后通牒的第 14 部分之后，海军情报局长威尔逊向他建议：“现在是否立即用电话同金梅尔司令联系一下？”此时正是夏威夷凌晨 4 时 45 分。斯塔克慢慢地把手伸向电话机，但忽然又缩了回来说道：“电话还是不挂了吧。”改变其主意的理由之一是：在黎明前妨碍金梅尔的睡眠是一种罪过。

当马歇尔来到他的办公室，已过了 11 点。他看完破译的电文，立刻斩

钉截铁地说：“各位，我确信：日本军队将在今天下午 1 时，或 1 时过后不久便开始发动攻击。我决定向全军司令发出紧急戒备的指令。”此时恰是华盛顿时间上午 11 时 25 分，在珍珠港以北的海面上，偷袭的日军机群正从航空母舰上起飞。

马歇尔草草拟好电文，电文内容为：“日本将于东部标准时间下午 1 点递交最后通牒。

之后，他们将按照命令立即销毁密码机。我们不清楚该时间的涵义所在，但必须酌情提高警惕。转告海军方面。马歇尔。”然后他将电文交给了布莱顿，吩咐说：“把这份电报送到发报处，用最快最安全的方法拍发给各级指挥官。”十分遗憾的是，这一指令没有使用马歇尔桌上的电话、隔壁房间的秘密电话或海军短波无线电发出。布莱顿将电文交给了陆军部信号中心，当信号中心开始工作时，严重的天电干扰影响了与夏威夷及旧金山的联系。结果发报处擅自决定通过商业通讯系统，由西部联合电信公司转发。而事实上西部电信公司要首先发往旧金山，再转给美国无线电公司，最后转给人奴鲁鲁，中间要转手三次。这样，马歇尔的电报便被人为地耽误了。当电报送达的时候，已是在珍珠港落下渊田的攻击炸弹 7 小时之后。

珍珠港时间清晨 6 点 30 分，日本的攻击机群离珍珠港只有 180 英里时，执行巡逻任务的“沃德”号发现一艘奇怪潜艇的指挥塔。这艘潜艇是联合舰队派出的计划潜入珍珠港内进行“肉弹”攻击的 5 艘袖珍潜艇之一。这种袖珍潜水艇潜水时的排水量是 46 吨，能携带 2 枚鱼雷，系以电瓶为电源航行的超小型潜水艇，潜水时最高航速 24 节，续航力以全速航行可维持 1 小时半，若用慢速可维持 25 小时，约可行驶 100 海里。超小型潜艇先由母艇“伊”号潜艇携带至目的地附近，再开始自行前进。攻击珍珠港的袖珍潜水艇由 5 艘组成，每艇有两名人员，一名军官和一名士兵。其意图是利用袖珍潜艇的高速度和体积小难以被发现的优点，在舰队决战之前，秘密潜入珍珠港，对港内舰只进行鱼雷攻击。本来，山本对于使用袖珍潜艇并不热中，因为一般来说，袖珍潜艇在战斗打响之后，乘员绝无生还希望。但潜艇部队决心很大，山本自然没有阻拦。12 月 7 日下午 8 时 46 分（夏威夷时间凌晨 1 时 16 分），在距珍珠港 17 公里处，五艘潜艇先后离开母艇向珍珠港进发。在出发前横山正治中尉代表 10 名攻击队员写下了绝命诗一首：

誓神明，
期必胜。
珍珠湾头，
望敌舰队，
成大快举，
明日亦朗。

真有一股 20 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精神。现在被“沃德”号发现的就是其中的一艘。

6 点 40 分，“沃德”号舰长发布战斗警报，随着一阵炮击，潜艇被击沉了。舰长奥特布里奇马上向司令部发报，但泥牛入海无消息。日本的特种潜艇部队在这次袭击中毫无战果，艇上 10 名人员，除酒卷因其所乘潜艇搁浅得以生还外，无人幸免。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官僚主义的帮忙，它几乎葬送了山本的攻击计划。

7 点钟，日本飞机只距离 137 英里了。设在瓦胡岛北端奥帕纳山岗上的

雷达站按规定应该关机，但两名新兵还想继续练习。7 点零 2 分，他们发现雷达屏上出现了一堆堆闪闪发光的斑点。几经校核，他俩确认是一支庞大的机群正朝瓦胡岛的方向飞来。他们将这一发现报告了泰勒中尉：“有一大批飞机正从北面 3 度角方向飞来。”泰勒中尉只说了句：“好了，别管它了吧。”两名新兵眼睁睁地看着飞机逐渐临近：7 点 30 分，47 英里；7 点 39 分，22 英里。突然疾驶而来的机群一分为二，从雷达屏上消失了。

此时在停泊于柱岛基地的联合舰队旗舰“长门”号上，情景却是另一番模样。8 日上午零时后，幕僚们穿着整齐的军服，神色紧张地走进作战室。作战室的四周墙壁上挂着整个太平洋海域的大海图和东南亚海域的海图。不久山本五十六也来了，他坐在放有一个大地球仪和一张铺开的海图的桌前。山本微闭双眼，室内一片死寂，空气紧张得令人透不过气来。

过了零点 30 分，通信兵送来一份电报：陆军已经成功地在马来亚哥打巴鲁和菲律宾的巴丹岛登陆。室内一阵兴奋，但很快就又变得鸦雀无声。攻击夏威夷的时间原定上午零时，后因给美国最后通牒的缘故延后了 2 个半小时。

作战室对面的房间是电信室，从这里拉出的软线连接着作战室桌子上的无线电接收机。参谋们在作战室里可以直接收到无线电信息。首席参谋黑岛龟人突然小声说：“呀！

时间就要到了。”人们不约而同地抬头扫视了一下舱壁上挂着的海军专用表：就要到 3 点了。

太平洋上空，渊田正用高倍望远镜全神贯注地观察。这时脚下的云层突然变得稀薄了，透过云隙，他看到下面出现了一道白线，那正是瓦胡岛北部的海岸线。

机群飞到瓦胡岛北端的卡胡库角上空，向右转向，沿岛的西海岸向南飞行。当飞机接近目标时，珍珠港已经清晰地展现在渊田的眼前。透过望远镜，他仔细地观察着下面蓝色的海面，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尽收眼底。渊田仔细地数着静静停泊在港口内的战舰：“内华达、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马里兰、西弗吉尼亚、田纳西、俄克拉何马……好一派威风凛凛的气派！但渊田还是感到有点遗憾，他一直违心地希望早上军令部转来的吉川的情报是错误的，金梅尔的航空母舰可能会在珍珠港内。然而，眼下那些航空母舰的确踪影全无。

根据计划，渊田打一发信号弹表示突袭，打两发即表示敌人有所准备，实行强攻。

在看到一发信号弹后，村田的鱼雷机将开始向下滑翔。与此同时，板谷的战斗机加速向前，控制领空。因此飞速较慢的鱼雷轰炸机可以在没有任何障碍的情况下径直飞向目标，俯冲和高空轰炸机将紧随其后。但是如果日本人面前的敌人有所戒备，鱼雷机将等到俯冲和高空轰炸机把美国炮火引向战舰上空，再由战斗机掩护投掷致命的鱼雷。

3 点零 9 分，渊田确信可以突袭，便拿出信号枪，打出一颗信号弹。但渊田发现，板谷所率领的制空战斗机队毫无展开的迹象，无奈他又朝制空战斗机队方向打了一发信号弹。偏偏在这时俯冲轰炸机队的高桥少住发生了误会，他认为是打了两发信号弹，便立即带领俯冲轰炸机朝福特岛和希卡姆机场猛扑下去。鱼雷轰炸机队的村田目睹了所发生的一切，他虽然知道高桥判断失误，但是别无选择，为了摆脱高桥可能给他带来的干扰和妨碍，他只有

率领其鱼雷机队以最快的速度冲向目标。然而，高桥还是赶在了前边。

这样这场袭击就是以炸弹攻击而不是预定的鱼雷攻击开始。

渊田看到他和源田、村田如此煞费苦心制定的精确战斗计划，由于没有估计到的因素——人的误差而落空，气得咬牙切齿。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进攻的顺序无关大局，成功已经在握。3 点互 9 分，渊田向等在后面的电信员水木德信兵曹喊道：“水木兵曹，现在发攻击令！”电键立即敲打连续发出：“脱，脱，脱”的攻击信号。这是日语“突击”一词的第一个假名。攻击开始了。此时此刻，夏威夷时间是 7 日早晨 7 时 49 分，华盛顿时间是 7 日下午 1 时 19 分。

第一攻击波展开队形时，渊田的无线电发报机仍在咔嗒咔嗒作响。渊田在巴伯兹角上空盘旋一圈，接着又转头观察珍珠港上空和地面情况，在排除一切疑虑之后，确信他们已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战略奇袭的目的。3 时 23 分，下令用甲种电波向联合舰队和东京发报：“虎！虎！虎！”，意为“我偷袭成功”。

在“长门”号的作战室里，司令部里的通信员嘶哑着声音大叫着跑了进来：“值班参谋，现在连发‘突’！”值班参谋接过电报后马上向山本报告：“长官，内容您刚才也听到了。发报时间是 3 点 19 分。”山本睁大双眼，嘴唇撇成八字形，默默地点了点头。

4 分钟之后，电波再次传来“虎！虎！虎！”的信号。作战室里一片欢腾。不久报捷的电报便一份接一份地送到：“我鱼雷攻击敌舰，效果甚大。”“我攻击希卡姆机场，效果甚大。”

在珍珠港，7 点 55 分正是吃早饭的时间，军乐队排起整齐的队伍，准备 8 点准时升旗。

当第一枚炸弹落在福特岛的时候，海军少将弗朗还自言自语地说：“多么粗心愚蠢的飞行员，竟照看不好自己的投弹器。”在第一攻击波机群向港湾猛扑过来时，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这是喜欢特技表演的海军飞行员又在炫耀自己的本领。然而，一阵喧嚣打破了港湾的宁静，六七艘战舰同时中弹爆炸，到处响起刺耳的警报声。美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值班参谋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一边急忙用电话通知金梅尔，一边火速下令马上向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美亚洲舰队司令哈特、美大西洋舰队司令金等拍发了一份特急电报：“珍珠港遭受空袭，这不是演习。”紧接着巴特里克·比林卡少将从福特岛的司令部广播：“敌机空袭珍珠港，不是演习。”

日本鱼雷机群分为两批，一批 16 架，对福特岛两侧舰船实施鱼雷攻击；另一批 24 架，从东南方向进入，超低空接近战列舰。7 艘战列舰整齐地排列在福特岛的沿海，外 2 艘，里 5 艘。飞行兵首森驾机掠海扑去，他回忆说：“忽见一艘战列舰隐隐约约出现在我的飞机正前方，像一座巍峨的山峰耸立在轰炸机前面。”日机在仅仅只有 12 米的高度上纷纷发射特制的浅水鱼雷，只见海面上蓝白色的雷迹交叉纵横，向周围没有布设防雷栅的停在外侧的战列舰飞窜，顿时，舰船舷侧纷纷发出轰天巨响，水柱四起，火光冲天。

停在外侧的“俄克拉何马”号首先遭到攻击。后膝驾机逼近目标，突然那条大船赫然耸现在他的正前方。后膝后来回忆说：“当我投下鱼雷时，我的飞机距水面只有 20 米左右。鱼雷发射后，我的飞机开始爬高。此时我才发现我甚至比这艘战舰的桅楼守望台还低。观察员报告，在该舰位置升起一股巨大水柱。”接着第 2 颗鱼雷又接踵而至。在受到攻击 20 分钟后，“俄

克拉何马”号已近倾覆。一个水兵描述说，它看上去“好像很疲劳，想休息一下。”船底部从油污弥漫的水中翘起，船体继续翻滚，直到上体接触到 25 英尺深的海底，然后就不再动弹。金梅尔的夫人惊恐地在门前看着眼前这幕可怕的景象，她后来说：“这时，‘俄克拉何马’号开始慢慢地令人头晕地向一侧翻去。最后只有船底露出水面。太可怕了，这么大的军舰竟在我眼前沉没了！真是不可思议。起初，我没有意识到士兵们也正在死亡。”在倾覆的“俄克拉何马”号前方，“加利福尼亚”被两颗鱼雷击穿，柴油如同鲜血般从船侧涌出。在“俄克拉何马”号后面的“西弗吉尼亚”号也燃起了熊熊大火，舰上的人员像蚂蚁一样，涌入沉船周围满是油污的水中。

仍然留在“俄克拉何马”号船体上的水兵受到肆无忌惮的攻击。鱼雷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尖叫着向他们冲下来，再拉上去，轮番攻击。零式战斗机向他们疯狂扫射，轰炸机在他们头顶上轰鸣，一批批炸弹呼啸而下，准确击中目标。

突然，一阵雷鸣般的爆炸声传来，“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爆炸了。它已被好几颗鱼雷击中，这时一颗穿甲弹又落在第二炮塔旁边，穿透甲板，在前舱弹药库里爆炸。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亚利桑那”号的弹药库和这颗炸弹一齐爆炸，这艘巨大的战舰几乎跃出海面。人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有人夹在爆炸物中腾空而起，上百吨重的炮塔也飞上了天空，黑红色烟云升腾翻滚，火柱高达 1000 多米，舰桅歪斜，庞大的舰体被熊熊燃烧的烈火吞噬着。又有 3 颗炸弹击中这艘燃烧着的战舰，在隆隆的爆炸声和船体的断裂声中，它没有来得及倾覆就沉没了。1200 多名水手淹没在这嘶嘶作响的地狱里。

在珍珠港以北的斯科菲尔德兵营，当爆炸声从远处传来时，大多数士兵刚刚坐到餐桌前，品尝星期日的薄饼和多配给的半品脱牛奶。“他们在搞爆破吗？”有人满嘴塞着东西嘟囔着问道。一架飞机呼啸着掠过食堂上空，枪口喷着火舌。士兵们端着珍贵的半品脱牛奶，跑出来要看个究竟。他们看到了又一架“机翼上画着红太阳的飞机，沿大路飞来，用机枪开道，子弹射向前方 80 码左右的地面，在柏油路上留下两行弹孔。”

在希卡姆机场，正吃早饭的官兵们甚至没有来得及跑出来看看，首批俯冲轰炸机投下的炸弹就击中了餐厅。在炊具、刀、叉、食物的一阵飞扬碰击中，39 人残废，许多人受伤。其中一人被凌空飞来的一只坛子打得头破血流，这只坛子里装着一加仑的蛋黄酱。

空袭 5 分钟后，岛上 32 个高炮连有 4 个首先开始还击，炮火在日机航向前面织成一道道弹幕。此时渊田率领的高空轰炸机还在观看鱼雷轰炸机群和俯冲轰炸机群的轰炸以及舰艇周围掀起的巨大水柱。该是高空轰炸机显示它的威力的时候了。渊田向机群下达了投弹命令。

正在这时，渊田的座机猛然抖动了一下，就好像挨了一棒。“机身左侧被击穿，”他的报务员大声喊道，“方向舵索被打坏。”但渊田全然不顾仍旧指示向导机，把停在里侧、位于正在剧烈燃烧的“田纳西”号前面的尚未受到轰炸的“马里兰”号作为目标。

当投弹命令发出后，渊日透过机身下面的观察孔望去，四颗炸弹就像长了眼睛的魔鬼似地紧挨着，一个劲地往下落。他回忆道：“不久炸弹变得比豆粒还小，终于看不见了。

再看‘马里兰’号的甲板，两股白烟升起。”渊田大声叫道：“两弹命中！”

此时停在柱岛基地的联合舰队“长门”号的通信室也极为忙碌。除了不断地接到各梯次攻击机的无线电报外，还从作战室的无线电接收机中接收到美国发出的大量明码电报：

“SOS……attackedbyJap.bombers……（SOS……这里遭到日本轰炸机的攻击……）”。

“OahuattackedbyJap.divebombersfromcarrier……（瓦胡岛遭到日本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俯冲轰炸机的攻击……）”。

“Jap.——this（is）therealthing（日本进攻这是真的）”。

当山本听到最后一句话时，脸上浮现出满意的笑容。

与此同时，由于渊田率领的第一攻击波已完成轰炸任务，扬长而去，珍珠港内出现了短暂的平静。好几艘周围和顶部涂有红十字的白色船只出现在硝烟弥漫的海面上，全速向正在燃烧的舰船驶去，冒着被炸的危险和燃烧着的烈火去抢救伤员。

然而，灾难并没有结束。就在第一攻击波返航的时候，由“瑞鹤”号飞行队长岛崎重少佐指挥的第二攻击波 171 架飞机又飞临瓦胡岛上空。4 时 20 分（夏威夷时间 8 时 40 分）第二攻击波在卡胡库角上空展开完毕。岛崎直接率领的 54 架高空轰炸机分成两个编队，每队 27 架，负责攻击希卡姆机场、卡内欧黑机场和福特机场；江草海军少佐指挥的俯冲轰炸机共 81 架，他们分成 4 个大队，绕过东面的山脉，来到珍珠港集中轰炸港内舰只，以达到使其无法修复的目的。进藤海军大尉率领的 36 架漂亮的零式战斗机，分成 4 个大队，继第一攻击波之后，继续保持对瓦胡岛上空的制空权。

4 时 24 分第二攻击波冒着越来越猛的高射炮火，躲开硝烟，开始攻击。这一次，一艘“肖”字号鱼雷快艇首先遭殃，它的弹药舱被 3 颗炸弹命中，巨大的火苗直冲海空，惊人的爆炸声震动了好几百米之外的舰艇。

在第一攻击波中遭受轻伤的战列舰“内华达”号，此时又成为俯冲轰炸机集中攻击的目标。“内华达”夺路逃向港口处，不料却引来一群像大黄蜂一样的轰炸机。“内华达”号上的大炮发出猛烈的防空炮火，整个舰只几乎被笼罩在炮火的烟雾之中。两架日本飞机被击落，一内华达”也身中 6 弹，一颗穿过右舷炮组爆炸，还有一颗穿过了前甲板。

浓烟和烈火腾空而起，舰尾严重下沉。如果“内华达”号沉没在航道里，那么它的巨大的舰体就会阻塞整个舰队的出入口。于是海港控制塔打出信号旗：让出航道。“内华达”号的舵手费劲地将舰驶向海滩，最后搁浅在怀皮奥角。

正在这时，从美国西海岸远程而来的 12 架 B—17“空中堡垒”式飞机飞临珍珠港上空；从返航的航空母舰“企业”号飞来的 18 架 SBD“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也如同参加约会似地赶来了。在他们还没有搞清怎么回事的时候，就遭到日本零式战斗机的猛攻，有些根本来不及自卫就被击落了，其余的则成了没头没脑地向天空中一切飞机开火的美地面高射炮火的牺牲品。一个美国飞行员喊道：“不要开炮！不要开炮！这是美国飞机！”话音刚落，就一头栽了下来。结果美“无畏”式飞机被击落 7 架，“空中堡垒”式飞机被击落 1 架。

第二攻击波持续了大约 1 个小时，进一步扩大了第一攻击波的战果。除了零零星星的爆炸声外，空袭已经结束。在这次攻击中，日本损失了 6 架战斗机和 14 架俯冲轰炸机，许多日本飞机被击中，但还是都逃脱了。珍珠

港已经变成浓烟滚滚的地狱，灰色、棕色、白色、黄色、黑色夹杂着辛辣、恶臭的蘑菇状的烟尘喷向空中。渊田仍在这一可怕的场面上空盘旋，估算战果和召集掉队人员。他的这架受损严重的飞机已在空中盘旋近 2 个小时，他是一个称职的指挥员，直到最后一架战斗机飞出视野，才朝“赤城”号飞去。

此役，日本仅仅用 l 小时 45 分钟的时间，便取得了重大的战果：共击毁美机 188 架，击伤 159 架，击沉或重创战舰 18 艘，在港美太平洋舰队的主力，几乎全部被摧毁。希卡姆、惠勒、福特岛、卡内欧黑和埃瓦等机场的设施和飞机也遭重创。美国总共死亡 2403 人（其中近一半葬身于被击沉的亚利桑那号中），1178 人受伤。相对而言，日本人的损失要小得多，只损失了 29 架飞机，55 名飞行员，1 艘大型潜艇和 5 艘微型潜艇及其艇上人员。

在柱岛基地，紧张而兴奋的一夜即将过去，夜晚听得极为清楚的电波，也随着拂晓的来临越来越弱，收到的电报越来越少。山本五十六在“长门”号旗舰上犹如在赌博中赢了一个“统吃”，兴奋得脸都红了。宿敌在瞬间被打翻在地。称霸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野心可以实现了，为此，日本法西斯分子彻夜狂欢。

12 月 8 日上午 6 时，在陆军省记者俱乐部，陆军报道部长大平和海军报道部的田代中佐，嘴撇成八字形向早已等候在这里的记者们发布了大本营陆海军部公报：

帝国陆海军部队于本月 8 日黎明在西太平洋同美英军队进入作战状态。

新闻发布会只用了 3 分钟的时间。记者室立即喧腾了起来，所有的电话全被记者们占用了。《东京新闻》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啊！就在这一瞬间，战斗的时刻到了！

永远也不能忘记这条震惊世界的新闻，虽然只有短短的 30 个字，然而这确实如同一把钢刀，猛然刺入敌对国集团的心脏！记者们手中紧握着铅笔，笔尖不停地在纸上闪动着，发出唰唰的书写声，摄影记者们的闪光灯一齐发出夺目的光束，在这短短的 3 分钟内，通告开战的特号新闻就这样地发布完了。”7 时，东京广播电台在广播《大本营陆海军公报》时，还配上了蛊惑人心的《军舰进行曲》和《拔刀队》的乐曲。歌中唱道：

跨过大海，尸浮海面，
跨过高山，尸横遍野。
为天皇捐躯，
视死如归。

木户内大臣在 12 月 8 日的日记中写道：“盼望已久的今天，我国即将以美、英两大国为对手，进入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今天拂晓，海军航空队已经大举空袭檀香山了。我了解这些，但我甚为这场战争的胜败而担忧，我望着太阳，不由地瞑目祈祷起来。7 点半，我见到首相和两位总长，得悉奇袭檀香山大获全胜的捷报，我深切地感到了神助的恩惠。”

上午 11 时，日本大本营在海军俱乐部黑潮会发布第二号新闻：“帝国海军于本月 8 日凌晨，对夏威夷方面的美国舰队和空军断然进行了猛烈的大规模空袭。”

11 时 45 分，广播电台发布了天皇的“宣战大诏”：“朕兹对美国及英国宣战。帝国今为自存自卫，已蹶然奋起，必当摧毁一切障碍！”语气中渗出一股腾腾杀气。接着东条英机以“拜受大诏”为题，发表对全国的讲话：“胜利永存于皇威之下。”随后东京广播电台播出了贝多芬的交响曲《命运》，并

在播放过程中一再叫嚣：“帝国海军终于振奋起来了”，“帝国海军终于振奋起来了”。这简直就是对人类文明的亵读和污辱。

在远离东京的柱岛，山本的心情又是另一番滋味。这天下午，山本率领一直停泊在懒户内海的主力舰队 30 余艘军舰，切断了同东京的直通电话，驶离柱岛。入夜时分，舰队沿丰后水道东侧扫过鱼雷的航道向南驶去，去迎接珍珠港作战归来的机动舰队。在“长门”号旗舰的司令室里，主导了这场偷袭的山本五十六俯首桌前，提笔抒发了自己的心情：

今我已下定决心，一旦奉大诏而堂堂出击，则置生死于度外，闯过难关。

然而此战为未曾有之大战，种种曲折亦必有之。倘存惜名誉而保自身之私心，则绝不能完成此大任。因之以诗曰：

浩荡皇恩记心间，弃誉会命何所惜。

这既表达了山本五十六对置身于一场自己曾极力反对的对美战争的沉重心情，又表达了作为一个战争犯子，为法西斯效力的决心。

与喜气洋洋的日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的惊恐和不安。当海军部长诺克斯接到“并非演习”的电报时，惊叫道：“这不可能，一定说的是菲律宾。”而此刻，罗斯福则正坐在白宫二楼椭圆形的书房里，同他的挚友哈里·霍普金斯一起吃午饭。突然电话铃响了。“我是诺克斯，我们接获了一份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发出的作战电报。”

“不可能！”总统说。霍普金斯接过话去说：“一定有什么弄错了。”然而当诺克斯念完电报时，总统才真的相信“这回我们挨揍了”。当他将这一消息通知了赫尔后，他一动不动地坐了整整 18 分钟。

此时，日本来栖特使和野村大使，刚刚到达国务院，正在外交官接待室等待赫尔的接见。罗斯福认为赫尔可接见他们，但不要提他已知道了珍珠港事件的事情，态度要严肃、冷淡，“客客气气地把他们打发走”。赫尔利用时间稳定了一下情绪，直到华盛顿时间下午 2 时 20 分才让他们进了国务卿的办公室。赫尔冷冷地与他们打招呼，拒绝握手，也没有请他们就坐。

“日本政府电令我们在下午 1 点钟将这个文件交给贵国政府。可是没想到译电用的时间太长了，所以晚了。”这位日本海军将军一面用抱歉的语气说，一面把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递交了赫尔。“为什么要在下午 1 时交给我？”赫尔面容严肃、铁青。

“我自己也不清楚什么原因。”野村回答。

其实日本政府早在 12 月 2 日即确定了发动战争的时间，但为麻痹美国，掩护突然袭击，以收出奇制胜之效，日本政府仍训令来栖、野村继续谈判，不要使美国产生谈判已破裂的印象。直到 12 月 6 日 20 时 30 分，日本政府才把对美的最后通牒通告野村，全文共分 14 段，断断续续发出。至 7 日 16 时发电完毕。为了避免“偷袭”的恶名声，日本政府训令递交该文件的时间是华盛顿时间“下午五时”，即日机袭击珍珠港前半小时。但由于日本大使馆译电、打字耽误了时间，直到下午 2 时 20 分，两位大使才急急忙忙走进赫尔办公室，并把通牒交给赫尔。此时已是日本第一批飞机攻击珍珠港之后 1 个小时。

野村要递交的文件，赫尔早已通过“魔术”了如指掌。他装出一副匆匆看了一遍的样子，然后猛然转过身来，两眼盯着野村和来栖，厉声说道：“我想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我在过去同你进行历时 9 个月的谈判中，从未说

过一句谎话。这完全有案可查。我在 50 年的公职生活中，从未见过这样一份厚颜无耻、充满虚伪和狡辩的文件。到目前为止，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个星球上，竟有如此牵强附会和说出这么多谎言的国家。”

野村正想开口说点什么，赫尔挥手加以制止，并用下颚指指门口，示意他们出去。

野村走到赫尔面前说了声再见，就灰溜溜地走了。就在这两个日本人低着头转身向外走的时候，赫尔轻声说出了一句他田纳西家乡骂人的话：“无赖加屎虫！”

次日，美国参、众两院根据总统的建议，举行紧急会议。正午刚过，议员们就鱼贯进入众议院大厅。在挤得满满的旁听席上坐着罗斯福夫人。坐在她身旁的是总统特意请来的上一次大战时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夫人。在还不到 1 点钟的时候，全体议员即已进入会议大厅。众议院议长萨姆·雷朋敲起木槌请场内安静，接着便高声呼喊：“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斯福随着喊声由他的儿子扶着慢步走入会场。总统翻开一个黑皮记事本，开始宣读：“昨天，1941 年 12 月 7 日，一个污名长留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突然遭到日本帝国海空部队的蓄意进攻……”

这篇讲话历时几分钟，频频为掌声所打断。最后总统说：“我要求国会宣布，自 1941 年 12 月 7 日，星期日，日本无端和儒怯地发动进攻开始，合众国与日本帝国之间就已进入战争状态。”罗斯福在如雷的掌声、欢呼声和激烈的叫喊声中合上了记事本。这是他自担任总统以来第一次代表了全体美国人民讲话。美国宣布了全面战争，从此正式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可谓：倭寇日本突然袭击，山姆大叔义愤填膺。欲知战争如何发展，且看下章分解。

第十六章　菲岛迷雾

浓雾本罩台湾岛，受迷却是马尼拉；

战机一纵即流失，麦克决断实在差。

上一章　说到山本策划的偷袭珍珠港大获成功。然而，根据海军军令部制定的《帝国对美、英、荷的作战计划》，攻击珍珠港只是日本向南进攻的一个手段，是后来日本海军将要完成的一个大规模战役的初步战术行动。也就是说，只有南进，控制整个西太平洋，才是日本的最终目的。以此获得日本极为缺乏的大量战略物资，尤其是荷属东印度的石油，确立日本不败的态势。

现在偷袭珍珠港已经如愿以偿。下面的目标才是日本所要追求的真正战略目标：第一，摧毁美英荷在东南亚的主要根据地，占领和确保出产石油、橡胶以及各种矿石的荷属东印度等南洋地区；第二，进攻关岛、威克岛，将中部太平洋连成一线，构成一条海上军事防线，以对付来自美国的海上攻势。

可是，横在日本南下途中的菲律宾，却使日本不能随心所欲地南进达到目的。菲律宾位于东南亚，濒临太平洋，北隔巴士海峡，与中国台湾岛遥遥相望，南近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全国由 7000 多个岛屿组成，首都是马

尼拉。

日本对菲律宾这块宝地早已垂涎三尺，这里有许多天然良港，气候温暖，森林面积占全国总面积 40%以上，金、银、铜、铁、铬、锰等矿藏，应有尽有。不仅如此，又由于菲律宾群岛位于通向南方的海上要道的侧翼，使它不仅控制了通向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运输网的中枢，而且控制着一条到爪哇、马来亚、婆罗洲和新几内亚的直接航线。

菲律宾独特的地理位置，极大地威胁着日本称霸亚洲和西太平洋的野心，使它失去向南向东挺进的一块强有力的战略跳板。

当时驻扎在菲律宾的是美国著名的将军麦克阿瑟所指挥的强大陆军部队和空军机群。

麦克阿瑟出身于美国一个军事世家。他的父亲曾出任过菲律宾军事总督。后来，他又踏着其父辈的脚印，在 1935 年自美国陆军退出现役之后，作为军事顾问重返菲律宾。不仅如此，麦克阿瑟在其一生中还以其机敏和魄力经历了值得炫耀的军事生涯。他 1903 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被授予陆军少尉军衔，到菲律宾服役，那一年他 23 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麦克阿瑟任美军第 42 师参谋，在美国当时最著名的将军潘兴指挥下的西线的堑壕里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继而担任西点军校校长，并迅速晋升为陆军参谋长，在美国陆军的宝塔尖上呆了 5 年之久。随着日美矛盾的尖锐激化，1941 年 7 月，即珍珠港浩劫的前 4 个月，美国为了加强菲律宾这块日本门前石阶上的领地，成立了远东美军司令部，并重召麦克阿瑟加入现役，任美国远东军统帅。

麦克阿瑟一上任，就大力加强菲律宾的防务，并在吕宋岛的巴丹半岛和哥黎希律岛上构筑防御工事。但是由于美国先欧后亚战略的制约，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菲律宾的防御工事尚未就绪。1941 年 11 月，麦克阿瑟写信给马歇尔抱怨说，他只得到了预定计划 1/4 的轰炸机，1/6 的战斗机。麦克阿瑟计划扩建部队达到 40 万人，但直到战争爆发时，美籍和菲籍军队加起来（包括预备役）仅有 13 万人左右，包括 1.2 万名美国士兵、麦克阿瑟训练的数量在 1 万人以上的菲律宾侦察兵和 11 万民兵。他们之中的半数是在吕宋，1/3 受过 3 个月的军事训练，1/3 受过 2 个月而另 1/3 受过不满 1 个月的军事训练。他们装备极差，没有什么大炮，缺少坦克，而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就已废弃的老式恩菲尔德步枪。

相对而言，麦克阿瑟的空军在东南亚一带还是比较强大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空军在菲律宾群岛上共有各种战斗机、轰炸机及其他机种 200 余架。在吕宋岛马尼拉的西北克拉克机场，有 35 架波音 B—17“空中堡垒”轰炸机，另外还有几十架旧式 P—40B 战斧式战斗机。在克拉克机场正北，位于吕宋岛西海岸的伊巴机场驻防着拥有 18 架柯蒂斯 P—40E 型小鹰战斗机的第 3 追击中队，在马尼拉东南的尼尔森机场，驻防着第 17 追击中队和第 21 追击中队，它们各拥有 18 架新式小鹰战斗机。此外在其他机场还有一些破旧的老式 P—35、P—26 飞机。

日本实施菲律宾战役的目的在于，歼灭美、菲军队和美亚洲舰队，为尔后在太平洋中部方向对荷属东印度和在东南方向对澳大利亚实施战斗行动创造有利条件。为此，日本联合舰队的计划要求，在南云机动舰队偷袭珍珠港的同时，海军舰空部队空袭菲律宾，尽量在美国人发起反击之前，首先击灭美国在菲律宾的空军，掌握制空权以掩护并协助陆军部队在菲律宾登陆。

对菲律宾空中作战的主要任务是由（土冢）原三二四中将司令和大西泷治郎参谋长率领的第 11 航空舰队担任，第 11 航空舰队实际上只是基地航空队，和攻击夏威夷的第 1 航空舰队不同，是没有军舰的舰队。大西正是最初帮助山本拟定偷袭珍珠港作战计划的那个大西。

构成第 11 航空舰队主力的是，被称为“中攻”的中型陆上攻击机和以“零战”而知名的三菱零式战斗机，共有 350 架，原来皆配备在台湾的高雄、台南、嘉义等 3 个航空基地，为了攻击菲律宾部队又按编制作了进一步的集中。其部署为：高雄航空基地有，高雄航空队一式陆上攻击机 72 架，第 3 航空队零式战斗机 93 架，鹿屋航空支队一式陆上攻击机 36 架；台南基地有，第 1 航空队的 96 式陆上攻击机 48 架，台南航空队的零式战斗机 92 架；嘉义基地有，第 1 航空运输机队的 96 式陆上攻击机 12 架。此外，在台湾东部各基地，陆军还配备了 190 架飞机，同时作攻击菲律宾之用。

根据日本获悉的情报，驻菲律宾的美军航空兵力为：美国“空中堡垒”B—17 重型轰炸机 35 架、P—40 战斗机 120 架，再加上其他！日式飞机，总共有 200 余架。战斗机群为防备日本侵略，驻在马尼拉北端的伊巴和克拉克机场。主力机群主要集中在克拉克机场。

因此日本的作战计划主要是轰炸克拉克机场和伊巴机场。

随着开战时刻即将来临，日本的准备工作也正在加紧进行。由于战斗机的航程短，如想从台湾起飞以保护攻击马尼拉的轰炸机群，必须增加零式战斗机的续航力才行。尽管在训练中逐渐从零式飞机 182 加仑的总油量中挖出一些潜力，从每小时 35 加仑减少到 17 加仑，从而延长了航程。但为保险起见，必须在机翼下面装上辅助油箱，待油料用完后即可丢弃，以保持飞机投入战斗时轻便灵活。然而直到战争临近时，零式飞机所缺乏的 2 公分口径机枪弹和副油箱却仍未送达。这些零件正在日本国内赶造，为防止机密泄漏，第 11 航空队的大西参谋长没有用无线电向国内催促。

到 12 月 6 日，飞机零件仍未送达。大西参谋长认为不能再等待了，送下令：“所有运输机立刻飞回国内，无论如何必须以最高速度，当日返回，将所需物资及零件全部运过来。”

“这样作不是太过于招摇了吗？为了保密……”由于这需要冒计划被泄漏的风险，一位参谋提出异议。

“现在已顾不上这许多了，万一敌人先投下炸弹怎么办？”

由于大西参谋长的坚持，等待已久的 2 公分机枪弹和副油箱终于在 7 日深夜安全运抵。

到发动攻击的时间只有几小时了。整整一个晚上，日本的攻击部队都在紧张地忙碌着。

然而到了 8 日凌晨 3 点，就在大西的攻击部队要乘机出发的时候，大雾突然笼罩了整个机场。近 400 名飞行员各自坐在自己的飞机上等待起飞命令的下达，但大雾并没有消散的迹象。如果在这种浓雾中勉强起飞，一定会发生事故，加上每架飞机都携有炸弹，后果将不堪设想。

“没办法，看来只有将出发的时间延后了。”（土冢）原司令长官看着大雾无可奈何地说道。

“也只有这样了……”

大西此时心急如焚。因为日本时间当天上午 3 时 30 分，南云的机动舰队就要开始袭击珍珠港了。一旦攻击开始，消息将肯定会传到菲律宾的美军

司令部，老资格的麦克阿瑟自然不会甘愿等待日军的到来才出动他的军队。大西知道，大鼻子的美国人既然已经从酣梦中被唤醒，就再不会给人以出其不意暗算的机会，肯定会养精蓄锐，以逸待劳，等候日本人贸然来犯，然后一举予以歼灭。更糟的是，美国在菲律宾共有 35 架号称“空中堡垒”的 B—17 重型轰炸机，如果它们抢在日本人的前面对日本的基地发动攻击，它将是一支非常可怕的打击力量。集中在机场、装满了汽油和炸弹的日机将无法避免全部被毁的命运。

大西抬手看了看手表，3 点半已经过去了。虽然还没有接到攻击珍珠港开始的电报，但从时间上推算，偷袭珍珠港的行动应该已经开始了。大西心中暗想：“如果我是对方的参谋，将立即派遣 B—17 轰炸机发动先行攻击，消灭日本的大部分空中兵力。相信美军一定有和我同样想法的人。在这一大片携带炸弹的机群中，只要投下一枚炸弹，整个基地就会变成一片火海。”

的确，正如大西所预料到的那样，在美军中确有一位持这样想法的将军。

正当大西和他的飞行员们戴着他们的防毒面具沮丧地等候在他们的飞机旁，准备迎接美国空军有可能发动的轰炸时，在马尼拉，8 日凌晨 3 点 40 分，东京时间 4 点 40 分，麦克阿瑟被人从睡梦中叫醒，然后被告知珍珠港遭到轰炸，战争已经爆发。当时他正在马尼拉饭店他的套间里，一名正在收听美国短波电台舞蹈节目的二级准尉报告了他。听到这一消息，麦克阿瑟将军惊讶得大叫起来：“珍珠港！它应当是我们最强大的据点。”不久华盛顿陆军作战局局长伦纳德·杰罗准将打来电话，证实了这个消息，并且告诉这位将军：“如果你那儿在不久的将来遭到进攻，那是不会出人意料的。”

早在 11 月 27 日，麦克阿瑟就曾得到华盛顿的警告，说日本人可能发动攻击。就在不久前，吕宋岛上有人还目击了几架日本飞机凌空而过。尽管情报官员怀疑吕宋岛是否会在台湾日本飞机的攻击范围内，但麦克阿瑟还是下令把 35 架 B—17 轰炸机从克拉克基地转移到南部棉兰老岛更为安全的机场。然而和夏威夷遭袭击前一样，菲律宾同样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毫无察觉，战争爆发的那一刻，仍有一半的 B—17 轰炸机留在克拉克机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对战争反应最快的还是飞机和空军。空军司令刘易斯·布里尔顿少将随后被麦克阿瑟的参谋长理查德·萨瑟兰叫醒。他立即命令他的飞行员进入戒备状态。1 个小时之后，布里尔顿来到马尼拉司令部。作为空军司令，他深知飞机的重要性以及战术发起上的突然性，因此要求立即派出菲律宾的全部 B—17 轰炸机前去轰炸日本在台湾的港口和机场。但是那天早上，一种致命的麻痹症折磨着麦克阿瑟的指挥部。

麦克阿瑟摇头说道，必须等到有更足以说明日本意图的明显迹象，才能进行空袭，而他的参谋长则坚持要作初步侦察，因为在他的指挥部里找不到一张有关日本在台湾的军事地图，更没有航空侦察照片，飞行员无法知道要去轰炸日本在台湾的哪些目标。

清晨 5 时半，麦克阿瑟收到华盛顿的一封电报，命令他立即执行“彩虹 5”号作战计划，对日实行战略防御。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态似乎模糊了他的判断。这位 61 岁的美国老将军好像被菲律宾的热带生活消磨了斗志。美国作家戴维·贝尔加米尼写道：“尽管被授予菲律宾陆军元帅军衔的麦克阿瑟在菲律宾已经有 6 年了，不过，他训练的部下是为争取和平的，不是对付战争的。通讯联络靠菲律宾的电话系统，所以是靠不住的。战时正常的安

全保卫措施和工作程序都没有明确规定，演习也不够。马尼拉空军情报处的雷达是新装备的，如果有一群鸽子在它前面鼓翅飞翔时，就很容易出现探测错误。”

东京时间上午 7 点 30 分，也就是马尼拉时间上午 6 点 30 分，日本陆军航空兵所在的台湾东部基地由于大雾已经开始消散，32 架轰炸机克服大雾带来的不利影响，设法起飞，开始执行轰炸吕宋岛北部碧瑶机场和图盖加拉奥机场的任务。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阿诺德将军从华盛顿给布里尔顿将军打电话，告诉他绝不能使停在机场上的轰炸机重蹈珍珠港覆辙，布里尔顿再次要求麦克阿瑟准许派遣一队飞机前往台湾侦察，但又被拒绝。后来设在马尼拉北面 85 英里的伊巴机场的一台雷达报告，一批不明国籍的飞机正在逼近，美军紧急出动了 36 架 P—40 战斗机和除一架以外的所有 B—17 轰炸机。事实证明这是假警报，所有的战斗机撤回基地，但 B—17 奉命仍留在空中盲目盘旋，围着吕宋岛转圈。麦克阿瑟致电华盛顿说：“我们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同时他的参谋长给布里尔顿打电话，拒绝后者提出的“立即”对台湾日军发动空袭的要求。

麦克阿瑟宁愿让他的飞机围着吕宋岛空转，也不愿意让其执行真的战斗任务。

而在高雄基地，大西一想到山本五十六对他的期待，就对眼前这种无法上天的景象折磨得急火攻心。他在大声地对气象长发着脾气：“气象长！怎么搞的？”再过几小时就到中午了。由于陆军已经对菲律宾按计划发起了攻击，美军肯定已经做好了迎击的准备，战斗机升空待命，只等日本笨重的轰炸机前来上钩了，说不定它的 B—17 轰炸机已经起飞向台湾飞来了。大西急得满头是汗，但又无可奈何。

两个多小时之后，日本空袭碧瑶的消息传到了马尼拉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布里尔顿少将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给麦克阿瑟的参谋长打电话，指出既然日本人已经“公开行动”了，现在已有充分的理由立即对日本实行轰炸。布里尔顿还要求萨瑟兰准许撤回仍在阿拉亚特山上空盘旋的 B—17 飞机，以便重新装上炸弹。“如果克拉克机场遭到袭击，”他警告说，“我们就不能使用它了。”使布里尔顿惊讶的是，他的要求又一次遭到拒绝。

又过了 45 分钟，萨瑟兰回了电话，允许派一队摄影侦察机，后来麦克阿瑟本人也打来电话，赞成如果航空照片确定了目标，就在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对日本进行一次轰炸袭击。

然而，日本人已经等得太久了，他们再也不会给麦克阿瑟这样上佳的机会了。就在麦克阿瑟终于答应布里尔顿要求的时候，在台湾高雄基地，满头大汗的气象长气喘吁吁地跑来向大西报告：“天气好转了！雾散了！”果然弥漫的大雾正在缓缓移动，被遮住的太阳也正穿过雾障发出它那刺眼的光芒。

“立即出发！”一声令下，起飞号吹响了，首先由零式战斗机以三机编队的方式起飞，以在上空进行警戒。接着轰炸机也一架一架地陆续升空了。日本海军第 11 航空舰队的 192 架飞机开始了前往菲律宾的 300 英里飞行。

无巧不成书，布里尔顿恰好在这时开始执行麦克阿瑟的命令。12 点，16 架 B—17 返回克拉克机场，3 架装上了摄影设备，其余的装上了 100 磅和 300 磅的炸弹。正午之前 5 分钟，布里尔顿向麦克阿瑟报告，他准备在“下午 1

点派出一批飞机”。轰炸驾驶员下班吃午饭去了。在南中国海巡逻的 P—40 战斗机也被召回加油。麦克阿瑟瞬间的命令，铸成了他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大失误。

正午之后几分钟，设在伊巴机场的那台唯一能工作的雷达发现了入侵的飞机。布里尔顿的空防警报处处长亚历山大·坎贝尔上校急忙向克拉克机场发电传电报，但是没有打通，用电台呼叫也没有人回话，报务员显然同飞行员一起吃午饭去了。最后，坎贝尔总算与克拉克机场接通了电话，一个低级军官答应“尽快地”向基地司令和作战处军官报告这一发现。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日本人再也不会轻易错过最后的机会了。

当分别担任伊巴和克拉克机场的攻击队在 12 时 45 分左右到达两个机场的时候，本来已经做好准备，冒死也要实行强攻的日本飞行员惊喜地发现，克拉克上空出奇的平静，机场上空连一架飞机的影子也没有，再俯视机场，只见机场上整齐地摆满了轰炸机、战斗机。

这是怎么回事？倒是日本的飞行员感到不可思议。驾驶零式战斗机空袭克拉克基地的坂井三郎说：“眼前的一切让我们难以置信，我们没有遇到预想中向我们俯冲攻击的大批美军战斗机，相反，当我们俯视机翼下方时，看到的却是一组活靶子——整整齐齐排列在机场跑道上的 60 架敌轰炸机和战斗机。”他和他的僚机驾驶员在克拉克基地上空巡航了足有 10 分钟，等候一式轰炸机的到来，因为他们是为轰炸机担任护航任务的。

随后赶来的轰炸机，直接飞向轰炸地点。“海军的飞机来了。”当美军 3 架摄影侦察机开始起动，朝着从机场尽头迅速过来的小黑点滑行的时候，1 名机组人员说道。一名飞行员感到奇怪，高声问：“他们为什么投铝箔？”另一名则抓起照相机准备拍照。“那不是锡箔，是该死的日本佬！”这时机场响起了空袭警报，地面美军的防空炮火开火了，但根本击不着在 2.2 万英尺高度的日本飞机。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架美国战斗机紧急升空迎战，然而为时已晚。头顶上第一批攻击的日机呼啸而过，机关炮喷着火舌，炸弹在地上迸出一团团火球。坂井回忆道：“攻击完美无缺。炸弹一连串地从弹舱弹出去落向投弹手经过长期仔细研究的目标。弹着点非常准确——事实上，这次是我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所见的我们飞机最准确的轰炸。整个空军基地仿佛要在隆隆的爆炸声中升上天空。飞机库和其他地面设施的碎块残片被炸得四处纷飞，地面一片火海，熊熊烈焰冲天而起。”

3 架试图起飞的 B—17 最终没有飞起来。炸弹将它们炸成一片火海，仍然整整齐齐停在机库前面的那些飞机也中弹起火。4 架“战鹰”式战斗机总算飞到空中，但无法阻挡三批协调得很好的敌机对克拉克机场的疯狂轰炸。日本战斗机紧随在轰炸机之后，猛烈扫射着俯冲下来，刚刚扫射了邻近一个战斗机机场的 44 架零式飞机意犹未尽，也赶来助兴。

曳光弹点着了油箱，巨大的“空中堡垒”一架接一架爆炸。坂井三郎用机关炮射中了跑道上的两架 B—17 轰炸机。接着他又捕获了返航前的最后一个猎物——一架正升空的美军 P—40 战斗机闯入他的视野。他扣动扳机，子弹呼啸着射向美国飞行员的座舱罩，接着便是轰的一声爆炸。坂井回忆说，这架美国战斗机像是摇摆了一下，接着便一头栽到地面上。

日本飞机在不断轰炸和扫射近 1 个小时之后，隆隆地飞走了。只要数一数烧焦的和正在冒烟的飞机残骸，就可以看出麦克阿瑟的空军力量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只有事前转移到棉兰老岛的 17 架“飞行堡垒”幸存下来，其

他 18 架全部被炸成碎片，53 架 P—40 飞机和 30 架其他飞机也被炸得支离破碎。80 人丧生，150 人受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被炸毁的地面设施中竟有一套雷达系统，它完全可以对这次袭击作出报警。然而遗憾的是，它尚未安装起来。在战争开始后第一个小时里，麦克阿瑟将军就损兵折将几近半数。而日本人则仅以 7 架零式飞机的极小的代价，就赢得了以后顺利入侵菲律宾所必需的空中优势。

参加攻击的日机返航了。飞行员们兴奋异常而又困惑不解。第一架轰炸机着陆后，机组人员刚一爬出机舱就互相发问："敌人是怎么了？看上去他们好像根本不知道战争已经开始了！"最为兴奋的大西以少见的高兴向远在"长门"号上的山本报告空袭取得了巨大成功。与此同时，美军空军司令布里尔顿少将则接到了阿诺德将军狠狠责骂他的电话，要他解释"究竟为什么"在接到那么多的警报之后还被炸了个措手不及。这正是：迷雾笼罩，偷袭一波三折；丧失警惕，迎战三心二意。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章分解。

第十七章　马来风云

马来海域风云激荡，英国军舰无术发慌；

航空打击力量无穷，山本骄心更加狂妄。

话说大西在完成夺取菲律宾制空权任务之后，急报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听到这一消息的山本并未表现出多大的兴奋，好像在他看来这本来就该如此似的。此时的山本，更为关注的是，歼灭英国皇家海军在新加坡基地强大的"Z"舰队，为日本陆军南下作战扫清障碍。

原来，早在战争爆发前，英国为抵抗日本的南下入侵，一直想加强其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力量。1941 年 8 月，英国海军部决定派 6 艘主力舰和 1 艘航空母舰来东方要塞新加坡，加强远东舰队的实力，配合美国的亚洲舰队遏止日本南下的野心。然而由于欧洲战事的需要，加之海军部对此并不十分热心，这一决定未能付诸实施。可是随着日本南下态势的日益严重，英国首相丘吉尔坚决要求向远东派出具有威慑力的舰只，他认为不能把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完全交给美国而自己撒手不管，远东殖民地对英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丘吉尔的强烈干预之下，海军部接受了丘吉尔的建议，向远东派出了号称"永不沉没"的最新式战舰"威尔士亲王"号和高速战列舰"反击"号，另加一艘航空母舰"无畏"号为其护航。丘吉尔认为，"只要威尔士亲王号在它去远东的路上停泊在开普敦，它活动的消息就会很快到达日本，并从那天起开始产生威慑作用。"11 月 3 日，"无畏"号在牙买加触礁入坞修理，"威尔士亲王"号只得单独驶向远东，与早已在锡兰的"反击"号会合，继续前往新加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 6 天，即 12 月 2 日，两艘战舰驶抵新加坡。

两舰的编入使英国远东舰队力量大增。在"威尔士亲王"号驶抵新加坡的当天，新加坡的电台特别报道："现在的新加坡是铜墙铁壁般的要塞，任何国家的舰队都不可能在此地班门弄斧。"的确，"威尔士亲王"号是英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建造的“乔治五世”级的最新式战列舰之一，是集当时海上强国英国造船技术的精华建造而成的。该舰满载排水量为 4.3 万吨，最大长度为 227 米，舰体分为 23 个主水密隔舱。甲板和舰艇的装甲极厚。不但拥有射程远比日本最大战列舰上的 18 英寸火炮还远的巨炮，而且针对当时的作战需要，还装备了 95 门专门对付飞机的最新式防空机关炮，加上 32 门高射机关炮和其他各种标准的高射炮，每分钟可以发射 6 万发炮弹，攻击和防守能力堪称是当时全世界中威力最强的战舰，享有“不沉战舰”的美誉。该舰曾在大西洋的征战中击毁德国的最新式战列舰“俾斯麦”号，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享誉世界海军。1941 年 8 月丘吉尔和罗斯福还在该舰进行会晤，并签署了有名的“大西洋宪章”。

“反击”号战列舰虽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舰，船体旧了一些，但它曾在 1922 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两次进行现代化的更新，使它与最新建造的战列舰没有多大的区别。它以拥有 15 英寸口径的大炮而自豪，航速 29 节，高射炮群的威力几乎同“威尔士亲王”号不相上下。甚至“反击”号比“威尔士亲王”号还长近 20 米，舰体比较细长，某种程度上更加机动灵活。

英国远东舰队（代号 Z 舰队）的组成，对日本舰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为在东南亚，日本海军没有足以能够与英国“威尔士亲王”号战舰相抗衡的军舰。山本的联合舰队负责南方作战的是近藤信竹中将率领的第 2 舰队，其主力是第二流的战舰“金刚”和“榛名”。

这两艘战舰虽然也拥有口径 14 英寸的大炮，但其火力之猛远远不如“威尔士亲王”号。

至于小泽治三郎中将指挥的南遣舰队更非对手，因为南遣舰队的航空母舰均抽调参加南云的机动舰队，剩下的只是“鸟海”、“熊野”、“铃谷”、“三限”和“最上”5 艘重巡洋舰。作为联合舰队总司令的山本五十六对此深以为忧。能否击溃这支舰队，将直接影响日本在马来亚作战的结果，关系到南方作战的全盘成败，如果在珍珠港大获全胜，而在南方主要的战略方向却陷于被动，山本的军事生涯将势必宣告结束。怎样才能击溃新加坡军港中停泊的英国远东舰队旗舰“威尔士亲王”号以及“反击”号？这个问题也折磨着日本海军的决策人员。最初不论是军令部的幕僚，还是舰队的有关人员，均按照固有的传统习惯，主张派出强大的舰队迎击处于临战状态的英国军舰，他们认为，不这样就不能置其于死地而获得彻底的胜利。然而，老谋深算的山本早已想好了对付英国军舰的办法。他用下棋作比喻对他的参谋说：“像下象棋一样，我们的对手手里拿的是军舰，我们也用军舰去对付他，这样以‘车’对‘车’、以‘马’对‘马’，没意思，也没有什么便宜可赚。日本对付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对手，不能打消耗战，必须设法用‘卒’去吃掉对方的老帅。”于是山本在开战之前，命令驻在台湾南部的鹿屋航空队：“即行调派一式陆上攻击机 36 架，尽速转往中南半岛。”一式陆上攻击机是日本海军最新型的飞机，可携带 500 公斤或 800 公斤的炸弹，或者 91 型鱼雷，既能轰炸也可实行鱼雷攻击，鹿屋航空队就是以这种飞机从事训练，专门用来对抗舰队攻击的精锐部队。山本五十六决心用实战证明他的“大战列舰无用”和“航空优先”的观点。

12 月 8 日晨，正在新加坡港摩拳擦掌的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汤姆·菲利普获知，一支日本舰队运载大量登陆部队正全速侵入暹罗湾的宋

卡。日军大规模入侵马来亚的战斗打响了。菲利普海军上将马上在“威尔士亲王”号上召开高级军官会议，会议一致认为，海军决不能在这危急存亡之时袖手旁观，决定出动“Z”舰队袭击日本的运输船只。菲利普的计划是：8日黄昏前驶离新加坡，出航后，驶向亚南巴斯群岛以东，然后转向北，到达柬埔寨以南150海里处，这里刚好位于西贡机场日本的作战半径（200海里）以外，10 日黎明抵达宋卡附近，奇袭敌人的运输船和护航军舰，最后沿马来亚海岸，以最高航速返回基地。菲利普解释说，这次北上出击的胜利取决于突然性、航速、战斗机掩护和在行动地域以北的空中侦察，如果上述条件得以实现，舰队一定能够摧毁对陆上增援的敌人部队，并切断其补给。

8 日下午 5 时 35 分，菲利普率领“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以及驱逐舰“伊列克特”号、“特快”号、“吸血鬼”号、“坦尼多斯”号，驶出了新加坡港。“Z”舰队航向东北，航速17节，2艘主力舰成纵队，相距4链。在航行中严格保持着无线电静默，避开日军布设的水雷场和潜艇巡逻线，忍受着热带的湿热，在静静的夜晚向北方驶去，矛头直指宋卡。22 时 53 分，菲利普收到了基地参谋长帕利泽拍来的一份带有决定性的电报：“10 日（星期三），Z 部队将得不到战斗机的掩护。”而且可能只有一架卡塔林纳式飞机用来进行空中侦察。Z部队驶离基地还不到100海里，它就失去了这次出击赖以致胜的两个基本条件之———战斗机的掩护。然而，菲利普执意要将这次奇袭继续下去。

此时，日本联合舰队亦已开始寻找英国 Z 舰队的活动。日本联合舰队为准备南方作战，派出了以近藤信竹中将为司令官的第2舰队。该舰队是由近藤中将直接指挥的水上飞机部队和航空部队、菲岛部队、马来部队、补给队等组成。从中南半岛出发攻击新加坡的就是马来部队，指挥官是小泽治三郎中将，该队除以水上飞机部队为主力外，尚有护航队、第1航空部队、第2航空部队、潜水艇部队等。第 1 航空部队的指挥官是松永贞市少将，该队由第 22 航空战队和第 23 航空战队组成；第 2 航空部队由第 12 航空战队的水上飞机队和航空母舰组成。攻击英国Z舰队的主力是第1航空部队，其兵力配置为：第 22 航空战队司令部在西贡基地，有前田孝成中佐指挥的九六式陆上攻击机48架。

9 日上午，1 架日本侦察机冒险飞临戒备森严的新加坡上空。从高空进行侦察的日机，把两艘大货船误认为战列舰，向位于越南西贡的基地发回报告说，它已查清“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仍然泊于新加坡港内。日本海军第22岸基地航空队轻信了这一错误的侦察报告，命令第22航空战队在英舰离港之前对其进行一次集中袭击。随后第 22 航空战队便陷于一片忙碌之中。

事实上，此时菲利普的 Z 舰队正在太平洋恶劣气候的掩护下向北疾进。整个9日，暴雨如注，风急浪大，视线模糊，这虽然给航行带来了不少困难，但却十分有利于英国舰队隐蔽它的行踪。12 时 45 分，天空出现了一架为 Z 部队执行侦察任务的卡塔林纳式飞机。

当飞机低空掠过旗舰舰桥时，它特意用定向闪光信号向旗舰显示：“日军在宋卡以北登陆。”这是菲利普期待的最佳消息。他盘算着：再过18小时，Z部队就可以驶抵目的地，而这时日本运输船队恰好掉头返航，他的 2 艘主力舰就可以左右开弓，发挥巨炮威力，把日舰砸得粉碎。

9 日下午 2 时 40 分左右，在关丹海域执行警戒任务的日潜艇“伊—65”

号，在潜望镜里发现成纵队向北前进的 Z 舰队。“伊一 65”号立即向基地报告：“发现敌‘反击’号型战舰两艘，地点在昆山群岛 196 度 225 英里处，航向 340 度，航速 14 节。”“伊一 65”号发电完毕，立即逼近英舰，企图进行攻击，不料一阵猛烈的暴风雨袭来，日潜艇失去了追踪目标。

“伊—65”发出的电报被耽误了近 2 个小时才到达第 22 航空战队司令部。这个消息使正准备前往新加坡港进行轰炸的松水大为震惊：“怎么可能……一定是潜水艇看错了。”然而经过仔细辨认，发现航空照片搞错了。松永惊恐之下一时不知所措：“威尔士亲王”号的大炮可以随时把手无寸铁的日本运输船和补给船捣成碎铁，从而使预想中的登陆难逃厄运。

慌乱中，日军紧急下令海空军一齐出动，全力搜索。第 22 航空战队接到命令后，引起一阵骚动。原以为英国的 2 艘战舰是在新加坡港，因此攻击机都装上了 500 公斤的炸弹，现在要马上换上航空鱼雷，已经来不及了。“来不及换装的，就带着炸弹去。立即起飞！”松水下达了起飞命令。19 时，第 22 航空战队的 53 架飞机腾空而起。

此时，由小泽率领的南造舰队受命支援山下兵团的任务已经完成，正在回卡姆兰湾的途中。在接到“伊—65”号潜艇的电报后，一面向第 2 舰队报告，一面亲率旗舰“鸟海”和 5 艘重巡洋舰赶往目的地。第 2 舰队接到报告后也率舰队急速前往，近藤担心小泽的巡洋舰队不是“威尔士亲王”号的对手，遂下令小泽舰队“归队报到”，并通知全舰队“准备夜战”。近藤认为，第 2 舰队中有“金刚”、“榛名”2 艘旧式战舰和重巡洋舰 2 艘，如果再和小泽舰队会合，足以和实力相当的英国 Z 舰队较量一番。

在土住海域的联合舰队旗舰“长门”号咱然也收到了“伊—65”潜艇发出的电报。

紧张的气氛再度笼罩“长门”舰。参谋长宇垣鉴于夜幕将临，对飞机作战并无把握，遂问山本：“是用飞机攻击，还是以海军的夜战方式作战？”山本也感到了这一困难，没有马上回答。夜战是日俄战争以来日本海军最擅长的战法。本来他早已决定使用飞机炸垮英国自夸的“不沉战舰”，使此战能再度显示出空军在偷袭珍珠港时所表现出来的威力。可是现在天色即将转暗，要想在毫无月光的夜晚发现和攻击一支实行灯火管制的舰队，困难是不少的，而且危险也很大。宇垣在他的作战日记《战藻录》中写道：“伊—65 潜艇在马来半岛昆山群岛 196 度 225 海里处发现敌主力舰 2 艘，航向 340 度，速度 14 节。

接获潜水艇须继续和敌方保持接触、KF（南遣舰队）要集合兵力、2F（第 2 舰队）须急速南下等不断下达的命令，使作战室紧张万分。若以飞机执行攻击，是否能在夜晚之前完成任务，成了研讨的主题。”

此时的南海夜幕笼罩，天空浓云密布，风雨无常，能见度极低，气候条件对空中攻击极为不利。突然一架日机发现海面上有两道闪闪发光的长带，飞行员认定这是英国军舰的航迹，立即发出了“发现目标”的急电，并随即投放了一枚照明弹。其他飞机闻讯赶来，争先恐后地冲向目标。高井定男海军大住后来回忆说：“我们让发动机使出最后一把劲，使飞机飞得快些，再快些。”就在他们乘兴准备实施攻击的一刹那，底下海面上的舰队却紧急发出无线电信号；“我是鸟海。照明弹下是乌海！”

“什么，是鸟海？”为了查明真相，飞机又投下了另一枚照明弹。

海上再次发出“我是鸟海！我是鸟海！回航！回航！”的紧急信号。果

然他们所要攻击的“敌舰”确实是小泽中将的旗舰“鸟海”号重巡洋舰和他所指挥的巡洋舰部队。

眼看后续大批攻击机群就要到达，“乌海”急忙发电到西贡基地，要求取消攻击。

不得已，为了避免发生误伤，松永下令全部飞机返航，天亮前停止搜索。

同一时候，真正的英国远东舰队已经在返航新加坡的途中。晚上 9 时 5 分，“反击”号舰长传达菲利普的命令说：“刚才接到司令官的信号，让我们中止作战行动。我们今天整日回避敌人侦察机，但仍旧被敌人发现了。我想，作为我们作战目的之敌人运兵船等，大概早已逃散。而敌人的航空部队正在努力准备之中。事已至此，我们若仍继续进行作战，并非善策。若遭敌袭，我们缺乏航空机队掩护，非常危险，所以我们决定向新加坡急速撤退。”菲利普真够幸运的。此时他的舰队与小泽的巡洋舰部队只差 15 海里，双方谁也没有发现谁。

10 日凌晨 2 时 20 分，“伊—58”号潜艇又发现了正在南下的 Z 舰队。它一连向“反击”号发射了 5 条鱼雷，但均未命中。随后，“伊—58”上浮，将这一最新消息用无线电发回，并以其水面最高航速尾随英舰。但与此同时，菲利普也接到了帕利泽从新加坡发来的电报：“据报告，敌军正在北纬 03 度 57’关丹地区登陆。”菲利普认为这一战机不可错过，通过航海计算，他认为，Z 舰队可于黎明时分驶抵关丹附近，只要到了关丹就可望得到战斗机的掩护，因为这里正好处于新加坡的英国水牛式飞机的作战半径以内。于是 Z 舰队改变航向驶向关丹。菲利普自信地认为，日军仍然蒙在鼓里，不知他的意向和行踪，因而他继续保持了无线电沉默，没有把他前往袭击关丹的决定告诉新加坡英军司令部。他想既然是新加坡方面来电，那里的参谋部肯定会根据敌情推断出他的行动，所以无需他专门请求，帕利泽也会向驶抵关丹海岸的 Z 舰队提供战斗机掩护。可惜想当然代替不了现实。

实际上他接到的电报是一份错误的情报，因而他所期待的英国战斗机也都停在机场，对菲利普进击关丹一事一无所知。这样虽然 Z 舰队甩掉了跟踪的“伊—58”号潜艇，但等他于 10 日黎明赶到关丹时也发现，关于日军在关丹登陆的消息纯属臆断。此时菲利普经过远途奔波，对自己的舰队一炮未放就返回军港很不甘心，遂采取了一种极端错误的做法，除“坦尼多斯”号因燃料不足先行返回新加坡外，其余舰只重又掉头去搜索先前发现的几艘日本拖轮和小舰艇，企图在击沉它们之后再返回新加坡港。然而他一无所获，只是又在海上白白浪费了 2 个多小时的宝贵时光，从而将自己彻底置于了险恶的境地。

10 日晨，在接到“伊—58”的报告后，日本第 22 航空战队又开始了紧张的搜索活动。

6 点 25 分，9 架陆上侦察机从西贡机场起飞，向南呼啸而去。9 架飞机分散成扇形，各机搜索指定区域。从西贡起飞的飞机呈放线状，由南中国海南下 500 海里，右转 40 海里，然后再右转向基地北上回航。细长的等边三角形，是每一飞机的搜索范围，9 个三角形并在一起，大致已涵盖了整个新加坡亚南巴斯群岛周围海域。另外还派出了 2 架陆上侦察机在泰国海域搜索。

一般情况下，先由侦察机发现敌人，确定方位，在向基地司令部通报

后，攻击机再出动。可是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因为英国 Z 舰队有可能全速返回由新加坡起飞的英战斗机的巡航圈，寻求空中支援。如此则日本的努力就将全部泡汤。因此在 7 点 35 分，34 架携带炸弹的九六式攻击机、26 架携带鱼雷的九六式攻击机和 26 架携带鱼雷的一式攻击机不等发现敌人的通报就从西贡各机场起飞，在空中跟随侦察机处于待命状态。

10 日上午，天气晴朗，非常有利于日机攻击。然而搜索并不顺利，直到 10 时 30 分，几个中队的飞机经过大面积的搜索，仍没有发现英国舰队的影子。11 时，全部日机在返航途中，燃油已消耗过半，飞机员们几乎都没有发现英舰和实施攻击的希望了。他们所关心的已不是英舰队，而是能否有足够的燃油安全返航。然而，正在这时，一架八九式侦察机突然从云隙中发现海面上有一条细长的白线，再仔细一看，白线的前头有 5 个豆籽大小的黑影。为了确认舰队就是英国 Z 舰队，侦察机钻出云层，降低高度。正在这时，遥远的下方突然冒出一股白烟，炮弹随即在侦察机前爆炸。这无疑是英国舰队。电键启动发出呼叫：“ 发现敌方主力舰。北纬 4 度，东经 103 度 55 分。”听到侦察机的呼叫，大批正要返航的日机折身返回，蜂拥扑向英国舰队。

在日本攻击机接获侦察机发出的电报的同时，英国 Z 舰队也侦测出日本侦察机发出的电报，知道舰队将很快面临着攻击机的袭击。于是菲利普舰长立即向新加坡司令部发报，要求出动基地战斗机护航。在这之前，菲利普和他的参谋们一直认为，这里距离中南半岛的日本空军基地约有 400 海里，通常攻击机战斗的最大行动半径是 200 海里，日本不可能有飞过 400 海里的攻击机。然而这个乐观的看法，很快就被粉碎了。不久，由于燃料不足先行回航新加坡的驱逐舰“ 坦尼多斯 ”号就发来了“ 我舰正受日本攻击机轰炸 ”的紧急电报，使菲利普的幕僚们大惊失色，因为根据计算，“ 坦尼多斯 ”号在“ 威尔士亲王 ’”号南方 100 海里处，已接近新加坡。“ 这是怎么回事？日本飞机的续航力有那么长吗？还是有航空母舰到来？ ”菲利普都感到困惑了。于是他再次命令向新加坡发出要求空中支援的紧急电报。然而就在这时，菲利普一直担心的日本攻击机编队的第一波出现在 33000 米高度的云端。

第一个到达英国舰队上空的是美幌航空队九六式陆上攻击机白井中队的 8 架飞机，每架飞机上各携带 2 枚 250 公斤重的炸弹，集中先扑向“ 反击 ”号。“ 威尔士亲王 ”号右舷的 133 毫米高射炮开火了。隆隆的炮声打破了海空的寂静。接着“ 反击 ”号的大口径高射炮和驱逐舰的高射炮也一齐开始射击。瞬间，在日本飞机周围的天空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白色斑点，高射炮的爆炸引起的飞机震荡就像小船般上下左右摇动。

白井大尉发出投弹命令后，8 枚 250 公斤的炸弹像被“ 反击 ”号吸走似的直落下去。

炸弹落在反击号船舷两侧，高大的水柱把甲板打湿了，其中一枚直接命中了该舰中腰部推动 4 架观测水上飞机起飞的弹射器装置上。炸弹穿透了弹射器柱架，在下面机库甲板上爆炸，引起了一场使人慌乱的大火。正当白井中队调整位置，准备再次轰炸的时候，第二批轰炸机的 17 架鱼雷攻击机也已到达，但航空队形极其纷乱。他们由西贡基地出发抵达亚南巴斯岛时，燃料已所剩无几，根本顾不上编队就直接进行攻击。它们临时分成两队，8 架以“ 反击 ”号为攻击目标，另 9 架以“ 威尔士亲王 ”号为攻击目标。然后各自再分成两队，分从战舰的两侧对目标进行攻击。

“威尔士亲王 ”号大小 100 多门火炮，朝着蜂拥而来的日机拼命对空射

击，如同冰雹一样密集的炮弹四处乱钻，在天空中扬起一片黄色烟雾，炸裂的炮弹片，像撒落的砂子一样，在海面上激起一片浪花。日机不顾死活地鱼贯俯冲而下，在大约 152 米的高度投放了 9 条鱼雷。鱼雷溅水后，以 40 节的速度冲向“威尔士亲王”号，在海面上划出一道道雪白的航迹。这艘旗舰避开其中的 7 条鱼雷，但却未躲过另 2 条鱼雷的致命攻击，它的中部和左舷后部被击中，舰尾腾起一个高大的白色水柱。一位皇家海军军官报告说：“突然，军舰猛烈一震，令人毛骨惊然，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一道巨大的水柱夹着浓烟突入云空，高达 200 英尺……”另一个中队绕过旗舰冲向“反击”号，距“反击”号数百米投下鱼雷。坦南特舰长目视射来的 8 条鱼雷，凭借其高超的操舰本领躲过了第一轮的袭击。这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舰，如今像一艘驱逐舰一样，灵活地进行急速回旋和规避，躲过向它冲来的每一条鱼雷。

“威尔士亲王”号的尾舵被炸坏，左舷两个螺旋桨大轴发生故障，其中一个脱位，并把舰壳捅了一个洞。海水通过破洞涌进舰内。舰上的机械设备有一半遭受破坏，舰尾重型高射炮也无法射击。不久，它向左横倾 13 度，航速减了 10 节，丧失了机动能力：

目睹旗舰的惨状，坦南特更加盼望英国空军战斗机能前来把他们从危境中解脱出来。

如若再进行几次精确的鱼雷攻击，这两艘主力舰就在劫难逃了。坦南特意识到旗舰的通信联络系统已遭破坏，用无线电向新加坡告急的责任已落在他的肩上。于是他利用战斗间歇，再次向新加坡发送了告急电报。

此时由高桥胜作大尉指挥的鱼雷攻击编队又到达了攻击上空。高桥摆动机翼，下令开始攻击，机群降低飞行高度，打开引擎油门朝着 2 艘巨舰俯冲下去。甲板上火光闪闪，海面竖起的水柱形成一道巨壁，这是火力强劲的舰炮射击所形成的防御网，想借此以击落鱼雷攻击机队。高桥中队依平时训练分成两队攻击。高桥驾驶的飞机从左舷对准“反击”号的舰体中央冲下去。巨舰越来越近，立即发射鱼雷，可以清楚地看到甲板上穿着白制服的水兵正拼命射击，枪弹划过机身发出尖锐的声音。然而“反击”号又成功地进行规避，一条条鱼雷恰好从它的两舷侧旁穿过。一反击”号舰长坦南特上校自豪地向残破的旗舰“威尔士亲王”号发出旗语信号：“反击”号未受重伤。我舰已成功地规避了 18 条鱼雷。

10 分钟后，专门用来攻击舰队的鹿屋航空队一式陆上攻击机队 26 架，又加入了战场。

按计划，第 1 中队攻击第 1 号舰，第 2 中队攻击第 2 号舰，第 3 中队则视情况参加攻击受损程度较轻的军舰。

第 3 中队队长壹歧春记大尉在看到“威尔士亲王”号在原地打转时，判定它已受重伤，并且接着它又被 3 条鱼雷击中，便率领第 3 中队加入了第 2 中队攻击“反击”号的行列。15 架鱼雷轰炸机同时从 15 个不同的方向进攻，使得坦南特舰长根本无法看清鱼雷的航迹，更无法转舵利用蛇行规避疾驰而来的鱼雷。15 枚鱼雷中有 14 枚命中目标。连续的爆炸形成的冲击波猛烈地震荡着“反击”号。“反击”号一会左倾，，会有斜，倾斜度不断增大，舱内机械到处都在断裂，大量海水涌进，很快失去浮力。5 分钟后，坦南特意识到他的军舰已无法幸存，在军舰倾斜 40 度的情况下，他一手抓住栏杆，一手将麦克风举到嘴边，强忍着悲痛用颤抖的声音说：

“舰员们，你们都已表现得十分出色，我由衷地感谢你们。现在就请你们各人照看自己吧！上帝保佑你们。”接着他下令弃舰。8 分钟后，“反击”号沉没。在这 8 分钟内，796 名官兵以使人震惊和令人难以相信的镇静和秩序，跳入水中，在油污的海水中保全了性命。而另外 513 名官兵在等待驱逐舰前来搭救时，被倾覆的舰体压入水中，有的当场被淹死，有的则在跳向大海时落入了军舰的烟囱之中。坦南特上校本人有幸死里逃生，被水兵从水中搭救上来。

“威尔士亲王”号中了 3 条鱼雷之后，当海水涌进舱内时，它反而被扶正了。菲利普并未意识到，军舰暂时恢复平衡只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而已。

日机最后一次攻击开始了。负责给予“威尔士亲王”号最后一击的是昨夜几乎要误炸“鸟海”的美幌航空队武田大尉率领的 8 架飞机。今天各机都携带了 500 公斤的穿甲炸弹。武田大尉判断“威尔士亲王”号的速度是 6 海里，瞄准后大叫一声：一投！”除了有一枚炸弹未投下外，其余的 7 枚向“威尔士亲王”号当头落下。有 2 枚炸弹穿透甲板，在舰体内爆炸，烈焰顿时腾空而起。渐渐地，倾斜的后甲板离海面仅仅只有 1 米了，重油向海面流出。突然间，“威尔士亲王”号速度停滞，左横倾急剧增大，在连续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之后，号称世界上最精锐的战舰露出了它的红色的舰底，从舰尾垂直插入海中。时间是下午 1 时 20 分，东京时间 2 时 50 分。长达 2 小时的激战结束了。

日本飞机离去了，它们没有多余的炸弹或鱼雷来攻击驱逐舰，甚至没有多余的机枪子弹来扫射驱逐舰正在救援的幸存者。几分钟之后，5 架航速缓慢的“水牛”式英国飞机才迟迟从新加坡赶到，他们正好目睹了“威尔士亲王”号的翻沉。

在这次日机突袭中，英国有 840 名官兵丧命，其中包括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菲利普海军上将。而日本舰队的损失微乎其微：3 架被击落，1 架着陆时撞毁，2 架受重伤，25 架受轻伤。

10 日晨，丘吉尔在伦敦的寓所接到了第一海军大臣语无伦次、声音怆然的电话：“首相，我不得不向您报告，‘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都被日本飞机炸沉了。汤姆·菲利普已经淹死。”

“你确信这是真的吗？”

“毫无疑问，阁下。”

丘吉尔痛苦地放下话筒。他后来写道：“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我从没有受到过比这次更为直接的打击……。我在床上翻来覆去，这一消息使我不寒而栗，毛骨悚然。”

消息传到“长门”号，舰上一片欢腾。山本五十六终于以他的实战，证明了他一向主张的“航空优先”的观点是正确的。虽然在这之前，他就对自己精心策划的偷袭珍珠港行动一举击沉美军 4 艘战列舰感到满意，但却不感到自豪，因为作为一名有着强烈的道德观念的日本武士，他认为自己的舰队在美国睡熟时进行偷袭的行为并无光彩之处。而这次作战，是双方对等的在公海上的决斗。他排除众议，坚持用自己亲手培养起来的航空兵对世界上最精锐的军舰进行了无情的打击和毁灭性的攻击，从而宣告了海战史上空中打击时代的到来。如果说珍珠港的袭击证明飞机可以击沉静止的军舰，那么此战则无可争议地证明，大型战列舰主宰海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从此以后，这些庞大的海上堡垒，只有在航空母舰战斗机提供强有力掩护的时候，

才能成为有效的海上武器。对此，山本没有理由不感到高兴，他在“长门”号上宴请用了 10 打啤酒。一位参谋讨好地对他说：“长官，这回该封你为男爵或元帅了。”

山本回答说：“我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要说奖励的话，还不如让我在新加坡买一块地，开设一个大赌场呢。到那时，世界上的金银财宝都会悄悄地集中到我们日本来。”语气中不无得意之处。12 月 12 日，天皇裕仁对山本五十六赐语：“联合舰队航空部队歼灭敌方英国远东舰队主力于南中国海，宣扬威武于中外，朕特嘉奖。”此正可谓：山本有心巧安排，英舰无奈沉大海。欲知山本后来在南太平洋还有何举动，且待下章道来。

第十八章　所向无敌

联合舰队铁流滚，太平洋上寒意森；

盟军损兵又折将，南亚各国虎口沦。

开战之初，日本联合舰队在山本五十六的指挥下，按照精心策划的部署，在珍珠港、菲律宾、马来亚海域连连得手，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其赫赫战绩所陶醉，全国上下狂欢不已。连日来收音机里不断播放《军舰进行曲》，高呼万岁的口号声不绝于耳，街头上排着长队向陆海军捐款献物的人们到处可见，报纸上，军事记者不断地发表自己随意加以夸大的文章。整个日本都陶醉了，就连大本营和海军军令部、陆军参谋本部的人员也同样沉醉于自以为是的所谓“强国”梦中。

在日本全国上下陷于一片狂热之中的时候，作为联合舰队司令的山本五十六，在日本的声誉也开始达到高峰。

开战后，全国各地寄给山本的信件，每天像雪片一样飞上“长门”号，直到人们从珍珠港胜利的兴奋中平静下来以后，山本每天收到的信件依然多达 20 厘米厚。寄信者，有的是曾经恨过他的“舰队派”的老将军、右翼势力中的死硬分子；有的是他部下的家属，为自己的亲人能在山本的领导下作战而感到自豪，甚至一些小学校的儿童也纷纷给山本写信。大多数的信都对山本大加赞扬，对山本领导的联合舰队敢于在美国佬头上动手表示祝贺。一位乡间中学卧病在床、已是病入膏肓的校长来信谈到，他打算让山本为其题一幅字，以作为奖励乡下教育成绩卓著学生的奖品。山本闲来无事，最大的兴趣便是一一拆阅信件，并认真给每一封来信用毛笔作复。山本在给他所欣赏的东日报社记者池田利男的一封信中这样表述了这一时期悠闲的心情：“敝人自开战以来，常在某处逍遥，品尝幕僚们所钓之鲜鱼，实有料想不到的惬意。这里没有战火，也没有登陆，每天阅读报纸和信件，并和连日来收到的数百封电报作战。”

此时的山本对初战的成功还保持着相当高的戒心，全国上下对他的一片赞誉也未使他忘乎所以。面对着突然降临的巨大荣誉，山本写道：“由于官兵们的努力奋战，居然使得我一夜之间成了名扬四海的英雄，真是惭愧之至。”1942 年新年，山本收到了他的老友绪方竹虎的贺信，他在 1 月 9 日的回信中这样写道：

“元旦来函敬悉。函中所及，实为过奖，本人万不敢当。袭击珍珠港是不宣之战，乘敌熟睡之机，割人首级，不足为取，乃东洋武士之精神所不能容。在此提及，更觉羞愧。对我切齿愤恨之敌，不久必将发动反击，或在海上进行决战，或对日本本土乃至舰队主力实施空袭。到那时再来论说短长，并不为迟。吾之目的，只有一点，即在开战之初，力求缩小敌我兵力之悬殊差距，至少要在表面上维持敌我双方兵力势均力敌的格局。”

深知日本的国力无法与美国相比的山本，对开战阶段的成功有一种宿命的看法，这使他根本不敢轻易表现出对胜利应有的自信，在大部分时间内，他把这种成功归因于“天助神佑”。1941 年 12 月 19 日，他在写给原田熊雄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开战之初确是顺利，究其因，应归结于天助神佑。在这种时候，尤其应自慎自戒，克己奉公。”

山本在给驻中国上海舰队司令古贺峰一的信中写道：

“12 月 15 日的尊函收悉（在吴港堆积足有 10 万封信，无暇处理）对于你的祝贺，不胜感激。

香港的攻克远比预料的要早，可喜可庆。继香港占领后，若进而再敲打一下缅甸的话，蒋介石的处境会更加困难，不知你的看法如何？

英美过于低估了日本。在他们看来，这件事，就像被豢养的家犬狠狠地咬了一下自己的手一样。美国不会甘心，不久就会进兵日本。国内民众嘈嘈嚷嚷，盲目乐观，实为轻佻。倘传到国外，并非好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东京遭到轰炸，国民的士气会立刻低落下来。如此局面，不能不令人担心。当初在夏威夷，如能干掉 3 艘航空母舰，那就好了。现今想来，实觉遗憾。

你在靠近陆地的上海，是体会不到的，我们从工 2 月 14 日以来，时刻都面临着潜艇的威胁。在海上，彼此也虎视眈眈，气氛相当紧张。”

在给古贺峰一的信中，山本还写道：

“我和进击夏威夷的中央机动舰队一样，也有难言的苦衷：胜了，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一次胜利之战；倘真的失败了，各种议论、指责、埋怨会同时扑面而来。

所以，我当时的心情并不愉快。而现在，上层（海军省）的那些人却非常得意。每提起这件事，他们就沾沾自喜，就像胜败已定，大功告成了似的。老实说，海军上层首脑的水平和见识，远比社会上民众的喧嚣使我更加担心。”

山本并未人云亦云，人乐亦乐，在刚刚取得一点成绩时就得意洋洋。在这种时候，他作为联合舰队的司令官，虽说头脑也不那么冷静，但毕竟还要进一步考虑未来战局的发展和变化。因此在胜利面前，山本极力告诉自己要冷静。他的这一态度在对待新闻界发表战果方面的大肆炫耀上，也有所反映。据山本身边的参谋藤井所说，山本对大本营在奏有《军舰进行曲》的隆重气氛中发表偷袭珍珠港的战果，十分不满。1942 年初，山本经常在幕僚休息室里同他的参谋们闲聊，每当有参谋提到大本营在《军舰进行曲》中发表战果一事，山本的脸上总要流露出不愉快的表情，说：

“报道也好，公报也好，贵在真实。原原本本朴实无华地把事情告诉给人们，也就够了，用不着大喊大叫地去故意鼓动人们。有关战争战果方面的宣传，更要真实，决不能说谎。如果说谎，必然招致失败。报道部的指导思想全然是错误的，那样并非真实的宣传，似乎是为了指导社会舆论，振作国

民的士气，而实际上，适得其反，吹牛说大话，有害无益。”

当时，决定在东京的日比谷公园为海军修建一个刻有《军舰进行曲》的纪念碑，请山本题写碑文似乎是最天经地义的了。一天下午，山本突然来到藤井的卧室，问藤井：

“藤井参谋，你听说过在日比谷公园立碑的事吗？”

由于山本问得十分突然，藤井一时无法回答，只好说不知道。

“他们要求让我来题写碑文，你认为如何？”

两人对此进行了协商，没有马上找到答案。随后山本又经过整整一个晚上的考虑，最后还是写信谨慎地回绝了。

山本此时仍持谨慎态度是必然的。因为日本还刚刚开始其在太平洋的作战，在太平洋广阔的海域，日本海军还远远没有达到山本所设想的目的，即将整个英美势力排挤出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而且，在日军南进的主要作战方向，大规模的作战还刚刚开始。

首先是威克岛激烈的争夺战。威克岛位于中太平洋，西距关岛 500 海里，东距夏威夷 2000 海里，距中途岛 1025 海里。它由 3 个小珊瑚礁岛组成：中间是威克岛，右为皮尔岛，左为威尔克斯岛，3 岛总面积不过 10 平方公里，3 岛之间形成 1 个小小的内海，水深达数十米，可以进出停泊数千吨级的舰船。由于三面环礁的屏护，挡住了来自太平洋上的狂风巨浪，使“内海”成为风平浪静的理想抛锚地，并天然而成一座易守难攻的海上要塞。

尽管威克岛面积很小，并且它除了拍打海岸的汹涌浪涛以及一些海鸟之外，再没有什么出名的东西，但由于它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位居关岛与夏威夷之间，为两者海上交通线的中间站，是美太平洋舰队的前哨阵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日美矛盾的尖锐化，战争的阴云愈益笼罩在太平洋的上空，美国海军开始着手将其建成为海空军基地。经过短时间努力，岛上的防卫已初具规模：在该岛的高地上，水上飞机严阵以待；在岛的中央，分别建有 2000 米和 1600 米跑道的飞机场以及海军营房；在月牙岛所拥抱的礁湖内，美国人将水下的珊瑚礁击碎，凿成了潜艇基地。

美国人希望威克岛能成为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扼守住通往西太平洋的咽喉。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威克岛上共有 447 名海军陆战队员，指挥官是詹姆斯·德弗罗少校，加上 75 名通信兵以及海军人员。此外，还有 1400 名民工在从事军事工程建设，守岛总指挥官是温菲尔德·斯科特·坎宁安上校。威克岛的防空力量包括一个中队的 12 架海军陆战队战斗机，指挥官为保罗·普特南少校。海军陆战队飞行员驾驶的 F—4“野猫”式战斗机是 12 月 4 日即珍珠港事件爆发前 4 天，由美国海军中将哈尔西率“企业”号航空母舰送来的。值得一提的是，“企业”号在返航途中，由于气候恶劣，耽误了行程，结果才未能及时赶回珍珠港，得以侥幸躲过日本的轰炸，当时哈尔西还为不能回去度周末两大为懊恼。“野猫”战斗机无论在速度上还是在机动性能方面都比不上日本“零式”战斗机。在炮火方面，守岛海军陆战队拥有 3 个炮群，每群有 2 门口径 5 英寸的大炮，另外还有 12 门口径 3 英寸的高射炮以及许多机关枪。战前，这小小的威克岛俨然是一艘巨大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成为太平洋上美军最可靠的坚固堡垒之一，被日本人视为眼中钉。

日本联合舰队的计划是，在南云完成对珍珠港的袭击后，即派南方部

队的第 4 舰队、特别陆战队等组成登陆部队，完成对威克岛的占领。

12 月 8 日，当夏威夷之战刚刚结束，从夸贾林环礁上起飞的日本千岁航空队九六式和一式陆上攻击机共 36 架即冒着雨雹分成几个梯次向威克岛扑去。尽管美国方面已接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命令，并紧急升空 4 架短程“野猫”飞机进行警戒。但就在日机接近威克岛的瞬间，一阵暴风雨袭来，从而给了日军以最佳的掩护。他们在厚厚的暴风雨层的掩护下巧妙地逼近了目标。第 1 梯队 12 架从 2000 公尺的高空投弹，轰炸正在加油中的 8 架“野猫”式战斗机，结果 4 架遭轰炸，3 架中弹燃烧，1 架受损。和珍珠港一样，空袭来得太突然，在最初 10 分钟，守备部队连高射炮都来不及使用。接着第 2 梯次、第 3 梯次对准各军事设施、宿舍营房进行轰炸扫射，致使 25 人死亡，粮库被毁，淡水短缺，岛上浓烟滚滚，混乱不堪。

9 日，日军继续轰炸。10 日，27 架飞机开始轰炸岛上守军各炮台，企图破坏守军的防御炮火，为日军登陆作好准备。另有 10 架飞机轰炸威尔克斯岛，使弹药库爆炸，并引燃了附近炮兵阵地的弹药。

在作好这一切准备之后，12 月 10 日凌晨，一支由 3 艘轻巡洋舰、6 艘驱逐舰、2 艘巡逻艇和 2 艘运输船组成的日本舰队，载着 450 名海军陆战队员，在(木尾)冈定道海军少将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向威克岛杀来，企图趁黎明前的黑暗，一举登陆占领威克岛。日本人以为，以这样强大的兵力，必可一举攻陷威克岛。然而，这天凌晨，狂风大作，巨浪排空，偷渡到威克岛海面的日舰艇无法卸载，陆战队无法换乘。经百般磨难，天已放亮，日军不得已背水一战，决定实施白天强行登陆。

美军奉守岛指挥官坎宁安的命令，在日军进入射程以后先不开火。日舰离海岸 4 英里时，率先向岸上美军炮台开火了，而美国陆战队仍一炮不发，待到 4 艘日舰进入 4300 米的距离时，岛上美军陆战队才猛烈开火。虽然日机的空袭使这些大炮的火力控制器以及阵地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美军士兵仍尽最大的力量集中发挥了炮火的威力。经过一夜惊涛骇浪的颠簸，日兵早已精疲力竭。突如其来顿遭炮击，舰队慌乱一团，不久就有两艘军舰被击中。日本旗舰“夕张”号连中几炮落荒而逃。美炮兵连连长克拉伦斯·巴尼格中尉满意地记下了重创这艘日本旗舰的情景：“两发炮弹刚好落在它的左舷吃水线以上的地方。浓烟和蒸气立即从左舷喷了出来，舰艇的速度越来越慢。该舰在离岸 7000 码的时候，又中 2 发炮弹，差不多打在同一个地方。左舷完全笼罩在喷出的蒸气之中。”

当（木尾）冈海军少将的旗舰摇摇晃晃地逃往海上的时候，皮尔岛顶端的 1 个炮兵连发射的第 3 排炮弹，恰好击中护送两艘运兵船到海滩的“疾风”号驱逐舰，引爆了“疾风”号的弹舱，“疾风”号被炸为两截。海军陆战队的炮手们竟击沉了一艘日本战舰，这使炮兵阵地上的炮手们禁不住欢呼雀跃。正在他们得意忘形的时候，一个名叫亨利·比德尔的中士厉声喝道；“别太高兴了，你们这帮蠢货！快回到炮位上。你们当这是什么？是场球赛吗？”

他们在胜利的鼓舞下，又击中了“追风”号驱逐舰和 1 艘运兵船、1 艘驱逐舰，迫使日舰仓惶逃走。不久，保罗·普特南少校率领威克岛上幸存下来的 4 架“野猫”式战斗机起飞，每架携带着多枚炸弹，去追击逃走的敌舰。它们向日舰投掷了多枚 100 磅重的炸弹，取得了赫赫战果。不仅炸毁了日本轻巡洋舰“天龙”号的水雷炮台和轻巡洋舰“龙田”号的无线电室，使一艘

运输舰中弹起火，埃尔罗德上尉的飞机还击中了“如月”号驱逐舰的后甲板，引爆了该舰的深水炸弹舱，该舰随即爆炸沉没，无人生还。

（木尾）冈少将本以为经两天的轰炸，地面设施已全遭破坏的威克岛，可以轻易地加以占领，想不到威克岛美军英勇奋战，不但不能顺利登陆，反而受到猛烈的反击而陷入苦战。作战参谋小山贞大住建议：“敌军斗志高昂，炮台射击又非常准确，我们受损不轻，若再继续强行登陆攻击，损失将更惨重。依目前形势，应先撤退，然后再计划攻击的方式。”棍冈对此也十分清楚。现在已有 2 艘驱逐舰被击沉，500 多名官兵伤亡，若再攻击下去，不但没有成功把握，说不定会全军覆没。（木尾）冈权衡得失，接受了参谋的意见，命令剩下的军舰返回夸贾林岛。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奥特·莫里森后来这样写道：“1941 年 12 月 10 日应该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历史上永远值得骄傲的一天。”

当山本五十六得知首攻威克岛出师不利惨遭溃败之后，不由勃然大怒，立即电令从珍珠港凯旋、正在回国途中的南云海军中将派部队增援。南云接令后，马上派出拥有航空母舰“苍龙”号和“飞龙”号的第 2 航空母舰战队以及拥有巡洋舰“利根”号、“筑摩”号的第 8 巡洋战队和部分警戒兵力，奔赴威克岛海域助战。这支兵力于 12 月 16 日 30 分离开南云机动部队主力，准备对威克岛进行大规模空袭。

威克岛部队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消息传到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海军当局已经清楚地知道，守住中途岛、威克岛和萨摩亚群岛现在已经成了美国太平洋舰队战略的关键。因此金梅尔将军马上下令由海军少将弗兰克·弗莱彻指挥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直接护送增援部队，另派 2 艘航空母舰担任海上掩护。然而，美国太平洋舰队似乎还没有从日本偷袭的惊梦中醒来，军舰行动十分迟缓。刚从美国西海岸回到珍珠港的“萨拉托加”号尚需补充燃料，16 日中午前，未能出航。当 21 日该舰进至离威克岛 600 海里时，因给担任护航的驱逐舰补给燃料，又耽误了两天航程。所以在以“萨拉托加”号为主力的支援部队尚未到达的时候，日军已开始攻击威克岛，而且对美国增援部队也采取了预防措施。

在这种情形下，弗莱彻将军只得放弃支援威克岛。

由于首次攻击失败的教训，日军补充了 3 艘新式驱逐舰以代替沉没的 2 艘驱逐舰。除上次参加的 2 艘运输舰和 1 艘大型巡逻艇外，另外增加了 1 艘运输舰、1 艘布雷艇和 1 艘满载海军特别陆战队的水上飞机母舰，并且还增派了 2000 名海军特种登陆部队以对付岛上美军陆战队。这次仍然由(木尾)冈少将指挥，“夕张”、“龙田”、“天龙”经修整后也加入战斗行列。

第 4 舰队司令井上成美中将为了支援攻击部队，还调派五藤存知少将指挥的重巡洋舰“青叶”、“衣笠”、“古鹰”、“加古”和数艘驱逐舰，由特鲁克群岛出发前往威克岛参战。

攻击日期定在 12 月 23 日。为了在登陆前最大限度破坏岛上炮台的威力，千岁航空队的 28 架陆上攻击机从马绍尔群岛各基地起飞，对威克岛实施了轮番轰炸。南云舰队派出的以“苍龙”、“飞龙”为主力的支援部队 21 日到威克岛西北约 200 海里的海域，在一方面派出大批飞机轰炸威克岛的同时，另一方面负责截击有可能从珍珠港派出的美军增援部阶，对威克岛形成巨大的压力。威克岛经连日不停的轰炸，岛上的设施、防御阵地均遭严重破坏，最后又遭到来自“苍龙”、“飞龙”的舰载机的俯冲轰炸和机枪扫射。当

舰载机完成其任务时，岛上美军的最后一架飞机也被炸毁了。

12 月 22 日午夜，威克岛海面上气候一如以往，仍然十分恶劣，猛烈的飓风以每秒 13 米的速度掠过黑暗的海面，星光虽多，月影却无。(木尾)冈率领舰队再次来到威克岛。

这一次，(木尾)冈少将先把自己的主力停在远离炮火射程之外的海面上，利用舰炮对威克岛的炮台进行地毯式的猛烈炮击。2 个小时后，23 日凌晨 2 时 35 分，以舞鹤第 2 海军特别陆战队为主力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开始乘突击舟和巡逻艇迎着汹涌的波涛强行登陆。

新的一轮进攻开始了。守岛美军指挥官坎宁安后来写道，“在极为混乱的气氛中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入侵者在数量上处于压倒的优势。”第一攻击波开始后，大约 1000 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潮水般冲上海滩。突然，一道道粉红色的曳光划破了黑暗的夜空。威克岛海军陆战队炮兵连向登陆点开炮了。“景色太美了，简直不是战场。”在(木尾)冈乘坐的“夕张”号巡洋舰上观看战场景色的 1 名日本战地记者这样写道。日本战舰也发射炮火，使这场烟火表演更加眼花缭乱。守岛官兵分成小股分散于 3 个岛礁的各处，因人数太少，无法把守住全部海滩。岛上一些民工也拿起武器，投入了激烈的战斗。另一些没有找到武器的则隐藏于散兵坑或灌木林中。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在一座岛礁上，韦斯利·普拉特上尉指挥 70 多名海军陆战队员，成功地将一艘日舰击中起火，并用步枪和手榴弹频频进行反击，阻止了 100 名日军的进攻，使其无一生还。

黎明时分，星条旗还在威尔克斯岛上飘扬，1 小时之后，主岛威克岛上的德弗罗少校和由他率领的 200 名守岛士兵，面临着 1000 多名日本士兵的进攻，这批日军沿着珊瑚海滩挖壕沟据守，滩头堡上插起了太阳旗，以免遭到自己舰炮的炮击。

天亮以后，从日本航空母舰“苍龙”号和“飞龙”号上起飞的舰载机像一群大黄蜂似地呼啸着飞临威克岛上空，对岛上的阵地狂轰乱炸。现在再也没有野猫战斗机起飞迎战敌机了。然而普南特少校率领幸存下来的飞行员全部拿起武器，在威克岛的最南端，同陆战队官兵并肩作战直到最后只剩下一个人。

直到早晨 7 点半，美国海军陆战队仍在拼死抵抗，但已渐渐支持不住了。坎宁安知道，他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结局。守岛将士或许能够从白天熬到夜晚，但一旦黑夜降临，他们的防线肯定将会被日军攻破。岛上有 1000 多名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战斗持续下去无异于一场屠杀。同德弗罗协商后，坎宁安授权这位海军陆战队少校投降。

水塔上树起了用白床单做的旗子。一名中士手擎一个拖把柄，上面拴了一块白布，德弗罗少校在这名中士的陪同下走上前去投降。1500 名美国军人和民工当了俘虏，但他们进行了英勇的防卫，打死了 800 多名日军，美军有 122 人死亡。虽然美军失去了威克岛，但却赢得了日本登陆部队(木尾)冈少将、他的参谋人员以及士兵们的钦佩，他们深深感到美国人是善战的可怕敌人。

日本的好运并未因威克岛的一时受挫而受影响，在南方，继大西消灭了麦克阿瑟的空军和近藤炸沉了英国“不沉巨舰”之后，已经夺取了制空、制海权，大规模的行动正在展开中。在陆上的攻势势如破竹，在海上的扫荡所向无敌，令盟军惊恐万分的噩耗纷至沓来。

在菲律宾，驻菲律宾的美国空军在开战的首日就损失惨重。根据美国方面的调查，在这一天的空袭中，克拉克及尼克鲁斯机场以及马尼拉附近的陆军机场损失了 1/3 的战斗机和 1/2 的轰炸机。美国一向视为空中堡垒的 B—17 重型轰炸机有 12 架、战斗机有 30 架着火爆炸，并有 5 架 B—17 受到严重损坏。如此一来，美国远东陆军航空兵只剩下轰炸机 17 架和战斗机 40 架，其中又有许多架被机枪射中，无法立即起飞应战。

12 月 9 日，气候再度恶化，日军因此无法大规模空袭，当天夜里仅有 7 架飞机在尼克鲁斯机场投下几枚炸弹。

美国航空部队自司令官以下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均夜以继日地赶修受损飞机。除航空部队外，陆军地面部队和海军对可能从北方来的敌人，不敢掉以轻心，严加守备。

10 日，天气再次好转。中午时分日本机群又飞临上空。这次美军已有警戒，在日军到达的 45 分钟前发出警报，布里尔顿将军当即命令他所有能出动的飞机包括 20 架 P—40 和 15 架 P—35 战斗机升空拦截。

这天日本的空袭部队是由 81 架中型陆上攻击机和 52 架护航的零式战斗机编成。美军拦截机群虽然奋勇力战，但无论是飞机性能、数量，还是驾驶员的训练都无法与占优势的日本零式战斗机群相比，它根本不可能阻挡这 100 多架飞机前去袭击吕宋机场。不久，马尼拉上空已见不到美军飞机的踪影。日本飞机一批接着一批地飞来，在 2 个小时里，从 2 万英尺的高空对马尼拉附近的美海军基地甲米地进行不停地狂轰乱炸，美军的地面高射炮火无可奈何。麦克阿瑟的夫人和他的小儿子，站在马尼拉饭店楼顶房屋的阳台上，失魂落魄地观看着这幅可怕的景象。美国亚洲舰队司令长官哈特海军上将，此刻则正站在马尼拉港附近、离基地仅仅 1/4 英里的火星人大厦的楼顶上，眼睁睁地看着 50 多架日本海军轰炸机在 2 万英尺的高空恣意投弹攻击。

轰炸机群几乎弹弹命中，首先是美海军工厂，紧接着是发电厂被炸毁，鱼雷工厂轰然爆炸，火药库、汽油库火焰冲天，仓库、电台、营房、舰艇选遭破坏。哈特上将悲从中来，他报告说：“烈火从一边烧向另一边。整个海军船厂和甲米地大约 1/3 的城区全被大火吞没了。”

在这场空垄中，有 500 人被炸死，但对哈特来说，最严重的损失还是美国亚洲舰队储备的全部 230 枚鱼雷被炸毁和两艘潜艇被炸坏。由于日本入侵舰队正在驶向菲律宾，袭击这些舰队的唯一希望本来寄托在这两艘潜艇身上。哈特的舰队共有 28 艘舰艇，1/3 在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敌占港口巡逻，1/3 在敌人可能登陆的海滩附近巡航，剩下的 1/3 留作后备。

由于基地被炸成废墟，哈特当天晚上决定撤走剩下的两艘驱逐舰和几艘扫雷艇与供应船，把岛屿的海防任务交给这两艘潜艇和 5 艘巡逻艇。

但是日本的最终目的并不仅是占领马尼拉，而是要通过马尼拉这块跳板，进击石油资源丰富的荷属东印度群岛。因此在激烈的轰炸之后，陆军又开始大规模登陆了，并继续向南进击。12 月 11 日，日机轰炸了苏比克湾的乌都牙坡海军基地，炸沉美舰艇 4 艘，炸毁 1/3 的海军巡逻机。12 日，日军进击马尼拉南部的黎牙实比。15 日，日军又侵入婆罗洲北部，先后占领古晋、米里、打拉根等地。22 日，72 艘日本运兵船当中的第一批船在吕宋岛的仁牙因湾缓缓倾斜的海滩附近抛锚了。这批运兵船由战舰和巡洋舰护航，载着本间雅晴将军的第 14 军团 4.3 万人。14 军团所辖各师团经历过中国战场的炮火考验，装备有坚甲大炮。22 日凌晨，天还一片漆黑，第 14 军

团的主力第 48 师团的日本士兵，在一大批战舰的猛烈炮火的掩护下，率先在 3 个滩头堡登陆。汹涌的海面比菲律宾步兵的三个师和菲律宾正规骑兵团具有更大的威胁，当日军冲上阵地的时候，守军丢下老式的恩菲尔德步枪，仓惶逃命。第二天一整天，日本的坦克、士兵和装备陆续由驳船穿梭般地送上岸，除了偶尔遭到一阵射击外，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到了下午，本间将军的先头部队已在深入吕宋岛的腹地，以便与一个星期以前在吕宋岛北部海岸登陆的部队会合。24 日，又一批日军在马尼拉东南仅仅 60 英里的拉蒙湾登陆。这样，日军先后就有 3 支登陆部队对马尼拉构成了向心攻击。而布置在沿海的 10 万战斗力极差的菲籍军队根本无法顶住日军的锐利攻势，一触即溃。麦克阿瑟无可奈何，被迫率领美菲军向巴丹半岛撤退。

那是一个阴沉惨淡的黄昏，麦克阿瑟和他的将军们，以及他的妻子、儿子和中国保姆一同伫立在马尼拉饭店前的码头上。当饭店的舞厅里飘荡出轻快的宴会乐曲时，他们登上了一艘名叫“埃斯特万”的渡轮。从远处的海边传来一阵爆炸声，那是士兵们在炸毁供油站和仓库，以防落入日本人之手。在马尼拉以南的“卡维特”海军船坞，近 100 万桶石油被付之一炬，冲天的火舌映红了夜空。

1942 年 1 月 2 日，日军坦克开进马尼拉。当日傍晚，在美国驻菲高级专员署的草坪上，一队日军护旗兵集合在枝繁叶茂的洋槐树下，随着 3 声炮响，美国国旗从旗杆上掉落在地上，一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将其踩在脚下，把一面太阳旗系在旗杆上。当这面日本国旗升起时，乐队精神抖擞地奏起日本国歌《君之代》：

我皇御统传千代，
一直传到八千代，
直到卵石变岩石，
直到岩石长鲜苔。

到 1942 年 1 月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两周多一点的时间里，日军就侵入并越过了菲律宾。显然，日军继续进攻的方向有三：一是沿亚洲大陆海岸线，从法属印度支那进至马来半岛，尔后再到新加坡；二是沿婆罗洲西海岸南进，攻占苏门答腊；三是自达沃出发，取道望加锡和马鲁古两海峡向前推进，并占领途中的各要地。而日军的最终目标则是占领爪哇。因为这是荷属东印度资源最丰富的一个海岛。日本南下入侵的战略态势恰似一只巨大的章鱼，从东、西、南三面向荷属东印度伸展其侵略魔爪。

此时，美亚洲舰队已被迫从菲律宾撤到荷属东印度，与驻泊爪哇的盟国其他海军舰队联合。在 1942 年初丘吉尔在华盛顿与罗斯福举行了“阿卡迪亚”会议之后，盟国在东南亚组建了统一的作战司令部，任命英军上将阿奇博尔德·维韦尔为美国一英国一荷兰一澳大利亚四国最高司令部司令。空军和陆军分别由英国和荷兰的将军担任指挥官。老资格的美海军上将哈特将军担任了美英荷澳联合海军司令部指挥官，荷兰海军少将杜尔曼任盟国海军攻击部队司令官。

当时盟军在这一地区的海军尚有一定势力，美亚洲舰队拥有重巡洋舰“休斯敦”号、旧式轻巡洋舰“马布尔黑德”号、性能极佳的新式轻巡洋舰“波伊斯”号以及 13 艘旧式驱逐舰，另外还有飞机 28 架、潜艇 25 艘；雷顿上将指挥的英国海军舰队拥有“厄克塞特”号重巡洋舰以及澳大利亚的 2 艘轻巡洋舰和 7 艘驱逐舰；康拉德·赫尔弗里克中将指挥的荷兰海军舰队拥

有轻巡洋舰“特隆普”号、“爪哇”号、“鲁特”号以及 7 艘驱逐舰、16 艘潜艇。但是这支四国联合作战的部队，由于各自独立作战，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根本未能实施统一的战略，这在客观上给了日军将其各个击破的机会。

就在维韦尔就任四国最高指挥官的第二天，1942 年 1 月 11 日，日本海军空降部队在西里伯斯岛的默纳杜实施空降，这是日军首次在战争中使用空降部队。3 天以后，婆罗洲岛东岸的打拉根便落入日军手中。

打拉根盛产石油，急需石油的日军，正式踏上石油资源地带。日军下一个目标又盯上了石油港口巴里巴板。巴里巴板隔望加锡海峡与西里伯斯相望，距爪哇岛的泗水军港仅 500 海里，以巡洋舰的速度一天即可到达。巴里巴板海战不可避免。

1 月 20 日，哈特海军上将得到消息说，一支强大的日本舰队正经过望加锡海峡全速向巴里巴板驶去。然而，哈特将军手边仅有几艘美舰可供使用，他尽了所有的力量，派他的副手格拉斯福德海军少将率领 2 艘轻型巡洋舰和 4 艘驱逐舰，从帝汶岛出发北上阻击。

然而舰队刚出发即遭到不幸，原定在此战中充当主力的“波伊斯”号巡洋舰途中撞到地图上没有标明的一个暗礁上，舰底部被划开一条长达 38 米的裂口，被迫退出战斗。谁知祸不单行，格拉斯福德乘坐的“马布尔黑德”号巡洋舰的发动机又出了故障，不得已，他只有派遣 4 艘旧的驱逐舰北上望加锡海峡，在没有大炮的支援下发动进攻。

1 月 24 日夜晚，没有月亮，“约翰·福德”号驱逐舰率领“波普”号、“鹦鹉”号和“保罗·琼斯”号驱逐舰，以每小时 27 海里的航速，劈浪进入日军的锚地。本来掩护 12 艘日本运兵船的是西村祥治少将率领的第 4 水雷战队，包括“那珂”号轻巡洋舰和 9 艘驱逐舰、4 艘扫雷艇、3 艘巡逻艇、3 艘驱潜艇，由于早些时候出现的一艘荷兰潜艇，把西村祥治海军少将的驱逐舰都吸引过去了，日本运输船队毫无防备。美国驱逐舰乘虚而入，在凌晨 3 时开始发动攻击。日本的运兵船正停在那里，在岸上油库熊熊火光的映衬下，呈现出黑糊糊的影子。塔尔博特舰长一声令下，4 艘驱逐舰开足马力，向日本护航舰队冲去，在相距几百米时，迅速发射了鱼雷。一艘日舰当即中雷，浓烟烈火腾空而起。接着，另一艘日船亦遭厄运。鱼雷在海面上飞窜，日舰乱成一团。由于双方舰只相距很近，“日舰炸裂时所产生的震动，几乎把人从舰桥上震下来”，一位盟军指挥官回忆说。

盟舰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当前面看不到任何日舰时，塔尔博特就率舰反身再度冲入敌阵，展开猛攻。就这样，“福德”号首当其冲，其他三艘紧紧随后，在塔尔博特的指挥下，反复往来冲杀，直到把舰上所有的鱼雷发射完为止。此役盟军共击沉 3 艘运兵船和 1 艘巡逻艇，击伤多艘，是美国海军“自从杜威在 1898 年率领美国亚洲舰队进入马尼拉以来，美国海军进行的首次水面战斗”。时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的尼米兹后来评价此役说：“在整个荷属东印度群岛作战期间，这次夜战是盟军部队取胜的唯一一次海战。”

但是巴里巴板海战毕竟只是一场小规模的海上突袭战，它无法阻挡日军南下的步伐，日军的优势局面仍在扩大：在西面，号称“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正在向新加坡发起最后的进攻；东面，日军于 1 月 27 日登陆并占领了斯兰岛；在南正面，日军在完成对婆罗洲、西里伯里岛的占领后，决定于

2 月下旬进攻西南方面的最后目标——爪哇。

在爪哇的泗水方面，尚有美、英、荷联合舰队以及在泗水附近的 3 个机场，共 150 多架飞机。为了占领爪哇岛，首先必须击溃这些空中武力，以掌握制空权。因此第 11 航空队长官命令鹿屋、第一、高雄等各航空队的陆上攻击机，向位于西里伯里岛最大的机场肯达里集结；将台南的护航战斗机以及第 3 航空队调来的 2/3 兵力进驻巴里巴板地区。

2 月 3 日，由肯这里和巴里巴板机场起飞的 134 架飞机对盟军在泗水周围的 3 个机场进行了毁灭性的轰炸，这是日本航空部队在这一战区内最猛烈的一次空袭。泗水港损失惨重，机场飞机几乎全部被炸毁。

2 月 4 日，重新组编的四国联军舰队在荷兰海军少将卡雷尔·杜尔曼的指挥下，驶离泗水北上攻击巴里巴板的日本舰只。但在出海后不久，即被日侦察机发现，驻肯达里的 54 架日本陆上攻击机立即起飞，前往攻击。日机每 9 架编成一队，首先向目标显著的“休斯顿”号和“马尔布黑德”号冲来。“休斯顿”号当即被 1 枚 1000 磅重的炸弹命中，后炮塔被炸成一堆废铁，50 余名船员当场毙命。轻巡洋舰“马尔布黑德”号也被命中 6 弹，遭到重创。杜尔曼只得下令退却。

此后杜尔曼将军转而去对付进攻苏门答腊的日军部队。他率领 5 艘巡洋舰和 10 艘驱逐舰前去增援苏门答腊东部的大油港——巨港。但 2 月 13 日夜驶至邦加岛附近时，遭到日军航空兵的连续攻击。虽然没有遭到重大损伤，但仍有数艘军舰遭到轰炸。2 月 15 日，杜尔曼舰队一无所获地返航。就在这天下午 7 时，新加坡在细雨檬檬的黄昏中凄惨地陷落了。

新加坡陷落后，日军剩下的最后一个目标就是爪哇岛了。面对这种危局，四国联合司令部认为，对爪哇岛进一步采取防御措施是徒劳无益的，宣布解散四国联军。然而荷兰人不甘心就这样不战而放弃爪哇，遂集结十几艘军舰，企图在爪哇海通过攻击日军运输船队，阻止日军登陆。可是，盟军舰队在杜尔曼少将的率领下，自 2 月初以来，由于屡屡受到掌握制空权的日本海军航空兵的攻击，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虽然多次出击，但均无所获，徒然使舰员疲劳。与此相反，日军在优势空军的配合下，却连连得手，并派出了优于盟军的兵力参加战斗，共有 2 艘重巡洋舰、2 艘轻巡洋舰和 14 艘驱逐舰参战。

这样，双方在 2 月 27 日便在爪哇海酿成了“自从日德兰海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水面战斗”——泗水海战（美军称爪哇海海战）。

26 日傍晚，盟军军舰接获情报，迅速驶离泗水港，在公海上编成 3 队，准备截击日本运输船队。3 艘英国驱逐舰并列在前作掩护，成一线跟在后面的是 5 艘巡洋舰：2 艘荷兰的、1 艘英国的、1 艘澳大利亚的和 1 艘美国的，2 艘荷兰驱逐舰在两侧，4 艘美国驱逐舰殿后。

阵势可谓威武雄壮。

但是，由于盟舰官兵在战斗岗位上已达 37 小时，不少人双目熬红。途中杜尔曼少将给设在万隆山上的盟国海军司令部发电，声言将士们“已达到精疲力竭的程度”。27 日下午 3 时 30 分，杜尔曼获悉庞大的日本运输船队和护航舰队的确切位置在马威安岛西北 60 海里处，立即下令：“舰队全速前进，勿须顾及空袭！搜索和攻击日舰！”

日护航舰队在侦察机的协助下，对盟军舰队的动向一清二楚。早在 27 日中午 12 时，日本水面舰艇部队就接到了由第 11 航空舰队派出的侦察机传

来的报告：“发现敌巡洋舰 5 艘、驱逐舰 6 艘，泗水方面 310 度，63 海里处，速度 12 海里，航行中。”各战队一边集结，一边接敌。4 时 59 分，走在前面的第 2 驱逐舰战队发现敌舰。5 时 38 分，高木少将命令编队展开，日本 3 个中队的舰只立即进入与盟军舰只平行的航道，保持的距离仅够重型巡洋舰 8 英寸口径炮的射程。第 5 水雷战队司令高木武雄少将指挥 2 艘巡洋舰转动其所有的 20 门 8 英寸火炮，以最大的射程 2.8 万码对盟军舰队射击。“休斯顿”号上的美国海军中校沃尔特·温斯洛在日记中写道：“他们的战舰上腾起一片火海，我心跳得特别厉害，因为我意识到头一阵炮弹正在飞来。”日军的这一战术，使杜尔曼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受伤的重巡洋舰“休斯顿”号的艉炮塔失去了作用。为了战胜这个决斗的对手，这位荷兰海军将领试图缩小距离，以便使他的巡洋舰上 6 英寸口径炮能发挥作用。但日军根本不给他时机。6 时 5 分，日舰把握有利时机，秘密发射了第一批鱼雷。27 颗鱼雷拖着蓝白色的尾浪向盟军军舰飞窜，但由于距离太远，多数鱼雷自爆，没有 1 发击中目标。

双方舰只仍在将近 2.5 万码远的距离上进行互射。最初，盟军巡洋舰“休斯顿”号、“厄克塞特”号、“伯斯”号以及旗舰“德鲁伊特尔”号都纷纷击中了目标，日军舰面上冒出了一股股黑烟。但是，日舰在 3 架观察机的指挥下，命中率远远高于盟军，“德鲁伊特尔”号及“厄克塞特”号立即被日舰炮火所笼罩。

英勇善战的杜尔曼自 2 月以来，就一直想与敌舰进行决斗，因此尽管形势对其不利，仍指挥各舰勇猛还击。双方交战近 1 小时，胜负难分，只见爪哇海面，炮声隆隆，惨烈无比，泗水血战正达高潮。

由于战场不断西移，不知不觉已进入日军运输船队躲避的海域。不能再接近了，谨慎的高木司令担心运输船队的安全，遂下定决心，向全舰发出命令：“全军突击！”刹那间，日舰冒着弹雨向前猛冲，准备驶抵将近 6000 码时实施鱼雷攻击。当日舰逼近到将近 7000 码时，“神通”号首先发射了鱼雷，接着其他各舰也不失时机地向盟舰施放了鱼雷。40 余枚鱼雷在海面飞窜，形势十分危急。杜尔曼少将临危不惧，率舰队突然向外方作 90 度大回转，同时施放出浓浓的烟雾以蔽行踪。

但正在这时，一发炮弹尖叫着射向“厄克塞特”号巡洋舰的锅炉，在轮机旁爆炸，14 人当即被炸死，舰上 8 个锅炉中有 6 个被炸毁，“厄克塞特”号退出了战斗。混战中，一枚鱼雷击中了荷兰驱逐舰“科顿纳尔”号，驱逐舰分队长宾福特亲眼看见该舰被炸成两截，沉入大海，海面上只见落水的船员在拼命挣扎。突然，3 艘日本驱逐舰出现了，英国的“伊莱克特拉”号驱逐舰在挨了一连串炮弹后也沉没了。

晚 6 时 59 分，杜尔曼重整队形，率舰队向东南方退去。日军也因高木少将担心运输船队的安全，害怕继续南下会闯进敌人的雷区，命令舰队集结，撤出战斗，向北规避，并同时从“那河”号和“神通”号各派出侦察机侦察盟军舰队的行动。

日军有侦察机的侦察，能掌握杜尔曼舰队的动向，可是杜尔曼少将没有飞机，因此他无法知道日本运输船队的位置。不久天色已暗，下午 7 时 30 分，日军旗舰“那智”号率领重巡洋舰“羽黑”号、轻巡洋舰“神通”号和数艘驱逐舰航行时，在东南方发现曾一度失去踪迹的杜尔曼将军的旗舰荷兰巡洋舰“德鲁伊特尔”号和“爪哇”号、澳大利亚巡洋舰“佩斯”号、美巡

洋舰“休斯顿”号及数艘美巡洋舰。

杜尔曼少将过高地估计了日舰队的实力，认为在运输船队不明的情况下，不宜进行决战，他不断转换方向，搜索海面，试图捕捉到那群对战局至关重要的运输船队。晚 10 时 30 分，当杜尔曼率舰队沿海岸西驶时，不幸驶进盟军自己布设的雷区，一艘英国驱逐舰触雷爆炸。此刻杜尔曼的兵力已减到 4 艘巡洋舰，由于没有空中侦察，他们只好在黑暗中摸索前进。

28 日零时 40 分，杜尔曼舰队再次与日军舰队相遇。日本搜索飞机发射照明弹为日本舰队指示目标，双方在炮战 20 分钟后，日本炮手把 12 枚新的特大功率的鱼雷压进雷管发射出去。随着一阵猛烈的爆炸，荷兰巡洋舰“爪哇”号燃烧着沉入海底。几秒钟后，一声巨响把“德鲁伊特尔”号炸得东摇西晃，一股火柱直冲天空。杜尔曼将军从驾驶室里向美巡洋舰“休斯顿”号和澳大利亚的“佩斯”号发出感谢协力作战的信号，并命令他们返回基地。然后，随着最后一次剧烈爆炸，荷兰旗舰沉入海中，杜尔曼和他的 366 名水兵葬身鱼腹。

2 月 28 日，“休斯顿”号和“佩斯”号企图驶过爪哇和苏门答腊之间的巽他海峡，逃进印度洋。当它们绕过巴认维亚（今雅加达）西面的岬地时，遇上了靠在岸边无人看管的日军运输舰。2 艘巡洋舰冲上去击沉了直射距离内的 2 艘运输舰。几分钟后，由 3 艘巡洋舰和 9 艘驱逐舰组成的日本掩护部队到达出事地点，随即是单方面的开火。“休斯顿”号被 8 英寸口径的大炮击中，舰上汽管被炸裂，接着又中鱼雷 1 枚，前部主炮塔座被击毁，不久又有两枚鱼雷将它的舰体炸裂。当该舰向右舷倾覆时，温斯洛海军中校被掀入海里，他眼睁睁地看着该舰沉入爪哇海底。他回忆说：“‘休斯顿’号似乎像被一阵微风吹起的星条旗，以最后一次挑战的姿态飘没在水中。”身经百战屡击不沉的“爪哇海岸疾驰的幽灵”沉没了。

与此同时，“佩斯”号也身中 4 枚鱼雷，正在它奄奄待毙之际，6 枚鱼雷又接踵而至，“佩斯”号轰然翻沉。随行的驱逐舰“厄佛仙”号也永眠大海。

巴达维亚海战是爪哇海面进行的最后一场海战，战斗结果，盟军不仅没有阻止日军从海上登陆，反而使残存的盟军舰队再次损兵折将。爪哇岛的盟军完全处于束手待毙的境地。面对这一险恶局势，四国联合海军司令部只有下令剩余舰只向澳大利亚突围。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以航空母舰“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飞龙”号为中心的南云舰队以及近藤指挥的第 2 舰队和南方部队本队，为歼击从荷印地区向澳大利亚逃跑的残余盟舰，并防止美太平洋舰队前来增援，已奉命向爪哇以南海面出击，盟舰队已经到了日暮途穷、山穷水尽的地步。

3 月 1 日凌晨，在泗水海战中受伤的英巡洋舰“厄克塞特”号在它的两艘僚舰的护卫下从泗水起航，准备取道巽他海峡逃往澳大利亚。上午 10 时左右，3 艘盟舰在马威安岛西北方被日本高桥中将指挥的第 3 舰队及第 5 舰队发现，结果 3 艘盟舰悉被击沉。

3 月 2 日晚，南逃的英驱逐舰“斯德伦戈华特”号在数分钟内被日舰炮火击沉，2 小时后，美轻型巡洋舰“麦浦尔海特”号正企图利用夜幕掩护逃匿时，被日舰探照灯光捕捉，第 2 弹就命中了舰桥，仅 7 分钟，该舰就沉入波涛之中。

3 月 3 日，从南云舰队起飞的 280 架飞机又攻击了爪哇岛南岸的芝拉扎军港，把大约 20 艘盟军舰船一网打尽，彻底解除了盟军在爪哇地区对日军的海上威胁。庞大的盟军舰队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支离破碎，倾家荡产，仅有 4 艘驱逐舰侥幸逃出爪哇海。

盟国舰队崩溃之后，整个爪哇就像一只熟透了的果子一样落到了日本手里。3 月 1 日，日军在爪哇登陆。3 月 9 日，在巴达维亚，荷兰正式放弃了东印度群岛，从而结束了对该群岛三个世纪的统治。来自爪哇的最后一个消息是一家商业电台广播的“本台现在关闭”，一个声音说：“我们停止了抵抗……来日再见。女王万岁！”此正是；凶残军阀正猖狂，善良人民在遭殃。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十九章　空袭东京

扩张欲壑难填饱，再把华府作目标；
美机空袭到东京，玩火自焚显征兆。

话说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西太平洋像围猎无处可逃的动物一样，扫荡了盟军在太平洋地区的舰队，日本似 3 个月的时间席卷了东自威克岛、马绍尔群岛，西自马来半岛、安达曼、尼科巴各岛，南自俾斯麦各岛，包括了整个西太平洋地区，使它在亚太地区的扩张达到了顶点。“珍珠港事件后的几个月里，日本所征服的地区好像一把打开的扇子，扇柄就在东京，扇子的半径长达 3000 多英里，向东伸展到中太平洋，向南伸到澳大利亚沿岸，向西直达印度的海岸。”①这初升的太阳似乎真地当空了：’一把巨型的折扇现在几乎完全打开了，它囊括陆上和水上的领土，其强占的面积达 380 万平方公里，奴役的人口多达 1.5 亿。此外还有 100 多万欧美平民和近 15 万战俘成了日本人的阶下囚。

①{美}舍伍德著：《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64 页。——作者

在这几个月里，日本每取得一次新的胜利，东京的市民们就排着长队，挥动着旗子，踏着冬雪，来到皇宫的城门前举行庆祝大会。大东亚共荣圈正在迅速地确立，似乎显示了帝国军事力量的不可战胜，全国上下都沉醉在第一阶段战果辉煌的美梦中。由于胜利的速度和规模都超出了原来的预料，使日本军政当局滋长了自满和过分自信的情绪，原本存在于海军和陆军间对战争方式和有关作战指导构想的对立，又开始表面化了。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山本五十六就曾对近卫首相说过：“在半年、一年的时间里可尽量地干，可是一年、两年以后就没有把握了，所以掌握好时机进行停战交涉是必要的。”山本五十六深信依日本的实力，无法与美国打一场“无限战争”，因而主张速战速决。当初他之所以冒险偷袭珍珠港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开战之后，日本利用偷袭手段，在第一阶段的作战中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赢得了对美国海军的优势。而要保持这种优势，就不能给美国充分的准备时间，不能让美国停下来得到喘息的机会，在美国依靠其庞大的生产潜力重整军备卷土重来之前，要不断地打击美国的实力，然后尽早与美国讲和，此外别无他法。在一年以前，山本曾写过一封影响很大的信，信

中写道：“倘日美一旦开战，吾之目标，断非关岛或菲律宾，亦非夏威夷或旧金山，而只望于白宫同美国缔结和平条约，尽早停止战争。今之执政者，果有施此治国之策的决心和信心吗？呜呼！”这封信在日美开战后不久被发表，但发表时，官方为了“鼓舞国民的士气”，删去了原信中的最后一句话。结果该信的内容经同盟通讯社传到美国之后，激起了美国当局的极大愤慨，认为山本是个不折不扣的战争狂，一心只想打到华盛顿。然而，山本的本意却不是如此，他只想寻找机会逼迫美国停战。

山本五十六心中十分清楚，日本政府根本没有决心同美国停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名军人，山本像他过去多次违心地但不消极地服从那样，再次强打精神筹划在军事上打败美国。虽然偷袭珍珠港的战果超出了所有的预料，几乎击溃了美国太平洋舰队，但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却丝毫未损，这使山本感到不安。他意识到以瓦胡岛为基地的山姆大叔的战斗部队仍有很大的战斗潜力，尤其是其航空母舰的存在，对日本海军构成了强烈的威胁，它是美国还能够与日本抵抗的可依赖的力量。要想迫使美国停战，唯一的办法就是将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彻底打垮。以目前日本海军的实力，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1941 年 12 月底，山本五十六在写给他的侄子高野气次郎的信中写道：

“第一阶段进攻菲律宾、香港、马来西亚和荷属印度尼西亚的作战，我认为并没有多大问题。事情成败的关键，在于第“阶段，还需要做好充分的精神和物质准备……

“在第二阶段中，也并不完全取决于军事上如何，而需要军政双方相互配合，齐头并进。问题是有没有能够审时度势、认清形势、抓住时机、处事果断的人……”

作为联合舰队的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开始设想第二阶段的军事作战。1 月 5 日，山本的参谋长宇垣缠接到命令，立即拟定第二期作战计划。宇垣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第一阶段的进攻性作战，大体上到 3 月中旬便可结束。紧接着，下一步的作战将如何展开呢？是进攻澳大利亚，还是出兵印度洋？是再度进击夏威夷，还是去对付苏联？”

此时，在帝国参谋本部上层围绕着在“第二作战阶段”应该采取什么战略这个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陆军参谋本部鉴于陆军的主要假想敌是苏联，反对海军在海上的进一步扩张，提出了北进的主张。陆军的想法是：积蓄力量，待苏德战况变得有利于日本时，就从背后与德国遥相呼应实施大陆作战，在这之前要最大限度地保存实力；对南方作战，只要能控制印尼等战略资源地带就可以了，不必再继续前进。而海军计划人员则受到一连串胜利的鼓舞，强烈主张保持进攻势头。他们认为，如果采取陆军的防守政策，必将给予美国以时间和机会来动员它的强大的工业力量，发动横渡太平洋的大规模强攻。海军仍然希望在美国人能够重建他们的舰队之前，谋求进行一场决战，因此，以海军将领为一方；以陆军将领为另一方，进行了一场充满分歧的激烈的战略大辩论。

海军军令部提出了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这一计划要求攻取澳大利亚。军令部认为，夏威夷一战后，美国必然要以澳大利亚为基地对日本进行全面反攻，时间可能在 1943 年春季以后。因此，在此之前，日本必须拿下所罗门群岛、新喀里多尼亚岛、斐济群岛、萨摩亚群岛等岛屿，以防止美国向澳大利亚部署空军，尽可能地把澳大利亚孤立起来，切断美国和澳大利亚间的

联系。陆军参谋本部对这样一项大规模的作战计划十分惊讶，他们以无法再派出十几个师团到澳洲及其四周的岛屿上为理由拒绝了这项计划。

进攻印度洋的计划最初是由联合舰队司令部提出的。依照这一方案，需要陆军出动 5 个师左右的兵力，攻取锡兰岛（今斯里兰卡），将英国的东洋舰队引诱出来，一举加以全歼，以便同从高加索南下中东的德军携起手来。但是陆军对此反对更烈。有人说太平洋战争是由不懂得海战的人挑起的，由不懂得航空的人来作战的。陆军对于东南亚诸岛屿的作战并不感兴趣，也没有进行过很好的研究，陆军的出发点是，相信德国必胜无疑。

只要日德共同作战，使苏联屈服，一切问题必迎刃而解。值此进攻东南亚的作战暂告一段落的时候，应该把陆军本来就不该用在南方的主要力量调回中国的东北和华北地区。

2 月 20 日，联合舰队对出兵印度洋的作战计划进行了图上演习。兼任陆军部长的东条英机最后否决了这个方案。

随后，联合舰队又提出了全力进攻中国，最后拿下重庆的建议。东条又一次予以否决。在他看来，对日本来说这样做是自不量力。

正当研讨战略计划时，1942 年 2 月 12 日，山本将他的指挥部从“长门”号迁到了 12 月份刚从吴港下水的超级战列舰“大和”号上。同具有 32 年舰龄的“长门”号相比，“大和”号从设备到官兵的居住条件，都显得格外先进、豪华。山本坐镇在他的新的海上司令部里，率领着他的舰队，停泊在懒户内海；加上令全日本人感到自豪的南云的航空舰队在南太平洋上为所欲为，真是踌躇满志。既然陆军和海军不可能就协同进攻的目标取得一致意见，山本就决定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寻找一个海军能独立完成的作战方案。

前边说到，山本虽然对开战之初日军在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战果感到满意，但却又陷入了一种更深的不安和忧虑，即美国人可能空袭帝国的首都东京。山本清醒地看到，夏威夷一战，并没有把美国的航空母舰和巡洋舰送进坟墓，相反这些舰只仍然完好无损，它们完全有能力随时对日本本土特别是东京进行小规模的打了就跑的袭击。

根据陆海军国土防卫协议，本土的防空是由陆军负责。但是，很明显，对日本本土的任何空袭必定来自海上，海军应该首先在海上拦截和歼灭敌机。山本特别意识到海军的这一责任。他本人用舰载机偷袭了珍珠港，难保美方不用同样的手段加以回敬。再说，他自己在华盛顿任日本驻美武官多年，十分了解美国人好勇斗狠的性格。他估计，美国迟早会寻机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的。

必须绝对保证天皇所在地东京的安全，已成为山本朝夕不忘的事情，为此他甚至表现出病态的敏感。他对日俄战争期间发生的一桩事一直记忆犹新。当时，一支俄国舰队突然出现在东京湾外面，一时首都人心惶惶，老百姓纷纷逃到山里避难，负责对付俄军的第 2 舰队司令长官上村海军中将的住宅遭到了愤怒群众的石块攻击。一想到这里，山本就忧心忡忡，心有余悸。他反复思忖：如果东京现在遭到空袭，那种具有特殊的不稳定性格的日本民众，会不会如法炮制，由此而造成一场混乱呢？

从 1942 年 2 月 1 日开始的美海军舰载机对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和威克岛等一系列大胆的空袭，进一步加深了山本的忧虑。为防止悲剧的发生，山本设立了一条舰艇了望线，其范围离日本本土东岸 600—700 海里，南北约 1000 海里，每天还辅以飞机远程巡逻。但这些被动的防御性措施不

符合山本的性格，为了捍卫大日本帝国的国土和帝国海军的尊严，他决定再度出兵太平洋。他把沉思的目光落到组成中途岛的那两块针尖大的陆地。山本的想法是，占领中途岛，将其改造为日本空军基地和攻打夏威夷的出发点，可能的话，再进攻美国的阿留申群岛，使日本的空中和海上的防卫范围向东扩展 2000 海里，并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诱使出来，进行一场打垮拖烂的战斗，把它消灭在太平洋上。

4 月 2 日，作战参谋渡边安次带着联合舰队关于进攻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的作战计划来到东京征询军令部的意见。军令部再次对这一计划表示坚决反对，其中作战部作战课课长富同定俊大佐和他的航空专家三代辰吉中佐反对得尤为强烈。富同认为，中途岛难以补给供应，而且会经常受到美远程飞机的袭击。这块环礁对日本没有战略价值，他甚至提出美国也不会为这块弹丸之地派出舰队冒险。他对山本的使节渡边说道：

“关于中途岛作战计划问题，不是我傲慢不逊，我认为，山本根本就没有战略眼光，没从大的战局上着想。第二阶段的作战，首要的也是最关键的，应该是切断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联系，防止美国把澳大利亚作为前进基地。即使到现在我也这样认为。”

三代是最强烈反对中途岛作战计划的。他主张攻打新喀里多尼亚，以切断同盟国的交通线，迫敌于靠近日本基地而远离美国海区进行决战。作为富同作战课里唯一的飞行员，他从技术角度摆出了种种反对的理由，他说：“山本想没想过，以中途岛为基地进行防卫和空中侦察，究竟能有多大作用。然而，维持这一远离本土的孤岛上的必要补给却是相当困难的。为了维持我军在该岛上正常活动，就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势必会削弱我军其他方向的空中力量，给舰队作战也会带来很大负担。山本认真地考虑过这些吗？”

军令部作战课的反对，不仅态度强硬，而且理由充分。双方争执不下，渡边很为难地说：“长官的决心是定了的。长官已认定了方案，不能只因为作战课的反对而收回去。

还是应该听听军令部领导的意见。如果__上层不发话，我是不能回去的。”

4 月 5 日，在军令部作战室，双方再次进行讨论。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和次长伊藤整一也亲自参加了讨论。但渡边仍没有获得满意的答案，最后他起身给山本打电话作了汇报。在得到山本又一次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他回到作战室，向与会者转达了山本的意思。

他说：“长官的决心已定，不能再改变了。”

曾经作过山本参谋长的作战部长福留繁十分了解山本的为人和性格，他转向同样曾在山本手下工作过的伊藤次长，用请示的口吻说道：“既然山本长官这样说了，那么，我们就依从他的意见吧！”

伊藤并没作声，只是点了点头，表示默许。见此情景，三代低下头，趴在桌子上失声痛哭。总长永野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讨论珍珠港作战计划时的情形又重演了，可是上一次山本的赌注下在美国人还没睡醒的时候，现在这一次是否还会如愿成功呢？自从袭击珍珠港以来，山本五十六几乎成了日本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军令部的高层人员对山本五十六也几乎迷信般地信赖；山本自己一赌到底的性格，使他越是在这种时候越不容易听进别人的意见，尤其是过去反对他的那些人的意见都被证明是错误的。过于精明的山

本五十六再次犯下了战略性的错误。4 月 10 日大本营正式决定了攻击中途岛的作战方案。

似乎专门是为了证明山本五十六坚持中途岛作战计划的正确性，一周之后，即 4 月 18 日，美国詹姆斯·杜立特陆军中校率 16 架 B—25 轰炸机空袭了东京、横滨和其他一些日本城市。事实上早在珍珠港被偷袭后不久，罗斯福总统就打算尽速轰炸日本本土，对这场偷袭作一次小小的报复。

1942 年 1 月的一天，美国海军舰队总司令金海军上将接受了他的作战参谋弗朗西斯·S·罗海军上校的建议，决计打破日本人的战略平衡，对日本发动一次范围广泛的空袭，首选目标就是东京。可是如何才能到达东京呢？日本在沿海配备有 300 海里作战的陆上基地部队，又经常在东京港外 500 海里的海域派有监视艇。而美国在浩瀚无际的太平洋上缺乏足以进袭日本本上的空军基地；况且，当时美国最大的轰炸机，其续航力也无法从夏威夷飞抵日本本土。最后，美军参谋总部想出一个大胆离奇的计划，决定由航空母舰运载续航力很大的“北美洲”B—25 式陆军中型轰炸机作单程飞行，前往轰炸东京，然后飞抵中国机场降落。

3 月初，陆军远程轰炸机队集中了 24 组机组人员在佛罗里达州埃格林机场进行训练。

练习在 500 英尺的跑道上驾驶经过改装的 B—25 轰炸机起飞。他们的指挥官詹姆斯·杜立特中校是个出色的航空工程专家，他既是航空学家，又是一个几次打破飞行速度记录的勇敢的飞行员。1922 年，他第一个以 12 小时的记录完成了横跨全美的飞行，荣获了美国国会荣誉勋章；并第一个完成了原认为不可能完成的外圈筋斗的困难动作，又第一次作到了黑夜着陆飞行。

4 月 1 日，最后选定去执行这次任务的 16 个机组，在加利福尼亚州阿拉米达航空站登上航空母舰“大黄蜂”号。决定用 13 架飞机轰炸东京，每架投弹 4 枚。另外 3 架分别轰炸名古屋、大阪和神户。海军要把他们送到尽可能近的地方，然后从甲板上起飞。

4 月 2 日，满载着 B—25 飞机的航空母舰“大黄蜂”号，在“维森斯”号重巡洋舰和“纳什维尔”号轻巡洋舰等 6 艘舰只的护卫下，穿过美国西海岸旧金山巍峨的金门大桥，劈开汹涌的太平洋波涛，向西疾驶。4 月 14 日，在中途岛、阿留申群岛之间，与航空母舰“企业”号会合，航向日本。

最初的计划是，当编队驶抵距东京 450 海里的海域时，由杜立特中校第一个起飞，在飞赴东京途中，他以灯光和投放照明弹为其余飞机指示航向。其余 15 架飞机紧随杜立特飞行，对东京、横滨、名古屋等地进行空中轰炸。整个作战计划都是在夜间实施。当轰炸机飞离航空母舰后，为确保航空母舰的安全，美舰队迅速返航。B—25 轰炸机起飞后不再返回航空母舰，完成轰炸后将在中国机场降落。

4 月 18 日晨 6 时 30 分，在本州较远的海面上执行巡逻警戒任务的日本第 23 号“日东丸”渔船，在距东京 720 海里的警戒线上发现了美国的 2 艘航空母舰，并立即用电台向联合舰队报告了这一紧急情况。

最近几天，由于美军电报往来频繁，日本海军早就感到不安，并下令把海军航空部队集中到关东地区，以防万一。接到“日东丸”报急后，联合舰队司令部立即采取了应急措施。山本下令采取“对美作战第三号战术方法”，命令刚刚从南线回到本土的第 2 舰队司令长官近藤海军中将立即率领

横须贺地区的所有水面部队出击。同时，高须四郎海军中将的第 1 战列舰战队的 4 艘战列舰也从广岛湾火速起航，支援近藤作战。在印度洋上作战后凯旋而归的、尚位于台湾南端巴上海峡的南云海军中将的机动部队，也被分派了战斗任务。

形势对美特混舰队越来越不利。美特混舰队司令官哈尔西将军是一员如同烈马一样的猛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的一句最有名的口号是：“杀！杀！杀！杀死日本人！”在美国的高级将官中，他最痛恨山本，经常骂“山本是畜牲”。他一方面命令巡洋舰“纳什维尔”号将日本武装渔船击沉，一面果断下令飞机起飞。

“飞行员上机！飞行员上机！”从扬声器里传出急促刺耳的声音。不一会，发动机的轰鸣声，怒海狂涛的撞击声与撕裂声，官兵的欢呼声汇合在一起，致使庞大的航空母舰也不停地抖动起来。后来一位生还的驾驶员回忆说：“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大的声音，以后也没有听到过。”

上午 8 时 15 分，杜立特第一个起飞。起飞相当困难，“大黄蜂”号在汹涌的狂涛里沉下去又升上来，就在航空母舰甲板抬起头来的一刹那，杜立特的座机迎着狂风，满载着两吨重的炸弹腾空而起。随后美机一架接一架地飞离航空母舰，分成几个编队，直奔日本本土而去。哈尔西的舰队则掉头向东撤去。

18 日中午 2 时 30 分，杜立特率领他的飞机到达目标上空。一场史无前例的空袭战开始了。杜立特回忆说：“当我们飞入日本上空时，还听到日本无线电台正在用英语广播日本人生活的乐趣以及他们如何毫无轰炸的恐怖。正如我们所想到的，这时广播突然停止了，再听时，广播者却是慌慌张张地在讲着日语。那时，我们想，东京恐怕不是一个安全的乐土了。”

机组人员打开了机腹弹舱门，投弹指示灯红光闪烁，一枚枚 225 公斤重的炸弹呼啸着纷纷直坠而下，美机迅速地向预定目标超低空飞行，机翼几乎触及树梢。一位当年亲自参加过空袭东京的驾驶员回忆说：“当我俯冲完向后面望去，马上就看到了那几枚五百磅炸弹命中了目标——炼钢厂。那种景象使我永远不会忘掉，这处工厂好像吹散了四周的围墙，然后落下来，融合在一团黑色与红色的云团里。”

在东京上空，从第 1 枚炸弹投下去，一直到俯冲完毕为止，整个轰炸过程所用时间不超过 30 秒，美机几乎没有遇到日本战斗机和高射炮火的有效抵抗。当从幻梦中被炸弹惊醒的日本人组织反击时，美机已安然飞远了。

在海上，山本对东京发生的这一切还一无所知。此时他正忙着调动他那强大的海军舰只对付已发现的美特混舰队。在从印度洋返归途中的南云舰队的旗舰“赤城”号上，战斗机随时准备起飞。渊田美津雄中住在《中途岛海战》中写道，飞机“从东京附近的木更津航空基地起飞，向东飞到太平洋上规定航程的尽头，仍未能与敌接触。看来敌特混舰队知道自己已被发现，因此放弃攻击而撤走了。”

“但是，到 13 点整，‘赤城’号收到报告说东京被炸。紧接着又收到二个接着一个的报告，说横滨、川崎和横须贺也被轰炸。稍后不久，又有一连串的报告，说敌机还轰炸了更南面的名古屋、四日市、和歌山以及神户。敌人的攻击面这样广，给我们震动很大。我们南云部队简直不知怎样办才好。联合舰队司令部也同样不知所措。”

空袭后，杜立特机队从正南方撤走，然后向西飞往中国的南昌机场和

丽水机场，由于燃料不足，部分美机在浙赣上空或沿海一带丢机跳伞或迫降。在飞抵东京上空的 80 名飞行员中，有 1 人在跳伞时殒命，2 人失踪，8 人被日军俘虏，其中 3 名被枪决，1 人死于狱中，另 4 名战后得以生还。

空袭东京！这条新闻对开战以来一直沉醉于胜利中的日本人来说，无疑是一记当头棒喝。此后一连几天都惶恐不安，4 月 20 日再度发布空袭警报。21 日内阁举行会议，将负责日本本土防空的有关人员按军法处置，陆军省人员也有更动。尽管这次空袭本身给日本造成的损失并不大，甚至大本营发言人还借用杜立特的名字讥讽说："这次空袭不是'成就甚微'，而是'一无所成'。"因杜立特的英文名字 Doolittle 与英语 Dolittle（意为成效不大）发音相同，故有此说。然而这次空袭在心理上对日本人的打击却是巨大的。

这次空袭敲了一下山本的傲气。他对天皇和皇族的安全忧心忡忡，进攻的劲头也小了下来。现在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持要在阿留申群岛和中途岛之间建立警戒线。

5 月 2 日，山本五十六在写给古贺峰一的信中写道："上月 18 日空袭一事，给人一种感觉是，好像一个自鸣得意、飘飘然的人，突然上了别人的当那样的尴尬。虽说损失不大，但帝国首都毕竟蒙受了耻辱。更遗憾的是，连一架飞机也没有击落，实在有失国体。此也无异于给'一次拙劣的攻击胜过巧妙的防御'作了恰如其分的说明。"

他的参谋三和义勇在 4 月 20 日的日记中这样归纳了山本的意图："根据在南昌抓获的俘虏的供词，美机似乎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如果真是这样，这一行动即便是敌人干的，也应该被看成是件好事。要压制敌方这类企图，就必须在夏威夷登陆，舍此别无他法。这样，登上中途岛就成了先决条件。这正是联合舰队极力主张中途岛作战的原因所在。"

不仅如此，原先反对山本五十六提议的攻击中途岛的计划而拒绝派遣部队的陆军参谋本部，由于这次空袭也改变初衷，转而支持海军毫不迟延地把防御圈向东推进到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西部，愿意提供一支有力部队支援海军占领中途岛，那些曾经反对中途岛作战方案叫得最响亮的人，噤若寒蝉，反对意见顿时烟消云散。

4 月 22 日，南云的航空母舰部队返回日本。经过长达 3 个月的远征，刚刚回到日本的南云舰队，已经很疲劳了，非常需要必要的休整。但山本没有时间给他们休整，南云和他的参谋马上被叫到"大和"号，向他们传达进击中途岛的作战计划，并要求他们尽快做好出发准备。

刚刚从南方战场归来的近藤信竹中将指挥的以"爱宕"等重巡洋舰所组成的第 2 舰队，也同样接受了进击中途岛的作战任务。他们很快就发现，出发的日期已经决定，邀他们来是听取指示而不是发表意见的。除了南云的参谋长草鹿龙之介少将等个别人对这项计划表示怀疑外，大部分人都赞成这一计划。开战以来，联合舰队一直凯歌高奏，但作为真正大规模的军舰较量还没发生过，他们都一直渴望大打一场，把美国的舰队彻底清除出太平洋。在这种情绪支配下，他们既忽视了联合舰队仓促决定的过失，也没有周密地考虑如何进行这场事关重大的作战，更不会想到失败的问题。他们所想的只有一个，即消灭美国舰队。

4 月 28 日，山本在"大和"号上召开会议，探讨战争第一阶段的经验教训。三和讥消说："研究至今仍是场场胜利的战争，这样的会议令人愉快，

可是并没开出多大结果来。”山本对这种普遍进行自吹自擂的气氛有些恼火。4 月 29 日，他在会议结束时警告说：“如果不根据长远计划进行更多的作战准备并在作战中作出更大努力，最后胜利是很难取得的。”并说：“如果陶醉于过去的一系列战斗胜利，并认为今后我们也一定会战无不胜，这种思想就像疾病缠身一样，是有害的。”可是这根本扭转不了人们下意识中的骄傲情绪。在 5 月 1 日至 4 日的图上演习中，这种盲目乐观、傲气十足和独断专行，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主持这次庞大的图上演习的是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缠。他深信根本不会存在日本不能完全控制的局势，他不允许出现任何可能严重影响演习顺利达到预期结论的情况，他毫不顾忌地对其他演习裁判作出的不利裁决予以否定。渊田美津雄在《中途岛战记》中写道：“这样判定作战结果，就连那脸皮最厚的飞行员见了，也会惊得目瞪口呆。”日本的败象已露，山本的好运也到头了。正可谓。空袭东京，杜立特率先建功；盲目自大，五十六败象已呈。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章评说。

第二十章　浪涌珊瑚海

航母决斗百里外，海战史上添新彩；
南下锋芒首遭挫，珊瑚海怒浪澎湃。

上章说到随着日本联合舰队在开战初期连战连捷，官兵开始骄傲自大，盲目乐观，使日本败象已呈。但山本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在 5 月 8 日的珊瑚海海战中，他的联合舰队第一次受到挫折，没有实现战略目标。

在第一阶段作战中，日军顺利地实现了占领南方资源地区的目标，但如何保护这些对日本至关重要的资源地区却是很费思量的事情。在军令部攻占澳大利亚的计划被否决以后，军令部为征得陆军同意，又制定了一个谨慎的作战计划，即从腊包尔发动攻势，夺取新几内亚岛东部，攻占所罗门群岛和新赫布里底，尔后进占新喀里多尼亚、斐济群岛和萨摩亚群岛，以便孤立澳大利亚，扼制美英对日反攻的企图。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完全控制珊瑚海。

3 月 8 日，日军在攻占了新几内亚东部的莱城和萨拉摩亚之后，控制珊瑚海的最后基地就只剩下了位于新几内亚东南岸的莫尔兹比港和所罗门群岛南端的图拉吉了。只要占领了莫尔兹比港，退可保障腊包尔的安全，进可袭击澳大利亚北部的机场，为以后进犯新喀里多尼亚、斐济和萨摩亚奠定基础。这正是日军所梦寐以求的。于是山本接受了幕僚们的建议，决定进攻莫尔兹比，并将这次作战定名为“MO”作战，指挥官由特鲁克岛的第 4 舰队司令官井上成美中将担任。由于从 2 月份起，美航空母舰“约克城”号就一直在澳大利亚东南海域游戈，山本又给井上的第 4 舰队加派了第 1 航空舰队的第 5 航空母舰战队（“瑞鹤”号、“翔鹤”号）和第 5 巡洋舰战队以及若干艘驱逐舰，“祥风”号轻型航空母舰也临时拨给了第 4 舰队。

然而，美国此时已从开战初期的败战中站了起来。珍珠港事件后，新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以他特有的智慧，决心给日本人以当头棒喝。在他的手上，有一张山本无论如何也意料不到的王牌。原来在 1942 年

1 月 Z0 日傍晚，美海军成功地从被击沉的日“伊一 124”号潜艇中打捞到日军密码本，加上“魔术”神奇的破译能力，使尼米兹在 4 月 17 日以前就弄清并证实了日军南下作战的企图：占领莫尔兹比港，切断美澳供应线。

他甚至还准确掌握了即将南下的两支日本机动部队的兵力编成、行动计划以及登陆部队从腊包尔出发的日期。

恶战迫在眉睫，可是尼米兹手中可调动的兵力有限，“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在 1 月 11 日被日本“伊一 6”号潜艇击伤，正在美国西海岸修理；“企业”号和“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在 4 月 18 日空袭东京后正在返航途中，预定 4 月 25 日才能返回珍珠港；唯一可调派的只有奥布里·菲奇海军少将率领的以“列克星顿”号航空母舰为中心的特混编队。为了不失战机，他命令菲奇少将率舰队紧急驶出珍珠港，赶赴珊瑚海，以便与弗莱彻海军少将指挥的以航空母舰“约克城”号为首的另一支特混舰队会合。另外，英海军少将格赖斯指挥的“芝加哥”号、“澳大利亚”号和“霍巴特”号重巡洋舰受命，从新喀里多尼亚的美海军基地努美阿和澳大利亚火速赶去增援。5 月 5 日，这些海上兵力合编成美第 17 特混舰队，由弗莱彻少将担任总指挥，编队进入作战状态。

对目前所发生的这一切全然不知的日本第 4 舰队仍按原计划进行。由于井上中将的 2 支舰队都要参加即将展开的中途岛战役，山本命令井上要尽速完成对莫尔兹比港的占领。

井上中将按照计划，以第 6 战队的重巡洋舰“青叶”、“加古”、“衣笠”、“古鹰”和改装航空母舰“祥风”号，掩护搭载着陆军南海支队的运输船从腊包尔出发，以第 5 航空战队、第 5 战队（重巡洋舰 2 艘）为主力的机动部队从特鲁克岛出发，支援莫尔兹比港登陆作战。

5 月 1 日，机动部队从特鲁克岛、攻击部队从腊包尔分别出发，5 月 3 日，攻击部队顺利占领了图拉吉。但日军还未来得及庆贺，5 月 4 日，便遭到自“约克城”起飞的 40 架飞机的两次轰炸，致使 1 艘驱逐舰、3 艘登陆驳船和几架飞机被摧毁。由于“瑞鹤”和“翔鹤”两舰在腊包尔等待补充飞机和加油而耽误了 1 天时间，结果错失了与美舰“约克城”号交锋的时机。

就在这一天，由海军特别陆战队和工兵共约 4000 人组成的莫尔兹比港攻击部队，按计划分乘 14 艘运输船，在 1 艘轻巡洋舰、6 艘驱逐舰、4 艘扫雷艇和 2 艘猎潜艇护卫下，驶往莫尔兹比港。世界海战史上第 1 次航空母舰之间的大战终于拉开了战幕。

5 月 6 日，高木海军中将指挥日本机动部队从所罗门群岛东南驶入了珊瑚海。与此同时，美国特混舰队也一直向西北急驶。是夜，由于天气恶劣，尽管两支敌对的特混舰队都在彼此搜索，但两支舰队擦身而过，谁也没有发现对方。

7 日上午 7 时 30 分，从“瑞鹤”号航空母舰起飞的侦察机传来报告：“发现敌航空母舰 1、巡洋舰 1、驱逐舰 3。”早已等得不耐烦的高木中将马上下令：“立即投入战斗！”

刹那间，在充满轰鸣声的日航空母舰甲板上，一片忙碌。由岛崎少佐指挥的轰炸机 36 架、攻击机 24 架，在 18 架零式战斗机的护航下立即起飞，直扑美特混编队而去。

可是，就在这支空中攻击机群离舰不久，第 5 航空母舰战队航空兵指挥官原忠一少将又收到侦察机发来的报告：“敌情有误！美特混编队的真正

位置是在路易西亚德群岛以南。”然而已经来不及了，庞大的机群正按照第一次报告的方向进击。

而此时，从“约克城”及“列克星顿”起飞的 93 架攻击机队已快飞临“祥风”号航空母舰的上空了。

原来，几乎就在高木机动部队接到侦察机发回的错误报告同时，弗莱彻海军少将也发现了日军的行踪。据尼米兹将军在战后所写的《大海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战史》记载：“7 日晨，担任该方向侦察任务的美国侦察机开始报告敌情。8 时 15 分，一飞行员报告：在米西马岛以北不远的海面发现航空母舰 2 艘和重巡洋舰 4 艘。于是，弗莱彻命令 2 艘航空母舰上的突击机群出动。93 架飞机在侦察机返航之前就已出击。据后来查明，由于密码译错，上述情报失实。侦察机的报告本来是：“发现巡洋舰 2 艘和驱逐舰 2 艘。”日本及美国均因情报失实而使攻击机群徒劳往返。

岛崎少佐率领的 78 架攻击机群在到达攻击地点之后，才发现所谓的“特混编队”不过是 1 艘驱逐舰和 1 艘大型油船。这艘 3.35 万吨的“尼奥肖”号大型油轮，昨日给“列克星顿”及其警戒舰只刚加油完毕，现正在“西姆斯”驱逐舰的护卫下，绕道返回美国。

78 架飞机对这支几乎没有反抗能力的船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西姆斯”号在几分钟内连中了 3 枚 500 磅的炸弹，迅即沉没。“尼奥肖’号中了 7 颗炸弹和几枚鱼雷，引起大火，完全丧失了航行能力。但所幸的是，由于它那巨大的油舱已经被抽干，从而具有密封舱那样的浮力，使它没有立即沉没，而一直在海上漂流了 4 天。5 月 11 日，美国“亨利”号驱逐舰前来救援，将仍在这艘油船上的 109 名船员和 14 名“西姆斯”号的幸存人员救出。

“亨利”号奉命用鱼雷将油轮击沉，直到此时，这艘外号叫“胖贵妇”的大型油轮才撅起了大屁股，消失在波涛之中。

美国舰队虽然也得到同样误报，但弗莱彻并没有让他的攻击机群去攻击日军登陆部队，他认为既然发现了登陆部队，附近肯定有更合适的攻击目标。果然，不久“约克城”号的另一架侦察机传回报告说：“敌一艘航空母舰和 4 艘巡洋舰。距离 180 海里，敌航向 120 度，航速 120 节，西北西。”弗莱彻心中大喜，目标就在突击机群前去攻击的目标东南 35 海里处，只要该突击机群稍微修正一下航向，就能发现这个新的目标。

11 时许，美攻击机群开始集中攻击“祥风”号。当“祥风”号掉转船头，拼命地迎风驶去，准备放出布满甲板的舰载机时，93 架飞机当头罩下。先是鱼雷机攻击，接着是俯冲轰炸，在短短的几分钟内，“祥风”号就被命中 13 颗炸弹和 7 条鱼雷，从舰首到舰尾燃起熊熊大火。11 点 35 分，遭到攻击之后仅 15 分钟，“祥风”号像一块石头似地沉入大海——这是整个大战期间击沉战舰最快的记录之一。全舰 800 余名舰员，死亡 636 人，而美军只损失了 3 架 SBD 侦察轰炸机。

“祥风”号虽只是一艘改装的轻型航空母舰，但对日本海军而言，这是在战争中首次丧失航空母舰，因此在日本海军首脑部引起很大震动。除了丧失“祥风”号航空母舰外，日军在这一天的攻击还遭到很多挫折。当时，美军的重巡洋舰与机动部队是分开的，以重巡洋舰为主力的海面部队，准备打击日军在莫尔兹比港的登陆船队。在日军发现后，从腊包尔基地派出了 38 架一式陆上攻击机去攻击美巡洋舰、驱逐舰编队，但却不幸遭到美机痛击，有 4 架被击落，另有数十架被击伤，一无所获。

由于“祥风”号被击沉，使原忠一少将感到脸上无光，急欲报一箭之仇。可是距日落仅剩 3 小时了，等出击的机群返回母舰时将已是黑夜，飞行员能否在黑暗的海域里安然回到航空母舰上，原忠一少将并无把握。他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决定让攻击部队再次起飞。他挑选出擅长夜战的飞行员，驾驶 12 架轰炸机和 18 架攻击机于 16 时 15 分向预想的美国航空母舰所在的方向飞去。

日军的这一冒险很不值得。因为此时密云连绵不断，狂风夹着暴雨，海面能见度很低，日军飞机从弗莱彻舰队的附近飞过，却没有发现就在他们眼皮底下的美航空母舰。

相反，弗莱彻舰队却用雷达发现了正在接近的敌机，遂令战斗机起飞迎战。由于日机没有护航战斗机，加之携带着笨重的鱼雷和炸弹，根本不是战斗机的对手。不一会儿就有 8 架鱼雷机和正架俯冲轰炸机被打得凌空爆炸，剩下的日机不敢恋战，落慌而逃。可是偏偏荒不择路，当他们在寻找己方的航空母舰时，正好路过美特混舰队上空，并误把美国航空母舰当成了日本的航空母舰。由于日机不知道美舰载机的着舰规则，打开航行灯准备降落，被美舰看出破绽，认定这些飞机就是刚刚逃走的那批日机。一艘驱逐舰立即用探照灯光将他们捕捉住，随即给予一阵猛烈的对空炮火。日机如梦初醒，赶紧关闭航行灯。在刚才结束的空战中已经扔掉了炸弹和鱼雷的日机，对目前的局势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只好眼睁睁地错过大好战机，钻进漆黑的夜空飞走了。“列克星顿”号的雷达跟踪敌机，发现他们在美国特混舰队东面只 30 海里的地方绕了一圈之后，便从荧光屏上消失了。这说明日本航空母舰就在附近。在这次出击的日机中，有 10 架被击落，另有 11 架着舰时坠入大海。原少将能收回的只有数架而已。

至此，交战双方的指挥官都已知道了对方的大概位置，并曾谨慎地考虑过以水面舰艇实施夜间攻击，但双方都没有付诸实施，因为交战就在咫尺，双方都怕削弱自己的警戒兵力。这样，珊瑚海海战的主要战斗就延到了第二天进行。这将是一场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战斗。双方各有两艘大型快速航空母舰，美方有 122 架飞机，日方有 121 架飞机。

“列克星顿”号和“约克城”号在轰炸机方面较强，“瑞鹤”号和“翔鹤”号在战斗机和鱼雷机方面占优势。护航舰也各有优势，日方有 4 艘重型巡洋舰和 6 艘驱逐舰，美方有 5 艘重型巡洋舰和 7 艘驱逐舰。美方军舰装有雷达，但这一有利条件被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日本飞行员和在当时远比美方格鲁曼战斗机优越的日本零式战斗机的长处抵销了。美方所处的海域能见度良好，军舰行驶时留下醒目的航迹；而日本军舰将在浓云密布和不时有滂沱暴雨的海域进行机动，气象条件对日本人很有利。虽然目前还不清楚谁能在实战中克敌制胜，但对双方的指挥官来说，有一点却十分清楚，那就是胜负将取决于 8 日晨能否先于敌人查明对方的位置。

5 月 8 日拂晓，日本和美国航空母舰都争先派出侦察机，对周围海域仔细搜索，寻找对方。

8 点 22 分，美国“列克星顿”号的史密斯海军少尉驾驶的侦察轰炸机，向东北方向飞完 225 海里的规定航程，又飞行一段 90 度直角航线，在返航航线上首先发现了高木舰队。

他激动地用无线电报告说：“2 艘敌航空母舰，4 艘巡洋舰。敌航向 120 度，航速 20 节。位置在东北 175 海里。”正在附近执行侦察巡逻任务的狄克

逊海军少校闻讯驾机穿过低云和雨幕赶来，从一片晴空中也发现了日本舰队，补充报告说：“敌舰队距离 200 海里。”

恰好这封电报被原少将所截听，他在心翼暗暗叫道：“糟了！”昨天是我方先发现美舰，而对方没能发现我方，是因为受到不利的天气和时间的影响以及搜索方面的错误，从而延误了战机。今天轮到对方抢了先机。在航空母舰的决战中，谁能先捕捉对方，谁就掌握了战机。就在原少将为失去先机而感到焦虑的时候，10 分钟后日军的侦察机也发来了报告：“发现敌航空母舰 2，方位 205 度，距日舰 235 海里。”

要快！要赶上落后的 10 分钟，现在还来得及。

“第四战速！”原少将大声发出命令。

第四战速对“翔鹤”及“瑞鹤”来说，是时速 30 海里的最高速度。虽然耗油量大，但只要能赶回宝贵的 10 分钟时间，是值得的。

“攻击队出发！”

18 架零式战斗机、33 架轰炸机、18 架攻击机、共 69 架飞机起飞。想起昨夜毫无意义地损失了 20 位熟练飞行员和攻击机，原少将心里痛悔不已。所有飞机起飞完毕是在上午 9 时 15 分，这和“约克城”号上 39 架飞机升空的时间完全一致。而“列克星顿”号的 37 架飞机稍后才起飞。10 分钟的时间日军已经赶上。

10 时 32 分，飞在前面的从“约克城”起飞的美机群首先发现了日本航空母舰编队。

这时，“翔鹤”号和“瑞鹤”号为躲避攻击已疏散开来，相距 8—10 海里，各有重巡洋舰 2 艘及驱逐舰 3 艘护卫。当日舰发现了美机时，狡猾的“瑞鹤”抽身向有雷雨的海域躲避，利用暴雨的遮掩躲开了美机的攻击。而“翔鹤”号则转向东方，逆风航行，企图让自己的护航机起飞迎战，不料却成了美机集中攻击的对象。

10 时 57 分，第 5 鱼雷攻击队领队泰勒少校指挥的鱼雷机和轰炸机，在“野猫”式战斗机掩护下向“翔鹤”号猛扑过去。由于日舰上的高射炮火忙于对付美国鱼雷机，4 架俯冲轰炸机在攻击中没受到高射火力的干扰，一弹正中“翔鹤”号舰首右方，引起汽油燃烧，大火立即蔓延至飞行甲板。另一弹则击中舰尾部。2 分钟后，美鱼雷攻击机冒着炽烈的日舰防空炮火，在 1400 米处纷纷发射鱼雷，但美鱼雷速度慢得出奇，且有不发火的毛病，竟然无一鱼雷命中目标。

由于气候恶劣，加之在接近日舰队海域时遭到警戒的日零式战斗机的拦截，从“列克星顿”号上起飞的俯冲轰炸机、鱼雷机和战斗机在飞向目标时相互失散了。22 架俯冲轰炸机未能发现目标，只有 11 架鱼雷机和 4 架侦察轰炸机发现了正冒烟的“翔鹤”号航空母舰和两艘巡洋舰。4 架美俯冲轰炸机直冲而下，至 760 米高度时迅速投弹，一枚炸弹准确地命中了目标。尔后，11 架鱼雷机从 800 米高度盘旋而下，于 11 时 42 分从“翔鹤”号正前方进行鱼雷攻击。“翔鹤”号见状不妙，立即向右转，美机紧追不舍，9 架鱼雷机瞄准“翔鹤”号右舷，其余 2 架鱼雷机绕到左舷，实施了雷击。据美方人员现场观测，有 5 条鱼雷命中目标。而实际上竟无一鱼雷命中“翔鹤”号。

“翔鹤”号连遭两次攻击，共中炸弹 3 枚，伤势很重，舰上有 108 人死亡，40 人受伤。

火势虽被压制，但飞行甲板受损，已无法收容飞机，不得已奉命撤退，由“瑞鹤”号收回了它的飞机。

就在美机攻击日本航空母舰的同时，从“翔鹤”和“瑞鹤”起飞的飞机也攻击了“列克星顿”号和“约克城”号。

“列克星顿”号航空母舰于 1920 年动工兴建，1925 年下水，1928 年服役。标准排水量 3.3 万吨，满载排水量 4 万吨，舰长 264 米，宽 33.9 米，吃水 8.8 米。此时舰长谢尔曼海军上校正提心吊胆地在舰桥上徘徊。他很清楚，双方的攻击部队都已升空，正在飞向目标。眼下的形势如同拳击场上的两名对手同时挥拳向对方打去，每一方都有可能被对方击中。他十分担心自己这艘庞大笨重、行动不便的座舰的命运。

10 时 55 分，“列克星顿”号的雷达发现在距离 68 海里处有大股敌机从东北方向飞来。

两舰开始转向顶风，让留在飞行甲板上的全部飞机升空。总共有 17 架战斗机起飞迎战，但只有 3 架在日攻击机航路上拦截日机。日攻击机遂分成三个机群，其中两个是鱼雷机群，一个是轰炸机群，开始攻击。

美军的两艘航空母舰本来同在一个环形警戒序列中，为了避免日机的攻击，分成了两队，护航舰只也随之一分为二。这虽然是为了减少损失，但由于兵力分散，削弱了防御火力，显然有利于日机的攻击。

最先遭到攻击的“约克城’号在巴克马斯特舰长的亲自操纵下，成功地躲闪了从海面上飞窜而来的鱼雷，不料却被一颗从空中坠下的重磅炸弹穿透了飞行甲板。炸弹在下面的储藏间里爆炸，当场炸死 37 人，炸伤多人，舰内起火，破坏相当严重，所幸的是航行能力和航空作战能力未受影响。不过比“约克城’号吨位大、机动性能差的“列克星顿”号的运气却没有这样好了。日本攻击机冒着舰面上密集炮火，从两舷对“列克星顿”进行了多方向的攻击。“列克星顿”虽多次进行规避，但捉襟见肘，难以应付。舰长谢尔曼说道：“第一批鱼雷在舰尾旁过去了，我赶快转舵迎着第二群飞机航行。但是这个机群从两舷投雷，我们就很难对付了。……记得当时我看见有两条鱼雷从左舷向我驰来，但我没有任何办法规避它们。”

11 时 20 分，一条鱼雷击中“列克星顿”号左舷前侧。剧烈的爆炸使那里喷出一股夹着海水的巨大火舌，连整个“列克星顿”号都猛然抖动起来。少顷，几乎在同一位置又中了一条鱼雷。

紧接着，日轰炸机开始了攻击。一枚重磅炸弹正好落在左舷前炮位三门 127 毫米高炮中间，把那里的炮火全部炸哑，炮位上的人也大都被当场炸死。随即另一枚炸弹又命中了烟囱，舰面碎片横飞，血流遍地，其状惨烈。

整个攻击持续不到 10 分钟。11 点 30 分，日机攻击结束。日本飞行员自信地报告说：“敌两艘航空母舰已被击沉，一艘战列舰或者是巡洋舰被击伤！”

此时“列克星顿”号已有 6 处起火，左舷隔舱进水，造成 7 度横倾。幸亏损管人员奋力抢救，不到 1 小时，“列克星顿”号消除了横倾并以 25 节的速度与舰队保持相对位置。

有一颗炸弹的落点离舰尾很近，曾使 3 台主锅炉暂时停止工作，经过 1 个小时的抢修，16 台主锅炉也全部工作正常。

然而正当“列克星顿”号继续向北疾驶时，12 点 47 分，损管中央部位突然发生了一次猛烈的爆炸。20 分钟后，又爆发了一连串震撼舰体的巨响。

最初还以为是延迟爆炸的炸弹在作怪，但很快就发现，原来是舰上几十个汽油舱在鱼雷爆炸时受到破坏，溢出的极易挥发的汽油蒸气着火，造成了爆炸。气浪把坚固的钢制水密门和舱口盖冲毁，水线以下几层甲板全被打通，气流通过破口自由流窜，烈火越烧越旺。爆炸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加剧着这艘大舰的损害程度。

舰内爆炸摧毁了电话交换台和一些话筒，全舰的通讯联络受到破坏，军舰的航行开始受到干扰。13 点 20 分，主电缆被烧毁，由舰桥控制的电动舵失灵。控制军舰的唯一办法只有使用驾驶室里的手操舵轮。舰桥与驾驶室之间，由人建立起一条隔着四层甲板的 100 多米长的活“线路”，用口头传递舰长下达的命令。

14 点 30 分，又一次猛烈爆炸毁掉了锅炉舱和机舱的通风系统，锅炉舱的气温一下子上升到摄氏 70 度，人员开始眩晕以致休克。16 点，谢尔曼舰长下达了锅炉熄火和放弃机舱的命令。当 16 台巨型主锅炉里的高压蒸气从烟囱排放时，排气的长啸声如同翻江倒海，更增加了无穷的恐惧气氛。不久，螺旋桨停止转动，失去控制的巨大舰体如同一条死鱼一样漂在水面上，随波逐流。

存放在机械车间的 20 颗 450 公斤的炸弹和 48 条鱼雷，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毁灭性的爆炸。

17 点，谢尔曼舰长下达了弃舰命令。撤离工作在悲痛、隆重的气氛中有条不紊地进行，自始至终没有任何生灵遭损，据说连谢尔曼的狗也平安离舰。谢尔曼舰长对全舰进行了最后一次彻底巡查，确信除 216 名死者外，全部人员均已撤离，才最后一个攀下绳梯。

18 点 30 分，“列克星顿”号又发生了一次大爆炸，显然是大火引爆了那些重磅炸弹和鱼雷。冲击波把停在甲板上的整架飞机和大块钢铁结构抛向几十米的高空，巨大的火柱夹着黑色浓烟和白色蒸气直冲云霄。19 点 15 分，弗莱彻命令舰队重新集中，向南转移，并命令“菲尔普斯”驱逐舰将熊熊燃烧的“列克星顿”号最后炸沉。当“菲尔普斯”号连放 4 枚鱼雷炸沉“列克星顿”号时，体格健壮、皮肤黝黑的船舰员“都像年轻姑娘一样或嚎啕大哭，或默默流泪”。

海空攻击刚一结束，战局显然对日军有利，因为虽然日本的“翔鹤”号受重伤，但“瑞鹤”号还完好无损，而美国的两艘航空母舰却是一沉一伤。倘若高木继续进攻，美舰队将面临全部被歼的命运。但在这紧要关头，高木中将对即将到来的夜晚感到不安，决心停止第二次攻击，暂时脱离敌人，专注于燃料的补充和飞机的整修。在腊包尔的第 4 舰队司令井上成美中将也认为日本方面保存下来的航空兵力不足以掩护攻击部队抗击敌岸基飞机的攻击，进同意高木的请求，于 8 日 17 点左右下令舰队停止攻击，脱离敌人。接着他又下令推迟莫尔兹比港攻击作战，命令临时北撤待机的运输船队返回腊包尔。

当井上的报告到达“大和”号上的联合舰队司令部时，参谋们被井上的“胆小如鼠”激怒了，山本也对未能在上午的航空母舰作战中扩大战果感到恼火。

“井上中将在干什么！”

“怎么能放弃追击的机会！”参谋们愤怒地向宇垣参谋长嚷着。

“我也不明白。”宇垣随即匆匆给井上发出了一份电报：

“有必要追击，要报告情况。”

但还没有接到回电，却接到了井上再次发来的延期进攻莫尔兹比港的电报：

“MO 作战延期，大洋岛、瑙鲁岛的攻击照原计划实施。”

这一次山本也发火了，他亲自给第 4 舰队下达了命令：“应继续追击，歼灭残敌。”

接到山本的命令之后，井上下令第 4 舰队再次行动。9 日晨，高木率部再度南驶，以便重新与敌接触，但接连搜索两天，毫无结果，最后在 5 月 10 日夜里撤出了战区。珊瑚海海战结束。

如果单从海战角度来看，珊瑚海之战是日本人占了上风，只损失了 1 艘轻型航空母舰、1 艘驱逐舰和 3 艘登陆驳船，1 艘重型航空母舰受重创；而美方损失了 1 艘重型航空母舰、l 艘驱逐舰、1 艘油船，另一艘重型航空母舰受到重创。但是从战略上来分析，任何战斗若未达到目的就不能视为胜利，日军此战没有达到预期的攻占莫尔兹比港的目的。因此正如尼米兹后来所说的那样，日军在战术上略胜一筹，而美国则从战略上赢得了胜利。

它结束了自开战以来日本人长驱直入，所向无敌的战略态势。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冲写道：“这次遭遇战所产生的影响与其战术上的重要性不成比例，就战略上而言，这是美国与日本交战以来第一次可喜的胜利。像这样的海战，从前是没有见过的，这是水面舰只没有互相开炮的第一次海战。……这个消息传遍了全世界，产生了振奋人心的影响，给澳大利亚、新西兰与美国带来了莫大的安慰和鼓舞。以重大代价换来的战术教训，不久在中途岛战役中应用，得到杰出的战果。中途岛战役的序幕拉开了。”此正是：高木胜而却败回，盟军未胜凯歌还。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一章　兵败中途岛

巨舰决战梦魇绕，山本举兵中途岛；

魔术情报再显威，奇迹改变战争貌。

珊瑚海之战受挫并未影响山本在中途岛与美军进行最后决战的决心，虽然第 5 航空战队不能参战，但同样受到重创的美国“约克城”号又怎么能够参战呢。5 月 5 日，大本营海军部向联合舰队发布了第 18 号《大海令》：

奉敕

命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

一、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要和陆军协同作战，攻占“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西部各重要地区。

二、有关细目，待军令部总长另行下达指示。

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

同一天，山本五十六根据这一命令发布了联合舰队命令。

山本的作战计划是：联合舰队的全部兵力纳入他的指挥下，执行在北方及中太平洋广大海域的大规模作战计划。他把日本联合舰队大致分成北、

中、南 3 个集团。首先由第 5 舰队司令长官细萱戊子郎海军中将率领的北方部队，在攻击中途岛的前一日，攻占阿留申群岛中的阿图岛和基斯卡岛，以阻止美军由北方南下攻击，起到牵制敌人的目的。北方部队又称阿留申攻击部队，其具体任务与编成是：大森海军少将率领的阿图岛登陆部队，兵力有巡洋舰 1 艘、驱逐舰 4 艘、扫雷艇 1 艘、运输舰 2 艘（载陆军登陆部队 1200 人），任务是在 6 月 6 日进攻阿留申群岛西部的阿达克岛，破坏岛上的军事设施。6 月 12 日在阿图岛登陆并予以占领；大野海军大佐率领的基斯卡岛登陆部队，由 2 艘巡洋舰、豆艘辅助巡洋舰、3 艘驱逐舰、3 艘扫雷艇、2 艘运输舰（载海军陆战队 1200 人）组成，任务是在 6 月 6 日占领基斯卡岛；角田海军少将率领的弟 2 机动部队，拥有航空母舰 2 艘（战斗机 40 架，鱼雷机 21 架，俯冲轰炸机 21 架）、重巡洋舰 2 艘和驱逐舰 3 艘，仟务是 6 月 4 日轰炸荷兰港，进行牵制攻击；此外还有细萱中将直属的 1 艘重巡洋舰、2 艘驱逐舰、2 艘油船和 3 艘货船。

在战略上，北方部队是一支佯攻兵力，山本的设想是希望由他们在主作战发起之前的佯攻，能把美国航空母舰引诱到错误的方向。

坐镇中央的是攻击中途岛的主力部队。南云忠一中将指挥的第 1 机动部队，肩负着对中途岛进行登陆前的空袭并将给予美舰队以致命打击的重任。其兵力有“赤城”号、“加贺”号、“飞龙”号和“苍龙”号 4 艘大型航空母舰，其中“赤城”号和“加贺”号共载有 42 架战斗机、42 架俯冲轰炸机、51 架鱼雷轰炸机。“苍龙”号和“飞龙”号也有同样数目的战斗机和俯冲轰炸机，还有 42 架鱼雷轰炸机。原计划参加中途岛作战的“翔鹤”号和“瑞鹤”号由于在珊瑚海海战中负伤，未能赶上参加此战。南云的飞行员经验丰富，胆大艺高，基本上是偷袭珍珠港的原班人马。此外还有阿部弘毅海军少将指挥的支援部队和木村进海军少将指挥的警戒部队，拥有战列舰“榛名”号和“雾岛”号、重巡洋舰“利根”号和“筑摩”号、轻巡洋舰“长良”号，以及 11 艘驱逐舰。

在南云部队的后方，是山本亲自坐镇的舰队主力，称主力部队，它包括由山本亲率的主力部队和高须四郎海军中将指挥的阿留申警戒部队。山本的主力部队拥有“大和”、“长门”、“陆奥”3 艘大型战列舰、l 艘轻型航空母舰“凤翔”号、2 艘水上母舰“千代田”号和“日进”号以及 1 艘轻巡洋舰、9 艘驱逐舰、2 艘油轮。这支兵力预计布置在中途岛西北 600 海里处，准备随时与出动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进行决战。

由“日向”号、“伊势”号、“扶桑”号、“山城”号 4 艘战列舰、2 艘巡洋舰和 12 艘驱逐舰组成的高须四郎中将指挥的警戒部队，位于山本以北 500 海里处，为进攻阿留申群岛的细萱中将的部队担任警戒与支援任务。

南方部队是“中途岛攻击部队”，总指挥为第 2 舰队司令长官近藤信竹中将，分别由占领部队、支援部队和攻击部队组成。其具体作战计划是：第 2 联合特别陆战队司令官太田实大佐率领海军特别陆战队 2 个大队（2800 人），陆军部队指挥官一木支队长率领陆军 1 个联队（3000 人）及其他支援部队，分乘 12 艘运输舰，在第 11 航空战队和拥有 1 艘轻巡洋舰、11 艘驱逐舰的第 2 水雷战队的护航下，从塞班岛出发，于 N 日即 6 月 7 日，在中途岛登陆，占领桑德岛与伊斯特岛。指挥官为第 2 水雷战队司令长官田中赖三少将。

从关岛开来的栗田健男海军中将的重巡洋舰“熊野”号、“三隈”号、

“铃谷”号、“最上”号以及 2 艘驱逐舰，将于 N 日为登陆部队提供近距离支援。近藤的主力包括第 4 战队的重巡洋舰“爱宕”号、“鸟海”号，第 5 战队的“妙高”号、“羽黑”号重巡洋舰，第 3 战队的“金刚”号、“比睿”号高速战列舰，第 4 水雷战队的“由良”号轻巡洋舰和 8 艘驱逐舰，以及载有 12 架战斗机和 12 架鱼雷轰炸机的小型航空母舰“瑞风”号，它们留在中途岛西市稍微偏南处，掩护登陆部队的侧翼。

除此而外，还有潜艇部队在北美沿岸、阿留申群岛海域、夏威夷四周，监视敌舰队动向，实施牵制，协助主力作战。这是一个浩大无比的作战计划。如果一切顺利，这支庞大的舰队将分散在中太平洋北部 1000 海里的水面上。每支部队都将等待着 N 日后的某个时候，当美国太平洋舰队出现在他们眼前时，便给予其毁灭性的打击。山本五十六对此作战充满信心。幕僚及各舰官兵自珍珠港开战以来，屡战屡胜，大有中途岛不值一击的气势，“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胜利在握”，山本的参谋渡边后来说道，“美国舰队的大部分在大西洋。据此我们相信在太平洋上日本海军居于优势。如果指挥得当，不可能不取胜。”

不过，在机动部队的幕僚中，也有人对这一计划存有怀疑。草鹿参谋长和源田参谋即认为这次的作战计划，仍有以主力舰为中心的倾向，不像是主张以飞机为主力的山本长官的计划。在这一计划中，山本不自觉地将战列舰视作了整个舰队的皇后，只把航空母舰当作了空袭中途岛的尖刀使用，企图先以航空母舰的空袭彻底攻击中途岛基地，在敌舰队出动后，即以主力舰队与之决战。可是万一美国人提前出现，南云的航空母舰就将承受全部正面的压力，而这时山本视之为主力部队的战列舰又在哪儿呢？山本将在南云西面 300 海里，高须所在的位置更远，将在南云北面近 1000 海里。“大和”号战列舰虽是世界上最大的战舰，装备有能发射 4 万公尺射程的大炮，可是以每小时 25 或 26 海里的速度，从 300 海里的地方赶到时，恐怕战争早已结束了。这种安排不能不让人怀疑。如果机动部队受到攻击，真的出现紧急情况，主力部队能给予多少支援，还不如留在柱岛节省些燃料算了。南云所需的警戒和保障还得依靠南云自己来解决。而他的 2 艘战列舰、2 艘重巡洋舰、1 艘轻巡洋舰根本无法为他的 4 艘航空母舰提供有效的掩护。山本这个素来重视航空母舰航空兵的人，现在却一下子在使用航空母舰编队方面犯了重大错误，正是这一战略性的错误，导致了后来中途岛的溃败。

但这丝丝隐忧很快就被笼罩在整个日本海军头上的盲目乐观和骄傲自大的情绪所掩盖，尤其是几个月来在南方海域的扫荡战中晒黑了皮肤、养壮了身体的第 1 航空舰队的军官们，对于上述顾虑，有的恼怒，有的厌恶，有的扫兴，有的嘲笑逗趣，但就是没有人警觉，没有人预感到灾难即将临头。有一个水上机队，甚至在出发前毫无顾忌地发出一份电报通知说：“6 月中旬以后，凡寄交本队的邮件，收件地址一律写‘中途岛’。”也许正是联合舰队的“盲目自大”在捉弄山本吧，他的整个作战部署，竟一直采用原来的密码通讯下达，尽管海军军令部在舰队启程驶往中途岛之前的 5 月 1 日，决定改变原来使用的“吕密码”和乱数表，但由于一直忙于组织协调中途岛的作战行动，根本没有来得及去顾及如何使用新密码和分发密码册的问题，以致把使用新密码的日期，从原定的 5 月 1 日推迟到了 6 月 1 日。

由于这一疏忽，山本给自己的对手尼米兹将军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尼米兹，为了遏制日本的扩张势头，一举夺回在西太平洋地

区失去的支配权，准备了用以对付日本的强有力的“秘密武器”，这就是约瑟夫·J·罗奇福特少校所领导的美国海军密码破译小组。

罗奇福特的密码破译小组设在珍珠港一个阴暗的地下室里，门上加封了双锁，里面有 24 名经过严格训练的情报人员。他们都是一些超出常人的、具有数学天才和擅于处理棘手细节能力的人，整日在不见阳光的绝对安全的密室里，埋头于一大堆字母和数字之中冥思苦想。

1942 年四五月间，日本联合舰队异常频繁而神秘的电报，立即引起了罗奇福特的高度警觉，也引起了尼米兹的极大关注。罗奇福特通过侦获到的大量无线电密码通信，初步掌握了日本海军近期将在太平洋中部采取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迹象，但对日军将发起作战的地点，他们并不清楚。这个问题折磨着在珍珠港遭受过沉重打击的美国海军。

不久，罗奇福特在截获的一系列日本人的来往电报中发现日军经常提到一个代号为“AF”的地名。经过初步分析，情报人员认定“AF”就是中途岛。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一判断。面对日本海军的优势，开战以来连连受挫的美国人，对山本五十六下一步的进攻方向很有些吃不准了。华盛顿有人估计日军的进攻目标是阿拉斯加或美国西海岸；金上将认为可能是夏威夷；而美陆军方面则担心日军空袭旧金山。的确，查实“AF”的所指直接关系到美军的作战部署。如果“AF”指的不是中途岛，而是中途岛以外的地方，那将使作战部署落空，发生重大错误。罗奇福特恩来想去，最好的办法是让日本人来帮助核实。

5 月 10 日，罗奇福特来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与情报参谋莱顿进行了商谈：“能否指示中途岛基地指挥官西马德海军中校，要他拍发明码电报，就说淡水蒸馏设备发生故障，不能使用……”

站在一旁的尼米兹咧嘴一笑。他很满意罗奇福特的这个小小的圈套。于是中途岛遵命用浅显的明码发出了这份诱饵电报。

设在倚玉县平林寺附近的大和田海军通信队，是日本海军的侦听中心。他们截听到美国的这份电报后，信以为真，认定“AF”上缺乏淡水，并把这一情况用密码电报通报给了准备参加中途岛作战的各舰队。为此，日本海军为进击中途岛的机动舰队特意增派了淡水供应船。

大和田海军通信队的这一反应，正中了罗奇福特破译小组的下怀。他们的悬念得到了证实：“AF”就是中途岛。接下来美国人以此为突破口，乘隙追踪，顺利地破译了反映日本舰队计划全貌的日方通信。到 5 月中旬，美国情报机构不仅弄清了日本正在计划夺取中途岛，而且还清楚地查明了日本的参战兵力、数量，甚至连部队单位、各舰舰长、舰只的航线都了如指掌。

尼米兹将军在了解了山本五十六的企图之后，决心针锋相对，在中途岛与日军决一雌雄。

中途岛位于夏威夷群岛西北，距珍珠港约 1100 海里，是由 2 个环礁组成的珊瑚岛。尽管它的面积总共不过 75 公里，但其战略地位却十分重要，是美国在中太平洋上的重要基地，是夏威夷的门户和前哨。尼米兹首先采用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加强中途岛的防御。

在水际滩头及周围水域布设了水雷，岛上增加了海军陆战队的守备兵力。在空防方面，16 架海军俯冲轰炸机，7 架“野猫”式战斗机，30 架海军水上巡逻机，18 架 B—17 式陆军轰炸机和 4 架 B—26 式陆军轰炸机陆续在中途岛机场着陆，使该岛飞机猛增到 120 架。迅速武装起来的中途岛，犹

如一艘巨大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但是，中途岛的抵抗无论如何也得依赖海军的支援，只有海军才是最后解决战斗的可靠力量。尼米兹经过冒险而准确的计算，决定集中他所有能集中起来的军舰，在海上伏击山本的联合舰队。

不过，此时美太平洋舰队水面舰只的状况却十分不妙：航空母舰“列克星顿”号在刚刚结束的珊瑚海海战中沉入海藻丛生和珊瑚密布的热带海底；“约克城”号受重创后正在归途中；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远在美国西海岸进行训练，根本来不及赶回参加作战；只有“大黄蜂”号和“企业”号正奉命急速从南太平洋开往夏威夷。

5 月 26 日，尼米兹急切等待的第 16 特遣舰队停靠珍珠港。当哈尔西海军中将前来向总司令报到时，尼米兹发现这个通常永远是精神饱满的将领被严重的皮炎弄得筋疲力尽，不由得大吃一惊，这是他没有料到的。身材高大、体魄健壮，但长相出奇丑陋的哈尔西中将，当时是美国最有名的航空母舰指挥官。他是半个水手，半个飞行员，是个全才的海军军人。由于他对马绍尔群岛敌占区的进攻非常成功和运载杜立特空袭东京，他成了太平洋战争初期美国人可以引为骄傲的第一位海军英雄。有鉴于此，尼米兹很希望领导艺术有了长进、指挥航空母舰有方的哈尔西，在或许是整个战争的最关键的一场海战中指挥美国的海军部队。

哈尔西虽然为他自己不能指挥这次作战感到难过，但他却以间接的方式为这次作战作出了贡献，这就是他无私地向尼米兹推荐了他的巡洋舰司令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海军少将。时年 56 岁的斯普鲁恩斯被人们称为“机器人”，他同烈性子“公牛”哈尔西不同，以战术判断准确和头脑冷静著称，是一个讲究方法的文静的策略家。尼米兹曾精辟地评论他说：“斯普鲁恩斯是将军的将军”，具有卓越的判断力，“他这样的指挥官总是先对各种情况进行彻底的调查了解，然后进行细致周密的考虑，一旦决定打，就狠狠地打。”他大胆而不鲁莽，对打仗具有某种特殊的谨慎和感觉。

5 月 27 日，珍珠港汽笛长鸣，水手们欢呼雀跃，迎接在珊瑚海海战中负了重伤的“约克城”号的归来。尼米兹穿着长筒靴，和船坞的修船工一起检查了宽大的船壳了下令这艘本来需用 3 个月才能修好的航空母舰“必须在 3 天之内修好”。

第二天，尼米兹召集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一起就战术问题进行了紧张的磋商。他向两位司令官详细说明了他的作战方针：美国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条件下，必须利用自己已掌握了对方情况的有利条件，出其不意，先发制人，使敌航空母舰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预计日军突击部队将在 6 月 4 日（日本时间是 6 月 5 日）晨发起攻击，攻击机从南面飞向中途岛，搜索机从北面、东面和南面进攻。在这个时候，连夜沿西南方向航线前进的美国特混舰队，应当在中途岛以北 200 海里处待命，因为该海域正好处于从西北方向攻击中途岛的日本舰队的侧面。一旦接到美国侦察机有关敌军所在位置、航线、航速的第一个报告，即准备发动攻击。只要掌握好了时机，就能在敌人航空母舰上的一半舰载机起飞袭击中途岛时，去拦击敌航空母舰。如再进一步掌握好时机，就能在进攻中途岛的半数敌机尚未返航时，打击敌航空母舰。显然，这一切的前提是美军航空母舰必须有准确的算度，第 16 和第 17 特混舰队要在 6 月 3 日于中途岛东北的“运气点”准时会合。如果弗莱彻珊栅来迟，斯普鲁恩斯就会处于困境，或者被

迫单独出击。如果他到得太早，就得潜伏在该海区等待斯普鲁恩斯，那样就很可能被日军发现。会合固然要求精确地计算时间，而进攻时机的选择更需要精细、恰当，不能有丝毫差错。尼米兹对两位将军明确地说道：“你们必须掌握既要勇敢但又不莽撞的原则，即在给予优势敌军重创之前避免暴露我军力量。一旦暴露，就要给敌人以较大的杀伤。”

5 月 28 日，斯普鲁恩斯少将指挥第 16 特混舰队（拥有“大黄蜂”号和“企业”号两艘航空母舰、5 艘重巡洋舰、1 艘轻巡洋舰、11 艘驱逐舰）离开珍珠港，2 天后，弗莱彻的第 17 特混舰队（包括“约克城”号航空母舰，2 艘重巡洋舰和 6 艘驱逐舰）也从珍珠港出发，按尼米兹精心策划好的日程和航线，向预定待机地点进发。

然而对这一切还都蒙在鼓里的日本海军，仍按计划踏上了征服中途岛的航程。

5 月 27 日是东乡平八郎将军指挥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大胜俄国舰队 37 周年纪念日。人们身着盛装纷纷涌到街头庆祝日本海军引以为自豪的日子——海军节，日本报纸照例又吹响了它所有喇叭，向日本海军献媚：“今年的海军节不只是个纪念性的日子、回忆性的日子，还是个大功告成的日子。日本海军不仅在 37 年前战果赫赫，而且，此后它又一次次地立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更大的军功……这是达到顶峰的时刻，是大功告成的时刻。”

《日本时报与广告报》还特意对日本海海战中的山本五十六进行了吹捧：

“就是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役中，海军士官生山本失去了 2 个手指。要是他失去 3 个手指，按规定他就不能留在海军里了。可以说，一个手指之差使这位士官生得以在 37 年后担负起了已故海军大将东乡相同的职责。因此人们可以称这是上天为促进日本国的事业而赐予的恩典……”

在一片鼓噪声中日本联合舰队的机动部队从濑户内海的柱岛基地起锚。山本之所以选择这一天，就是希望中途岛作战能成为第二个日本海海战。

由轻巡洋舰“长良”号所率领的第 10 战队的 12 艘驱逐舰，以一字纵队在前开道；紧跟在后面的是第 8 战队的“利根”号和“筑摩”号重巡洋舰；似乎要造成戏剧性的高潮，第 3 战队的战列舰“榛名”号和“雾岛”号相继驶过，激起阵阵波浪；最后的高潮是第 l 航空战队和第 2 航空战队的 4 艘大型航空母舰——“赤城”号、“加贺”号、“飞龙”号和“苍龙”号。

在日本漫长的历史上，给太阳旗增辉最多的海军部队莫过于第一航空部队了。在不到 6 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从珍珠港打到印度洋，南云的名字几乎同山本一样让英美人铭心刻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他的舰队已经击沉敌战列舰 5 艘、航空母舰 1 艘、巡洋舰 2 艘、驱逐舰 7 艘，重创敌舰多艘，使许多小吨位的舰船葬身海底，而他自己却只舰未失。当中午时分舰队驶过丰后水道之后，当初对中途岛作战有疑虑的人也对这一仗一下子充满了莫名其妙的信心。

担任进攻阿留申群岛的角田党治海军少将的第 2 机动部队已于 5 月 26 日自本州北部的大凑先行出发，5 月 28 日，细萱海军中将的阿留申登陆部队也自大凑起航。当天晚上，远在南方马里亚纳群岛由田中海军少将指挥的运输中途岛登陆部队的船队，也在巡洋舰、驱逐舰护航下，从塞班岛出发。

第 2 舰队司令长官近藤信竹中将所率领的由 16 艘战舰组成的另一支大型舰队，比南云舰队晚两天，于 5 月 29 日离开广岛湾，驶往中途岛。山本

五十六大将直接指挥的由 37 艘大型战舰组成的舰队，在近藤部队出发后也接着起航。这样，日本联合舰队的全部力量就都出海了，全部舰只总计达 350 艘之多，总吨位达 150 万，飞机 1000 多架，它们的锅炉房消耗的燃料比帝国海军平时一年烧掉的燃料还要多。

山本出海后的第二天，天气突然变坏，汹涌的波涛疯狂地扑打着疾驰的舰队，使大海中的战舰就像漂浮在浪涛中的叶片一样。看着翻卷起伏的波浪，山本的心潮也无法平静。不知道为什么，他对这次自己亲自策划的战役隐隐约约地有某种不安的感觉。出发前他在给情妇千代子的信中写道："29 日就将起锚出征，在海上约需 3 周左右的时间，我将亲自指挥全军奋战。说心里话，对这次出征作战，我并不寄予多大期望。今天是纪念日，道路崎岖坎坷，已到顶点。"

山本五十六的预感很快将变成现实。山本那过于庞大的计划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

5 月 31 日奉命前去珍珠港侦察美太平洋主力舰队动向的二式水上飞机，因为在预定加油地点发现美军，不得已取消了这次侦察任务；接着山本派出的潜艇警戒部队，也因潜艇的行动延迟了两天，而错过了时机。当潜艇于 6 月 4 日到达预定阵位时，美国的第 16、17 两支特混舰队早已由此通过多时了。山本费尽心机在中途岛与夏威夷中间设置的三道潜艇警戒线成了马后炮，形同虚设。

6 月 1 日和 2 日，令山本不安的消息接踵而来：

无线电侦察发现，从夏威夷发出的电讯有明显的增加，在所截收到的 180 份电报中有 72 份是急电，说明局势异常紧张。

"敌人似乎加强了对中途岛西南方面的巡逻，巡逻距离大概为 600 海里。"

"看来敌人在实行严格的警戒，大批敌机昼夜 24 小时在实施防御巡逻……"

最后，"大和"号上的无线电甚至截听到了显然表明美国航空母舰在夏威夷海域的信号，但山本似乎更愿意相信大本营的判断：美国航空母舰还在所罗门群岛附近活动，因而他认为不值得打破无线电静默而使整个行动受到破坏。

此时海面上大雾弥漫，连强烈的探照灯光也难以穿透周围的一片昏暗。各编队在茫茫大雾中向前猛冲，加上舰队保持无线电静默，其情景如同盲人骑瞎马。直到 6 月 3 日 24 时，仍无明显迹象表明日舰队被美方发现，从山本以下直到每一个舰员都自信能够出其不意地对美军进行突袭。

4 日，困扰南云舰队的浓雾终于消散。但随着浓雾的消散，由中途岛基地起飞的美侦察机很快即发现了正向中途岛疾进的运输船队。中午时分，9 架满载炸弹的美 B—17 式轰炸机攻击了运输船队。当天下午，在中途岛降落的 4 架新的海军 PBY"卡塔利娜"式水上飞机，又携带鱼雷对日本运输船队进行了第二次袭击。

两次袭击的消息使山本感到吃惊，意识到入侵中途岛的计划可能已经暴露，但这并没有引起他和他的参谋们的过分不安。他们认为这样也好，只有比原计划提前几小时把太平洋舰队的主力引出珍珠港才会更有利于达到消灭美军主力的目的。因此山本五十六并没有把运输船队受到攻击的消息通报给最前线的南云舰队。南云的参谋长草鹿后来说道：直到此时，"我们坚信

敌人并未发现我机动部队。”因此盲目自信的南云舰队始终以 24 海里的高速向中途岛航行。

入夜，天空晴朗，视界开阔，天上只有片片浮云在飘荡，使人很难相信在这之前天气竟是那样的恶劣。

23 时 30 分，南云的旗舰“赤城”号上的一个对空了望哨突然喊道：“发现一架侦察机的灯光，右舷 90 度，高角 70 度。在云上向我靠近！”

舰长青木立即下令拉响战斗警报，舰员们各就各位。只见天上星光穿过云隙忽明忽暗地闪烁着，不见敌机踪影。原来了望哨把星星当成了目标。过了一会，青木正要下令解除警报，那了望哨又大声报告；“还是那个方向发现灯光！不是星星！”对空战斗的命令立即发往各舰，结果又是一场虚惊。

23 时 45 分，各舰下达了起床命令。日出时间为 2 时，即中途岛时间 4 日 5 时，目前海上仍然一片昏暗。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已经开始发动，轰鸣声响成一片。马上就要给美国人以沉重打击了。此时此刻，南云非常乐观，信心十足。就在战斗发起之前，他对形势作了非常乐观的估计，认为敌人尚未察觉我方企图，也未发现我机动部队；没有迹象表明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敌强大舰队在我附近，敌舰队大概会在我中途岛进攻作战开始后出来应战。因此，我们能空袭中途岛，歼灭岛上岸基飞机和支援我登陆作战。然后如果敌机动部队出动，我们可转过头来迎击并有可能将其歼灭。

6 月 5 日凌晨 1 时 30 分，南云部队到达中途岛西北 240 海里的水域。还有半个小时太阳就要升起了，只见天空明亮、清晰，有几丝云彩随着吹起的东南信风悠悠飘荡。出击的时刻来到了。

在第 1 航空母舰舰队的待命室里，南云的飞行员们吃着干栗子，喝着冷酒，这是在为即将参战的勇士们举行传统的欢送会。飞行甲板上一排排准备起飞的飞机机翼上的红、绿色航行灯一起闪亮，航空母舰上的探照灯光把整个飞行甲板照得如同白昼。由于“赤城”号的飞行队长渊因身患疾病，第一攻击波的总指挥由“飞龙”号的飞行队长友永丈市大尉担任。第一攻击波由 3 个机队编成；水平轰炸机队、俯冲轰炸机队和担任护航的制空战斗机队，每个机队各 36 架飞机，合计 108 架。

航空母舰起航仪式开始时，地平线上刚刚露出微弱的光线。警报拉响了，“赤城”号迎风行驶。飞行长大声下达命令：“全体注意，各就各位！开车！”随着绿色信号灯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圈，飞机一架接一架地摇摆着向前，轰鸣着飞上破晓的天空。全部飞机在 15 分钟内从 4 艘航空母舰上同时起飞，它们盘旋着，在完成编队后向中途岛扑去。

在第一攻击波起飞后不久，南云根据计划又派出了 7 架侦察机对海面进行搜索侦察，以确保及时发现附近海区内可能出现的美特混舰队。7 架飞机按计划分别由“赤城”号、“加贺”号各派一架，驱逐舰一利根”号和“筑摩”号各派 2 架，战列舰“榛名”号派出 1 架。前 2 架负责西南方向海面，后 5 架负责东北方向海面，7 路侦察机成扇面以舰队为中心进行搜索。除了“榛名”舰上的水上侦察机搜索半径为 150 海里外，其他飞机搜索半径均为 300 海里。

由于当时日军侦察机没有装备雷达，全靠目力观察，按通常的惯例应采取双相搜索进行侦察，即：第一批搜索机争取在天亮时到达搜索半径的最外端，然后返航。首批飞机启航后约 1 小时，在同一搜索扇面内派出第二批侦察机，其主要任务是搜索第一批侦察机在夜间未能搜索到的海区。这样可

将发现敌舰的概率提高一倍。但是，当时整个日本海军没有给予战场空中侦察以足够重视，南云虽有足够数量的、受过夜间飞行训练的飞行员来实施这一侦察方案，但他不肯增加用于侦察的飞机的数量。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敌舰队会在东经 165 度日军派出的潜艇警戒线以西出现。

各侦察机顺利升空，但原定在搜索扇面中央担任侦察任务的“利根”号和“筑摩”号两艘巡洋舰上的 4 架侦察机却因弹射器发生故障而未能准时起飞，待到其升空执行任务时，已比预定的出发时间晚了整整 30 分钟时间。这是一个严重的非同寻常的失误。接着，“筑摩”的 6 号机在搜索途中由于引擎发生故障，不得不于 3 时 35 分提前返航。整个侦察任务安排马虎，成了日本中途岛海战惨败的致命原因。

从美军的计划看，美特混舰队就在这一架折返的飞机的搜索区内。如果没有返航，自然会发现而且可以由日舰队先发制人；如果有第二批侦察机也可能发现。由于飞机的故障却出现了漏洞，而敌舰队恰好就在这个漏洞里，这对美军来说真是无法想象的幸运。

且说在南云把空袭中途岛的第一攻击波刚放走，就下令把第二波飞机从机库提升到飞行甲板。因为这是山本在出发前特意叮嘱安排的，主要是时刻准备提防和攻击有可能出现的美特混舰队。第二波飞机也是 108 架。

飞行甲板上摆满了这样多的飞机，无疑对美军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当时在场的渊日美津雄中佐说：“我们就像一个背着满口袋黄金，单身在森林里赶路的人，自然会引起强盗注意，哪个强盗首先发现了，都会猛扑过来。”何况，只有 18 架战斗机为南云部队的 21 艘军舰的空中战斗巡逻。可以说，南云部队处境险恶。

6 月 5 日晨，美霍华德·艾迪上尉驾驶着大型水上飞机在中途岛西北 200 海里的上空侦察飞行，当他穿过断云时，突然在水天线处发现了日本舰队。艾迪立即打开他的收发报机：“达夫尼呼叫，达夫尼呼叫，发现敌舰队，航向 135 度。航空母舰 2 艘、战列舰 2 艘、巡洋舰和驱逐舰待报。”不久，在艾迪东南方向的驾驶员蔡斯上尉又发现大批的日机正全速飞向中途岛。蔡斯立即发报，1 分钟后，中途岛发出了战斗警报。此时正是中途岛时间 6 月 4 日清晨 6 时整（中途岛与日本的时差为 21 小时）。

蔡斯驾机悄悄地跟踪日机队，在离中途岛不到 30 海里的地方，他抢先飞到日机群上空，发射了 1 颗降落伞照明弹，向早已在空中严阵以待的 26 架“野猫”式战斗机报警。

空中拦截战开始了，但美机不是性能优良的“零”式机的对手。经过 15 分钟的激战，日本战斗机共击落 15 架美机，而自己未损 1 架，使全部轰炸机躲开了美机的拦击，安全抵达中途岛上空。

可是，早已作好充分准备的美国人已把岛上的飞机全部派到上空，机场上空空如也，偷袭珍珠港的那种便宜事再也没有了。日本轰炸机仅仅只能对东岛机场、机库、机场跑道及其他地面设施进行袭击和轰炸。第一次攻击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心情沮丧的第一攻击波指挥官友永在返航时向航空母舰请示：“需要进行第二次攻击。”

接到友永的电报后，南云司令部的参谋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人主张为防备敌特混舰队，应维持现状。但也有人认为此次作战的目的在于攻占中途岛，应趁此机会彻底摧毁敌人的基地，掩护登陆部队顺利登陆。在这紧要关头，南云最后选择了进行第二次攻击，轰炸中途岛。

由于停在飞行甲板上的第二波飞机装备的是鱼雷和轰炸军舰用的重磅炸弹，要作陆地进攻就必须将鱼雷和炸弹全部卸下来，换成攻击陆地目标用的 80 号炸弹。4 艘航空母舰的勤务人员奉命后，立即开始换装。但这是一件很麻烦的工作，要从战斗机之外的 72 架飞机上取下鱼雷和船舰用炸弹，换上陆地用炸弹，再快也需要 1 小时到 1 小时 30 分钟的时间。

“快！快！”

地勤人员及飞行员都在急急地换装，司令官、参谋以及舰长们也都在焦急地等待换装完成。正在这时，航空母舰上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中途岛岸基飞机对南云舰队的一连串空袭开始了。

首批来袭的美机共有 6 架海军鱼雷机和 4 架陆军 B—26 轰炸机。它们既没有战斗机护航，也不打算和日本战斗机纠缠，不顾日舰发射的猛烈炮火，径直扑向日本旗舰“赤城”号。

当 4 架 B 一 26 轰炸机从左舷以 70 米高度掠海而来正欲投弹时，“零”式战斗机迎上”前去，顿时就有 3 架美机毙命，剩下的一架丢下鱼雷落荒而逃。

“赤城”舰上的喝彩声还未结束，就听到舰桥了望哨的大声呼叫：“大型陆上攻击机 6 架，右舷 20 度，水平线。”这实际上是菲伯林上尉率领的 6 架“复仇者”式鱼雷轰炸机，前来执行他们的敢死使命。航行在右侧的战舰“雾岛”号首先开始射击，重巡洋舰也跟着射击。“黑色的高射炮火在它们周围开花，但是没有一架被击落。‘赤城’号的火炮开始射击的时候、3 架零式飞机在我们自己的炮火掩护下迎击美国人。不一会 3 架敌机起火并坠入大海，激起高高的烟柱。另外 3 架不顾一切地飞过来，最后投下鱼雷。”一架被击中像一团火球似地从“赤城”号上空掠过，擦着舰桥栽入大海。正在这时，几条白色雷迹径向“赤城”冲来，“赤城”号轻易地躲过了慢慢行进的美国鱼雷。南云舰队击退了美军的第一次袭击。但正当人们想借此机会松一口气的时候，5 时 25 分，又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利根”号上的侦察机发回了发现美航空母舰的报告。

原来“利根”号上因故障晚起飞半小时的 4 号侦察机，由于走错了航线歪打正着，意外地发现了美特混舰队。飞行员来不及仔细观察便立刻向南云舰队发报：“发现 10 艘宰舰，好像是敌舰。方位 10 度，距中途岛 40 海里。航向 150 度，航速 20 节。”

这封急电把“赤城”号舰桥上的人都惊呆了。这么快就出现了美舰队，对南云和他的参谋来说，真犹如晴天霹雳。此时出击中途岛的第一攻击波的机群已陆续返航，舰上正匆忙进行飞机的回收工作。

情报参谋小野海军大尉立即在海图上查明了美舰所处的位置：日美两支舰队恰好相距 200 海里。假如美方拥有航空母舰，双方都处在舰载机攻击范围内。形势蓦地紧张起来。

南云手下的参谋们张皇失措，神经紧张到了极点，大家七嘴八舌，纷纷建议：

“准备就绪的攻击机应该立即起飞！”

“陆用炸弹不顶用了，必须重新换装鱼雷！”

南云虽然很后悔没有派出第二批侦察机和未记住山本五十六长官要求“攻击机至少要有半数装上鱼雷待命”的嘱咐，可是他仍然不太相信美舰会在这样近的距离。于是他下令侦察机：“查明舰种并保持同敌舰队的接触。”

6 时 20 分，侦察机又发来电报：“敌舰队后面似乎还跟有一艘航空母舰。”

这是一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报告。南云和他的参谋们从自信和疑惑中清醒过来，原以为不可能出现的敌航空母舰果然出现了，不幸就在眼前。南云在这一紧要关头又开始犹豫：对于攻击舰船目标来说，当然以使用鱼雷和舰船用炸弹为好，可是舰上正待出击的飞机都已装上了准备轰炸中途岛的炸弹，是再撤下去进行弹药换装，还是即刻起飞前去攻击美舰队？足足有 10 分钟，南云权衡再三，举棋不定。

不宜立即派飞机去歼灭美舰队有三个原因。第一，实施鱼雷轰炸是日本海军航空兵的专长，水平轰炸无论如何也不理想，效果也差，而俯冲轰炸的效果也不见得好多少。

第二，南云已派不出战斗机来为轰炸机护航。他的战斗机已全部升空，有的正随友永的飞机一起在天上盘旋，有的正在追歼中途岛的陆基攻击飞机的残兵败将，还有一部分受了伤。所有这些飞机上的油料都已所剩无几。最后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不清理出飞行甲板，就无法回收攻击中途岛后返航的飞机，这关系到 100 多架精锐飞机的生存。

在“飞龙”号上以勇猛著称的第 2 航空母舰战队司令官山口再也沉不住气了，马上向南云发出信号：“我认为应立即命令攻击部队起飞。”可是战舰出身的南云长官没有这样做。6 时 30 分，他作出决定：各战舰“收机作业完成后，我部队暂时向北挺进，捕捉并歼灭敌机动部队。”

于是各舰再度换装鱼雷和对舰炸弹。一架架刚刚换上普通陆用炸弹整齐排列在甲板上等待起飞的轰炸机，不得不再次回到甲板下的机库中改装鱼雷。可是，要全部完成武器换装这一繁重的任务，最快也得需要 2 个小时。时间非常紧迫，反复装卸所带来的作业量也是巨大的。各母舰上立刻陷入一片混乱：运载飞机快速上下的升降机在慌乱中发着刺耳的警铃声；拼命卸装着炸弹的装弹手和机械师们，忙得晕头转向，汗流浃背，但谁也没有怨言。他们已来不及将卸下的普通炸弹按要求送回安全的弹库，而是顺手堆在了机库的角落上，忙中出错，乱中生灾。就是这些炸弹后来被引爆，导致了巨舰的自我毁灭。

正当南云舰队手忙脚乱地换装炸弹时，在中途岛东北海面，由弗莱彻和斯普鲁恩斯率领的第 16、17 特混舰队，就像一个耐心等待的猎人，一连几天一直全神贯注地静候猎物的到来。现在机会终于来了。斯普鲁恩斯决心不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对南云部队进行第一次攻击，打它一个措手不及。

日本时间 6 时 25 分，从“大黄蜂”号上起飞的 15 架鱼雷机，在“赤城”号右前方蔚蓝色的天空出现。但是这些飞机在 5 分钟之前就被南云舰队的警戒舰发现，加之飞机性能差，又没有战斗机掩护，没过多久，15 个空中黑点便一个接一个地爆炸消失了。所有美鱼雷机全部被 50 架零式战斗机击落，30 名空勤人员中只有一人幸存。

6 时 30 分，从“企业”号起飞的 14 架鱼雷机，依然没有战斗机护航，紧贴海面从两舷呼啸着直奔“苍龙”号。此时，日舰要想避开全部鱼雷机似乎已不可能。这惊险紧张的场面，几乎令人窒息。但由于 24 架零式战斗机的顽强拦截，它们还没有来得及投雷，就有 10 架拖着浓烟栽到海里。只有 4 架向“苍龙”号发射了鱼雷，但没有一条鱼雷命中。

接着从“约克城”号起飞的第 3 鱼雷轰炸机中队又发现了南云的舰队。

12 架鱼雷机试图从左舷向“飞龙”号扑去。但在日本战斗机的攻击下，只有 5 架有机会向“飞龙”号发射了鱼雷。“飞龙”号赶紧右转舵，规避了泡沫飞溅的鱼雷。投弹后的美机又有 3 架在企图退出战斗时被击落，只有 2 架死里逃生。

至此从 3 艘美航空母舰上出动的共 41 架鱼雷机，只有 6 架得以生还，更可悲的是，美机所投鱼雷竟无一枚命中日航空母舰。美国航空母舰的 200 来架飞机开战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总共只剩下 54 架了。

在舰上观看这场惊心动魄战斗场面的日本人，兴高采烈，为己方战斗机的勇敢善战欢呼喝彩。南云的心情也逐步好转。3 个小时内，他的舰队遇到了美军不下 8 次的空袭。

然而他的舰只除因扫射而有一些小的损坏外，没有一艘被击中。同时，他回收了自己的 93 架飞机，给它们加了油，并使它们作好了起飞准备。此刻，南云踌躇满志，这回该轮到他发起进攻了。7 时 20 分，他下达了“第二攻击波准备起飞”的命令。

各航空母舰调整位置，对向逆风，准备让飞机起飞。甲板上已换好鱼雷的攻击机的螺旋桨一齐开始转动。第一架飞机从“赤城”号上腾空而起。“再有 5 分钟攻击机就可全部起飞了”，舰上所有人员都在暗暗祈祷。

就在这时，美俯冲轰炸机突然冲破云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日本航空母舰扑来。

一声震耳的爆炸声在右舷炸响，黑黑的水柱几乎遮住了太阳，溅起的海水将舰桥上的人们浇得浑身湿淋淋的。

与此同时，炸弹也落向“苍龙”号和“加贺”号。在“赤城”号前面急驶的“加贺”号突然向左急旋，同时以高射炮射击，就在这瞬间，“加贺”号周围升起数支大水柱，有 4 枚炸弹命中“加贺”号，其中 1 枚正中舰桥旁边的 1 辆加油车，整个舰桥和周围甲板区顿起熊熊大火，除了飞行长外，在舰桥上指挥的舰长等主要人员当场毙命。

“‘加贺’号被击中了。”有人大声叫着。时间是 7 时 25 分。

“赤城”号也开始射击。视界虽好，但云量 7，云高 3000 米，这种情况只有利于美机发动进攻。只要美机从云层中穿出就可对航空母舰进行攻击，而舰队对此措手不及。但见首批 3 架美机那令人生畏的机身越来越大，朝着“赤城”号压将下来，许多黑色的东西从机翼下凄厉地摇晃而下。

刹那间，一道明亮夺目的闪光照得舰桥上的军官们眼花缭乱，炽热的气浪猛烈冲来，将他们掀翻在地。“赤城”号被两枚炸弹击中，一颗落在飞行甲板中部升降机后面大约 15 米的地方，一颗落在飞行甲板后段。炸弹把飞行甲板穿了两个大洞，升降机炸得像一块烧卷了的玻璃板，塌向机库，后段的飞行甲板奇形怪状地向上翻翘着。

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整整齐齐排列在甲板上的飞机瞬间被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并引爆了刚才随手丢掉的那批 800 公斤重的高爆炸弹和鱼雷。几秒钟内，一枚又一枚的炸弹发生剧烈爆炸，炽热的大火从舱内喷出，四处蔓延，惊人的爆炸声此起彼伏，致命的碎片到处飞舞。每一次爆炸都震撼着航空母舰舰体，军舰的下面整个机库已成火海一片，东倒西歪、颠簸摇晃的“赤城”号，不断把燃烧的飞机沿着甲板抖落进沸腾的大海。

此时山本五十六所率领的主力舰队正通过中途岛西北约 800 海里的海域向东驶去，距南云舰队约有 500 海里。“大和”舰上的司令部并不知道南

云舰队反复换装炸弹，浪费时间，使舰上出现一片混乱的狼狈状况。

最初，在“利根”舰派出的 4 号侦察机发回发现航空母舰的报告时，山本的联合舰队司令部也接收到了。山本和他手下的参谋们听说有一艘美航空母舰处在机动部队攻击范围之内，感到很高兴。参谋长宇垣在日记中写道：“开始我们很乐观，以为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美特混舰队。”他们认为，只要这时南云马上下令第 2 攻击波起飞，那么他们的胜利是绝对有把握的。连日来受到腹痛折磨的山本五十六，脸色蜡黄，他有点疑惑地问首席参谋黑岛：“你是否认为我们应当命令南云马上攻击美航空母舰？我想最好立即下达命令。”

黑岛提醒山本说：“南云已准备拿出一半航空兵力来攻击美航空母舰特混舰队，也许他已经在准备进攻了。”于是山本就将此事搁下了。山本的“怪参谋”黑岛后来一直为自己在这一场合说的这番话感到痛悔与内疚，这使山本失去了以自己的命令挽救南云机动舰队命运的机会。

不久“大和”号就收到了机动舰队的电报：“‘加贺’、‘苍龙’。‘赤城’舰遭到敌舰基机和陆基机的攻击，已中弹起火。”不幸的消息传来，司令部内的幕僚们大惊失色。

电报是第 8 战队司令官阿部弘毅少将从“利根”舰上发来的。阿部是南云舰队的副指挥官。尽管电报内容中没有提到，但它实际上已经暗示出：南云中将安危不明；“赤城”舰已失去通信联络的能力。

这时，联合舰队司令部的一位参谋激愤地向山本建议：“他们现在如果立即令携载鱼雷的飞机起飞，还来得及同敌舰进行拼死一战。”

实际上这时已经来不及了。3 艘航空母舰的甲板已经向上卷曲变形，舱内的熊熊烈火无情地冲到甲板上来。连续的诱发引爆，使飞机已经无法起飞。

不管怎样，救援要紧。山本向他的舰队下令将航速增至 20 节，向中途岛方向疾驰而去。同时命令北方的角田舰队率航空母舰“龙骧”号和“隼鹰”号火速南下，与本舰队协同，前往救援。

“赤城”号舰上，烈火和浓烟包围着舰桥。这艘巨舰在中弹后不到 20 分钟，就全面丧失了作战能力，与外界的通信联络被中断。南云面对这一惨状，呆若木鸡。只得同意部下恳求他撤离“赤城”号的要求，将司令部迁到巡洋舰“长良”号上。

“苍龙”号的损坏程度并不亚于“赤城”号和“加贺”号。13 架俯冲轰炸机的轮流俯冲轰炸，使该舰在几分钟内就中弹 3 枚，其中 1 枚正中前部飞行甲板，后两枚击中了中部升降机。大火迅速蔓延到下面的油库和弹药库，诱发起阵阵爆炸，主机停转，舵机失灵，消防系统遭到破坏。舰员被迫离开战位，但他们无处可逃，诱发的巨大爆炸的气浪把许多人一下子掀到了海里。中弹 20 分钟后，舰长不得不下令弃舰。

此时在中途岛海域内，唯一没有受损伤的航空母舰是“飞龙”号。它是第 2 航空战队司令官山口多闻的旗舰。舰长加来止男大佐亲自操纵方向舵，先后躲开 26 枚鱼雷和 70 颗炸弹的攻击而幸存了下来。

在“赤城”、“加贺”、“苍龙”3 艘航空母舰遭到重伤失去战斗能力之后，山口少将担负起航空舰队的指挥任务。山口少将在日海军中被认为是勇敢、富有远见、头脑清晰而又当机立断的第一流将才，深得山本五十六的赏识。当他查实美国的机动舰队是由“企业”号、“大黄蜂”号和“约克城”号组成这一情况后，毫不犹豫地决定马上对美航空母舰发动进攻。

7 时 58 分，18 架俯冲轰炸机和 6 架零式战斗机从“飞龙”号的甲板上隆隆升空。曾经参加偷袭珍珠港的老兵小林道夫海军大尉机警地尾随着一些直接返回“约克城”号的美国飞机，向“约克城”靠近，在 30 海里处，被 18 架“野猫”式战斗机发现。随之就是性能优越的“零”式机和数量上占优势的“野猫”式之间空前激烈的空战，其场面壮观激烈，令人叹为观止。空中格斗打得离“约克城”号越来越近。等双方飞机厮杀到航空母舰上空时，已有 10 架日机被击落，剩下的 8 架轰炸机穿过“约克城”号的护航舰艇在其周围筑起的防空火力网，向母舰猛冲。小林的飞机被击毁，但是它的炸弹已投出，并掉在飞行甲板上爆炸，弹片四处飞溅。接着第二颗炸弹穿过前升降舵，在很深的底层爆炸。

投向“约克城”的第三枚炸弹，在它的大烟囱里爆炸，炸坏了 6 个锅炉中的 5 个，致使它在水上动弹不得。

在这次袭击中，日机的损失也不少，共有 13 架俯冲轰炸机、3 架战斗机被击落。但是山口已经顾不上这些了，10 时 30 分，他命令袭击中途岛后正返舰待机的友永丈市大尉，率 10 架鱼雷机和 6 架战斗机对美舰发动第二次攻击。友永的座机在袭击中途岛时，左翼油箱已损坏。地勤人员提醒他说：“友永大尉，你的飞机左翼油箱中弹，修理好还要一段时间。”

“没关系，用右翼油箱就够了。”仅用右翼油箱是单程飞行，出去就回不来了。深深后悔是自己要求第二次轰炸中途岛的友永已下定了战死的决心。

在友永的带领下，鱼雷机队冒着前所未见的猛烈炮火，向“约克城”号逼近。天空中布满了对空射击爆炸后的碎弹片，看上去好像在下一场黑雪。有 8 架飞机瞬间就被炮火击落，另外 8 架虽然突破了美舰的防御弹网，但只有 4 架到达了投弹位置，并开始投弹。

“约克城”号全速规避着鱼雷的攻击，但仍被 3 条鱼雷击中。“约克城”失去了航速，少顷，舰长巴克斯特海军上校下令弃舰。后来这条弹痕累累的航空母舰在战斗结束后，由于受到一艘日本潜艇的攻击，才极不情愿地沉入大海。

“飞龙”号对美舰队发动的第二次攻击，也是日本人在这场海战中发动的最后一次进攻。待攻击队返回“飞龙”号时，舰上的飞机已寥寥无几。除 6 架战斗机外，只剩下 5 架轰炸机和 4 架鱼雷机了。白天实施强袭已不可能了，山口决定待黄昏来临时再进行出击，争取给美舰队以最后一击。

下午 2 时 30 分左右，正当“飞龙”号的舰员们狼吞虎咽地吃着香甜可口的小豆年糕时，负责对空警戒的少尉突然发现从云层里冒出 13 架俯冲轰炸机。他大声喊道：“敌机临空，正向我舰俯冲过来。”人们纷纷扔下手中的饭团站起来，加来舰长则一声令下：“左满舵！”

“飞龙”急速向左转弯连续躲过了敌机的 3 次攻击，但是，更多的美机俯冲下来。当时任“飞龙”副舰长的鹿江隆回忆说：

“急急旋转的巨舰躲闪从正上方俯冲下来的敌机。快！快！大家都屏住气。高射炮、高射机枪开始射击，圆形阵中战舰、驱逐舰同时开火。看到机翼下有黑色物体丢下来，直奔‘飞龙’号甲板。危险！全体立即卧倒。瞬间一阵闪光之后，发出强烈的爆炸声，接着冒出黑烟。炸弹一连串的落下，13 架俯冲轰炸机全部投下炸弹，又急急爬升。

“此时，‘飞龙’号的舰桥部位命中两枚，甲板一枚。虽然一开始消防作业，但是一枚命中发电机的炸弹，其爆炸的威力将前甲板掀了起来，挡在舰

桥的前面，以致看不清前方。而消防的速度跟不上火药爆炸的速度，终于诱爆了炸弹和鱼雷，引燃了汽油。

随着一声巨响，火势进入舱内，已无法挽救了。”

舰长加来请示司令官山口，是否让全体人员马上离舰。山口用低沉的语调回答：“现在也只能如此了。”

山口少将召集 800 多名幸存者进行诀别训话：

“我身为这个航空母舰战队司令官，对‘飞龙’号和‘苍龙’号的损失负全部责任。

我将与本舰共存亡。我命令你们全体离舰，继续为天皇陛下效忠。最后让我们面向日本国土的方向，三呼天皇万岁吧！”

山口从身旁的一只水桶里倒了一杯淡水，同幕僚们黯然饮别。随后他又把自己的黑色战斗帽递给了他的参谋伊藤，作为纪念品。然后用布把自己绑在舰桥上，以便能和“飞龙”号的残躯一起沉到数千米深的大洋中去。

在山本五十六接到“飞龙”号受到攻击的电报之前，他一直坚持要集中中途岛和阿留申方面的全部战斗力量，与美舰队进行决战。他的参谋们也不甘心就此罢休，黑岛怪参谋暴跳如雷，痛哭流涕地向山本建议应该如何发起进攻。山本忍着腹痛的加剧，冷静地听着他的参谋们发言，沉闷的气氛笼罩着“大和”号的作战室。

宇垣根据山本的命令向各舰队下达了如下指示：

各部队依据下列各项行动，攻击中途岛北方的敌人。

1.主力的位置（山本长官直辖）在夫特姆 15，方向 120 度，速度 20 海里。

2.中途岛攻击部队（近藤部队）以一部分舰只为运输船队护航，暂时迟迟到西北方。

3.第 2 机动部队（角田部队）尽快与第 1 机动部队（南云部队）会合。第 3、第 5 潜水艇战队改变阵位。

此时山本仍未放弃击溃美舰队与攻占中途岛的希望，他以为只要将阿留申方面的第 2 机动部队召回中途岛，使航空母舰“龙骧”号、“隼鹰”号与南云舰队会合，便能恢复航空战力。可是到 12 时 30 分，接到第 2 机动舰队司令官角田少将的电报，说第 2 舰队正在攻击荷兰港，从时间上推算，来不及参加夜战。

15 时，山本又收到了南云拍来的一份令人震惊的电报：“‘飞龙’号中弹起火。”山本意识到败局已定，黯然神伤。21 时 15 分，最后下令停止对中途岛的进攻。

对于山本的这一突然决定，头脑发热心急如焚的参谋们实在接受不了，他们七嘴八舌坚决要求拿下中途岛。首席参谋黑岛甚至流着眼泪歇斯底里地叫道：“长官，‘赤城’号并未沉没，依然还浮在海上。如果被美国拖去当作战利品展览，岂不是奇耻大辱吗？”“我们总不能用天皇陛下自己的鱼雷来击沉天皇陛下的战舰啊！”

有一个军官甚至直截了当地提出：“就这样撤回去，我们怎么向天皇陛下交待？”就在这天下午，“加贺”号和“苍龙”号相继于 4 时 25 分和 4 时 30 分沉没，但“赤城”号和“飞龙”号还依然在海上燃烧。

参谋们的这一番话似乎使房间变成了真空。渡边回忆说：“山本的参谋们几乎个个喉咙哽咽，连气也喘不上来。”

“山本的心里也许也在哭，但他眼里没有泪水。”也许只有他才能作出这一决定，而作出这个决定对他来说太痛苦了，他哭都哭不出来。

许久，他终于开了腔，语调缓慢沉重：“我自己曾当过‘赤城’号的舰长。现在我必须下命令将它击沉，心情万分遗憾。”接着他又继续说道：“全部责任都在我一个人身上，我去向天皇请罪。”

于是他命令驱逐舰“野分”号前往击沉“赤城”号。“野分”舰舰长古闲孙太郎后来痛苦地回忆说：“当我用强大的新型 93 式鱼雷射击这艘航空母舰的时候，我是多么痛心啊！这艘航空母舰竟成了我在这次战争中的第一个射击目标。”

发射鱼雷后 7 分钟，“赤城”号被海水淹没，在水下又发生了猛烈的大爆炸。这样这艘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曾横行太平洋、印度洋的巨型航空母舰最终倾覆沉没了，舰上 263 人陪着它一起沉入太平洋的洋底。

当天晚上 11 时 55 分，山本正式下达了撤出战斗的命令：停止对中途岛的进攻。主力部队、登陆部队和第 1 机动舰队，于 6 月 7 日上午到北纬 33 度、东经 170 度的地点集结，接受补给。警戒部队也应驶向上述地点。占领部队西撤，要离开中途岛敌制空地域。

6 月 6 日凌晨，山本与近藤的攻击部队主力会合，中午时分，南云也乘坐“长良”号率大部分舰只赶来了。这支从日本出发时浩浩荡荡的大舰队已面目全非。看到这番凄凉的情景，“大和”号上的参谋们鸦雀无声。在这支庞大的日本舰队黯然西撤的时候，“瑞风”号和“凤翔”号轻型航空母舰不断派出和收回反潜巡逻机，紧张地进行着反潜巡逻和警戒。

6 月 7 日，为了对付可能的追击，山本大将准备用他现有的两艘轻型航空母舰和战列舰、巡洋舰上的 100 架飞机与美追击部队周旋，并企图诱使美舰队进入日本人占领的威克岛上大约 50 架中型轰炸机的作战半径之内，歼灭美国特混舰队。但是已经大获全胜的斯普鲁恩斯将军，深知穷寇莫追的道理，他在判断出山本的这一企图之后，放弃了追击。

结果使山本预谋的回马枪没有实现，山本力图挽回败局的努力也白费了。

至此，这支本来占有绝对优势、并准备在中途岛和中途岛海域发动大规模进攻、一举与美太平洋舰队决出胜负的大舰队，就这样遭到了惨败。美国作家沃尔特·罗德在他的《惊人的胜利》一书中写道：

“不论是从常识的角度来看，还是用任何标准来衡量，美方均处于劣势。从舰只的拥有量来说，日方拥有 11 艘战列舰，而美方一艘也没有；美方以 8 艘巡洋舰对日方的 23 艘；航空母舰的数量也相差悬殊，同敌方之比为 3 比 8。……放了经验丰富，开战以来连战连胜，士气旺盛，而美方已疲惫不堪，只是勉强应付。巡逻机上的机组人员，每天在空中的巡逻时间长达 15 个小时，只有 3 个小时的和衣小睡时间……俯冲轰炸机动作迟缓，俯冲速度很慢。鱼雷轰炸机的状况更糟，不但鱼雷发射的速度很慢，而且准确度极差。可是美方不得不以此相差悬殊的装备和低劣的作战技术来对付世界上一流舰队的舰载机群。

本来是不可能获得的胜利，却在实际上获得了。而且美方的这一胜利还改变了整个战争的进程。”

中途岛之战，使山本沮丧万分，脸面丢尽。他在这次注定要倒霉的冒险中，损失了 4 艘航空母舰、1 艘重巡洋舰、322 架飞机，并使 3500 名日军

丧生，其中包括 100 多名不可多得的一流飞行员。相比之下，美国的损失要小得多：1 艘航空母舰、1 艘驱逐舰、147 架飞机和 307 人。正是：千里决战中途止，碧波沉沙折干戟。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章分解。

第二十二章　再赌瓜岛

反攻起自了望台，浴血鏖战死亡岛；
山本再赌下狠心，尼帅怒掀南海涛。

中途岛海战的失败，对自以为天下无敌的日军是个沉重的打击。山本五十六所希望的短期决战、早期和谈就此破灭，日美海军实力对比发生逆转。海战结束后刚过一周，日本大本营就取消了原定于 1942 年 7 月侵占新喀里多尼亚、斐济、萨摩亚等岛屿的狂妄计划，为巩固南方资源地区，不得不调整防卫态势，以备长期作战了。

当初反对军令部攻占斐济、萨摩亚，切断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联系，坚决主张中途岛作战的是山本五十六，现在这一败仗的责任也只有他本人来承担了。加之美国经过中途岛一役，已开始从开战初期的狼狈状况中摆脱出来，发挥其强大的工业潜力，这使一心想削弱美国战力的山本更加痛苦。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金上将在中途岛战役胜利后说：“中途岛战斗是日本海军 350 年以来的第一次决定性的败仗。它结束了日本长期的攻势，恢复了太平洋海军力量的均势，解除了日本对夏威夷及美国本土的威胁。此后日军作战将限于南太平洋了，在这有限的地区，我们也必定成功。我们的战力增强，敌我之间已接近到战前之均势，而我将更加强大。”自夏威夷之战以来，一直被动的美国开始反击了。

然而，日本不相信美国会这么快就发动反攻。日军大本营的估计是，美国的反攻时间当在 1943 年春以后。为了在战略上争取主动以抵御即将到来的美国反攻，有必要在美国反攻之前在南太平洋地区建立连锁空军基地，加固岛屿的防御工事，形成一道抵抗盟军攻势的环形防线。为此就必须夺取盟军仍据守的莫尔兹比港。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虽然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海战中丧失了 4 艘精锐的航空母舰，但其对胜利的前景并没有失去信心。山本的联合舰队中还有不少能征善战的大型航空母舰和将士，有仅有半年舰龄的最新式航空母舰“瑞鹤”号、“翔鹤”号，还有完好无损的轻型航空母舰“隼鹰”号、“飞鹰”号、“瑞风”号，1933 年下水的舰龄最长的“龙骧”号尚能征战，新型精锐航空母舰“大风”号（3.2 万吨）预计 1 年后便可建成，大型战舰“伊势”号、“日向”号已决定改装成航空母舰，6.8 万吨的超级航空母舰“信浓”号可望在 2 年后服役。在常规舰队方面，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的联合舰队水上兵力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伤，其实力几乎等于美太平洋舰队的 2 倍。如果在广阔的太平洋进行角逐，日本海军并不是没有赢得胜利希望的。山本对这一点心里十分清楚，然而他对如何寻找美舰队进行决战心里却没有什么底。

在太平洋战争开战以来尚无打过败仗的日本陆军，乘机提出了自己的作战方案，即从新几内亚岛的北部登陆，翻越欧文斯坦利山脉，以陆路攻占

莫尔兹比港。为了使这一作战顺利进行，必须在这一攻势的侧翼修建机场，以掩护陆军的攻击行动。这就是日本自 1942 年 6 月开始在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修建机场的目的，

日军南下入侵的陆军部队主力是以百武晴吉中将为军长的第 17 军。海军方面特意组建了第 8 舰队，任命三川军一海军中将为司令官，司令部设在腊包尔。7 月 21 日，第 17 军先遣队南海支队在布纳登陆，接着 28 日又攻克澳军防守的科科达，开始发起攻占莫尔兹比港的战斗。

针对日军的这次行动，美国当然也有对抗策略。自从中途岛大捷以后，美军士气大振，一直跃跃欲试，准备发起反攻。但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是一个头脑清醒、行事谨慎的人，他知道自己手上的力量还无法同日本的联合舰队相比，因而不愿冒险攻打腊包尔、特鲁克等日军重镇。他在和全美海军总司令金上将协商之后，决定在所罗门发起一场不大不小的战役——代号为“了望台”的战役，进攻所罗门群岛中的图拉吉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以下简称瓜岛）。

金上将的企图有三：挫败日军的南下战略；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航线上设一哨卡；在所罗门群岛上立住脚，以便将来反攻。总之，只要美军占领了瓜岛，并在该岛上建立起强大的基地，就等于是在南下攻击莫尔兹比港的日军侧腹，插上了一把尖刀。

这一作战计划是在 1942 年 6 月 25 日华盛顿第二次战争会议中决定的，7 月 2 日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命令形式下达。命令强调“战役第一阶段，将在尼米兹将军的战略指挥下，夺取圣克鲁斯群岛、图拉吉岛及其附近的要地。为了便于指挥，把南太平洋地区和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分界线改在东经 159 度。瓜达尔卡纳尔岛在此线以东。一俟在图拉吉地区站稳脚跟，就向巴布亚半岛的萨拉莫阿和莱城进军，同时沿所罗门群岛北上。战役第二阶段，则由麦克阿瑟将军担任战略指挥。第一阶段结束后，盟军转而对腊包尔实施两面夹击。‘了望台’登陆作战计划，预定开始日期是 8 月 1 日。”

然而计划刚制定出来美军就发现日军正在瓜岛修建机场。尼米兹对此感到十分震惊：假如日军一旦把这个飞机场建成，从瓜岛起飞的日机就能够轰炸圣埃斯皮里图岛、埃法特岛和新喀里多尼亚岛北部的库马克飞机场，这就意味着上述驻地的美军不久就要饱尝日本人的航空炸弹，美军现有防线将受到严重威胁。“显然，必须把瓜达尔卡纳尔岛的登陆纳入夺取图拉吉岛和圣克鲁斯群岛的作战计划之中。”美军必须在日军修完机场之前夺取该地，谁在作战中首先使用这个机场，谁就能赢得胜利。这样，瓜岛遂成为首先必须夺取的目标。

美军的这一战役从 8 月 7 日开始，负责实施的是美南太平洋部队，指挥官为罗伯特·戈姆利海军中将，美太平洋舰队几乎动用了它的全部力量：23 艘运输船，在特纳海军少将的指挥下运送美海军陆战第 1 师 1.8 万人；为登陆运输船队护航的是 8 艘巡洋舰和 9 艘驱逐舰，指挥官为英国海军少将克拉奇雷；空中支援编队由“萨拉托加”号、“大黄蜂”号、“企业”号 3 艘航空母舰，战列舰“北卡罗林纳”号及重巡洋舰 5 艘、轻巡洋舰 1 艘、驱逐舰 16 艘、油船 3 艘组成，指挥官为弗莱彻海军中将，旗舰是“萨拉托加”号。

按计划在 7 日美军登陆的前两天，日军在瓜岛的飞机场将修建完工，但由于日军正忙于莫尔兹比港方向的作战，根本未顾得上向瓜岛派出攻击

机。正在瓜岛上的工兵设营指挥官冈村德长少佐感到美军有登陆的迹象，遂向设在腊包尔的第 8 舰队司令部打电报，要求向瓜岛派驻飞机。当时在瓜岛的日军兵力只有第 11 和第 13 工兵营共 2500 名士兵，外加负责机场守备的作战部队 400 人。对岸的图拉吉也只有 700 名士兵在防守，其他有飞艇 5 架，水上战斗机 5 架，武器只有小炮和若干机枪，几乎没有重武器。

1942 年 8 月 7 日 5 时 30 分，美舰载机从 3 艘航空母舰上起飞；6 时 13 分，“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开始对瓜岛、图拉吉岛实施航空火力准备。惊天动地的空中轰炸和海面炮击，把尚在弥漫的晨雾中酣睡的瓜岛震醒。一支由 89 艘舰船组成的庞大的攻击部队，穿过阴沉恐怖的海面，驶入瓜岛和图拉吉岛海域。陆战第 1 师师长范德格里夫特少将指挥的登陆部队，在充满热带风光的图拉吉岛和瓜岛大举登陆。由于这次作战完全出乎日军意外，兵力又占压倒优势，登陆进展顺利。守岛日军虽然拼死抵抗，但无法挡住美军潮水般的冲击。美军很快就控制了图拉吉岛西南端的滩头阵地和瓜岛的隆加岬。经过一天的激战，便占领了图拉吉全岛，并夺取了瓜岛即将竣工的飞机场，将其命名为“亨德森”机场。

这是美国海军自 1898 年以来在太平洋发动的第一次成功的两栖登陆作战，同时也开始了日美两国陆海空军部队在甫太平洋这个山脉高耸、溪流湍急、古树参天、密林蔽日、蛇蝎出没、毒蚊如云的热带岛屿上长达半年之久的恶战。这场后来被称为瓜达尔卡纳尔争夺战的战斗，直杀得苍天落泪、鬼神抽泣，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战例。

远在腊包尔的三川中将，在得知美军大举进攻瓜岛和图拉吉岛之后，意识到在这之前未能向瓜岛派出飞机是严重的错误，当即下定决心不让美军登陆企图得逞，命令驻腊包尔的第 11 航空舰队（基地航空队，没有军舰）出击，轰炸在瓜岛登陆的船队，并出动一切可以出动的舰只，前往瓜岛美军锚地，准备夜间与敌舰队进行决战。

下午 3 时，三川舰队从腊包尔起航，在圣乔治水道全部 8 艘军舰会合，它们分别是重巡洋舰“鸟海”、“青叶”、“加古”、“衣笠”、“古鹰”，轻巡洋舰“天龙”、“夕张”，驱逐舰“夕风”。8 艘战舰像一群“恶鲨”，在漆黑的洋面上以每小时 24 节的速度，东绕布干维尔岛南下，矛头直指瓜岛。

8 日上午 9 时半，三川舰队在离瓜岛 300 海里处被一架盟军侦察机发现。三川中将为了欺骗敌机飞行员，下令改变航向，驶向腊包尔。美机果真转向北飞，舰队随即恢复到原航向。盟军侦察机虽然发现了三川的舰队，但由于飞行员的漫不经心，并没有马上向基地报告，一直在拖延了 6 个小时之后才报告，而且还误报敌编队中有 2 艘水上母舰。这使特纳误认为日舰队是要去某个海岛修建水上飞机场，而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

本来三川对这次出击能否取得战果十分担心，主要是害怕敌航空母舰。然而幸运的是，8 日午后，弗莱彻中将以飞机损失和燃料不足为由，将航空母舰特混舰队撤出了瓜岛水域。就这样，幸运的三川奇迹般地在光天化日之下顺利地通过了美机严加巡逻侦察的布干维尔海峡。16 时 40 分，三川用灯光信号向各舰下达了一个简单而具体的战斗计划：首先对停泊在瓜岛锚地的美舰进行鱼雷攻击，然后横渡到图拉吉港区用舰炮和鱼雷攻击那里的美舰船。舰队将从萨沃岛以西高速进入，从萨沃岛以东撤出。

夜幕徐徐降临，很快就要进入黑暗了。18 时 40 分，三川发出战前训词：“我们在这次帝国海军传统的夜间袭击战斗中一定要取得胜利，每个人都要

竭尽全力，沉着奋战！”

21 时 10 分，5 艘重巡洋舰再次派出水上飞机，前往目标水域进行战术侦察，并负责投掷照明弹。接着“鸟海”号一马当先，各舰尾随在后，以间距 1000 米的距离，排成单纵列，以 28 海里的速度向前冲去。舰首掀起浪花，风打在桅上呼呼作响，美军仍未发现有舰队攻来。在黑暗中的日军虽然没有雷达，可是他们的许多士兵却具有非凡的夜间目测能力，这是一种在实战中锻炼出来的对环境的适应力。

“右 30 度，看到舰影，距离 1 万米。”“鸟海”舰上的了望员高声喊道。这是美军正在巡逻的驱逐舰。

“右炮准备炮战。”巨炮旋转，瞄准舰影。但三川还不希望此时与敌接战，因而下令改变航向左 30 度，速度降到 22 海里，企图悄悄穿过去。双方军舰越来越靠近了，但美驱逐舰并未反应。幸运女神再次向三川舰队送来秋波，三川舰队正好航行在美两艘驱逐舰巡逻区的交接点上。

9 日凌晨 1 时 30 分，日舰再度提高航速。

“右舷 9 度，重巡洋舰 3 艘，向左前进。”舰桥内传来了了望员的喊声。这正是美军主力，前面的是重巡洋舰“堪培拉”号，后面是“芝加哥”号。“鸟海”号舰长早川大佐冲三川狡黠一笑，接着转向话筒：“朝右舷发射鱼雷！——放！”

直到 1 时 43 分，美驱逐舰“帕特森”号才首先发现日舰队。它当即用无线电发出警报：“警报——警报，未判明舰只正在进港！”但为时已经太晚，一架日本侦察机凌空投下照明弹，把美舰“芝加哥”号和澳舰“堪培拉”号的舰身照得一清二楚。

“照射！射击开始！”

舰桥一声令下，“鸟海”号上的探照灯突然亮起，并捕捉住了航行中的敌舰队第 1 号舰“堪培拉”号。霎时间，10 门主炮同时开火。

就在这时，“堪培拉”号发现一条直驶过来的雷迹，舰长哥丁上校还以为是潜水艇发射的，高声叫道：“左满舵！”

在海面疾驰而来的雷迹，发出闪亮的夜光，耀眼夺目。舰身急转，可是迟了一步。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在舰的中央部位升起一股巨大的水柱，一群人被抛到空中。随着又是一声爆炸，舰身突然向左倾斜。哥丁舰长此时仍认为是潜艇攻击，想到后面还有“芝加哥”号救援，对该舰的受伤程度并不怎么在意。然而，就在这时，从左侧黑暗中，连续发出闪光，并传来巨大的炮击声，他这才意识到日本的舰队就在附近。

“左舷炮战。快！快！”

可是当主炮正向左旋转时，日舰射击的炮弹已呼啸而来，瞬间就有 24 发炮弹打在“堪培拉”号的干舷上。当“堪培拉”顽强地回击两条鱼雷和几发炮弹后，主机就不转了，大火蔓延到整个甲板上，甲板上到处都是倒毙的尸体，舰长也被击毙。一些伤重而生命垂危的水兵仍在挣扎着把烈火烤得发热的炸弹推到海里去，但不可救药的“堪培拉”号还是在 9 日晨 8 时沉入了大海。

跟随在“堪培拉”号后面的“芝加哥”号也没交上好运，舰首被鱼雷击中，爆炸掀起的水柱使前甲板涌满了海水。同时该舰前桅又被日军巡洋舰发射的一发炮弹击中，舰面弹片横飞，死伤惨重。“芝加哥”号只好脱离编

队撤出了战斗。

三州舰队在炮战后，又接到侦察机的报告，得知北方有敌舰警戒，于是便向左转换方向，杀向北区巡逻舰队。

黑暗中日舰队因故障在变换航向时分成两队，结果无意中形成对美舰队的两面夹攻之势。“乌海”号接近美舰后立即打开探照灯捕捉目标，并开始发射鱼雷展开炮战。刹那间，海面上曳光弹弹道穿梭往来，在茫茫的夜空中织出了一道道光怪陆离的图案。

最初美舰还以为是友军舰队，遂打开识别信号灯，这正好给日舰指示了目标，日舰队的奇袭再度成功。在 1 小时的炮战中，击沉重巡洋舰“文森斯”号与“昆西”号；“阿斯托里亚”号受重伤后于 9 日中午沉没。

面对美南区巡逻队早已溃不成军，北区巡逻队几乎全军覆灭的有利形势，三川若乘胜进击，全歼瓜岛美军运输舰船，真可谓囊中取物，易如反掌。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美航空母舰的阴影又笼罩了三川的心头，作贼心虚的三川突然下令舰队返航撤出战斗。日美在瓜岛的第一次海战就这样结束了。

海战结果，日军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共击沉美巡洋舰 4 艘，重创美巡洋舰 1 艘、驱逐舰正艘，击毙、击伤美军 1700 余人，而日舰除“加古”号在返航时被美潜艇击沉而外，无一重伤，日军死亡仅 58 人，伤 53 人。可谓大获全胜。但是，由于日舰队未能乘胜摧毁美运输船队，使日军的胜利受到损失。正在柱岛抛锚的山本五十六更是不满。他在得知美航空母舰特混编队出现在所罗门海域之后，赌博的天性，使他认为美军决不会轻易认输，所罗门海域或许正是他挽回中途岛败仗的最好场所。他决心孤注一掷，拿出其全部家产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在此一搏，争取全歼美太平洋舰队，雪洗中途岛的耻辱。

为实现这一目的，山本下令联合舰队主力向瓜岛北方海域集中。8 月 11 日，近藤中将指挥的第 2 舰队驶离本土。8 月 16 日，南云中将指挥的第 3 舰队出港，并令驻守在提安尼岛的第 11 航空舰队司令部移往腊包尔。8 月 17 日，他自己亲率“大和”号，由丰后水道南下出击。

这一次日本联合舰队又是倾巢而出，组成瓜岛支援舰队，由海军中将近藤指挥，该编队由第 2 舰队和第 3 舰队组成，实力雄厚，拥有航空母舰“翔鹤”号、“埠鹤”号、“瑞风”号、“飞鹰”号、“隼鹰”号、“龙骧”号 6 艘以及若干艘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大小舰船共 40 余艘；东南海区部队，由海军中将（土冢）原二四三指挥，其中包括田中少将指挥的瓜岛增援运输船队、三川中将的掩护舰队和第 11 航空舰队 100 多架岸基机；远征舰队，由小松中将指挥，主要兵力是 9 艘潜艇。

尽管日本在瓜岛集结了庞大的兵力，但是日本内部陆海军的战略并不统一。山本的意图虽然想和美国在此海域决战，但更多的是想报中途岛之仇，他根本没有认真考虑美军已在瓜岛地区投入了反攻。而日本陆军则更荒唐，以为美军是一支毫无战斗力的部队，更未想到美军会利用瓜岛作为其反攻的起跳板，所以只想草草了事地应付一下。驻守腊包尔的日本陆军第 17 军军长百武晴吉中将认为，在瓜岛登陆的美军不过 2000 人，而自己只要派出 1000 人就足可以对付毫无战斗力可言的美军了。这个狂妄自大的将军怎么也没有想到，登陆瓜岛的美军是一支装备了各式重武器，共拥有 1.6 万人的大部队。

8 月 16 日，一木清直大佐率先遣队 1000 人分乘 6 艘驱逐舰从特鲁克海

军基地出发。一木清直是一个恶贯满盈的战犯，早在 1937 年时，他就在直接挑起“七七事变”的日军牟田口联队充任第 3 大队大队长。在芦沟桥，他曾亲率部队向宛平县城发起首次进攻，是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木被日军统帅部任命为进攻中途岛的登陆部队指挥官。无奈海战中日军受挫，没有给他以登陆立功的机会。此后，他的部队竟一跃而为大本营的直辖部队，命名为一木支队。这次瓜岛告急，他被派上了用场。

8 月 21 日凌晨 1 时 30 分，一木支队的第一批 500 名士兵向守卫在特纳鲁河口的美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在迫击炮、机枪和自动枪声以及日军刺耳的狂叫声中，美军依托防御工事进行了坚决抗击，潮水一般涌来的日军士兵被美军密集的火力打得人仰马翻，日军在美军阵地前留下一大堆尸体之后败退下去。不久，第二攻击波又冲了上来，仍然没有一个士兵能冲到美军阵地的铁丝网前。当范德格里夫特少将获悉日本伤兵竟残酷地杀害前去救护他们的美军医疗队人员时，勃然大怒，下令斩尽杀绝一切日本伤兵。在激战中，美军坦克干脆连日本人的肉体一同消灭。一木先遣队遭到全歼，恐惧而绝望的一木烧掉队旗后开枪自绝了。

消息传到腊包尔，刚刚赶到的联合舰队大吃一惊。经过陆海军双方紧急协商，决定再派 1500 名援兵登陆瓜岛，力争 8 月底以前把美军赶入大海；联合舰队则在海上实施援助，伺机与美航空母舰特混舰队进行决战。

8 月 23 日，庞大的舰队集结在所罗门群岛东北 200 海里的洋面上。山本将其兵力分成 5 个战术群：南云中将指挥的航空母舰主力群；以战列舰“比睿”号、“雾岛”号为核心的前卫群；以“龙骧”号轻型航空母舰作诱饵的牵制群；近藤中将指挥由“千岁”号水上母舰和 15 艘战舰组成的先遣队；9 艘潜艇组成的侦察群以及在后方跟进的瓜岛增援群。

山本意图是以身轻力薄的老式航空母舰“龙骧”号为“诱饵”，吸引所有的美舰载机，一旦上当的美机油尽返航时，迅速出动南云航空母舰上的全部飞机，一举击沉美航空母舰。然后再乘胜挥师向瓜岛挺进，彻底消灭美海军陆战队，攻占瓜岛机场。

山本的一举一动，没有逃出美军侦察机和澳大利亚海岸观察哨的眼睛。早在 8 月 20 日，美侦察机便已发回报告；“日军已在特鲁克地区集结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其编制为三四艘航空母舰、2 艘战列舰、12 艘巡洋舰、20 余艘驱逐舰、15 艘大型运输船、160 多架岸基轰炸机和战斗机。”根据这一情况，美南太平洋战区司令戈姆利海军中将命令弗莱湖率领的由 3 艘航空母舰组成的舰队重新编成第 61 特混编队，下辖由弗莱彻亲自指挥的以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为主，外加巡洋舰“明尼阿波利斯”号、“新奥尔良”号和 5 艘驱逐舰组成的第 11 特混编队；由金凯德少将指挥的由航空母舰“企业”号、巡洋舰“波特兰”号、“阿特兰塔”号和 6 艘驱逐舰组成的第 16 特混编队；由海军少将诺伊斯指挥的以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为核心的第 18 特混编队。此外金上将觉察到一场恶战即将爆发，命令刚刚完工下水的“华盛顿”号、“南达科他”号两艘战列舰连同“朱诺”号防空巡洋舰和护航驱逐舰，从大西洋取道巴拿马运河开入太平洋。一支小小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对遥远的南太平洋海岛上的一座丛林机场进行突然袭击，本来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军事行动，但现在却发展成为一场决定太平洋战争前途的宏大海战了。

8 月 23 日，由田中少将率领的瓜岛增援群由特鲁克起航南下，同时在所罗门群岛警戒的潜艇在马莱塔岛东南海域发现美特混舰队。主力群遂以战

斗序列急速南下，企图寻机歼灭美国舰队。

8 月 24 日上午，大雾笼罩着海面，日舰队在雾气中时隐时现。9 时，日舰队的阵位是：田中的增援群位于瓜岛以北 250 海里处；南云指挥的“翔鹤”号、“瑞鹤”号航空母舰在田中东面 40 海里的方位作掩护；以“龙骧”号为主的牵制群在南云部队的右前方。

9 时 5 分，一架美军水上飞机发现了山本精心设计的“诱饵”——“龙骧”号轻型航空母舰。这是日本在 1923 年建造下水的最早的一艘航空母舰，排水量仅 8000 吨。美侦察机发现目标后立即发回报告，但弗莱彻不相信。昨天 3 批美机都未发现日舰队，难道今天它就会从海底冒出来吗？直到下午 1 时美舰雷达发现了由“龙骧”号起飞的轰炸机前去轰炸瓜岛亨德森机场，他才下令“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上的 30 架轰炸机和 8 架鱼雷机前往攻击“龙骧”号。

由于此时日本的军舰尚未装备雷达，因而直到 38 架美机飞临“龙骧”号上空，“龙骧”号才发现美机来袭，舰长一声令下，“龙骧”号转向逆风行进，准备让自己的飞机升空，但此时也正是航空母舰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时候。果然，美机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从高空俯冲而下，霎时就有 4 颗炸弹在“龙骧”号的甲板上爆炸。与此同时，8 架鱼雷机也迅速从左右两侧同时进入攻击位置，施放了鱼雷，规避不及的“龙骧”号又中了一条鱼雷，当晚 8 时，“龙骧”号沉入大海。

当“龙骧”号作为山本计划中的牺牲品受到美机如狼似虎般的攻击时，南云忍不住心中暗暗高兴，认为敌机已被引开，向美航空母舰实施主要突击的时机已经到来。恰在这时，“筑摩”号巡洋舰派出的侦察机发回了发现美舰编队的报告。南云当即下定决心，举其全力进行攻击。中午 1 时，首先从“翔鹤”号派出 27 架轰炸机和 10 架战斗机，1 小时后，又从“瑞鹤”号派出了 27 架轰炸机和 9 架战斗机。

16 时 2 分，“企业”号上的雷达发现了一群空中目标。这正是南云派出前来攻击美舰的日机。弗莱彻急忙下令甲板上待命的飞机升空进行拦截，使在空中警戒的战斗机增加到 53 架。同时“企业”号上仅存的 11 架轰炸机和 7 架鱼雷机也与“萨拉托加”号上的 5 架鱼雷机和 2 架轰炸机合兵一处，前往攻击日舰。至此，弗莱彻已把他的全部家底亮了出来。

双方机群在距离“企业”号 25 海里处的浓密云层中摆开阵势，周围几海里的天空中充满了空战时那种特有的尖厉刺耳的喧嚣声。不久，攻击“龙骧”号后返航的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也赶来投入了战斗。

由于美军舰炮的拦阻射击相当厉害，加上日本飞行员的素质比突袭珍珠港时下降了许多，所以鱼雷机在进入攻击位置之前均被击毁，只有少数几架轰炸机得以突破进行攻击。“企业”号舰长戴维斯上校拼命用大舵角急转，规避天空飘下的炸弹。但日机单机鱼贯而入，每隔 7 秒钟就有 1 架不顾死活地进行俯冲轰炸，至 16 时 45 分，“企业”号被击中 3 颗炸弹。尖叫刺耳的炸弹穿过两层甲板，当到达第三层甲板时，轰然发出一声惊人的巨响，35 人当场死亡，并引起大火。1 分钟后，第二颗炸弹命中“企业”号舰尾升降机右侧 10 米处，使 38 人毙命。尾随而来的第三颗炸弹将起飞信号台炸飞，周围 39 人不知下落，“企业”号顿陷一片烈焰之中。

为了避免与擅长夜战的日军进行夜战，弗莱彻少将急忙率舰队南撤，海面上只剩下“企业”号无依无靠，由于无法拖走，它成了等待攻击的目标。

就在这时，“企业”号的雷达又发现了一批日本飞机。这是从“瑞鹤”号上起飞的第二攻击波。

然而，令人惊叹的是，本来可以为南云赢得胜利、为日本国在中途岛的失败报仇雪恨的这批飞机，却犯了过早改变航向的错误，从“企业”号以西约 50 海里的地方 6 了过去，然后放弃追踪目标一无所获地返航回撤。

8 月 25 日上午，山本取消了航空母舰的作战行动。这样联合舰队白白失去一艘轻型航空母舰，却没有实现它的战略目标就返回了特鲁克锚地。然而由于返航的日本飞行员大大地夸大了他们的战绩，使驻在腊包尔的三川中将误认为美国的两艘航空母舰均被击沉，便向增援瓜岛的田中运输船队发出了警报解除的信号，命令他们继续向瓜岛进发。25 日上午，继续向瓜岛航进的日军登陆输送船队在离瓜岛不到 100 海里的海域被美国侦察机发现。一队从瓜岛机场起飞的强大的“无畏”式俯冲轰炸机袭击了这支船队。日本人措手不及，舰上的大炮都没有来得及装上炮弹，呼啸而下的俯冲轰炸机便击中了一艘大型运兵船和一艘驱逐舰。日本舰队掉头驶离现场，向北逃窜而去。

8 月 28 日下午，“大和”舰历经几天的航行，到达特鲁克岛，碇泊于春岛第二锚泊地。

此时，山本已经知道了“龙骧”号航空母舰在第二次所罗门群岛大海战中被击沉和一木支队被全歼的消息，这使他大感吃惊。一向深谋远虑、算度准确，用兵以突然、迅速和敢于冒险而著称的山本，以为只要出动自己的精锐航母，就可以聚歼美太平洋舰队，从而一举收复瓜岛机场。可是现在他的这一计划却遭到了彻底的破产。凭着他独有的嗅觉，他觉察到瓜岛似乎已成了美军大规模反攻的起点，这不能不使他更加谨慎地从事。

他决定把瓜岛作为南太平洋的首要作战目标，与美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经与东京大本营协商后，8 月 31 日，百武晴吉将军停止了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方面的作战，集中力量对付瓜岛。实力雄厚的第 8 舰队和东南亚地区航空队的全部兵力都将作为他的强大后盾。

对瓜岛进行决死进攻的日期定为 9 月 12 日。为了加强岛上日军的力量，山本鉴于亨德森机场控制了瓜岛的制空权，改而采取夜间秘密登陆的办法，向瓜岛运送陆军。这一行动被美军称为“东京特快”、“老鼠运输”。8 月 31 日，8 艘驱逐舰载着川口少将和他手下的 1000 多人驶出海面。驱逐舰颠簸着在黑暗中全速前进，掀起了无穷无尽的浪花。这一次“东京特快”总算没有出轨，安全抵达了目的地。在海军的掩护下，士兵们踉踉跄跄地走上了沙滩。每个人身上都爬满了小小的萤火虫，在长长的岸上，组成一条萤光闪闪的长蛇阵。岛上幸存下来的日军见到自己的军队来了，高兴得不得了。但当他们看见爬上岸的士兵们身上的萤火虫时，惊魂未定地说：“快把你们身上那些鬼虫子去掉，美军发现会把你们杀死的。”

眼下，川口已有了 3100 名士兵。为了能在 9 月 13 日那天夺取美国阵地，他设计了一个在他看来是万无一失的三面进攻计划。他的部队将分三路，主力猛攻美国海军陆战队环形防线的后卫，第二支队伍从西面直逼机场，帝国海军陆战队的一支队伍则从东面对亨德森机场实施协同进攻。川口想：“如果在这里，在瓜达尔卡纳尔，我们打赢了，那将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然而川口低估了日军体力上的消耗，因为在向美军发起决定性的全力攻击之前，日军必须穿过泥泞不堪、充满腐臭的沼泽和缠结多刺、崎岖不平的灌木丛林。在螫人的昆虫和吸血的水蛭的围攻下，他率领的 3000 人的精

锐部队很快就被弄得稀稀拉拉，不成队形了。而就在日军跌跌撞撞地穿过黑暗的热带森林时，美军已在他们企图突破的那座陡峭的山岭上挖壕设垒。范德格里夫特少将在山岭上配备了 700 名突击队员，并在该岭背后建立起自己的指挥所和司令部。

9 月 12 日晚，山岭上的美国士二兵在紧张地等候着敌人的进攻。突然，一颗信号弹从下面的丛林中蹿入高空，黑暗深处响起机枪的嘎嘎射击声。川口率领他的士兵高呼着“万岁”冲了上来。在整个高地上，美军的摧毁性炮火一齐轰鸣，挡住了日军最疯狂的冲锋。日本兵被炸得晕头转向，他们弄不清美军的阵地究竟是怎样设置的，个个被炸得粉身碎骨。天亮了，高地看起来就像个屠宰场。山岭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此后美军就将这座山岭称为“血岭”。

那天早晨从亨德森机场后面升起的太阳并不像川口所想的那样能成为日本帝国的象征。他的自尊心垮掉了，现在他只能下令撤下 600 多具尸体，从丛林撤退。原来他相信那天他的士兵将依靠美国的供应品吃早餐，因此把大部分食品留在了后方，垂头丧气的日本士兵还要在条件恶劣的丛林小道中忍饥挨饿地步行 l 个星期。从此瓜岛成为太平洋上的“绞肉机”、“死亡岛”。

由于美军的严密封锁，岛上日军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他们的补给已被切断 1 个月，他们大都靠吃草根、苔藓、树上的嫩芽和喝海水过活。从“血岭”余生者个个骨瘦如柴，黑黑的头发已变成蜡黄并大把大把地脱落，眉毛也已经脱落，牙齿松动。几乎整整 3 个星期他们谁也没有大便过，身体严重缺乏盐分，以致于连海水也觉得是甜的。喝了水就想大便，但因身体太虚弱而排不出来，不得不互相用手指去挖。

瓜岛的惨败使腊包尔第 17 军司令部的百武春吉将军捶胸跺足，他发誓自己要亲自指挥最精锐的“仙台师”去夺回瓜岛。但他们对海军的配合大感不满，一心想把失利的原因推到山本身上。

9 月 24 日，负责指挥瓜岛作战的大本营参谋过政信中佐受第 17 军指派，在南下途中来到特鲁克面见山本。

过政信是初次登上“大和”号。当他看到这艘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时，他简直惊呆了。他在后来写道：

从舱口来到舰内，就像步入了一所宽敞的大宾馆一样。所不同的只是，这里的四周布满各种管道。这些粗细不同颜色各异的每一条管道，都是这艘 7 万吨巨舰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像人体内无数条血管一样，在满足着全身的各种需要，其中任何一条被切断，都会因出血而影响全身。难怪人们把这艘巨舰称为“大和宾馆”。倘你在里面迷了路，没有向导是很难走出来的。

“大和”号上的司令长官办公室与一般战列舰不同，是设在靠近舰首的中央部。过政信中佐同首席参谋黑岛和参谋长宇垣简单地说明了自己的来意之后，便被直接带到司令长官室去见山本。他要求海军派出舰只去护送陆军的补给船队，同陆军合作夺回瓜岛。

“我们的供应被切断了 1 个多月。官兵以挖草根、剥苔藓、掐树芽和饮海水充饥，”他对山本丝毫也不隐瞒川口手下的官兵所受的各种苦难。“由于后勤供应毫无保障，战斗在瓜岛上的官兵已饿得骨瘦如柴，像个骷髅。”川口本人现在“比甘地还瘦”。

他的慷慨陈辞感动了山本，山本眼泪汪汪地向他作出保证说：

“如果因后勤补给供应不上而使陆军官兵饿死，海军自应感到惭愧。保障陆军的供给，是海军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明白你的意思。如果情况需要，我甚至可以让‘大和’号开赴瓜岛，去掩护陆军夺回瓜岛的登陆作战。”

山本当然无意将这艘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埋葬在遍布沉船的瓜岛海域，但他同过政信签署了一个备忘录，保证联合舰队的巡洋舰将在新攻势发起的前夕出动去轰击美国在瓜岛的简易机场，他的航空母舰和战列舰将出动去截击敌人企图运往瓜岛的护航运输船队。这样日本陆海军便商定发起一次更大规模的进攻。

然而，美国也不甘示弱。9 月 30 日，尼米兹将军亲自冒着雨季的第一场倾盆大雨，乘坐一架空中堡垒飞机抵达亨德森机场，为海军陆战队员授勋，为范德格里夫特将军打气。

当天晚上，尼米兹将军在瓜岛住了一夜，给了守军以最大的鼓舞，并答应“在兵力资源所允许的范围内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使守岛部队的士气为之一振。随后美军向瓜岛增援的部队已达二三万人之多，装备也非常先进，远远优于岛上日军。

过于自信的百武晴吉准备亲自到瓜岛坐镇指挥，他断言范德格里夫特根本不是他那威名赫赫的仙台第 2 师团的对手。他急令第 38 师团从婆罗洲开来与第 2 师团会合，企图集结 2.5 万人于 10 月 8 日对瓜岛发起总进攻。负责指挥的第 2 师团长龙山政男中将狂妄地宣称：“这次战斗是日美两军之间的决战，日本帝国的兴亡在这次战斗中决定，如果我们不能占领这些岛屿，就别想生还，一个人也不能生还！”

为了配合百武，山本下令联合舰队全部出动，从特鲁克南下所罗门群岛。舰队编成有“翔鹤”、“瑞鹤”、“瑞风”、“隼鹰”、“飞鹰”5 艘航空母舰，“金刚”、“榛名”、“比睿”、“雾岛”4 艘战列舰，另有 14 艘轻、重巡洋舰、44 艘驱逐舰。这是自中途岛海战以来联合舰队出动规模的最大的一次行动。统领舰队的仍是南云中将，山本给他的任务是配合百武中将在瓜岛发起的陆上进攻，随时捕捉和歼灭胆敢露面的美太平洋舰队，切断美军增援瓜岛的补给线。日本大本营对这次陆海军联合进攻夺取瓜岛的作战计划充满了信心。他们认为：“把美军赶出所罗门的日子已经来到了。”

在这一关键时刻，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上将冷静地分析了战局。他说：“现在看来，我们未能取得瓜达尔卡纳尔地区的制海权。因此，我们对岛上部队进行补给，势必要付出重大代价。局势虽然很危险，但并不是毫无希望的。”10 月 15 日，知人善任的尼米兹下令让英勇好斗、外号“公牛”的哈尔西中将接替优柔寡断的戈姆利出任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决心誓死与日军在瓜岛一搏。

10 月 24 日，在整整拖延了两周之后，百武中将在山本的催促下硬着头皮向瓜岛美军发起了进攻。是日夜，天空中乌云翻滚，雷电大作，大雨瓢泼而下。日军十兵冒着大雨开始向“血岭”爬行，一名士兵碰响了美军设置的带刺铁丝网。警戒散兵坑的一名美海军陆战队员通过战地电话悄悄发出警报：“中校，你和我之间约有 3000 名日本兵。”普勒中校命令岗哨不要开火。1 个多小时过去了，前面的开阔地上闪动着黑乎乎的人影。突然尖厉的英语叫喊声打破了黑夜的沉寂：“为天皇讨还血债！海军陆战队见鬼去吧！”一阵怒骂还了回来：“该死的天皇见鬼去吧！为富兰克林和埃莉诺讨还血债！”（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的妻子）“开火！”普勒怒吼着。炮火的闪光和

如流的枪弹划破了湿热的夜空。

猛烈的火力打垮了日军的第一个攻击波，由于后面的那个美军团是用半自动步枪武装起来的，火力得到大大加强。日军在黑暗中不时掉进如泻的迫击炮火炸出的弹坑，滂沱的大雨加剧了日军的混乱。成班成排的日军疯狂吼叫着投掷手榴弹，一批接着一批向美军阵地逼进。然而，他们多数被机枪火力扫倒，那些好不容易突破前沿防线的日军与美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在激战中整整一个纵队的日军士兵被平射炮火击中，全部士兵都血肉模糊地倒毙在地，尸体还保持着行军时的队列，一名美军机枪手，在黎明前共打了 2.6 万发子弹。最后连狂热的仙台武士也个个吓得目瞪口呆，溃败到丛林中隐蔽起来。

无计可施的丸山只得向百武发电：“ 攻占机场尚有困难。”

已经在海上巡航了两个星期的联合舰队此时最为焦急。呆在特鲁克的山本深怕美太平洋舰队突然出现，联合舰队措手不及，遂在 25 日晚间向南云下令，鉴于百武中将将于夜间再次向瓜岛机场攻击，美舰队很可能在所罗门群岛东北海域出现，联合舰队应于 26 日设法将其消灭。他严令：无论天气和美军飞机活动的情况如何，日机应该继续侦察和追踪，务期查明美舰的数量和类型。

那么此时哈尔西的舰队在哪里呢？早在 24 日，哈尔西便将他的全部家底亮了出来。

由海军少将金凯德指挥的由“ 企业 ”号航空母舰和战列舰“ 南科达 ”号、巡洋舰“ 波特兰 ”号、“ 圣胡安 ”号以及 8 艘驱逐舰组成的第 16 特混舰队，与以“ 大黄蜂 ”号为核心的第 17 特混舰队正向东北进击，打算在圣克鲁斯群岛以北海区截击随时出现的日本联合舰队。

日美双方都在竭力进行空中搜索。只要先于对方发现目标，哪怕是一点点的领先，都有可能在南海创下奇迹。侦察的结果，双方都徒劳一场，虽然金凯德的飞机曾一度捕捉到南云舰队，可是由于云层和雷暴雨作怪，南云又溜掉了。

在山本等得不耐烦的同时，哈尔西也不明白为什么金凯德不对日本舰队发起进攻。

他不断给金凯德发出命令：“ 进攻！进攻！再进攻！”10 月 26 日天刚亮，为了执行哈尔西用电报传来的催战命令，金凯德命令 16 架携有 500 磅炸弹的“ 无畏 ”式俯冲轰炸机起飞，对太平洋西北方向进行搜索。事后证明，这一决定非常正确，因为此时双方舰队都处在攻击范围之内，而恰恰因为南云仍然墨守成规，先派出没有攻击力的侦察机侦察搜索，而让美军抢了先。1 小时后，6 时 50 分，在天空中巡飞的美机发现了南云航空母舰舰队，他们冲过咆哮的零式机群，对日舰发动攻击。日本航空母舰猛然掉头躲避美机攻击，同时放出浓浓的烟幕掩护自己。但仍有两颗炸弹击中了“ 瑞风 ”号，将其飞行甲板的尾部炸了一个 15 米的大洞。“ 瑞风 ”号舰长眼看无法回收飞机，就将舰上剩下的飞机全部升空，舰尾部拖着熊熊烈火摇摇晃晃地撤出了战斗。

南云站在重型航空母舰“ 翔鹤 ”号的舰桥上，冷静地看着“ 瑞风 ”号撤离，他已经收到了他的侦察机发回的报告，说他们终于找到已搜索了整整 5 天的美国特混舰队；“ 方向东南，距离 200 海里，发现美航空母舰 1 艘和其他类型军舰 5 艘。”接到报告，他马上命令 65 架飞机出击。这些出击的飞

机在天空中没有看到来自“大黄蜂”号的 52 架飞机，正向北飞来准备去攻击他们的航空母舰舰队。

8 时 59 分，日本轰炸机从 5100 米的高空振翅俯冲下来，“企业”号一看来者不善，急忙躲入一片雷雨区，而暴露在开阔海面上的“大黄蜂”号却成了日本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的主攻目标。一名日本飞行员驾驶着飞机，以神风突击队的自杀性俯冲，笔直地朝“大黄蜂”号的飞行甲板撞来、机上所带的两枚炸弹在飞机撞穿甲板的瞬间一起炸响，舰面上爆发出一团直冲云霄的巨大火焰。几分钟后，日本鱼雷机又从舰后低空而来，两条鱼雷命中了机舱部位，接着另有 3 颗炸弹穿透前甲板，卡住升降机，并在舰舱内部爆炸。

10 分钟的攻击就使“大黄蜂”号变成了一座燃烧的地狱，滚滚浓烟冲天而起，爆炸声此起彼伏。救火队立即奋勇抢救，驱逐舰也赶来了，设法抛缆营救这艘已失去行驶能力的军舰。

在这同时，由“大黄蜂”号起飞的第一批攻击飞机也使南云。的“翔鹤”号面临着生死考验。“无畏”式俯冲轰炸机一架接着一架穿过密集的高射炮火，向该舰俯冲，4 颗炸弹命中了“翔鹤”号，在一道道夺目的闪光之后，接着便是一声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弹着点附近的炮手被炸得血肉横飞，几架着火的飞机被炽热的气浪掀入大海。飞行甲板炸开了 4 个大口子，钢板奇形怪状地向上翻卷着。不出几分钟，“翔鹤”号从船头到船尾都被吞没在熊熊烈火之中，船上的大炮被打哑了，南云不得不下令将他的司令旗移到一艘巡洋舰上去。不过南云还有资本，因为他已在 1 小时前派出了第二攻击波。

金凯德的处境却大为不妙。他已尽力而为，现正等待着出击的飞机返航，同时给战斗巡逻机加油为下步行动作准备。上午刚过 10 时，“南达科他”号突然从雷达上收到警报，敌人的第二次打击正从西北方 50 英里处逼近。

不一会儿，敌机越来越大，正在进入攻击位置。一声令下，美警戒舰只上一切能够对空射击的武器全部开火，“企业”号的防空火炮也咚咚射击。“南达科他”号战列舰新装的 100 多门 4 联装的 40 毫米炮大逞神威。红白相间的曳光弹弹道，在阳光的照耀下绚丽多彩。

24 架俯冲轰炸机冒着密集的弹雨，发出尖厉的呼啸，连续不断向“企业”号俯冲，只见 23 颗炸弹从天上扶摇直下，“企业”号像一头发疯的野兽左躲右闪，飞行甲板大幅度倾斜，舰体剧烈震动，地勤人员都趴倒在甲板上，个个晕头转向。然而仍有两枚炸弹直接命中“企业”号，一股浓烟从舰首升降机后部冲天而起并随风逐渐扩大，很快笼罩了飞行甲板。另有一枚炸弹斜落在舰首左舷，一股水柱拔地而起。但是，这艘庞大的军舰仍然有足够的动力，闪避着可能遭到的鱼雷攻击，先后躲过了 9 枚鱼雷的攻击。

11 时 1 分，“南达科他”号的雷达再次发现日攻击机群。这第三攻击波次是从“隼鹰”号上起飞的，共有 29 架、密集而凶狠的防空炮火根本不让日机靠近，一下子就击落了 8 架，其他飞机的攻击节奏也被打乱，投下的鱼雷无一命中，“企业”号再次死里逃生。只有“南达科他”号的前炮塔被击中，巡洋舰“圣胡安”号尾舵中弹受伤。

“企业”号实在难以忍受如此残酷疯狂的连续攻击，在回收了盘旋在空中、油料即将耗尽的飞机后，便夺路而逃退出了战斗。

但是南云不想让美国人跑掉。他一面让受伤的“瑞风”、“翔鹤”向北退出战斗，一面命令幸存下来的“隼鹰”、“瑞鹤”继续南下，追击美舰。下

午 1 时刚过，第四攻击波次出发。卫小时后，从“瑞鹤”号上起飞的飞机发现了正被拖着行驶的“大黄蜂”号。

倒霉的“大黄蜂”号又被日本鱼雷击中，舰长只得下令弃舰。随后赶来的“隼鹰”号的飞机，对其进行了最后一次攻击。“大黄蜂”号劫数已尽。为了不让日军俘走这艘因运载杜立特空袭东京而名扬四海的航空母舰，美驱逐舰向这艘弃舰发射了 16 枚鱼雷，其中 9 雷命中。当乘势赶来的日舰找到它时，它已经成了漂浮在海上的一堆废铁。为了泄恨，日舰再次补射了 4 枚鱼雷。至此，圣克鲁斯大海战（日本称南太平洋海战）就这样结束了。

圣克鲁斯大海战是太平洋战争开始以来，日本联合舰队同美太平洋舰队之间第 4 次大规模的决战。决战结果，山本五十六在战术上略胜一筹，击沉击伤美航空母舰各 1 艘，击沉美驱逐舰 2 艘，击伤美巡洋舰、战列舰和驱逐舰各卫艘。但是，山本五十六为此也付出了过于高昂的代价，两艘航空母舰遭到重创，再也无法参战，更为严重的是，与美军只损失 74 架飞机相比，日军却损失了 100 多架，特别是那些训练有素、实战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大部分瞑目大海，再也无法替补。山本五十六再也不敢继续将其航空母舰留在瓜岛附近了。盛怒之下的山本对南云彻底失望，遂将其解职。

日本联合舰队已是强弩之末，由于日美的工业潜力和补给潜力的差距，他本五十六所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出现了：不管日本飞机制造厂和造船厂的工人怎么干，要超过美国那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无疑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竞争；联合舰队的那些受过严格训练的飞行员已经越来越少。在此后的两次海战中山本又连连受挫，与美国强大的补给力相比，日本只是徒然在那里消耗自己的装备和人员。日美两国的海军实力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山本对此十分清楚。11 月 21 日，陆军第 8 方面军司令今村均中将在赴腊包尔就任途中，到特鲁克岛拜见山本时，山本对他说：“事到如今，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已经公开化了。谁也瞒不了谁。开战之初，海军中曾有一种说法：我们的零式战斗机，1 架可以和美国的 5 架乃至 10 架相对抗。不过，那只是开战之初的事，现在不同了。中途岛一战后，我们损失了大量优秀飞行员，而且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充，事实上，也根本来不及补充。现在只能一对二了。相反，敌人力量的补充，几乎是我们的三倍。双方力量的对比日见悬殊。”在随后展开的几次较大规模的海战中，日军均失利。

随着日本海空控制权的丧失，瓜岛的日军供给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当时，瓜岛日军有 2.5 万人，由于美舰和美机的攻击，日本运输船只无法接近瓜岛。从 11 月 22 日开始，日本只好改由潜艇运送，或从驱逐舰上将密封的物品送到瓜岛海岸附近，再利用海浪的冲击力，将物品推到岸边。这种被称为“老鼠运输”的方法，很少能将物品送到日军手里。到了 12 月、瓜岛日军部队的饥饿状态越来越严重，米饭已是一种幻想，大部分人已经 3 个月没有见到大米了。蜥蜴及蛇是属于高级的享受，蝌蚪、贝类成为最主要的食物，也有吃蛆和人肉的。一个陆军上士在《瓜达尔卡纳尔战地诗集》中这样描写岛上日本官兵的悲惨情景：

面容憔悴像傻瓜，
两眼失神似白痴。
泪水在倒流，
满腔怒与愁。
呆然煞苦日，

徒有苦和羞。
愚不可及的你，
在面临着美国枪弹的威胁。
不在痛苦中呻吟，
就在煎熬中死去。

瓜岛怎么办？1942 年底日本大本营陆海军首脑在东京举行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决定在所罗门群岛方面，停止瓜岛作战，约在次年 1 月下旬到 2 月上旬期间，撤回瓜岛士兵。

1943 年 2 月，山本五十六派田中少将分 3 次将瓜岛 1.3 万名日军撤了下来，瓜岛争夺战结束了。在整个作战中，美军参战部队先后累计达到 6 万人，其中仅有 1592 人战死在岛上，而日军在陆上、海洋和空中的战斗中阵亡的将士多达 5 万余人，并在其周围海区损失了 24 艘各型舰艇，约 13 万余吨。关于这次失败，正如山本的参谋长宇垣在 1942 年最后一篇日记中所写的：

“我们旨在入侵夏威夷、斐济、萨摩亚、新喀里多尼亚，以及控制印度、挫败英国东方舰队的战略，成了一场黄粱美梦。此外，对莫尔兹比港和瓜达尔卡纳尔的占领也受挫折。回顾往事，百感交集。”这正是：一度梦想似成真，无可奈何花已落。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三章　命丧“复仇”

帝国命定倒，复仇剑出鞘；
魔酋掷孤注，万事化空了。

山本在特鲁克的“大和”号上度过了 1943 年的新年。由于靠近赤道，天气炎热，年宴上吃的年糕已经有些发霉了。山本边擦着脸上的汗水，边吃着带有霉味的年糕。不知是因为炊事兵的过失，还是勤务兵的疏忽，上年宴的主菜整鱼时，把头尾应对的方向搞错了。山本平时很忌讳这一类事情。见此情景，他面带不悦地说道：

“嗬！年头变了，鱼的方向也变了。”

到 1943 年的元月，山本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已经有 3 年 4 个月了。在日本海军历史上，从日俄战争前开始设联合舰队司令以来，这一任职已有 38 届了。几乎每届的任期都是两年，只有山本这一任破例。黯然神伤的山本眼看着他手中的赌本就要输光，过去那种英气勃发的风貌再也见不到了，对联合舰队司令一职，他也有些厌恶了。他在这时期写给友人的信中流露出了一种极度消极的情绪。

他在 1943 年 1 月 28 日寄给堀悌吉的信中写道：

“开战以来，阵亡将士已近 1.5 万人，①实在令人悲伤、慨叹。痛定思痛，我写下了这样两句诗文，以抒郁怀：　　①这里指的是日本海军官兵自开战以来阵亡的人数。——作者

兵戈声声一年去，
阵亡将士若云消。”

1942 年底，他在写给原田雄熊的信中写道：

“倘在非战争年代，早就应该有人接替我的职务了，而现在依然杳无音信。因此有人称我‘已成了舰队的第一古董’。如果仿古歌来描绘此情此景的话，恰应为：

漂流在海中，

波谷浪峰度戎生。

辗转四年整，

嗟叹转任无音声。

京城风貌已忘空。”

他甚至在信中预感到自己已无多少时日，说“我已做好在今后百日之内贡献余生的思想准备”。

但是，山本作为一个天生的赌徒，他的天性就是“要么全赢，要么输个精光”。他决不会轻易认输，他也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要用最后的机会去同美军拼个鱼死网破。他早在 1942 年 10 月的一封信中就曾经说道：“以我众多部下的性命去换取大量敌人伤亡之时，即是我恶贯满盈之日。”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43 年 2 月 21 日，随着山本将旗舰移到设施更完备更豪华的“武藏”号，他似乎又增添了信心。为了粉碎美军的反攻意图，防止南太平洋防线一举崩溃，他决心在南太平洋发起一次大规模的反击，作最后的挣扎努力，这就是“伊号作战”。

所谓“伊号作战”就是以第 3 舰队航空母舰的舰载飞机加上第 11 航空舰队的岸基飞机，共 300 多架飞机，连续而彻底地打击自所罗门至新几内亚一带的敌舰和航空基地。攻击要领是，配备有直接援护战斗机的攻击队攻击陆上基地和舰船，对于前来迎击的敌机由战斗制空队来捕捉歼灭。所罗门方面的攻击称为 X 攻击，新几内亚方面的攻击则称为 Y 攻击 c 预定攻击发起时间为 4 月 5 日。山本很重视此次反击作战，为此他决定亲自到腊包尔前线去协调指挥这次作战。

4 月 3 日早晨，山本率宇垣参谋长、黑岛、渡边、室井等参谋，以及联合舰队司令部的密码长、气象长、军医长、会计长等，分乘 2 架水上飞机于当日下午 1 时 40 分到达腊包尔。

在腊包尔，东南方面舰队司令草鹿任一中将、接替南云出任第 3 舰队司令的小泽治三郎中将、第 8 舰队司令三川军一中将等在机场迎接。山本下了飞机后，直接来到东南舰队司令部。不久陆军第 8 方面军司令今村均中将也赶来拜见山本。

山本到达腊包尔的第 2 天正好赶上他 59 岁生日。似乎有什么恶兆一般，这一天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山本十分扫兴，下令将“伊号作战”推迟到 7 日实施。

4 月 7 日黎明，一大早山本就穿着洁白、一尘不染的海军服来到腊包尔机场，为即将参加作战的他的“空中骄子”送行。有 200 多架飞机从腊包尔简易机场起飞向东南飞向瓜达尔卡纳尔，开始了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最大的空袭行动。飞行员们回头望一眼山本那矮小、健壮的身影和不断挥动着的军帽，心里感到无比的激动，他们决心不让山本失望。

67 架舰载轰炸机、157 架“零”式战斗机向东扑向云集在瓜岛和图拉吉港内的盟国舰船。当日机逼近时，美军亨德森机场各型战斗机紧急升空迎敌。双方在罗塞尔岛和瓜岛之间的上空展开了一场激战，作战时间持续了 3

个小时，作战空域超过 250 平方海里，打得难解难分。有些日本俯冲轰炸机突破了美国战斗机的拦截防御，轰炸了停在图拉吉港的舰船。

从拉包尔起飞的轰炸机编队返航时，发现山本仍像为他们送行一样站在机场等候他们的归来。他挥动着军帽，向飞行员们招手致意。为了不使山本失望，带队的飞行队长作了一个危言耸听的汇报：美国人只有大约 10 架飞机升空拦截，他们对图拉吉港内的 26 艘舰船进行了成功的轰炸，大部分被击沉。事实上这次空袭只击沉了 1 艘驱逐舰、1 艘油船和 1 艘护卫舰，而日本方面为此却失去了 12 架舰载轰炸机和 9 架零式战斗机。精明的山本怎么也想不到会被他的飞行员所愚弄蒙骗。

山本轻信了这一报告，认为“伊号作战”已是旗开得胜，随之他便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新几内亚方向。在 4 天内连续在奥罗湾、莫尔兹比港和米尔恩湾发动 3 次大袭击。在第 11 航空舰队的命令下达室，响彻着凯旋的飞行员们的欢呼声，他们的报告声称炸沉了 1 艘巡洋舰、2 艘驱逐舰、25 艘运输船，击落了 200 架飞机，并把敌人的简易机场炸了个稀巴烂。而实际上，美军只损失了驱逐舰、护卫舰、油船各 1 艘，运输船 2 艘以及 25 架飞机。

日本方面损失了 43 架飞机，约占全部参加作战飞机的 12%，另外，包括受伤飞机约有一半不能使用。

“伊号作战”计划的实施已接近尾声，按日本方面夸大了的战果统计，作战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山本在腊包尔的日程安排按原计划也只剩下最后一天了。就在这时，山本或许是受到“辉煌战果”的鼓舞，突然决定用一天的时间，到靠近瓜岛前线的肖特兰等岛上的各基地去视察，以鼓舞那里官兵的作战士气，看望经历了瓜达尔卡纳尔苦难后正在休养的仙台师团的武士们。

这项视察计划是 4 月 13 日山本自己决定的，并在这天傍晚向所要去视察的各基地、各航空队和守备队发出了电报通知。电报内容为：

“GF 长官定于 4 月 18 日前往视察巴莱尔岛、肖特兰岛和布因基地。具体日程安排是：06：00 乘中型轰炸机，由 6 架战斗机护航从腊包尔出发，08：00 到达巴莱尔；然后转乘猎潜艇，于 08。40 抵达肖特兰……叫 4：00 再乘中型轰炸机离开布因，15：4o 返回腊包尔。……若遇天气不佳，本视察日程往后顺延一天。”

从新不列颠群岛的腊包尔向东南约 300 公里，是布干维尔岛，该岛的最南端就是布因基地。乘飞机从布因再向南飞行约五六分钟，就到了肖特兰岛，在肖特兰岛东侧有一个飞机场大小的小岛，就是巴莱尔岛。此处再向东南不远处就是美军控制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山本此行的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这符合山本冒险赌博的性格。

由于山本的这一视察计划实在太过冒险，受到腊包尔基地很多人的反对。第 3 舰队司令小泽治三郎是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反对的人。可是山本不是一个轻易听劝的人，只要是自己决定的事情，绝不会轻易放弃。偷袭珍珠港是如此，中途岛海战也是如此。

由于山本执意不从，小泽只好去找山本的首席参谋黑岛：“现在只有请宇垣参谋长来劝阻。”

黑岛告诉他，宇垣参谋长可能也无能为力。小泽沉思片刻说道：

“如果长官一定要去的话，我们只好加强护卫力量。6 架战斗机担任护卫，力量太单薄了。需要的话，可以从我那里调用战斗机，多少都行。请你

把我的意见转告给参谋长。”

但是不巧的是，这时宇垣正患病发烧，一直处于昏睡状态。小泽的建议并未转到他那里。

陆军中将今村均也极力反对山本的视察计划，他引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山本诉说了他在布干维尔死里逃生的经过。两个月前的 2 月 10 日，今村乘机前往布因去慰问断绝了后勤供应的前线官兵。当他乘坐的中型轰炸机飞到再有 10 分钟即可到达布因空域时，空中突然出现了 30 架美战斗机组成的攻击机群，企图在海岸与群山之间伏击他。那天多亏云层厚，驾驶员很快将飞机躲进云层，才躲过了一场大难。

“好啦，” 山本说。“ 敌军陆战队正在突破我方前沿阵地，我们必须使他们停下来，这是我明天得去的一个原因，别的就不必说了。今村君，不用替我担忧！”

驻守在肖特兰岛的第 11 航空战队司令城岛高次少将，接到 4 月 13 日的电报后，气愤地对他的部属说：“ 在这样风云变幻的前线，怎能把长官的行动计划用如此冗长详细的电文发出来呢！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干。这事太愚蠢了！这是在公开邀请敌人，我决不允许在我的司令部里出现这种不计后果的事。”

17 日，城岛少将特意赶回腊包尔，当面流着眼泪劝阻山本说：

“如果密码被对方解读可就麻烦了。长官，这太危险了，请不要去了。”

“不，已经通知各基地了，各处都已做好准备正在等待着，怎么能反悔呢！如果能确定密码被破译，那另当别论，可是我们并不能证明已被破译。明天一早就出发，当天晚上即可返回。请你等着吧，回来后，咱们一块儿吃晚饭。”

然而，山本最不可能相信的事情事实上早已发生了，这次也没有例外。

4 月 13 日的电报发出后不久，就被美国人所截获，并报送到珍珠港的战争情报总部。

那些曾为中途岛战役的获胜立过汗马功劳的人们，在地下室里干了将近一个通宵。4 月 14 日清晨，他们已把电报译成日文明码，然后海军陆战队的外语专家们又填上电文中的一些外文空白。

8 时正，太平洋舰队情报官莱顿中校迈着轻快而富有节奏的步伐来到尼米兹上将的办公室。他把破译的日军密电递给了尼米兹说道：“ 我们的老朋友，山本有消息了。”

尼米兹看了地图并仔细追踪了山本将乘飞机和军舰对巴莱尔‘ 肖特兰和布因兜巡一圈的路线之后，确认第一站将使这位帝国海军的头号海军将领正好处于从亨德森机场起飞的战斗机的航程之内。而且尼米兹知道山本五十六的个性，他向来遵守时间，因此他的日程安排一定分秒不差。就在这一瞬间，尼米兹突然感到，这是剪除他的诱人的机会，除了天皇之外，只有他的死才能对日本人的士气构成沉重打击。在山本策划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人对山本的憎恨甚至比对希特勒还厉害，大部分人认为山本五十六是仅次于裕仁天皇和东条英机的第三巨头。正如后来将山本送往西天的托马斯 · 兰菲尔中尉所说的；“ 日军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激起了美国人强烈的复仇念头，矛头所向首先是那个发布第一号作战命令‘ 攀登新高山 ’ 的大日本帝国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大将。

‘攀登新高山 ’ 这个日本军方隐语的声音，在美国作战指挥首脑部门引

起了反响，它引出了‘干掉山本’的口号。”

拦截山本的念头在尼米兹脑子里一闪而过，但他似乎还有些举棋不定。“你看怎么办？”尼米兹问莱顿，“我们要不要设法把他干掉？”

莱顿毫不含糊地回答；

“你知道，击毙山本会得到什么。在日本军界，山本是出类拔革的人物，是日本少壮派军官和士兵崇拜的对象，对于日本国民的士气，除了天皇外，大概没有谁比得上他。

如果他被击落，日本帝国作战的海军将会引起混乱。您了解日本人的心理，这件事会震撼整个日本。”

尼米兹说：“我考虑的是，他们是否会找到一位更能干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莱顿在列举了几位日本海军将领并对他们进行了一番评论之后回答说：

“山本是日军中的头号人物，犹如鹤立鸡群。”接着他作了一个有趣的比喻说：“尼米兹将军，你知道，这就好像你如被他们干掉，没有人能接替你一样。”

尼米兹下决心拦截山本，他随即将这一情报电告了哈尔西，授权他起草一份行动计划：“如果你所指挥的部队有打下山本和他的幕僚的能力，那就授权你制订预备计划。”接着他又电告了华盛顿，海军部长诺克斯和作战部长金上将当即把电报提交到总统的例行午餐会。

午餐会上，罗斯福总统断然决定：击落山本座机，干掉日本这个杰出的指挥官。海军部长诺克斯也认为，乘此机会铲除美国海军最痛恨的山本，以报珍珠港一箭之仇。

山本的命运就这样在餐桌上决定了，首脑们给这一行动起了一个恰如其分、耐人寻味的代号——“复仇”。

1943 年 4 月 15 日，尼米兹发出了执行“复仇行动”的命令，并在电报结尾处以个人名义预祝哈尔西“交好运，马到成功”。

哈尔西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所罗门群岛航空兵司令米切尔少将，指示他：“P—38 机队要想尽一切办法击毙山本司令及参谋人员！山本司令素以遵守时间闻名。总统重视这次战斗。结果速报华盛顿！此电报不得转抄和保存。战斗结束后立即销毁！”

米切尔少将接到命令后，马上召集负责执行这一任务的约翰·米歇尔少校和托马斯·兰菲尔中尉研究拦截方案。他们最初担心山本座机的飞行时间难以掌握，打算在其乘坐猎潜艇离开巴莱尔之后，出动飞机连舰带人一同击沉。但米歇尔少校坚决反对，理由是：“在港口中有那么多舰只，我们怎能知道他乘坐的舰艇是哪一艘呢？”兰菲尔中尉也惊叫道：“这太异想天开了。我连驱潜艇和独木舟都分辨不出来。能不能找到，没有把握。在海上即使把舰艇击沉，本人也未必会死。要干的话，莫如让我在空中干！”

经过反复研究，特别是基于这一情报的绝对准确性，以及山本大将素来以严守时间闻名的特点，最后确定用攻击机直接击落山本座机。根据上级提供的有关山本座机活动的准确情报，米切尔司令部的参谋人员精确地推算出了己方狙击机的起飞时间、飞行距离、航速和接敌区域与时间，决定于 4 月 18 日 9 时 40 分（此处美军所用时间为当地时间，当地时间与日本时间相差 2 个小时）左右在卡希利（日军称布因）海湾以北 50 公里附近空域待机

拦截。

计划挑选 18 架 P—38“闪电”式战斗机，分两个机群从瓜岛起飞前往截击。其中 12 架组成掩护机队，在高空诱开并纠缠住山本的护航战斗机，指挥官是米歇尔少校；其余 6 架是由兰菲尔中尉任队长的狙击机队，任务是击毁山本座机。他们经过分析认为：大概将在 9 时 35 分（日本时间为 7 时 35 分）与山本座机遭遇。估计山本座机的高度为 3000 米，掩护机队届时将爬高到 6000 米的高空引逗“零”式战斗机，而狙击队从低空出奇不意地对山本座机进行突袭。

4 月 18 日是星期日，这天正好是一个万里无云的好天气。

按照事先的决定，山本五十六由参谋长宇垣、副官福崎升、军医长高田、航空参谋端久利雄、室井舍治、会计长北村、气象长友野和通信参谋今村薰等陪同前往。经常跟随山本左右的渡边、黑岛因病未能一同前往。

山本还是那样有规律，早晨 5 点就起床，5 点半进早餐，然后换上军装。山本不论是在特鲁克还是来到腊包尔，一直都是穿着白色军服。一名参谋认为白色太显眼，提议改换战时的草绿色军服，山本答应了。由于当天即可返回，山本只带了眼镜和香烟。

当山本一行来到机场时，705 航空队所属的两架“一”式陆基轰炸机已经发动引擎。

山本仰望天空说：“今天是飞行的最佳气候。”

山本五十六—一和送行的人员打过招呼后便登上了一号机，宇垣参谋长坐上了二号机。按照预定时间，两架陆基轰炸机于 6 时整准时起飞，离开了腊包尔机场。紧接着，204 航空队所属的 6 架零式战斗机，也远远抛开卷起的尘埃腾空而起。然后以三三编队的队形分成两队，分别在山本座机的左右两侧护卫飞行。1 小时 30 分钟后，布干维尔岛就在左侧出现，机队开始降低高度，岛上茂密的热带丛林清晰可见。布因基地和巴莱尔岛已经不远了。在二号机上，机械师穿村村调，递给宇垣一张纸条，“7 点 45 分到达巴莱尔。”还有 15 分钟飞机即可降落。

此时，在南面从瓜岛亨德森机场起飞的 16 架编队严密的 P 一 38“闪电”式战斗机（狙击队的 2 架飞机因故障未能起飞成功），正从南面朝布干维尔飞来。机上的驾驶员耳边好像还回荡着上机前米切尔少将那道严厉无比的命令：“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必须给我完成任务！”飞机在飞行中一律不准使用无线电，只使用罗盘和速度表。机队从起飞之后，整整在海面上低空飞行了 2 个小时，9 时 33 分（7 时 33 分），P—38 机群穿过了布干维尔岛绿色海岸线，在林海上空飞行，在预定时间到达了预定地点，只比山本座机的预期时间早到 50 秒钟。

机群指挥官米歇尔少校看了看表：9 时 34 分。按计划只有 1 分钟了，山本的座机应该出现在西 3 英里处，但那里没有一架飞机的影子。就在这紧张的时刻，他的一个飞行员突然打破了无线电沉默呼叫道：“发现敌机，左前方！”

米歇尔看到了在山前飞行的敌机。他飞快地数着：一共 8 架，其中有 2 架轰炸机。他好不得意，山本的时间是多么准确啊，与拦截计划时间只差 1 分钟。

米歇尔转向东飞，与敌机航向平行，并开始爬高。“全体注意，扔掉副油箱！”说完，米歇尔猛地打开油门，率机群爬上 6000 米的高空以引诱日本

护航的战斗机，下面只留下了兰菲尔的狙击分队。日本的护航战斗机果真上当了，他们甩开山本的座机向美机扑去。在距山本座机约 500 米的右下方担当截击任务的兰菲尔中尉的狙击分队迅速拉起，4 架 P—38“闪电 ” 式战斗机风驰电掣般地升入山本座机的航线。

正在这时，上当的 “ 零 ” 式护航机发现了悄悄拉起的美战斗机，大吃一惊，急忙全速俯冲下来，企图掩护山本的座机，可惜已经晚了，来不及了！兰菲尔已抢先一步，扭转机身对准山本座机的前进方向一阵猛扫，就在两架飞机即将错开的瞬间，兰菲尔打掉了山本座机的右翼。“ 一 ” 式陆上攻击机一旦起火，就无法挽救，而且这样低的高度，降落伞也无济于事。

与此同时，宇垣参谋长的座机也遭到阻截，飞机急忙下降高度，并来了一个 90 度的急转弯。宇垣向前看去，在距二号机 4 公里处的右前方，一号机正在冒着黑烟，吐着火舌减速低飞。他对站在飞机过道上的航空参谋室并失声叫道；

“保护长官机！”

接着他又向驾驶员大声喊道：“ 追上一号，追上一号，追上！”

一架美机扑来，驾驶员本能地来了一个急转弯，一号机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当飞机再次恢复水平飞行时，一号机已不在空中了。忧心忡忡的宇垣只看到密林中一股黑烟冲天而起。唉，万事休矣！

山本座机坠毁的一刹那，兰菲尔看得十分清楚，他说：“ 我看见山本座机触到密林的树梢上，机翼被卷入紫色火焰、火光和破片当中。机翼掉了，机体像个红火球钻进密林…… ”

与此同时，兰菲尔的僚机不顾俯冲下来的日本 “ 零 ” 式机的扫射，不失时机地向宇垣的座机射出一排密集的子弹。坐在机内的宇垣无奈地看着 P—38 机头的机枪吐着火舌，他感到自己的座机在颤抖。P—38 的飞行员是个出色的炮手，第一次射击就击中了轰炸机的右部，接着又打中了左部。整个飞机像敲鼓一样被炮弹打得咚咚响个不停，并开始剧烈摇晃起来。

另一发炮弹突然间撕开了轰炸机的右翼。坐在宇垣前面的机长猛推驾驶杆，企图在海上紧急迫降。这是他此时求生的唯一办法。在轰炸机栽进水里之前的一刹那，驾驶员用力拉驾驶杆，想把飞机再拉起来，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轰炸机全速砸在海面上，飞机向左翻沉。

飞机坠落的地点是布于维尔岛西南端莫伊拉角稍北处。宇垣没有死，他和北村会计长、驾驶员林浩侥幸活了下来。

这场战斗仅仅历时 3 分钟，到 9 点 38 分，周围又恢复了原来的寂静。

米切尔海军少将向哈尔西报告：“ 约翰 · 米歇尔陆军少校指挥的 P—38 式机群向卡希利地区进攻。上午 9 时半过后，击落了由编成密集队形的“ 零 ” 式战斗机护航的 2 架一式陆上攻击机，还击落了 3 架零式战斗机。我 1 架 P—38 式机尚未返回，4 月 18 日看来是我方胜利日。”

感到满意的哈尔西立即回电：

“祝贺你们成功！在猎获的家鸭中，似乎夹着一只孔雀。”

第二天上午，哈尔西在军官例会上宣读了这一胜利的电报。海军少将特纳欣喜万分拍手叫好。“ 得啦，凯利，” 哈尔西说，“ 这有什么好的？我原想把那个坏蛋用铁链牵到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示众，让你们踢他，那才好呢！”

而此时在日本方面，却是如丧考妣，各等要人大惊失色。

18 日当天，留守在腊包尔的黑岛、渡边两位参谋和草鹿任一、小泽治

三郎等，即从来自布因的电报和返回的护航战斗机的报告中得知了山本遇难的消息，但对山本的生死尚不明了。下午 2 时 30 分，一封电报直发东京，震动了全部日本海军首脑，海军省内一片惊慌，犹如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岛田海相、泽本海军次官、永野军令部总长、伊藤军令部次长和福留繁第一部长等海军首脑，当晚都陆续来到部里加班。

在腊包尔，19 日上午 8 时许，渡边和东南方面舰队军医长大久保信乘陆基轰炸机飞抵布因。他们首先看到了满脸扎着绷带的宇垣参谋长。只见宇垣参谋长一边流着泪，一边急促地说道："长官，在距莫伊拉角四五英里的地方。快去，快去。"渡边立即乘水上飞机飞抵现场进行侦察，但一无所获。后来他命飞机飞回海上，降落在等候的一艘扫雷艇附近，重新研究了新的搜寻计划，决定从扫雷艇上派出 60 名士兵，组成搜寻队，自己亲自担任指挥，从小河河口上陆。

小河婉蜒曲折，伸向布干维尔岛海岸的密林深处。他们将预先准备好的粮食、衣物、药品等用品放在了小船上，溯流而上。河水越往上游越浅，有些地方还有倒入河中的枯树挡住去路。行至途中，他们不得不弃船上岸，分成两队，沿小河两岸步行，向深山密林搜索而去。

当时，布干维尔岛上驻有日陆军第 17 军的各种部队，事件发生之后，许多搜索队纷纷出动，其中有驻布因的佐世保第 6 特别陆战队古川少尉指挥下的 9 人搜索队；有滨砂盈荣少尉指挥的一支搜索队以及从布因出发的海军搜索队；还有一支是陆军大尉安部茂的搜索队。

滨砂所领导的第 1 小队在 18 日曾亲眼看到了几架美国 P—38 战斗机同日本海军的"零"式战斗机在空中的激烈交战。他们还站起来为海军的战斗机加油："打！狠狠地打！"这时，只见远处山上的密林中升起一股黑烟。他们以为是被击落的美国飞机，于是，便高兴地一边拍手喝彩，一边向空中的日本飞机喊道："打得好！打得好！那帮家伙终于被你们打落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那是山本五十六的座机被击落了。

几小时后，一道紧急命令传来：我海军要人的座机坠落了。令你们马上组织搜寻队前往搜寻。找到后，要立即向上汇报，说明飞机坠落地点的方位。

滨砂接到命令后，立即组织了一支 10 人的搜索小队进山。他们艰难地穿过茂密的森林，跨过流淌的小河，在密林中转来转去，但一无所获。在接近黄昏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失望地返回部队。这一天海军搜索队也徒劳往返。滨砂接到命令明天继续搜寻。

19 日一早，滨砂所率领的搜索队不得不再度进入密林。重尝头一天的苦头。又是一天快要过去了，但仍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在他们扫兴地决定往回走的时候，队里的一个人突然兴奋地说："队长，这一带好像有一股汽油味儿。"他们寻着汽油味儿的方向走去，不多时，在不远处的前方出现了一个像土堆一样的东西。

他们疑惑着：在这样的地方怎么会出现土堆呢？仔细一看，原来是 1 架摔毁的"一"式陆基轰炸机的尾翼在竖着，还有被摔得破烂不堪的主翼和螺旋桨。粗大的飞机机体在印有太阳旗的地方折断了。机头部分已经烧成灰烬。他们在机首约 10 米处发现山本的尸首。只见山本坐在飞机的座垫上，左手握军刀，套有白色手套的右手复于其上，头耷拉在军刀上方，军装左右襟悬挂着大将襟章。他的左下腋微微依靠椅把，左胸流着血，染红了白色的

手套。山本的身旁，倒卧着军医长高田六郎少将。两具尸体皆已生蛆，气味异常难闻。

山本看上去是那样地安然、端详，似乎很难让人理解。这成为后来有关山本之死的各种各样的传说和想象的根据。有的说，山本的遗容像活着的人一样；有的说，飞机坠地后，山本根本没有死，他是走出机体后自刎的；还有的说，当人们向他走去时，他还猛然睁开眼睛看了看周围的一切才安然死去的。

事实上根据分析判断，飞机坠毁后，只有高田一人有意识，他唯恐山本的遗骸烧焦，才把他从机舱里拖了出来，并让他手握军刀，保持威严的姿态。不久，高田自己也断气了。

根据第一基地海军少佐军医田渊义三郎于 4 月 20 日写的尸检记录，山本的伤势如下：“左肩肿骨的中央部，有一个食指肚儿大小的子弹射入孔。子弹的走向是右前上方；左下颌角有一个小手指肚大小的子弹射入孔，出口在右眼外眼角，像拇指压痕一样大小……显然系因损伤主要内脏器官而致命。”

4 月 21 日，山本等 11 具尸体在布因岛火化。22 日，渡边和宇垣参谋长护送骨灰回腊包尔。23 日，山本的骨灰由专人乘水上飞机从腊包尔送往停泊在特鲁克岛的联合舰队的旗舰“武藏”号。联合舰队的山本时代结束了。

死去的山本享受了帝国的最后一次殊荣。5 月 17 日，载着山本骨灰的战列舰“武藏”号由特鲁克起航，21 日驶入东京湾，停泊在木更津外海。同日下午，大本营正式发表山本的死讯：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本年 4 月于前线在同敌人作战的飞机上指挥全面作战中，不幸壮烈牺牲。遵圣上亲命，接替他职务的是海军大将古贺峰一，已前往联合舰队就任。”

与此同时，官方发表公告，追授山本大勋位、功一级、正三位和元帅称号，并准予按国葬规格进行安葬。海军方面还请求加赐山本以“男爵”称号，但未得批准。

山本五十六的国葬仪式在 1943 年 6 月 5 日举行，这一天也是另一位海军英雄东乡元帅的葬礼纪念日。在东京有百万市民排列在街道两旁观看送葬队伍。渡边中佐手捧山本的指挥刀，三和义勇捧着大勋位勋章，走在拒载骨灰盒的炮车后面。山本的骨灰一分为二，一部分葬在小金井多磨墓地东乡平八郎墓的旁边。另一部分由山本的姐姐高桥嘉寿子和其亲友带回家乡安葬在长冈长兴寺。

人们在“武藏”号长官室的抽屉里发现了山本的一封遗书，上面写道：

“征战以来，几万忠勇无双之将士用命奋战已成护国之神。呜呼！吾有何面目晋见皇上，又将何言以告已逝战友之父兄。身非铁石，但欲表坚心一贯，可深入敌阵，以示日本男儿之血气。暂且等待吧，成仁的年青人！你们战死留名的一战打得轰轰烈烈，不久吾将随你们而去。

昭和 17 年 9 月末述怀　山本五十六志”

山本五十六实现了他的遗愿。据此曾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山本是自愿去送死的，在他认为局势已无可挽回以后，便有意以身成仁，实现日本武士道战死疆场的最高准则。

无论山本是如何死的，有一点可以确认无误的是，随着他魂飘南太平洋，日本帝国寿终正寝的厄运正式开始了。

接任山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遗缺的是他的好友古贺峰一海军大将。尽管古贺峰一同山本五十六一样有着令人目眩的阅历，曾历任日本驻法国大使馆武官、帝国联合舰队参谋、第 7 舰队司令长官、军令部次长、中国舰队司令长官，但他非但不具有山本五十六的胆识，而且又面临着美军在太平洋的大规模反击，帝国赋予他的使命不过是为日本皇室和大本营谱写一曲哀乐的尾声。

到 1943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欧洲战场，以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为契机，苏军转入总反攻。与此同时，美英联军在 1943 年初结束北非方面的作战，于 7 月越地中海而进攻意大利，9 月意大利就宣布投降。在太平洋，美军经过精心准备，从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两个方向，分别由尼米兹将军和麦克阿瑟将军对日本的绝对国防圈发起了“双叉攻击”。日本法西斯的统治已是风声鹤唳，四面楚歌。

果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古贺就踏上了与山本会面的道路，1944 年 3 月 31 日，古贺峰一在乘飞机向菲律宾后撤途中，遇风暴机毁人亡。

已如惊弓之鸟的日本军部法西斯，困兽犹斗。裕仁天皇和大本营决策者一致商定，由丰田副武海军大将接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继续贯彻古贺大将的战略方针，即暂时从中南太平洋诸岛撤退，寻找战机，以备再战。于是，在太平洋上日美又演出了几场大规模的海战，日本军国主义者开始了其“玉碎”的过程。

1944 年 6 月，在马里亚纳大海战中，美军出动 3 个海军陆战师和 1 个后备陆战师，另有 3 支大舰队，总计航空母舰 27 艘，战列舰 12 艘，巡洋舰 32 艘，飞机约 1000 余架，兵力 13 万人，一举将日本联合舰队击溃。接着在同月 15 日，美军又攻克塞班岛，日本太平洋舰队司令长官、当年偷袭珍珠港的南云忠一中将下令“全体战死”，自己也剖腹自尽，岛上 3 万日军无一幸免，居民万余人也有很多被迫跳崖沉海。战况惨烈，其状目不忍睹。8 月 10 日，美军攻占关岛，日军 1.8 万人全部“玉碎”。

针对美军大规模反击，联合舰队勉强拼凑起残兵败将，决心在菲律宾与美军决一死战。为此他们在过去“肉弹攻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明了“特攻战术”，将许多日本青年强制编入所谓的“神风特攻队”，驾驶劣质“特攻机”、“人身鱼雷”（取名“樱花弹”）等撞击敌舰敌机。但这丝毫无助于挽救日本法西斯失败的命运。莱特湾一役，日本枉自付出了 5.6 万多人的生命。1945 年 2 月 3 日，美军攻占马尼拉，将战线继续向日本本土推进。

为了打开日本的前大门，美军必须攻克位于日本正南的硫黄岛和冲绳岛。但是日本的抵抗已经变得疯狂，在只有 25 平方公里的硫黄岛上，2 万疲惫不堪的日军面对 20 多万美军的猛烈攻击进行了拼死的抵抗，但全部被美军封在坑道之内。而冲绳岛战役，美军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伤亡 7.5 万余人，其中阵亡 2 万余人，人数超过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两次大规模海战的总和。在冲绳岛战役中，“神风”决死队共进行了 10 次自杀出击，东京当局把这种扑向死神的飞翔誉为“流动的菊花”，被哀乐送上天空的凋零枯萎的菊花。在 10 次自杀出击中，飞机先后出动达 1500 架次以上，共撞沉美国海军舰只 34 艘，撞伤 360 余艘。日本统治者在随后通过的《今后应采取的指导战争大纲》中，进一步发挥了这种野蛮而疯狂的军国主义精神，提出“本土决战”，“把国土的万物万象统统化为战力”，“发挥一亿特攻之攻击精神”。要求日本人民“七生尽忠”、“一亿玉碎”。这种人类自从有战争以来最

野蛮而残忍的行动，给美国人的心里埋下了仇恨和报复的种子，大大激怒了罗斯福死后的继任总统杜鲁门，他决心给日本人还以颜色。

1945 年 8 月 6 日，美国在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这颗命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将当时拥有 24.5 万人口的广岛市毁灭了：11 平方公里的城市中心地带被夷为平地，当日死者计为 7.8 万余人，负伤和失踪者为 5 万多人。如果将爆炸后的几年内因原子病死亡者计算在内，死亡人数在 20 万人左右。8 月 9 日，美军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又有 7 万人伤亡。

此时，苏联政府亦已完成了对日作战准备。8 月 8 日夜，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克里姆林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向其递交了宣战书。8 月 9 日，苏联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一方面军和远东第二方面军，共约 150 万人的机械化部队，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指挥下，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中国东北境内迅速推进，对哈尔滨、长春、沈阳和吉林等重要城市进行分割包围。筑垒坚守的近百万关东军，一周之内即告崩溃。

8 月 9 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广大人民，向日军发动了空前的大反攻。

这样，从太平洋的四面八方，都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敲响了丧钟。东方大海盗在太平洋地区辉煌的盛世，已如烟云般地散去。

8 月 14 日，裕仁天皇在他的防空洞里召开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决定向盟军投降。第二天，天皇通过广播下达“终战诏书”。8 月 27 日，美军占领军开始进驻日本。9 月 2 日，在美军军舰密苏里号的甲板上，日本外交大臣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军大本营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猖狂一时的日本法西斯终于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战争结束以后，山本五十六的同僚们都被押上了国际军事法庭，接受正义的审判。

法庭起诉书列举了 55 项罪状，历数了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在政治上、军事上所推行的一系列侵略政策，揭露了他们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血腥暴行，最后给以东条英机为首的 7 名战犯判处绞刑，16 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然而，由于山本死在了大战正酣的战场，他逃过了人们的审判。作为太平洋战争的直接发动者，不用说在他的手上也沾满了屠杀善良、无辜人民的鲜血。与其他战犯不同，他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谜一般的问题：毫无疑问，他是日本最具法西斯侵略胆识和伎俩的将领，但却为自己对珍珠港由奇袭变成了偷袭而苦恼；他生前最遭美国人的痛恨，死后却受到美国人的同情和尊敬；有人说他是疯狂的法西斯战犯，也有人说他是反战的英雄；为了帝国的利益，他反对同德、意结盟而同英、美开战，但却亲手策划了对珍珠港的偷袭；在战略战术上，他主张发展航空母舰，支持航空兵的建设，却在中途岛败于航空母舰战术。山本五十六就是这样一个矛盾得几乎无法统一的人，然而这就是山本五十六。

在日本法西斯疯狂向外侵略的日子里，他选择了为法西斯效命的道路。他在这一历史环境中所作的选择和他的武士般服从的性格，以及拥有卓尔不群的见识和理智，犯下累累罪行并决定了他悲剧般的命运。这正是：忠勇百战多，奈何无战果。从来暗算精，卿卿命投火。

山本五十六年表

1884 年 4 月 4 日　生于新县长冈，为旧日本武士高野贞吉之第六子。

1901 年 11 月　进入江田岛海军军官学校。

1904 年 11 月 4 日　毕业于海军军官学校，以海军少尉候补生身份参加日俄战争。

1905 年 5 月 27 日　在“日进”号战舰参与日本海海战时负伤，左手手指被炸掉两根。

1905 年 8 月 31　日授海军少尉衔。

1906 年 4 月 1　日根据日本海海战中的表现，被授予六等功勋单光旭日勋章、明治三十七～八年战役从军纪念章。

1907 年 8 月 5 日　入海军炮术学校。

1907 年 9 月 28　日授海军中尉衔。

1907 年 12 月 16　日海军炮术学校结业，转入海军水雷学校。

1908 年 4 月 20 日　海军水雷学校结业。

1909 年 10 月 11 日　授海军大尉衔，任训练舰队宗谷分队长。

1910 年 12 月 1 日　被录取为海军大学乙种学生。

1911 年 5 月 22 日　海军大学乙种学生教程毕业，入海军炮术学校高等科。

1911 年 12 月 1 日　海军炮术学校高等科毕业，任海军炮术学校教官兼分队长、海军经理学校教官。

1912 年 12 月 1 日　任佐世保预备舰队参谋。

1914 年 5 月 27 日　任横须贺镇守府副官兼参谋。

1914 年 12 月 1 日　入海军大学学习甲种课程。

1915 年 11 月 7 日　因在大正三～四年战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被授予四等瑞宝勋章、大正三～四年战役从军纪念章。

1915 年 12 月 13 日　晋升海军少佐。

1916 年　登记为山本带刀之养孙，改姓山本。

1916 年 12 月 1 日　海军大学毕业，任第 2 舰队参谋。

1917 年 7 月　在海军省军务局任职，并兼海军教育本部部员、海军技术本部技术会议委员。

1918 年 8 月　与三桥礼子结婚（婚后育有二子二女）。

1919 年—1921 年　以外交官身份赴美国留学。

1919 年 12 月 1 日　授海军中佐。

1921 年 12 月 1 日　任海军大学教官。

1923 年 6 月—1924 年 3 月　出使欧美各国。

1923 年 12 月 1 日　晋升海军大佐。

1924 年 9 月 1 日　调霞浦海军航空队任职。

1925 年 1 月 7 日　任霞浦海军航空队副队长兼教育长。

1925 年 12 月—1928 年 3 月　出任日本驻美大使馆海军武官。

1928 年 8 月　出任巡洋舰“五十铃”舰长。

1928 年 12 月 10 日　调任航空母舰“赤城”号舰长。

1929 年 11 月　参加伦敦海军裁军会议。授海军少将军衔。

1930 年 12 月　任海军航空本部技术处处长。

1931 年 10 月　授予二等瑞宝勋章。

1933 年 10 月　任第 1 航空战队司令官（以“赤城”号为旗舰）。

1934 年 9 月—1935 年 2 月　担任伦敦海军裁军预备会议代表，出使英国。

1934 年 11 月 15 日　授海军中将衔。

1935 年 12 月　任海军航空本部部长。

1936 年 12 月 1 日　出任海军省次官。

1937 年 7 月 7 日　“七七事变”爆发，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937 年 7 月 12 日海军军令部秘密制订对华作战方案，准备将战火扩大到华中、华南。

1937 年 8 月 9 日　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制造事端，酿成“大山事件”。

1937 年 12 月 12 日　日本海军航空兵轰炸美国炮艇“珀内”号，酿成“珀内号事件”。

1938 年 4 月 15 日　兼海军航空本部部长。

1939 年 1 月 4 日　近卫内阁垮台。

1939 年 3 月 23 日　被授予一等瑞宝勋章。

1939 年 8 月 28 日　平沼内阁全体辞职。

1939 年 8 月 30 日　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兼第 1 舰队司令长官。

1939 年 9 月 1 日　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1940 年 7 月 22 日　近卫文磨第二次组阁，通过《基本国策纲要》和《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决定南进。

1940 年 9 月 23 日　日军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迈出南进第一步。

1940 年 9 月 27 日　日本同德、意签订《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

1940 年 11 月 15 日　授予海军大将军衔。

1940 年 11 月下旬　到东京与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大将商谈偷袭珍珠港计划。

1941 年 1 月　在“长门”号给海军大臣及川写了《关于战备的意见》，第一次正式提出袭击珍珠港的设想。

1941 年 3 月 10 日　大西泷次郎向山本递交了袭击珍珠港作战的草案。

1941 年 4 月 11 日　下令联合舰队的第 1 航空母舰战队、第 2 航空母舰战队、第 4 航空母舰战队合编成第 1 航空舰队。

1941 年 4 月 13 日　日本与苏联签订《日苏中立条约》。

1941 年 4 月 16 日　日美谈判开始。

1941 年 7 月 2 日　日本御前会议通过《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决定为达到向南方扩张的目的，不辞与英美一战。

1941 年 7 月 25 日　日军侵占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英美随后宣布冻结日本资产，禁止对日石油输出。

1941 年 9 月 11—16 日　联合舰队在海军大学举行图上作战演习，讨论珍珠港作战问题。

1941 年 9 月 6 日日本御前会议审议通过《帝国国策施行要领》，决定发动太平洋战争。

1941 年 10 月 18 日　法西斯元凶东条英机授命组阁。

1941 年 11 月 5 日　御前会议决定发动太平洋战争。同一天大本营颁布“大海令第一”号。

1941 年 11 月 26 日联合舰队攻击夏威夷机动舰队从单冠湾起航。

1941 年 12 月 1 日　御前会议决定 12 月 8 日发动太平洋战争。次日山本向机动舰队发出“攀登新高山 1208 ”的密电。

1941 年 12 月 8 日　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一天日军对菲律宾、关岛、威克岛、马来亚、香港等地发动进攻。

1941 年 12 月 10 日英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被日本海军航空队击沉。日军攻占关岛。山本受到明治天皇嘉许。

1942 年 1 月 2 日　日军占领马尼拉。

1942 年 1 月 24 日　美日海军进行望加锡海战。

1942 年 2 月 12 日　山本将刚下水的超级战列舰“大和”号作为联合舰队的旗舰。

1942 年 3 月 1 日　日军在爪哇登陆。

1942 年 5 月 4—8 日 日美进行珊瑚海海战。

1942 年 5 月 5 日　大本营下达攻占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的命令。

1942 年 6 月 3—7 日　日军在中途岛战役中受到重创，损失大型航空母舰 4 艘、重巡洋舰 1 艘。中途岛战役成为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

1942 年 6 月 16 日　日军占领瓜达尔卡纳尔岛，并在岛上修建机场。

1942 年 8 月 7 日　美军开始执行“了望台”反攻作战计划，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

开始了长达半年之久的日美瓜岛争夺战。

1942 年 8 月 17 日　山本亲率“大和”号南下特鲁克。

1942 年 8 月 24 日　日美进行第二次所罗门海战。

1942 年 10 月 26 日　日美海军进行圣克鲁斯大海战。

1943 年 1 月 4 日　日本大本营向联合舰队和第 8 方面军下达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撤退的命令。日军瓜岛作战失败。

1943 年 2 月 21 日　山本将旗舰移到新下水的“武藏”号上。

1943 年 4 月 3 日　山本乘飞机到达腊包尔指挥“伊号作战”。

1943 年 4 月 18 日　山本乘飞机在从腊包尔飞往布干维尔岛的途中遭到美军飞机伏击战死。

1943 年 5 月 21 日　载着山本骨灰的“武藏”号驶入东京湾，大本营正式发布山本死讯，并追授山本大勋位、功一级、正三位和元帅称号。

1943 年 6 月 5 日　日本政府为山本举行国葬。